# 四庫提要著錄叢書

《四庫提要著錄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 子部第二四五冊目次

五燈會元二十卷　（宋）釋普濟撰　宋刻本

一〇〇一

# 五燈會元二十卷

（宋）釋普濟撰

宋刻本

五燈會元二十卷、內府藏本

宋釋普濟撰。普濟字大川、靈隱寺僧也。其書取釋道原景德傳燈錄、駙馬都尉李遵勗天聖廣燈錄、釋維白建中靖國續燈錄、釋道明聯燈會要、釋正受嘉泰普燈錄、撮其要旨彙為一書。故曰五燈會元。以七佛為首、次四祖五祖六祖、南嶽青原以下、各按傳法世數載入焉。蓋禪宗自慧能而後、分派滋多。有良价號洞下宗、文偃號雲門宗、文益號法眼宗、靈祐慧寂號溈仰宗、義元號臨濟宗、學徒傳授、幾徧海內。宗門撰述亦日以紛繁。名為以不立語言文字為不二法門、實則轇轕紛紜、愈生障礙。蓋唐以前各尊師說、儒與釋爭。宋以後機巧日增、儒自與儒爭、釋亦自與釋爭。人我分而勝負起、議論所以多也。是書刪掇精英、去其穴雜、敘錄較為簡要。其考論宗系、分篇臚列、於釋氏之源流本末、亦指掌瞭然。固可與僧寶諸傳同資釋門之典故、非諸方語錄掉弄口舌者比也。

子聞孔聖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
曰唯子出門人問曰夫子之道忠恕而
已矣又聞釋迦在靈山拈花迦葉微笑
世尊曰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付囑
摩訶大迦葉二者用處不同義則一也
由此觀之一貫之理以心傳心千万載間
絲〻不絶其道學宗派蓋自曾子一唯中



来佛法昭明歷幾千劫闡揚宗風源〻
相繼其教外別傳蓋自迦葉微咲中始
烏可岐而二哉自景德中有傳燈錄行
于世繼而有廣燈聯燈續燈普燈燈〻
相續派別枝分同歸一揆是知燈者破
愚暗以明斯道今慧明首座萃五燈為
一集名曰五燈會元便於觀覽沈居士
捐財鳩工鋟梓於靈隱山實　大川老
盧都寺贊成之帙成保庵擕一部来再
三懇予為序予曰一大藏教如拭不浄
紙由此知佛法不在文字上不向言語
中若是大丈夫漢見得明悟得徹如俊
鶻搦禽提得便去若迴頭側腦稍涉遲
疑則空過新羅矣至如尋章摘句徒增



口鼓打纏葛藤料掉了無交涉又豈可與
語此集哉雖然其初地二乘緒閲中或恐
一言一句築著磕著則與歷代祖師天下
老和尚把手共行使斯集大播無窮矣昔
寶祐改元清明日通庵王橚謹序

安吉州武康縣崇仁鄉禹山里正信弟
子沈淨明幸生
中國忝預人倫涉世多艱幼失恃怙
本將知命遂閑
華嚴大經傳燈諸錄深信此道不從
外得切見禪宗語要具在五燈卷帙
浩繁頗難兼閱世
景德靈隱禪寺命諸禪人集成一書
名曰五燈會元以便觀覽爰竭己資
及慕同志選工刻梓用廣流通續如
來慧命闡列祖圓機燈燈相傳光明
不斷普願若僧若俗或見或聞開悟
本心咸躋覺地出生功德謹用祝延
聖壽保國安民次冀施財助力共獲休
祥普報四恩用資三有劫石有盡我願
無窮寶祐元年正月旦日沈淨明謹題

世尊拈花如出一轍
未迦葉微笑傳不
成文累他
系一 從
大慧宗杲就
亘千古光
淳祐壬子冬
書訖直指堂 住山 書

五燈會元卷第一
七佛
毗婆尸佛
尸棄佛
毗舍浮佛
拘留孫佛
拘那含牟尼佛
迦葉佛
釋迦牟尼佛
西天祖師
一祖摩訶迦葉尊者
二祖阿難尊者
三祖商那和修尊者
四祖優波毬多尊者
五祖提多迦尊者
六祖彌遮迦尊者
七祖婆須蜜尊者
八祖佛陀難提尊者
九祖伏馱密多尊者
十祖脅尊者
十一祖富那夜奢尊者
十二祖馬鳴尊者
十三祖迦毗摩羅尊者
十四祖龍樹尊者
十五祖迦那提婆尊者
十六祖羅睺羅多尊者
十七祖僧伽難提尊者
十八祖伽耶舍多尊者
十九祖鳩摩羅多尊者
二十祖闍夜多尊者
二十一祖婆修盤頭尊者
二十二祖摩拏羅尊者
二十三祖鶴勒那尊者
二十四祖師子尊者
二十五祖婆舍斯多尊者
二十六祖不如密多尊者
二十七祖般若多羅尊者
東土祖師
初祖菩提達磨大師
二祖慧可大祖禪師
三祖僧璨鑑智禪師
四祖道信大醫禪師
五祖弘忍大滿禪師
六祖慧能大鑒禪師


古佛應出緣塵無窮。可以周知而悉數也。近故舉其千如來。如子釋迦。但紀七佛。按長阿含經云。七佛精進力故。光滅暗。具各各坐樹下。於中成正覺。又舉殊室利為七佛神師。金華善慧大士。登松山頂。行道感七佛引前維摩接後。今之撰述。斷自七佛而下。

毗婆尸佛。過去莊嚴劫第九百九十八尊。偈曰。身從無相中。受生猶如幻。出諸形象幻。心識本來無。罪福皆空無。所住長阿含經云。人壽八萬歲時。此佛出世。種利利姓。拘利若。父槃頭。母槃頭。華提居般頭婆提城。坐波波羅樹下。說法三會。度人三十四萬八千。神足二。名無憂。子方膺。

尸棄佛。莊嚴劫第九百九十九尊。偈曰。起諸善法本。是幻。造諸惡業。亦幻。身如聚沫。心如風。幻出無根無實性。長阿含經云。人壽七萬歲時。此佛出世。種利利姓。拘利若。父明相。母光耀。居光相城。坐分



陀利樹下說法三會。度人一百五萬。神足二。一名阿毗浮。二名婆婆伽者。眾侍者無憂子方膺。

毗舍浮佛。莊嚴劫第一千尊。偈曰。假借四大以為身。心本無生因緣有。前境若無心亦無。罪福如幻起亦滅。長阿含經云。人壽六萬歲時。此佛出世。種利利姓。拘利若。父善德。母稱戒。居無喻城。坐娑羅樹下說法二會。度人一十三萬。神足二。一扶遊。二耆多摩。侍者寂滅子妙覺。

拘留孫佛。賢劫第一尊。偈曰。見身無實是佛身。了心如幻是佛幻。了得身心本性空。斯人與佛何殊別。長阿含經云。人壽四萬歲時。此佛出世。種婆羅門姓。迦葉。父禮得。母善枝。居安和城。坐尸利沙樹下說法一會。度人四萬。神足二。一薩尼。二毗樓。侍者善

拘那含牟尼佛。賢劫第二尊。偈曰。佛不見身知。無佛若實見。有見別無

佛智者能知罪性空，坦然不怖於生死。長河含經云：人壽三萬
歲，時此佛出世，種婆羅門姓，迦葉父，大德母，善勝。二清淨城坐
鳥，菩婆羅門樹下說法一會，度人三萬神足二一會，衆亦二
多樓侍者，衆和子導師。
迦葉佛，賢劫第三佛。偈曰：一切衆生性清淨，從本無生無可滅，即証
身心是幻生，幻化之中無罪福，長阿含經云：人壽二萬歲時，此
佛出世，種婆羅門姓迦葉，父梵德，母財主，居波羅奈城坐尼拘
律樹下說法一會，度人二萬，神足二一，舍利弗，侍者善
友子，集軍。
釋迦牟尼佛。賢劫第四佛。姓刹利，父淨飯，夫母，大清淨妙，位登補處，
生兜率天上，名曰勝善天人，亦名護明大士，度諸天衆，說普
行於十方界中，現身說法，普曜經云：佛初生，刹利王家，放大
光明，照十方世界，地涌金蓮華，自然奉足，東西及南北，各行

於十步，分手指天地，作師子吼聲，於四維無能，我當
周昭王二十四年甲寅歲四月八日也，至四十二年二月八日
年十九，欲出家，而自念言，當復何過，即於四門遊觀，見四
事，心有悲喜，而作思惟，此老病死終可厭離，於是夜子時有
天人名曰淨居，於窻牖中，以手白言，出家時至，可去矣，太子聞
已，心生歡喜，即逾城而去，於檀特山中，修道始於阿藍迦藍處，
三年學不用處定，知非便捨，復至欝頭藍弗處，三年學非非想
定，知非亦捨，又至象頭山，同諸外道，日食麻麥，經于六年，故經
云：以無心意無受行，而悉摧伏諸外道，先歷試邪法，示諸方便，
發諸異見，今至菩提故，普集經云：菩薩於二月八日明星出時，
成道，號天人師，時年三十矣，即穆王三年癸未歲也，既而於鹿
野苑中，爲憍陳如等五人，轉四諦法輪，而證道果，心法註此四
十九年後，告第子摩訶衍，吾以清淨法眼，涅槃妙心，實相無



相，微妙正法，將付於汝，汝當護持，并勅阿難，副貳傳化，無令斷
絕，而說偈曰：法本法無法，無法法亦法，今付無法時，法法何曾
法，爾時世尊說此偈已，復告迦葉，吾將金縷僧伽梨，衣傳付於
汝，轉授補處，至慈氏佛出世，勿令朽壞，迦葉聞偈，頭面禮足，曰
善哉善哉，我當依勅奉順，佛故爾時，世尊至拘尸那城，告諸大
衆，吾今背痛，欲入涅槃，即往熙連河側，娑羅雙樹下，右脇累足，
泊然寂滅，後從棺起，爲母說法，特示雙足，化摩耶夫人，并說無常偈
曰，諸行無常，是生滅法，生滅滅已，寂滅爲樂，時諸弟子，即以香
薪，競茶毗之，燼後，金棺如故，爾時大衆，即於佛前，以偈讚曰，凡
俗諸猛熾，何能致火燒，請尊三昧火，闍維金色身，爾時金棺開，
座而舉高七多羅樹，往反空中，化火三昧，須臾生得舍利，三
斛四斗，即穆王五十二年壬申歲二月十五日也，自世尊滅後，
一千一十七年，教至中夏，即後漢永平十年戊辰歲也，其後

生下乃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周行七步，目顧四方，曰天上天下，
唯吾獨尊，世尊一日，陞座大衆集定，文殊白椎曰，諦觀法王法，
法王法如是，世尊便下座，世尊一日，陞座默然，而坐，阿難白椎，
曰，請世尊說法，世尊云，會中有二比丘，犯律行，我故不說法，阿
難以他心通觀，是比丘，遂乃遣出，世尊還復默然，阿難又白，遣
出何不說法，世尊曰，吾
來爲二比丘，犯律是二比丘，已遣出，世尊何不說法，世尊曰，吾
無言不爲二乘聲聞人，說法便下座，世尊一日，陞座大衆集定，迦
葉白椎曰，世尊說法竟，世尊便下座，世尊九十日，在忉利天爲
母說法，及辭天界而下，時四衆八部俱往空界奉迎，有蓮花色，
比丘尼作念云，我是尼身，必居大僧後，見佛衆滿其願，世尊纔已，乃訶云，蓮
轉輪聖王千子圍繞，最初見佛，衆滿其願，世尊纔已，乃訶云，蓮
花色比丘尼，汝何得越大僧，見吾，汝雖見吾色身，不見吾法
身，須菩提聽中，宣坐却，吾法身，世尊昔因，文殊至，諸佛集會，

直請佛各還本處維有一女人近彼佛坐文殊乃白
佛云何此人得近佛坐文殊復告文殊汝但入此女令從
三昧起汝自問之文殊逕女人三帀鳴指一下乃至梵天盡
其神力而不能出世尊曰假使百千文殊亦出此女人定不得
下方過四十二恒河沙國土有開明菩薩能出此女人定須東
開明大士從地涌出作禮世尊勑開明出開明即至女子
前鳴指一下女子於是從定而出世尊因求斯匿王問勝鬘謝
中有世俗諦否若言無智不應二諦之義若言有智不應二諦之義
其義云何佛言大王汝於過去龍光佛法中曾問此義我今無
說汝今無聽無說無聽是名為一義二義世尊一日見文殊在
門外立乃曰文殊何不入門來文殊曰我不見一法在門
外何以教我入門世尊一日坐次見二人昇豬過乃問這箇是
甚麼曰佛具一切智豬子也不識世尊曰也須問過山尊因有
異學問諸法是常耶世尊不對又問諸法是無常耶亦不對異
學曰世尊具一切智何不對我世尊曰汝之所問皆為戲論世
尊一日示隨色摩尼珠問五方天王此珠而作何色時五方天
王互說異色世尊嘆曰汝何迷倒之甚吾將世珠示
佛手中無珠何處有色世尊復藏珠入袖却攞手曰此珠作何色天王曰
之便各彊說有青黃赤白色吾將真珠示之便總不知時五方
天王悉皆悟道世尊因亂闘拳王獻樂其時山河大地盡作琴
聲迦葉起作舞王問迦葉豈不是阿羅漢諸漏已盡何更有餘
習佛曰實無餘習王曰迦葉作舞豈不是佛曰實亦不曾作舞王又撫琴三徧迦葉亦三度作舞
佛曰不妄語汝撫琴山河大地木石盡作琴聲豈不是王曰是
佛已迦葉亦復如是所以實不曾作舞王乃信受此事因外道
問昨日說定法今日說何法曰說定法外道曰今日說何法曰不定法外道

白昨日說定法今日何說不定法世尊曰昨日定今日不定
尊因五通仙人問世尊有六通我有五通如何是一通佛召
五通仙人五通應諾佛曰那一通你問我世尊因眼菩薩欲
見普賢不可得見乃至三度令定徧觀三千大世界覓普賢
不可得見而來白佛佛曰汝但於靜三昧中起一念便見普賢
普眼於是纔起一念便見普賢向空中乘六牙白象世尊因自
恣日文殊三處過夏迦葉欲白椎擯出纔拈椎乃見百千萬億
文殊迦葉盡其神力椎不能舉世尊遂問迦葉汝擬擯那箇文
殊迦葉無對世尊因長爪梵志索論義預約曰我義若墮我自
斬首世尊曰汝義以何為宗志曰我以一切不受為宗世尊曰
是見受否志曰我以一切不受為宗世尊曰我當回去斬
首以謝世尊弟子曰人天大眾前幸當得勝何以斬首志曰我寧
於有智人前斬首不於無智人前得勝乃默曰我義不如是見若受是見即墮
是見若受負門處細一切人天一乘皆不
知我義墮處唯有世尊諸大菩薩知我義墮回至世尊前曰我
義兩處負墮故當斬首以謝世尊曰我法中無如是事汝當回
心向道於是同五百徒衆一時投佛出家證阿羅漢世尊昔欲
將諸聖衆往第六天說大集經勑他方此土人問天上一切衆
惡鬼神悉皆輯會受佛付囑擁護正法設有不赴者四天門王
飛熱鐵輪追之令集既集會已無有不順佛勑者各發弘誓
護正法唯有一魔王謂世尊曰曜暈我持一切衆生成佛盡衆
生界空無有衆生名字我乃發菩提心世尊嘗與阿難行次見
一古佛塔世尊便作禮阿難曰此是甚麼人塔世尊曰此是過
去諸佛塔阿難曰過去諸佛是甚麼人弟子世尊曰是吾弟子
阿難曰應當如是世尊因有外道問不問有言不問無言世尊
良久外道讚歎曰世尊大悲開我迷雲令我得入乃作禮

祖曰彼是木義非問鋸義者何祖曰如彼鋸馬
豁然省悟依遂求剃度祖謂衆曰此本土若昔為畎舍
利國王其國有一類人如馬裸露王運神力分身為畎乃得
衣王後復生中印度為人威勢悉唯威度後六百年當有賢者馬鳴於波羅奈國興
單雹吾傳化今正是時即告之曰如來大去眼藏今付於汝即
說偈曰諸佛甚明暗不相離今付阿難云非二亦非二尊
者付法已即現神變湛然圓寂衆與寶塔以閉全身即安王十
四年戊戌歲也

十二祖馬鳴大士者波羅奈國人也亦名功勝以有作無作諸
功德最為殊勝故名焉既受法於尊者後於華氏國轉大
法輪忽有老人童形作梵語謂衆曰此非常流當有一大士說
一老人衆服而出合掌問訊祖曰汝何所止答曰我昔為比
丘多樂寂靜初學此位數來請益而我頻於應答起嗔恨想
命終墮為蟒身長盤中今已千載遇尊者獲脫戒法故來
謝爾祖問曰此山之北有何人居止曰北去十里有大龍窟王



名龍樹常為龍衆說法我亦聽受百千劫與彼
衆俱被龍樹出迎曰深山孤寂尊者何枉神足
祖曰吾非至尊來為賢者龍樹默然曰此師將決定性明道眼
否見大聖總真乘否祖曰汝雖心語我已悉知但辦出家何疑
吾之不聖龍樹聞已悔謝祖即與度脫及五百龍衆俱授具戒
復告之曰今以如來大法眼藏付囑於汝汝當流通廣度衆生
法說是真實際時此閻浮提法非為難亦非智付法已即現神變化
火焚身龍樹收五色舍利建塔供養即龍生四十一年壬辰歲也

十四祖龍樹尊者西天竺國人也亦名龍勝始於摩訶衍法中得
法後至南印度被國之人多信福業祖為說法遍招淵曰人有
福業世間之福且猶難獲況出世之福耶汝欲見佛性先須除
我慢彼又曰弟子實有智慧云何除慢祖曰非大非小非有非無
福無報不



七年甲午歲

十三祖訶那提尊者華氏國人也初為外道有徒二千通諸
異論後於馬鳴尊者得法領徒至西印度彼有太子名波耶
仰尊者名請於宮中供養祖曰如來有教沙門不得親近國王
大臣權勢之家太子曰今我國城之北有大山焉山有一石窟
可禪寂于此吾祖曰善即入彼山行數里達一大蟒祖直前不
顧蟒遂統祖身祖因與授三皈依蟒聽訖而去祖方至石窟後有
一老人素服而出合掌問訊祖曰汝何所止答曰我昔為比
丘多樂寂靜初學此位數來請益而我頻於應答起嗔恨想
命終墮為蟒身今已千載遇尊者獲脫戒法故來謝爾祖問曰此山之北有何人居止曰北去十里有大龍窟王



名龍樹常為龍衆說法我亦聽受百千劫與彼
衆俱被龍樹出迎曰深山孤寂尊者何枉神足
祖曰吾非至尊來為賢者龍樹默然曰此師將決定性明道眼
否見大聖總真乘否祖曰汝雖心語我已悉知但辦出家何疑
吾之不聖龍樹聞已悔謝祖即與度脫及五百龍衆俱授具戒
復告之曰今以如來大法眼藏付囑於汝汝當流通廣度衆生
法說是真實際時此閻浮提法非為難亦非智付法已即現神變化
火焚身龍樹收五色舍利建塔供養即龍生四十一年壬辰歲也

十四祖龍樹尊者西天竺國人也亦名龍勝始於摩訶衍法中得
法後至南印度被國之人多信福業祖為說法遍招淵曰人有
福業世間之福且猶難獲況出世之福耶汝欲見佛性先須除
我慢彼又曰弟子實有智慧云何除慢祖曰非大非小非有非無
福無報不

十七祖僧伽難提者室羅筏城婆須蜜王之子也生而能言常讃佛事七歲即樂世樂以偈告其父母我今欲出家幸願哀愍故父母固止之遂終日不食乃許其在家出家號僧伽難提復命沙門禮利多爲之師續十九載未嘗退倦每自念言身爲王宮胡爲出家一夕天光下臨見一路坦平心覺徐行約十里許至大巖前有石窟高丈餘寬丈中父既失子即損俗利多出家子不知所在經十年祖得法受記已行化至摩提國忽有涼風觸衆身心悅適甚常而不知其然祖曰此道德之風也當有聖者出世嗣續相繼乎乃神遊諸大衆遊歷山谷食頃至一峯頂有磐雲如蓋祖以法臨故升于其頂有頃天人導從而至一人以法臨故升于其頂有頃天人導從而至一人以法臨故升于其頂有頃天人導從而至一人

十二年丁巳歲止

二十二祖摩拏羅尊者那提國人也姓月氏國王名得度即聲最種族師佛
修祖師出家已至西印度彼國王名得度即聲最種族師佛
佛乘勤行精進一日於行道動現一小塔欲取供養乘變此
王即大會梵行禪觀呪術等三衆皆莫能辨祖即為王廣說塔之所因
三衆皆莫能辨祖即為王廣說塔之所因
現王稱力之所致也王聞是說乃曰至聖難逢出家即得
位太子投祖出家七日而證四果祖深加慰喻曰汝居此國善
自度之今異域有大法器宜往化導祖即應迹十方動念
當至盛參往邪祖曰然於是若遊諸國自知之時鶴勒那比丘曰
波在於國教導衆道果將畢付囑訖語月氏國鶴勒那比丘曰
實如說修多羅偈忽擬異香盛王聞斯然時祖
王傳佛心印已師座畢羅將至先降信者耳曰此師神力何如
曰此師速承佛記當於此上廣宣化時王與衆勤那俱造作
崔祖知已即辭往度北丘往月氏國受王與衆勤那供養後
勒那問祖曰我止林間已經九白有弟子滿十者如何
而聰慧我於三世推窮其本不得曰此子於第五劫中生妙
喜國婆羅門家曾於弗檀施於第四劫中曾為比丘高
欽仰又問我有何緣而感鶴羣祖曰吾滅後五十年北天竺國
赴會龍宮波旬弟子咸欲障從度脫五百衆中無有一人堪任
妙供時諸子曰師常說法於食等者必定得心性時可說不思議了無可得得時不說如
之有汝即今赴會自當指生硬生轉化若因其五百弟子以
微德濟生於羽族今感汝之惠故為鴻鵠相隨鶴勒那問曰以
何方便令得無上大戒祖曰我有無上法一切法一切法攝善身非有無何分一切皆大衆聞偈
說偈曰心隨萬境轉轉處實能幽流泉滴石石穿非一力習學不休人也姓婆羅門得法往北天至罽
鶴衆聞偈飛鳴而去祖勤那與賓仰士起塔

出家不為其事祖曰不為何事密多曰不為俗事祖曰當為何事密多曰當為佛事祖曰大子智慧天至出聖降迹印諸出家六年侍奉後於王宮受具戒學之際大地震動類多靈異祖乃命之曰吾已衰朽安可久留汝當遊化于方人自化汝十方人自化汝不如靈多有聽吾偈曰聖人說知見當境無是非我今悟真性無功亦無德不如密多開偈再啓祖曰法衣可傳授祖曰法衣為難故假以證明汝身無難何假其衣化汝十方人自化汝不如靈多有語作禮而退祖現于神變化三昧大自在力即於座上舉身騰空高一尺德勝王創浮圖而祕之當東晉明帝太寧二年乙酉歲也

二十六祖不如密多尊者南印度天德王之大子也既受度得法至東印度彼王名堅固執外道師長爪梵志同親白氣貫于上下王問曰此是何瑞也梵志預知祖入意恐王遽害乃曰此是聖人之氣非是凡氣王遽害乃曰此是世寶大王所王曰師來何為祖曰貧道有黑氣乃曰小難耳直指其類度之時業志銷亡不日珠至祖曰以何法度祖曰各以祖指之忽在彼頭上業頭上荒急怖懼投祖跡悔過懺謝已不勝其苦即以幻法化大山於祖頂上化山隨處乃高王庭前法要伊趣良來問王曰此國當有聖人我最高又問於諸物中何物最大曰於諸物中法性最大祖而繼於我是時有憂羅門子年二十幼失父母不知名氏或自言纓絡故人謂之纓絡以時尚未至且默而去後數日又問於祖曰如何是法師以時尚未至且默而去後數日又問於祖曰如何是法師之類人間汝行何線祖曰金針度與汝同行何線祖曰金針度與汝同姓纓絡告曰如來以正法眼藏密付於前祖曰汝憶往事否童子曰我今憶往事否祖曰汝憶往事否童子曰我今憶往事否祖曰汝憶往事否童子曰我今憶往事否

子245-021

緊等未當生瑕敬二十年功德其心未能靜即明
至於此得王不敬者當知果如是自今不踰息不久成商主時
聖恩信心如來亦不爾宗勝聞偈欣然即於殿間宴坐時王復
問波羅提曰仁者智辯當師何人提曰我所出家即於羅寺為
沙彌王親供養業師其非世師者即大王叔馬鳴菩薩是也王
為祖名驚駭又之門部薄恭嗣王位即趣那先王忘我尊叔遂
敕近臣特加迎請祖即隨使而至為王城梅往非王開煖城迎
謝于祖又詔宗勝島國大臣奏曰宗勝被謫投崖今已亡矣王
告祖曰宗勝之死皆自於吾如何太急今宜斯罪祖曰宗勝今
在巖間宴息但遣使召當即至矣王即遣使入山果見宗勝端
居禪寂宗勝宴若乃曰深提王恩貧道哲奧羅果且王國賢德
如林法廣是主之叔六衆所師波羅提法中龍象願王崇仰二
聖以攝皇基使者覆命未至祖謂王曰知耶得宗勝否二曰未



知祖曰一請未至再命必來良久使還果如祖語祖謂王曰
當善保德不久疾作吾且去矣經七日王乃得疾醫診治有
加無瘳竟成近臣嚴飾前駕發使告祖曰王疾殆至衆留願
叔慈悲遠來診救祖即至冤問時宗勝再承王召即別嚴間城
羅提亦來問疾胃祖曰當何施為今王免苦祖即令太子為王
宥罪施恩出令奉三寶復舊慨悔罪消滅如是者三王疾有間
師合衆白緣衆行化時至乃先辭祖塔次別同學後至王所白
勉之曰當勤修白業護持三寶吾去非晚一九即回王聞師
言弟深交誓曰此國何罪彼土何祥設既有緣非吾所止惟願
本志父母之國事畢回王即具大舟實以衆寶躬率臣寮送
至海壖祖泥重淨九三周其意遂于海濱梁普通七年丙午
歲九月二十一日也復泥刺拔來聞誠奈帝
覺奏帝便勅詔迎請當大通元年丁未歲也

子215-024

晓暗无昼亦是有昼相待立名故经云法无有少无相待故佛
已明喻智暗喻烦恼烦恼无始生死愚何出离祖曰顶悟即是菩提无二无别若以智照烦
恼如以清净珠投浊水水浊珠清二俱不住即是菩提祖曰明與無明其性無二無二之性即是實性實
性亦无不实祖曰明與無明其性無二之性即是實性實
性亦无不实祖曰明與無明其性無二之性即是實性實
性亦无不实祖曰明與無明其性

子215 028

五燈會元卷第二

四祖大醫禪師旁出法嗣第一世

牛頭山法融禪師

四祖下二世

融禪師法嗣

牛頭山智巖禪師　鍾山晏

四祖下三世

巖禪師法嗣

牛頭山慧方禪師不列事次

四祖下四世

方禪師法嗣

牛頭山法持禪師不列事次

四祖下五世

[illegible]禪師法嗣

牛頭山慧忠禪師　安國玄挺禪師

天柱崇慧禪師　鶴林玄素禪師

四祖下七世

忠禪師法嗣

佛窟惟則禪師

鶴林素禪師法嗣

徑山道欽禪師

四祖下八世

徑山則禪師法嗣

天台雲居禪師
徑山欽禪師法嗣
鳥窠道林禪師
五祖大滿禪師旁出法嗣第一世
北宗神秀禪師
蒙山道明禪師
五祖下二世
北宗秀禪師法嗣
玉壘巨方禪師
澤鷹藏禪師
嵩山普寂禪師 不列章次
嵩嶽安國師法嗣
福先仁欽禪師
中條智封禪師
壽州道樹禪師
嵩嶽元珪禪師
資州智侃禪師 不列章次
資州慧寂禪師 不列章次
嵩嶽破竈墮和尚
五祖下三世
嵩山破禪師法嗣
終南山惟政禪師
破竈墮和尚法嗣
嵩山峻極禪師
資州寂禪師法嗣
益州無相禪師 不列章次
五祖下四世
無相禪師法嗣
保唐無住禪師

# 什物

六祖大鑑禪師 不列章次 法嗣第一世
西域婆多三藏
韶州法海禪師
吉州志誠禪師
匱撾曉了禪師
洪州法達禪師
壽小智通禪師
江西志徹禪師
信州智常禪師
廣州志道禪師
永嘉玄覺禪師
司空本淨禪師
婺州玄策禪師
南陽慧忠國師
河澤神會禪師
河北智隍禪師
六祖下二世
南陽慧忠國師法嗣
耽源應真禪師
荊澤會禪師法嗣
六祖下三世
蒙山光仁真禪師
磁州法如禪師 不列章次
荊南惟忠禪師 亦名南印 不列章次
遂州如禪師法嗣
荊南惠禪師法嗣
益州資聞和尚 不列章次
六祖下四世
遂州聞和尚法嗣
圭峯宗密禪師
四祖大醫禪師旁出法嗣
牛頭山法融禪師 著牛頭宗 陵人也 姓韋氏 年十九 通經史 尋閱大部般若 一日歎曰 儒道世典非窮玄部

子245-031

以終老其庵年二月六日沐浴入定七日而化

四祖下二世四世 年二月六日沐浴入定七日而化
四祖下五世
金陵牛頭山持禪師法嗣

牛頭山智威禪師者江寧人也姓陳氏依天竺寺法師出家
謁法持禪師傳授正法自潤州江寧縣幽棲寺弁定門人行思忠者
甘露法器師嘗有偈示曰 其參念念成生死河輪迴六趣
海無見出長波忠答曰念想由來幻性自無緣始若得此中意
長波當自止師又示偈曰今本性虛無緣妄生人我如何是妄
情還歸空處坐忠答曰還無貝寶體之我何所有妄情不須去
即況般若船師知其了悟乃付以院事隨緣化導終於延祚寺
牛頭山慧忠禪師者潤州人也姓王氏年二十三受業於蔣嶽
利閑威禪師出世乃往謁之威禪見忠山主來也師威悟微旨
遂給侍左右後辭去方巡禮威於貝戒院見凌育慕高夏善
怀人欲代之因問之曰勿動靜忠見時此藤皮生及師問果如
其言即以山門付囑忠自此作侍師平生一衲不易器用唯
一鐺守有供僧穀兩庫盛者窺何焉為守之縣令柳識者至山
頂謁師師曰有三五人道曰如何得見師威悟微旨
有三虎哮吼而出驚怖而退後衆請入城居住報恩寺師欲
於殿東別創法堂先有古木羣鵲巢其上工人將伐之師請謝
曰此地甚堂彼等何不速去工人笑曰鵲巢伐材築基有
二十神人定其四角後深者不役速不日而就鵲是四方學徒雲
集得法弟子三十四人各住一方傳化著衆師有定心偈曰人
法俱空莫起心諸二年右宰相杜鴻
志真禪師提道玩本曹三年右宰相杜鴻漸

潤州鶴林玄素禪師。姓延陵人也。姓馬氏。晚參威禪師。遂悟性宗。後居鶴林寺。一日有著衣禮謁。頗就所居辦供。師欣然而往。衆皆見訝。師曰。佛性平等。賢愚一致。但可度者。吾即度之。復何差別之有。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會即不會。疑即不疑。底不會。底不疑。有僧扣門。師問是甚麼人。曰是僧。師曰。非但是僧。佛來亦不著。曰。爲甚麼不著。師曰。無波瀾處。

## 四祖下七世

### 金陵牛頭山忠禪師法嗣

天台山佛窟巖惟則禪師。著京北人也。姓長孫氏。初嗣忠禪師。大悟玄旨。乃曰。天地無物也。物我無物也。而未嘗無物也。如此則聖人如影。百姓如夢。孰爲死生哉。至人以是能獨照。能爲萬物主。吾知之矣。遂南遊天台。隱於瀑布之西巖。未幾。聞師已的化。師曰。如是見時。是誰之見。師曰。無有。衆益嘆異。遂築室焉。遠成去。住佛窟之稱。自是師始也。僧問。如何是那羅延哥哥的力。師曰。不然。終日見。未嘗見。曰。此性偏一切數否。師曰。偏。曰。既無所見。何更有見。師曰。見無所見。亦無所見。

可謂見性成佛矣紳宋濂謹稽首而退

徑山國一欽禪師法嗣

杭州南蕚道林禪師本郡陽人也姓潘氏母朱氏夢日光入
州果願寺受戒後止長安西明寺依法師學尋被徵起信論
禮示以真妄因修禪那師問曰初心何觀云何用心復次
無言師三禮而退屢代宋詔國上禪師至闕師乃謂之曰得正
法及南歸孤山永福寺自時支佛塔時道俗共為去會師振錫
而入有鹽隱寺翰光法師問曰此之法會何以作聲師曰聲
誰知是會後見秦望山有長松枝葉茂盛師攀援止其
上故時人謂之為蕚禪師後有詔巢於其側白公馴押人亦目
為鵲巢和尚有侍者會通忽一日白師曰法師去後人何作對
曰會通為法出家和尚小垂慈憐今扣諸方學佛法師曰若

是佛法吾此間亦有沙門如何是和尚佛法師於是乎上拈起
布毛吹之通須臾拈之曰通如何是和尚西來意師曰何不問自己
山遇師問曰禪師住處甚危險師曰大守危險尤甚曰弟子
位鎮江山何險之有師曰新火相交識性不停得非險乎又問
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著衣吃飯兒也
解脫道師曰一成後兄弟作衆善奉行曰三歲孩兒也
退師於長慶四年二月十日告侍者曰吾今報盡言訖坐亡靖

五祖文滿禪師安出法嗣

北宗神秀禪師者姓李氏少觀儒業博綜多聞俄捨妄出家事師方遊至蘄州雙
峯東山寺謁五祖以坐禪為務乃歎伏曰此真吾師也於是
即以拂及自授而求其道祖默識之深加器重祖既云滅秀遂

子215 07

內五粒色紫留於宮中至先天二年門人建浮圖焉

衡州蒙山道明禪師者鄱陽人陳氏子也少於水昌寺出家慕道頗切以其王孫嘗受密記有將軍之號心頗釋乃辭去居于蒲

往依五祖法會拙意研柔祖與解悟及聞五祖密付衣法與盧行者同率同志數十人躡迹追逐至大庾嶺師最先見餘輩未及盧見師奪至即擲衣鉢於磐石曰此衣表信可力爭邪任君非志師遂舉之如山不動踟躕悚懼乃曰我來求法非爲衣也願行者開示於我盧曰不思善不思惡正恁麼時阿那箇是明上座本來面目師當下大悟徧體千流泣禮數拜問曰上來密語密意外還更別有意旨否盧曰我今與汝說者即非密也汝若返照自己面目密却在汝邊師曰某甲雖在黃梅實未省自己面目今蒙指授入處如人飲水冷暖自知今行者即是某甲師也盧曰汝若如是則吾與汝同師黃梅善自護持師又問某甲向後宜往何所盧曰逢袁可止遇蒙即居師禮謝遵回至嶺下謂衆人曰向陟崔嵬遠望不見法寶杳無蹤迹當別道path之皆以爲然師既回遂徧往廬山布水臺經三載後始往衡州蒙山大唱玄化初名慧明以避六祖上字故名道明弟子等奏遠諡圓

南嶽懷讓六祖

五祖下二世

北宗秀禪師法嗣

五臺山東方禪師安陸人也姓曹氏幼習儒業於明福院剃禪師初講經論後參禪會及造北宗秀問曰自雲散處如何師曰正見一枝生五葉秀默許之入時秀又問到此間後如何師曰正見一枝生五葉秀默許之入室侍對應機無滯秀上萬寶幢居焉數載之間衆盈千數後於五臺山開化二十餘年示寂塔于本山

河中府中條山栖嚴寺禪師姓呂氏初習唯識論師子名相爲知

識所詰乃發憤罷講遊方見參禪師疑心頓釋乃辭去居于浦

津安業不下山十年未食澗飲州牧衛文冀建安國院屢迎不赴素歸依懽懃不絕使君問曰某今日後如何師曰日從蒙昭樹全無影使君初不能諭拱揖而退少頃開曉釋然自得師來往中條山二十餘年得其道者未可勝紀滅後門人於州城北建塔焉

兗州降魔藏禪師趙郡人也姓王氏父母生師七歲出家時屬野多妖鬼魅感於人師孤形制伏曾無少畏故得降魔名著即依廣福院明禪師落髮後遇共宗盛化便詣振衣參問曰汝名降魔此無山精木怪波飜作魔邪師曰有魔即非客也汝若見魔必住不思議境界師曰是佛亦空何境界之有耆懸記之曰汝與少醇之堪有緣師尋入泰山數於學者雲集一日告門人曰吾今老朽物極有終言訖而逝

壽州道樹禪師壽州人也姓閻氏幼投淨業寺五十因禹高僧講論遂出家授本部明門止觀之旨師師互爲師師或乎年長未法座聽習志趣方無所不至後往東京慧忠國師處得頓悟玄門詳二軍山經六年居常有野人服色素朴言辭異於言笑外化作佛形及其降臨靈光或放神光或呈聲塵師之學徒觀之皆不能測如此十年後移錫無形影師告衆曰野人年多色衰飯感於人世不久住矣師不良久野人果不聞無疾屬累而終

高麗安國師法嗣

洛京福先寺僧禪門高山龍門被遷邙山廣福寺禪門之騰騰和尚

唐天寶中大師入般前預現天宮會處告門人曰會麼后曰不會師曰老僧持不語戒言訖而出勞曰世尊說而無說之厚加賜資師皆不受又令與布天下其辭並

數演眞理以警時俗呵了元歌一首盛行於世

高嶽元璋禪師伊關人也姓李氏幼歲出家唐末遊二先之具
戒講經論尋尼玄暠此尼無懈後謁安國師頓悟玄旨遂卜廬於嶽
之麓塢一日有異人裁冠褒帶大師師視其形貌問何來彼曰師
是我出纏神也能生死於人師安得一目我哉師曰吾本不生汝
不生汝不滅死吾視身與汝等爾視吾與汝孰多孰少彼曰師既
如是何故現此醜形師曰吾本無形因緣故現耳及汝吾則不生
不滅也彼曰師能壞空麼師曰能彼曰師壞空麼師曰空不能壞
我神語畢曰我亦聊明正直於餘神詎知師有廣大之智辯乎願
授以正戒令我度世師曰汝既戒也所以者何戒外無戒又何戒哉
門弟子師即爲張座羅爐正戒之儀畢師曰汝能不能即曰不能
曰汝能不能師曰非謂此也謂無罪法也曰能師曰汝能不盜乎曰
有益取哉師曰非謂此也謂罪而福生也曰能師曰汝能不殺乎曰
曰汝能不殺乎曰實而其柄乎曰不殺師曰非謂此也謂有濫誤疑
混也曰能師曰汝能不妄乎曰我正直焉有妄乎師曰非謂此也
謂先後不合天心也曰能師曰汝不酒敗乎曰能師曰如上是爲佛
戒也又言以有心奉持而無心物執以有心爲物而無心相泯能如
是則先天地生不爲精後天地死不爲老終日變化而不爲動畢竟
寂默而不爲休信此則雖處非妄也雖曾非取也能本非攜也非
故也雖酌非憎也若能無心於萬物則雖飲不爲益盡不爲誤疑君不爲殺先
後造天不爲先恬虛寂泊無心也無心則無戒無
戒則無心無佛無衆生無法及無我執爲戒故神曰汝神通亞
佛師曰汝神通十句五能不能佛則十句七能三不能神慙

嵩山寂禪師法嗣

終南山惟政禪師平原人也姓周氏受業於本州延和寺詮證法師得度於嵩山普寂禪師進具於東嶽弘禮律師博綜三藏尤精楞伽大乘起信之論開元二十一年駕止二日御製中有深



益州無相禪師法嗣

益州保唐寺無住禪師初得法於無相大師乃居南陽白崖山舉務窮玄學者漸至勤請不已自此聿興緇門是名師曰然公曰此子開發公問曰第三句是一第二師曰無憶無念莫妄莫忘莫名慧下不生

具戒定慧非一非三世公曰後句要字莫是從心之忘乎曰後
安者絶世公曰有據否師曰法句經云若起精進心入無相精
進若能心不起相進無有進公聞疑情頓然公又問師還以三
句不入否師曰初心學人還合爾參須識根源水清影現捨無
念體寂滅現前無念亦不立也于時庭樹鳴公問師聞否師
曰聞鵲矣已又問師聞否師曰聞公曰過去無數六佛言聞師
乃告大衆曰佛世難值正法難聞各各諦聽聽即有聞非聞
聞性本來不生何曾有滅有聲之時是聲自生無聲之時是
聲自滅而此聞性不隨聲生不隨聲滅現前無念亦不立也
之所轉宗知聞無生成聞無去來公與僧衆指首又問何
名第一義第一義若從師次第得入師曰第二義無有次第亦
無出入世第一切有第一義即無諸法無性性說名第一義佛
言有法名俗諦無性第一義公曰如師所說不墮落成悟此聞性
然可建成撮論文不當知一切法從本以來離言說相離名字
相離心緣相畢竟平等無有變異唯有一心故名眞如今相公
著言說相著名字相著心緣相既著種種相云何是佛法公起
作禮曰弟子亦曾聞諸供奉大德皆讀弟子不可思議當知彼
業但約人情師今從理解說合心地法實是眞理不可思議公
又問不何不生云何不成如何得離脫師曰見境心不起名不
生不生即不成既無生成即不破前塵所緣當處解脫不生名
無念無念即無成無念即無脫衆生心即無縛無脫無念即無
離念見性即解脫離心見性外更有法門證無上菩提若無
有是處公曰何名識心見性師曰一切學道人隨念生起念念
不識眞心眞心者念生亦不與生念滅亦不與滅不來不去不

定不亂不取不捨不沈不浮無爲無相活鱍鱍平常自在此心
猶如虛空不可得無可知覺觸目皆如無非見性也公乞大衆作
法開

相即佛真若具足時即心名眞即佛乃定定
法否師曰大德皆讀諸經用識心思量分別有爲有作起心動念
然可建成撮論文不當知一切法從本以來離言說相離名字
相離心緣相畢竟平等無有變異唯有一心故名眞如今相公
作禮曰弟子亦曾聞諸供奉大德皆讀弟子不可思議當知彼
業但約人情師今從理解說合心地法實是眞理不可思議公
又問不何不生云何不成如何得離脫師曰見境心不起名不
生不生即不成既無生成即不破前塵所緣當處解脫不生名
無念無念即無成無念即無脫衆生心即無縛無脫無念即無
離念見性即解脫離心見性外更有法門證無上菩提若無
有是處公曰何名識心見性師曰一切學道人隨念生起念念
不識眞心眞心者念生亦不與生念滅亦不與滅不來不去不

定不亂不取不捨不沈不浮無爲無相活鱍鱍平常自在此心
猶如虛空不可得無可知覺觸目皆如無非見性也公乞大衆作
法開

諸物

吉州志誠禪師者本州太和人也初參曹溪後還鄉里居止
形之徒衆往往機鋒不契師不識一字指何所長對曰能
[illegible]師曰汝且不如也且吾師五祖親付衣法住
然哉乃呼問不能衆人無敢於此可
往曹溪領他心通所謂當處解脫不生名
問不眞不六祖生
手其陳
離長坐不臥祖曰住心觀
吾倘口生來坐不臥元是臭骨頭何勞汝師

曰未審大師以何法誨人祖曰吾若言有處久即為狂但且隨方解縛假名三昧聽吾偈曰一切無心自性戒一切無礙自性慧不增不退自金剛身去來本三昧師聞偈悔謝即瞥依歸乃呈偈曰五蘊幻身幻何窮覓覓馳馳復不中偏擔山嶽了禪師著傳記不載唯北宗門人勘證盛行于世其略曰師住黃梅山號曰六祖之嫡嗣也師行無心之心了無相之相無相者於諸相而不染兮無心者於萬境而不迷兮了無相之相無心之心了無不無於無也吾今以有有不有於有也不有之有來非增不無之無滅唯絜非滅唯絜非增不無之無滅唯絜非滅唯絜非增不無之無滅唯絜非滅唯絜

汝說諦信來無迷惑學馳求者終日說菩提終日四智之義所
得聞乘祖曰師會三身便明四智何更問邪若離三身別譚四
智此名有智無身也即此有智還成無智復說偈曰大圓鏡智
性清淨平等性智心無病妙觀察智見非功成所作智同圓鏡
五八六七果因轉作用名言無實性若於轉處不留情繁興求
慶那伽定 韓愈為大顛傳六七果中轉五八識為四智本心明身智融無礙應物任隨形起修旨妄動守住
寧精妙旨因師曉終亡汗染名
江西志徹禪師姓張氏名行昌少任俠自南北分化王宗王雄
亡依我而徒倡競起愛憚將北宗門人白立秀禪師為第六祖
而忌大鑑傳衣寫天下所聞然祖預知其事即置金十兩於方
丈時行昌受北宗門人之囑欲加害祖舒頸而
就行昌揮刀者三都無所損祖曰汝初不邪邪劒不止只與汝
金不負汝命行昌驚仆久而方蘇求哀悔過即願出家祖遂與
金曰汝且去恐徒衆翻害於汝行昌稟曰實時進發汝可伸臼易形而來吾當潛匿
祖曰吾父命於汝汝來何晚曰暗蒙和尚慈悲令雖出家苦行
終難報大深恩其唯傳法度生爾第子嘗覽涅槃經未曉常無
常義乞和尚慈悲略為宣說祖曰無常者即佛性也有常者即
善惡一切諸法分別心也曰和尚所說大違經文祖曰吾傳佛
心印安敢違於佛經汝說佛性是常和尚却言無常是魔說者
法乃至菩提心皆是無常和尚却言是常此即相違今學人轉
加疑惑祖曰涅槃經吾昔者聽尼無盡藏讀誦一徧便為人講
無一字一義不合經文乃至數十萬言皆與經文符合後二十年有人盡能記憶
願和尚委曲開示祖曰汝知吾佛性若常要須其說若無吾說
乃至實相無相無說無示無知見無得無證非菩薩亦非聲聞
非凡夫非不凡夫不斷不常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因不果不
修不證不凡不聖不是不非不然不異不去不來不坐不臥不
行不住不出不入不語不默不動不靜不可以心緣不可以智
解不可以言說不可以譬喻不可以境取不可以識知不可以
思量不可以籌度不可以分別不可以名目不可以相貌不可
以方所不可以數量不可以比類凡夫外道執於邪常諸二乘人於常計無常共成八倒故
於涅槃了義教中破彼偏見而顯說真常真樂真我真淨汝今
依言背義以斷滅藥常及雜定死常和而說解佛之圓妙最後微
佛演說性不知方便者猶春也拾磚我今不施功佛性而見
前非師相授與我亦無所得祖曰汝今
而去
信州智常禪師本州貴谿人也髫年出家未見性一日參
六祖祖問汝從何來欲求何事師曰學人近禮大通和尚蒙示
見性成佛之義未決狐疑至吉州遇人指路今投和尚慈悲
慈攝受祖曰彼有何言句汝試舉看師曰和尚教某甲念般若
三月未蒙開示竟法切思大出家之夜獨入方丈禮拜哀請大通
乃曰汝見虛空否對曰見彼人見虛空有相貌否對曰虛空
無形有何相貌彼曰汝之本性猶如虛空了無一物可見名正見無一物可知名自知
汝若作是解名為正見世界廣大森羅萬像一切色法悉皆現有
見聞覺知性亦復如是與虛空等不變不動不增不減善惡一切諸法分別
所謂佛有見知故令無量劫輪迴生死汝今見聞覺知性即佛性也有常者即
見大似浮雲遮日此不知一法存無
知見皆然則虛空何曾解為使世尊
與見師聞偈已豁然大悟乃述一偈
禮情拜一念頓超三界曾日對佛編起知解智眼求善
而生然熙明照

問道衆曰弟子皆識吾昧未審佛之與道其義云何師曰若欲
求佛即心是佛若欲會道無心是道曰云何即心是佛師曰佛
因心悟心以佛影若悟無心佛亦不有曰云何無心是道師曰
道本無心無心名道若了無心無心即道光庵作禮信受既回
關庭其以山中所遇奉聞即勅光慶語師至京於白蓮寺赴
明年正月十五日召諸德名僧碩學赴內道場與師開揚佛理
時有逮禪師者坑聲請師曰今對聖上宜廣須直問直
答不假繁辭只如禪師所見以何爲道師曰道本無名因心名道心名若有
因心有何得言無心是道師曰道不虛然第心既無道憑何立二俱虛妄總是假名逮曰禪師
見有身心是道已否師曰山僧身心本來是道逮曰禪言無心
是道今又言身心本來是道豈不相違師曰無心是道心泯道
無心道一如故言無心是身心本來是道道亦本是身心身

心本既是空道亦寧須有逮曰禪師形質甚小封會乃理
師曰大德只見山僧相不見相者是大德所見經
云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其道若以相爲實
窮劫不能見道逮曰今請禪師於相上說於無相師曰淨名經
云四大無主身亦無我無我所見與道相應大德若以四大有
主是我若有我見窮劫不可會道也逮聞語失色逡巡避席師
有偈曰四大無主復如水萬物一空何曾有二意隨境但似水
聖決何曾有二意隨境但似水無心在世間橫有何事復云
大如是四大亦然若明四大無主即悟無心若了無心自然契
道本無禪師問若言無心是道有礙無心亦應是道又曰身心
本來是道四生十類皆有身心亦應是道師曰大德若作見聞
覺知解會是道疑所以道無見聞覺知之者非是求道之人經
云無眼耳鼻舌身意六根尚無見聞覺知況而立實本不有

何處有心而得不同今本再佛之與道其義云何師曰若欲
知無障礙解者眼前第三此如鳥空中只麼飛無取無捨無憎
愛老盧舍那本無心如是名字亦名觀自在直禪師問道既無心佛
有心否佛之與道是一是二師曰不二曰佛度衆生成有
心故道不度人爲無心故一度一不度何得無二師曰若言佛
度衆生是無心既是無心即悟二俱虛妄總是假名逮曰禪師
不貪美女愛幻即悟本空總是假名逮曰禪師
乃說無修無作二乘之見解師方修道不見復何修道性如虛空虛
空何所修編觀修者橋大德浮和仕者再倒偏緣斷一時休
法坐禪師問佛之與道俱是假名十二分教亦應不實何以從

何處有心而得不同今本再佛之與道其義云何師曰若欲
知無障礙解者眼前第三此如鳥空中只麼飛無取無捨無憎
愛老盧舍那本無心如是名字亦名觀自在直禪師問道既無心佛
有心否佛之與道是一是二師曰不二曰佛度衆生成有
心故道不度人爲無心故一度一不度何得無二師曰若言佛
度衆生是無心既是無心即悟二俱虛妄總是假名逮曰禪師
不貪美女愛幻即悟本空總是假名逮曰禪師
乃說無修無作二乘之見解師方修道不見復何修道性如虛空虛
空何所修編觀修者橋大德浮和仕者再倒偏緣斷一時休
法坐禪師問佛之與道俱是假名十二分教亦應不實何以從

名作此解時不可斷絕衆生善惡二根師曰善惡二根皆因心有寂心若有依亦非虛推心既無根因何立經云善不善法從心化生善惡皆外緣於心實不有捨壹師有偈曰善既從心生惡豈離心有

詔入供養師乃出曰是諸法之本源乃神會之佛性祖曰汝道無名無字汝便喚作本源佛性師禮拜而退祖曰比子向後設有把茅蓋頭也只成得箇知解宗徒（本疑云古人教化人今却知解人）師尋往西京受戒唐景龍年中却歸曹溪寺住西京荷澤寺盛化二京學徒（本疑云古人教化人今却知解人）

內六祖有疑問於六祖第一問成定慧何物汝從何處修慧因何處起所見不通祖曰定即定其心將戒成其行吾即本無今有定即定其心將戒成其行第二問將生滅却滅將滅滅却生不守生滅義所見似彊負祖曰祇生滅却滅令人不執性將滅滅即生今人人心離境未即離二邊自除生滅病第四問先頓而後漸先漸而後頓不悟頓漸人心晝常迷悶祖曰聽法頓中漸悟法頓中漸悟行頓中漸證果漸中頓悟漸是常因悟中不迷悶第五問



先定後慧先慧後定定慧後初何生為正祖曰常生清淨心定中而有慧於境上無染慧中而有定定慧等無先後修自心正第六問先佛而後法先法而後佛佛法本根源起從何處出祖曰說即先佛而後法聽即先法而後佛若論佛法本根源一切衆生心表出祖滅後二十年間曹谿旨宗弊於荊吳高嶽漸門盛行於秦洛師公京天寶四年方定兩宗記盛行於世一日鄭信至報二親亡師令空白槌曰父母俱喪請大衆念摩訶般若衆總集師便打槌曰諸大衆師今空白槌曰父母俱喪請大衆念摩訶般若衆總集師便打槌曰諸

元年奄然而化塔于龍門

六祖下二世

南陽忠國師法嗣

吉州耽源山應真禪師嗣國師諱者時一日國師在法堂中師



入來國師乃放下一足師見便出良久却回國師曰適來意作麼生師曰向阿誰說即得國師曰我問你師曰甚麼處見國師曰幸自可悔生須要見箇證據符子作驗共上師揚鼓師曰供養國師曰青梅如何國師曰幸自可悔生須要物師曰青梅國師曰將來何用師曰供養國師曰青在爭堪供養師曰以此表風國師曰佛不受供養師曰某甲只恁麼和尚如何國師曰我不供養師曰爭知無眾子百丈海和尚在沔潭山掌車次師曰車在這裏牛在甚麼處才研額師乃拭目麻谷問十二面觀音誰不是聖師曰是麻谷與師一拂師曰想汝未到此境國師諱日設齋有僧問曰國師還來否師曰未具他心曰又用設齋作麼師曰不斷世諦

河澤會禪師法嗣

沂水蒙山光寶禪師并州人也姓周氏初謁荷澤滉謂之曰汝



名光寶名以定體寶即心有光非外來縱使意用而無少長依教明心無間歇是信否師曰信則信矣未審光之與寶同耶異耶滉曰光即寶寶即光何有同異之名乎師曰眼耳鼻舌身意色時復旋行為復住耶滉曰汝且置汝指何法為聲色之體乎師曰如師所說即無有聲色滉曰汝若不聲色體空亦信眼耳鼻根及與見聞覺知等如幻起行回互其理昭然師由是領悟禮辭而去初隱沂水蒙山於唐元和二年 闕

六祖下三世四世不列傳次

六祖下五世

遂州圓禪師法嗣

終南山圭峯草堂禪師者果州西充人也姓何氏家本業盛累

世通儒禪定成採釋興唐元和二年將赴貢舉偶造圓和尚法席欣然契會遂求披剃當年進具一日隨衆僧齋于府吏怪罹

子245-049

講道七日七餘住持儀則
道俗等奉全身舍利
之皆得於燈燼乃藏之
塔已青蓮

五燈會元卷第二

西天東土應化聖賢附

文殊菩薩

維摩大士

須菩提尊者

滿慈子

賓頭盧尊者

優波離尊者

雙林善逝大士

天台智者禪師

天台韜禪師

法華七百大士

千成就掌和尚

末孫 [illegible] 日今 [illegible] 編觀大地
無不是 [illegible] 來 [illegible] 日 [illegible] 者探 [illegible] 編觀大地
遂於地 [illegible] 一 [illegible] 能殺人亦能活人末殊問菩
不生不滅為生義非曰如何是生以不生為生義又曰若信明
知地水火風四緣未曾自性合而能隨其所宜是為生

天親菩薩

馬鳴菩薩

龍樹菩薩

提婆菩薩

雙林善逝大士

天台智者禪師

天台韜禪師

天台寒山

明州布袋和尚

和光同塵先古佛

義味之死以不死為義又曰以死以不死為義味曰如何是死
以不死為死義又曰若能明知地水火風本無自性合而能隨
所應化度所謂是為死義非曰如何是生死之所系縛
是不生不滅為生義非曰如何是生死之所系縛
不滅菩薩從定而起讚大士曰善哉善哉如汝所說
又問淨名居士何故現疾答曰以眾生病是故我病
彼菩薩聞已即問其疾之因答曰從癡有愛則我病生
菩薩問曰云何菩薩應觀眾生答曰譬如幻師觀所幻人
菩薩問曰云何菩薩應觀眾生答曰譬如智人觀於水月
菩薩問曰云何菩薩應觀眾生答曰譬如鏡中見於色像
菩薩問曰云何菩薩應觀眾生答曰譬如熱時焰
菩薩問曰云何菩薩應觀眾生答曰譬如空谷響
菩薩問曰云何菩薩應觀眾生答曰譬如虛空
菩薩問曰云何菩薩應觀眾生答曰譬如無想天
菩薩問曰云何菩薩應觀眾生答曰譬如滅盡定
菩薩問曰云何菩薩應觀眾生答曰譬如虛空華
菩薩問曰云何菩薩應觀眾生答曰譬如化眾生
菩薩問曰云何菩薩應觀眾生答曰譬如夢中所見已覺
菩薩問曰云何菩薩應觀眾生答曰譬如響響
菩薩問曰云何菩薩應觀眾生答曰譬如影像
菩薩問曰云何菩薩應觀眾生答曰譬如浮雲
菩薩問曰云何菩薩應觀眾生答曰譬如電光
菩薩問曰云何菩薩應觀眾生答曰譬如芭蕉
菩薩問曰云何菩薩應觀眾生答曰譬如水泡
菩薩問曰云何菩薩應觀眾生答曰譬如地
菩薩問曰云何菩薩應觀眾生答曰譬如水
菩薩問曰云何菩薩應觀眾生答曰譬如火
菩薩問曰云何菩薩應觀眾生答曰譬如風
菩薩問曰云何菩薩應觀眾生答曰譬如空
菩薩問曰云何菩薩應觀眾生答曰譬如識
菩薩問曰云何菩薩應觀眾生答曰譬如涅槃
菩薩問曰云何菩薩應觀眾生答曰譬如虛空
菩薩問曰云何菩薩應觀眾生答曰譬如無為
菩薩問曰云何菩薩應觀眾生答曰譬如無生
菩薩問曰云何菩薩應觀眾生答曰譬如無滅
菩薩問曰云何菩薩應觀眾生答曰譬如無起
菩薩問曰云何菩薩應觀眾生答曰譬如無作
菩薩問曰云何菩薩應觀眾生答曰譬如無受
菩薩問曰云何菩薩應觀眾生答曰譬如無行
菩薩問曰云何菩薩應觀眾生答曰譬如無識
菩薩問曰云何菩薩應觀眾生答曰譬如無色
菩薩問曰云何菩薩應觀眾生答曰譬如無眼
菩薩問曰云何菩薩應觀眾生答曰譬如無耳
菩薩問曰云何菩薩應觀眾生答曰譬如無鼻
菩薩問曰云何菩薩應觀眾生答曰譬如無舌
菩薩問曰云何菩薩應觀眾生答曰譬如無身
菩薩問曰云何菩薩應觀眾生答曰譬如無意
菩薩問曰云何菩薩應觀眾生答曰譬如無眼界
菩薩問曰云何菩薩應觀眾生答曰譬如無耳界
菩薩問曰云何菩薩應觀眾生答曰譬如無鼻界
菩薩問曰云何菩薩應觀眾生答曰譬如無舌界
菩薩問曰云何菩薩應觀眾生答曰譬如無身界
菩薩問曰云何菩薩應觀眾生答曰譬如無意界
菩薩問曰云何菩薩應觀眾生答曰譬如無眼識界
菩薩問曰云何菩薩應觀眾生答曰譬如無耳識界
菩薩問曰云何菩薩應觀眾生答曰譬如無鼻識界
菩薩問曰云何菩薩應觀眾生答曰譬如無舌識界
菩薩問曰云何菩薩應觀眾生答曰譬如無身識界
菩薩問曰云何菩薩應觀眾生答曰譬如無意識界
菩薩問曰云何菩薩應觀眾生答曰譬如無明
菩薩問曰云何菩薩應觀眾生答曰譬如無行
菩薩問曰云何菩薩應觀眾生答曰譬如無識
菩薩問曰云何菩薩應觀眾生答曰譬如無名色
菩薩問曰云何菩薩應觀眾生答曰譬如無六入
菩薩問曰云何菩薩應觀眾生答曰譬如無觸
菩薩問曰云何菩薩應觀眾生答曰譬如無受
菩薩問曰云何菩薩應觀眾生答曰譬如無愛
菩薩問曰云何菩薩應觀眾生答曰譬如無取
菩薩問曰云何菩薩應觀眾生答曰譬如無有
菩薩問曰云何菩薩應觀眾生答曰譬如無生
菩薩問曰云何菩薩應觀眾生答曰譬如無老死
菩薩問曰云何菩薩應觀眾生答曰譬如無憂悲苦惱
菩薩問曰云何菩薩應觀眾生答曰譬如無垢
菩薩問曰云何菩薩應觀眾生答曰譬如無染
菩薩問曰云何菩薩應觀眾生答曰譬如無縛
菩薩問曰云何菩薩應觀眾生答曰譬如無解
菩薩問曰云何菩薩應觀眾生答曰譬如無我
菩薩問曰云何菩薩應觀眾生答曰譬如無人
菩薩問曰云何菩薩應觀眾生答曰譬如無壽者
菩薩問曰云何菩薩應觀眾生答曰譬如無知
菩薩問曰云何菩薩應觀眾生答曰譬如無見
菩薩問曰云何菩薩應觀眾生答曰譬如無聞
菩薩問曰云何菩薩應觀眾生答曰譬如無覺

去女曰如舍利弗與摩夫弗曰我方入城次方出城何言如我
住處去女曰諸佛弟子當依何住弗曰諸佛弟子依大涅槃而
住女曰諸佛弟子既依大涅槃而住而我亦如舍利弗與聯去
舍利弗問須菩提夢中說六波羅蜜與覺已同異耶答曰此義深
遠吾不能說會中有彌勒大士汝往彼問云舍利弗以天女像而答言我今不
知云何轉面而變為女身
佛在靈山以天眼觀之乃作沙
佛佛行行殊邪急行追之不及乃喚曰羅漢住住佛告曰我住
久矣見女不住殊邪聞之心忽開悟遂棄刀投佛出家
寶頭盧尊者周呵青王內宮三萬大阿羅漢皆自行香曰第
一座無人王問其故海渚尊者曰此是有師盧仙此人近見佛
來王曰今在何處者曰且待須臾王乃問承聞尊者親見佛來其容貌
就座禮敬者不顧王乃問承聞尊者親見佛來其容貌
起罵曰會慶王曰不會者曰聞耕達池龍王曰前佛齋吾見時
亦預其數
障蔽魔王須彌燈佛與一千年
日得見乃問曰女當住何而住
我不休無住而住如是而住
那吒太子槍內還母析骨還父然後現本身蓮大神力為父母
說法
為政庵禪師問生法師講此經論生曰七般若經師曰作麼生
說空說不空說微聚曰色即空空即色師曰聚微細自性且空師曰聚微本聚與
作甚麼生會措師又問別講何經論曰大涅槃經師曰如何說
是槃之義曰滅而不滅不生不滅故曰涅槃師曰這
箇是如來涅槃那箇是法師涅槃師曰滅而不滅故曰涅槃之義若有二種某甲
秖如此未審禪師如何說師拈起如意曰還見麼曰見師
曰見箇甚麼曰見禪師手中如意師將如意擲于地曰見麼曰
見師曰見箇甚麼曰見禪師手中如意師將如意擲于地曰見麼曰
未出常流何得名嘆守由拂衣而去其從容進不已乃追師扣
門我師說色空耶聚未契未審禪師如何說名空義師曰不道
法師說祖師意耶聚未契上色空不會空義師曰不道
徒曰如何是空中色空師曰
空一微空中無聚微聚微空中無一微
空故聚微空聚微空故一微

神僧傳 華以為第二祖傳鉢山大沙門僧璨出家事將禪觀宋
法師二年後而徒卅著錄和尚
杜杖跟負之而行一年一
治之答曰二帝問法如何答曰如在書字時節刻漏中帝益
不曉帝嘗召入問曰師傳何法答曰弟子傳心印帝曰心印
指何物答曰非物非心非佛非道令師傳何法答曰弟子傳心印帝曰心印
能為他日說帝臨江縱望有物流而上師以杖引之隨杖而
至乃穿胸擲也即以為供奉官命招令雕師像頂刻而成神采
如生師問工匠何所聞者曰聞有僧者喚我作畫兒曾見我殺生實日見
師曰有見見聚耶有見見凡夫見無見見
是語門見不在才無見見外道見未審尊者如何見梵僧曰你
有此等見邪帝默然師舉拂子曰終日拈香擇火不知身是道
場又曰木道拭在目前難覩必識大道眞體不離聲

紹講非之又一日讀寒門錄忽契悟末幾宿命遂通獨語笑口
吻喃喃日常不輟壯傳誦法華因以名之丞相王文正問禪法
大意師曰本來無一物一味却成具集仙王質問如何是祖師
西來意師曰青山影裏發盛監起寶塔高聆曉風又曰請決華
嚴經千餘卷竟師之旨開悟成帝高其道膺延入內庭未幾如吳有
焼香師曰未從齋戒覓不向佛燈長明了助教徐兌問祖師西
來意師曰街頭東畔成徐曰某甲未會師曰二般人會不得
問世有佛不師曰寺裏文殊有問師凡聖師遂舉手曰我不
在此住春都戊子十一月二十三日將化謂人曰我從無量劫
來成就逝多國土分身現化今南歸矣言畢右脇而逝
扣冰漿先古佛建寧新豐鄭氏大母夢比丘風神爛然荷錫求
宿火指門曰是僻支佛而孕生於戊寅四年香霧滿室
彌日不散年十三求出家父母許之依烏山興福寺行全為師
二庵仍赤城熊雲門法華講經之暇參諸名宿至台之石窗自行益支那四百州此中偏稱道人遊之句時卓觀十
二年也後居補江之會聖與明悟師友善每過訪遺白犬馳往



則以首接爪使令牧馳即躍三匝而臥師曰汝何以得來曰
有轉深文問器中何物曰萬法皆空曰子衆曰必為王者師後入艷湖歸溫嶺
未白不較多寡異之曰子衆曰必為王者師後入艷湖歸溫嶺
結庵（實作遂）未纔屠將軍獵（實作遂）虎傳佩神人戒地為瑞巖院學者
爭集嘗嘗衆曰古聖修行須憑苦節吾今夏則衣揩冬則扣冰
而浴故世人見我扣冰古佛後住靈曜上堂四衆雲臻老僧
說簡甚麼便下座有僧燒衆積成火燄方請師入此修行曰其
玉不啗流水化琉璃爭奈衆星明日莫秉炬已便共慶曰且莫認
奴作郎曰畢竟如何曰梅花臘月開天威八子應圖主之召延
居內堂敬拜曰願師遠降陽春大師擬起棄子曰大王善藤曰
不會曰人王法主各自照了留十日以疾辭至十二月二日沐
浴隆堂告衆而逝（備香薪藥油棊畢之祥耀光復
五燈會元卷第二

五燈會元卷第三
六祖大鑒禪師法嗣
南嶽懷讓禪師
南嶽讓禪師法嗣第一世
江西馬祖道一禪師
南嶽下二世
馬祖一禪師法嗣
百丈懷海禪師
黃檗希運師
大梅法常禪師
五洩靈默禪師
麻谷寶徹禪師
東寺如會禪師
西堂智藏禪師
南泉普願禪師
歸宗智常禪師
佛光如滿禪師
鹽官齊安國師
章敬懷暉禪師
華嚴智嚴禪師不列章次
大珠慧海禪師
百丈惟政禪師
永泰靈湍禪師不列章次
南泉道明暉師
鄧村自滿禪師
北蘭讓禪師
石鞏慧藏禪師
興善惟寬禪師
三角緣印禪師
芙蓉太毓禪師
五臺隱峯禪師
杉山智堅禪師
茗溪道行禪師
溈山靈祐禪師
仰山慧寂禪師
鄂州無等禪師
鹽官海昌院
大同廣澄禪師
溈仰常與諫師
百丈惟政禪師
伊闕自在禪師
魯祖寶雲禪師
紫玉道通禪師
石霜大善禪師

龜山歸一禪師
楊岐甄叔禪師
華林善覺禪師
溈谿和尚
烏臼和尚
石臼和尚
石林和尚
黑眼和尚
齊峯和尚
紅螺和尚
金牛和尚
乳山和尚
松山和尚
打地和尚
押衙和尚
洞安和尚
逍遥和尚
水潦和尚
龍山和尚
六祖大鑒禪師法嗣
南嶽懷讓禪師者姓杜氏金州
西京薦福禪師
馬頭神藏禪師
水塘和尚
佛嶼和尚
古寺和尚
本鏡和尚
西山亮座主
米嶺和尚
大陽和尚
百靈和尚
黑澗和尚
鞏洛和尚
秀谿和尚
草鞋和尚
興平和尚
福谿和尚
浮盃和尚
龐蘊居士



東初曰元年至陳
也無已時矣天隆世
業者也
玄象 東初言天
二和尚之在高

天下 中在



十五人嗣祖往荊州正泉寺依止師出家遍歷二年不成戒
後習毗尼藏一日數門夫出家本為無為法天上人間無有
勝者時同學理然知師志氣高遠勸師往高山安和尚安啓發
之乃直指心體數參六祖祖問甚麼處來曰嵩山來祖曰甚麼
物恁麼來師無言遂經六載乃白祖曰某甲有箇會處祖
曰作麼生師曰說似一物即不中祖曰還假修證否師曰
修證則不無污染即不得祖曰秖此不污染諸佛之所護念汝
既如是吾亦如是西天般若多羅讖汝足下出一馬駒踏殺天
下人現在汝心不須速說師執侍左右二十五年未嘗請益
一日謂眾曰汝等諸人隨我二十五年未曾見我有時在法堂
前有時在僧堂前有時在山門道上有時在廊下有時在
師知是法器住期已久遂於一日謂師曰汝當往嶺南去
勿於彼處而住速宜行矣師禮辭而去師乃取一
師曰汝年幾耶曰同佛生年師曰憑何境界曰磨鏡
得成鑑耶師曰磨鏡豈成鑑乎曰坐豈成佛耶師曰如何即
於無住法而施其取捨若作坐佛法者坐即非達其理
法無定相一味諸法不應取捨若是坐佛之法者
法如空不應住相亦不應不住相若言坐臥是其
非見道也惠能有偈呈曰
菩提本無樹 明鏡亦非臺
本來無一物 何處惹塵埃
師聞偈謂眾曰汝等盡學此偈依此修行自性若悟
於言下大悟一切萬法不離自性三時中般若現前自見
自心本來清淨自心本無動搖自心本無生滅自心常住
猶如虛空名為正見於一切法無所住雖住一切法而心
不染著不厭生死不愛涅槃無有取捨不念一切事不斷
不作平等心如虛空名為大師又曰汝等諸人各宜
一人得吾心者一人得吾見者一人得吾法者一人得吾
一人得吾心者一人得吾見者一人得吾法者一人得吾心者
古今通又曰一切法皆從心生法無所住若達心地

# 禪寺

衆至山房下以杖打出一死野狐乃依法火葬師至晚上堂
舉前因緣并健便問古人錯祇對一轉不錯合作何語師曰近前來向汝道健
拍手笑曰新羅胡鬚赤更有赤鬚胡師曰五百生野狐身轉
陀舉野狐話問學人還落因果也無師曰不昧因果僧曰和尚還
禮拜師便打上堂僧出禮拜師曰是什麼僧僧擬開口師便喝僧
性無染本自圓成但離妄緣即如如佛問如何是佛師曰汝是
問誰曰某甲師曰分明箇師乃舉起拂子曰汝
還見麼曰見師乃不語僧禮謝師曰頭大笑便歸師曰俊哉此是觀音入理之門師歸院乃喚其僧
問適來見甚麼道理便恁麼曰適來肚飢聞般若歸吃飯師



僧問依經解義三世佛冤離經一字如何體究師曰訂
頑童動靜一如佛冤此外別求即同冤因僧問西來有旨
即且置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待汝出來即向汝道僧
這箇老兄曰請和尚道師曰有一人終日吃飯不道飯有一人終日喫飯不道飯
長不曾飯不道飯有一人終日吃飯不道飯有一人終日喫飯不道飯
的的每日區區為何誰師曰有一人要識曰因甚麼不教伊自作
師曰他無家活問如何是大乘頓悟法要師曰汝等先須諸緣
休息萬事莫與不善世出世間一切諸法莫記憶莫繫念放捨
身心令其自在心如木石無所辨別心無前行心地若空慧日
自現如雲開日出相似但歇一切攀緣貪嗔愛取垢淨情盡無對
五欲八風見聞覺知所緣境所惑自然具足神通
妙用是解脫人對一切境心能靜不動不搖不散亂是一切聲色
無有滯礙名為道人善惡是非俱不思量一法亦不皓



一法名大乘人不被一切善惡
開福道寬慧之所拘繫名為佛慧是非好醜是理非理諸知見
清淨無非解脫之相名為初發心菩薩便登佛地問對一
切境如何得心如木石去師曰云何自欺不自言死不自言
色亦不言見宗教門亦無心繫縛人但人自虛妄計著若干
種解會起若干種知見生若干種受用種種不自生皆從
自己一念妄想顛倒取相而有譬如幻師幻作種種
一一諸法當處解成當處解脫又本有之性不可名目本來不
是凡不是聖不是垢淨亦非空有不共善惡與諸染法相應名
為縛脫心量劇於生死其心自在一切不拘去留無礙往來生死如
界生死滿入和合通然無寄一切不拘去留無礙往來生死如
門開相似大乘之人若遇種種苦聲音不稱意不稱意事心無退屈



不以名聞利養食不貪功德無
無限無量名稱十億佛土悉皆震動一切衆生聞其
相應如鼓聲於空中廣學知解求福心智皆是生死於理無益迦
葉聞說是已即得無生忍佛告迦葉汝等當知解脫風所謂
理貫無礙本之即失若著無為復同於有求若著無為復同
於有是故經云不取於法不取非法又云如來所
得法此法無實無虛若能一生心如木石相似不被塵界五欲
風之所漂溺即生死因斷去住自由不為一切有為因果所
縛不被有漏所污他時還以無礙慧解一切煩惱
應一切物以無礙慧解一切煩惱
口中淨已與諸菩薩解說師已少分解脫未得心解脫亦未
得一切處解脫了如何是心解脫及一切處解脫師曰不求佛
法但乃至不求福智知解等垢淨情盡亦不守此無求無

不住盡勤亦不欲天堂畏地獄繫縛脫無礙即身心及一切處悟名解脫法莫言有少分成身自意事便以還乃不知何少成定慧門無漏解脫都未夢一毫在勢力向前須猛省取莫待臨時眼暗面皺髮白老苦及身悲愛纏綿眼中流淚心裏悽惶一無所據不知去處到恁麼時節整理腳手不得也縱有福智名聞利養都不相救其心眼未開唯今諸境不知迴照復不見佛菩薩一生所有善惡業緣悉現於前或怖六道五蘊俱時現前當此之時好自看察明眼人底皆悉自心貪愛所現一切境皆空成殊勝之境作隨意無自由分能奪良時亦拽未定問如何得自由分師曰如今得即得或對五欲八風情無取舍憎愛我所情盡垢淨俱亡如日月在空不繫而照心如本不念念如教頭然亦如香象度河截流而過更無疑滯此人天之地獄所不能攝也夫讀經看教語皆須死轉歸就自己但是一切言教祇明如今鑒覺自性作麼生說一切有無諸境轉是如事師能照破一切有無諸境是金剛寶劍即有自由獨立分若一章一句典祇成糟上粕却是誇佛不是修行看經看教若爲出離一切聲色亦不住於離亦不住於知解是修行看經看教若爲出離一切聲色亦不住於離亦不住於知解是修行看經看教若爲出離一切聲色亦不住於離亦不住於知解是修行看經看教若爲出離

若向明暗人處數此是塵累人十地之人元不去流入生死河但是一乘教行台貪瞋等病須治之不用求貪義句知解知解會貪會貪成病祇如今念念若有貪瞋等病須切有無諸法不離本際通達無二無別祇如今但離一切世界差別色身成病祇如今但離一

前一枝松曰吹折門前一枝松次問一僧已來好風曰是甚麼風師曰吹折門前一枝松曰是甚麼人松師曰一絆一失師有書與某甲曰理隨事變覺解無窮為世界銀盌盛雪為人處師曰更有一人君何是了便問更如何是覺邪非外更曰問一答百也無妨曰如何是寂寞非內更曰覺性無虛曰是好手僧又問未審和尚意旨如何師曰可惜許師問僧又進後語師以手作成曰勢後僧曰南泉山下有一庵主人是否曰非但南泉出世盡十佛出現亦不知師聞乃令潤州去勘州去便設下不顧大眾又問潤州作吠領袋

經得麼」其甲與和尚講經，和尚須與某甲說禪，始得」師曰，
可將金彈子去，曰，某甲不會，師曰，汝道空中一片雲，
為復釘釘住，為復繩繫著，問空中有一珠，如何取得，師曰，斫竹
梢空中取，曰，空中如何布拂，師曰，汝擬作麼生，取僧辭，問曰，
學人到諸方，有人問和尚近日作麼生，未審如何，抵對，師曰，但
向道近日解相撲，曰，作麼生，師曰，一拍雙泯，問父母未生時，鼻
來師乃示疾，告門人曰，星驟熠幻，亦久矣，勿謂吾有去來也，言
訖而逝，

杭州鹽官海昌院齊安國師，海門郡人也，姓李氏，生時神光照
室，後有異僧謂之曰，建無勝幢，佛日同照，者，豈非汝乎，長依
本郡雲琮禪師，落髮，受具，後聞本寂行化於襲公山，乃振錫而
造焉，師有奇相，木訥，一見深器之，乃令入室，密示正法，僧問，如
何是本身盧舍那佛，曰，與老僧過淨瓶來，僧將淨瓶至，師曰，却
安舊處，復來，詰問師曰，古佛過去久矣，有講僧
來參，師問，座主，講何事，業，曰，講華嚴經，師曰，有幾種法界，曰，
廣說，則重重無盡，略說，有四種，師豎起拂子，曰，會麼，曰，不會，
法界，主，況哈師，曰，思而知慮而解，是鬼家活計，曰，下孤燈，果然
失照，曰，從上已來，意旨如何，師曰，與麼，不與麼，曰，不與麼，
又作麼生，師曰，來煎水，梅，曰，謝和尚慈悲，師曰，閑，乃曰，一箇棺材兩箇死，漢，
云，僧，曰，某甲，一日，失，手，打，破，師，曰，劍子，既破，還我，斧，子，來，者，曰，破，也，師，曰，劍子，
既破，還我，斧，子，來，者，曰，將，斧，子，來，師，曰，汝，將，斧，來，不，與，汝，
無，對，僧，禮，拜，師，曰，還，解，得，那，箇，來，否，曰，解，得，來，師，曰，任，其
麼，處，來，師，曰，還，有，人，解，如，是，之，師，曰，舉，手，作，接，勢，地，向，背，後，僧，無
語，師，曰，這，野，狐，兒，師，要，草，次，有，講，僧，來，參，師，有，一，枝，過，師，以，

生疑廬帝又問佛向王宮生滅向雙林滅住世四十九又云
法說山河與大海天地及日月時不皆歸盡誰亡不生滅疑情
猶未息佛智甚善分別師答曰佛體本無為迷情妄分別法身等
虛空未曾有生滅緣佛出世無緣佛入滅與化衆生猶如
水中月非常亦非斷非生亦非滅生亦未曾生滅亦未曾滅了
見無心慮自然無法說帝聞大悅益重禪宗

婺州五洩山靈默禪師毗陵人也姓宣氏初謁馬祖祖遙得拔群
之才及斯乃空輪無滯用無虧若能如是心心無知全心即
佛全佛即人人佛無異始為道矣上堂禪德可中學道似地擊
山不知山之孤峻如石含玉不知玉之無瑕若如此者是名出
家故導師云法本不相藏三際亦復然無為無事人猶是令嶺
雖所以靈源編耀道絕無生大智非明真空無迹真如凡聖皆
是靈台佛及涅槃並為地語禪德真須自看無人替代上堂三

界無法何勞求心四大本空佛從何住瑞選不動寂湖無言靜
而相見史無餘事珍重師射順世若來自有人識得吾真不與
茅僧化乃打筋斗而出師曰師曰頃山霞
無疑寂大師

湖州西谷山寶徹禪師作禹姓行次問如何是大涅槃祖曰急
師曰急急甚麼相曰看水師使看相曰為甚麼却指鉢師曰作
麼生身無處不周低道理師知風性常住長不知無處不周
師曾看得一千萬有甚麼益問僧甚麼處來僧珍重師不肯師曰
似無眼師放手曰放即通放即病師曰休休三藏竹擬比萬年松師向南東二三人去嚴經

路逢一婆子問甚山路向其處去婆曰直去師曰前頭水深過得否婆曰不濕脚師又問上座得與麼好下山麼婆云總被蝦蟆吠却也師曰未好下座曰沒氣的師又問婆住在甚麼處婆曰我在這裏二人至店婆問第一講經一座至通去也未是指盖傾杯便行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看打僧擬議師又打曰這神婆又問石霜此意如何霜曰即心即佛師曰主人聲未絕客已過半霜曰湖南東寺如會禪師始興曲江人也初謁祖師後參南嶽學徒既衆僧堂未辦為之間折時耕折林會也曰未徹未曲師常患



栗眼何師曰見性非眼鳥雀於佛頭上來去公驗云見公驗公眼云見鳥雀於佛頭上來去公驗公眼何云見公驗公眼師曰甚麼向佛頭上來去霜曰我佛性也無師曰有公曰為參師問如是甚麼人師曰是個知人仰山廣南人師曰我開廣南有一海明珠如何仰曰見師曰此珠如是否仰曰是師曰此珠如何仰曰非得來也無仰曰將得來師曰何不早似仰曰昨到溈山亦被栗一頓師曰兄善能哮孔仰禮拜了起入客位具威儀侍立次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汝是甚麼人僧擬議師曰作甚麼道莫錯僧禮拜師曰汝曾見尊宿來麼曰見師曰經山和尚來麼曰經山向汝作麼生道曰道一切總無師曰汝有妻否曰有師曰經山和尚有妻否曰無師曰經山和尚道無曰得侍立禮謝而去

師元和九年四月八日歸寂憲宗謚大寂禪師塔號圓
覺禪師
京兆周章敬寺懷暉禪師泉州謝氏子上堂至理亡言時人不
悉強習他事以爲功能不知自性元非塵境是簡微妙大解脫
門所有睹覺不染不礙如日光明未嘗休廢縱橫應用外示凝
寂自撰頌悟入道要門論一卷法姪
李翺出江外呈馬祖祖覽訖舉目視翺而已翺自負辯博謂
祖師謂曰禪客我不會禪汝但一切和合鬱熾如揑目妄起空華徒自疲勞杜
和尚師謂曰禪客我不會禪汝但一切和合鬱熾如揑目妄起空華徒自疲勞杜
曰歎去時道俗多日夜叩激事不得已隨問隨答其對無礙
時有法師數人來謁曰擬伸一問師還對否師曰深潭月影任
意撮摩問如何是佛師曰清譚對面非佛而誰衆皆茫然去
師曰老僧罪過或問祖師傳心地法門爲是真如心妄想心
非真非妄心爲是三乘教外別立心師曰汝見目前虛空麼曰




信知常在目前人自不見師曰汝莫認影像曰和尚作麼生師
以手撥空三下曰作麼生即是師曰是是師曰汝向後會去在有僧來進
師三匝振錫而立泉曰是是師曰是是師曰汝向後會去在有僧來進
遠南泉三匝振錫而立泉曰不是不是此是風力所轉終成敗
壞僧曰章敬道是和尚爲甚麼道不是泉曰章敬即是是汝不
是師曰從來未悟說其却道請師爲說師曰大德講經二十餘
座麼曰講經二十餘座師曰此經是阿誰說僧祇聲曰禪師相
弄當不知是佛說耶師曰若言如來有所說法則爲謗佛是人
不解我所說義若此經不是佛說則是謗經請大德說看僧
無對師少頃又問經云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
不能見如來大德且道阿那箇是如來曰某甲到此却迷去師
曰從來未悟說其却迷請師爲說師曰大德講經二十餘
座却不識如來僧禮拜曰順垂開示師曰如來者是諸法如義
何得忘却曰是諸法如義師曰大德是亦未是曰經文分明那
得未是師曰大德如否曰如師曰大德如否曰如師曰大德與木石何別僧無對良久却問
同木石如否曰無二師曰大德與木石何別僧無對良久却問
如何得大涅槃師曰不造生死業曰如何是生死業師曰求大
涅槃是生死業捨垢取淨是生死業有得有證是生死業不脫
繫縛是生死業云何即得解脫師曰本自無縛不用求

吉州.行思禪師.參馬祖.祖問.汝什麼處來.曰.吉州.祖曰.和尚者.實論希有.禮謝而去.思行者問.心印佛那箇是佛.師曰.汝疑那箇不是佛.指出看者.無對.師曰.達即徧境是不悟.來乖疎律師法明.請師曰.禪師家多落空.師曰.却是座主家落空.明大驚曰.何得落空.師曰.經論是紙墨文字.紙墨文字者.俱是定.說於聲上建立名句.等法無非是空.座主執滯教體.豈不落空.明曰.禪師落空否.師曰.不落空.明曰.何得却不落空.師曰.文字等.皆從智慧而生.大用現前.那得落空.明曰.故知一法不達.不名悉達.師曰.律師不唯落空.兼乃錯會名言.明作色曰.何處是錯處.師曰.未辯華竺之音.如何講說.明曰.請禪師指出錯處.師曰.豈不知.悉達是梵語.此明譯省過而心猶憤然.(憤然二字長語具云憤然作色云憤然作色而去憤然作色而出憤然作色而起憤然作色而言憤然作色而問憤然作色而答憤然作色而說憤然作色而示憤然作色而教憤然作色而令憤然作色而命憤然作色而呼憤然作色而召憤然作色而喚憤然作色而請憤然作色而謝憤然作色而辭憤然作色而別憤然作色而往憤然作色而來憤然作色而去憤然作色而入憤然作色而出憤然作色而上憤然作色而下憤然作色而坐憤然作色而臥憤然作色而行憤然作色而住憤然作色而立憤然作色而動憤然作色而靜憤然作色而語憤然作色而默憤然作色而笑憤然作色而哭憤然作色而悲憤然作色而喜憤然作色而怒憤然作色而罵憤然作色而打憤然作色而殺憤然作色而活憤然作色而與憤然作色而奪憤然作色而取憤然作色而捨憤然作色而受憤然作色而施憤然作色而貪憤然作色而瞋憤然作色而癡憤然作色而慢憤然作色而疑憤然作色而見憤然作色而聞憤然作色而覺憤然作色而知憤然作色而識憤然作色而思憤然作色而想憤然作色而念憤然作色而修憤然作色而證憤然作色而迷憤然作色而悟憤然作色而染憤然作色而淨憤然作色而垢憤然作色而善憤然作色而惡憤然作色而是憤然作色而非憤然作色而有憤然作色而無憤然作色而生憤然作色而滅憤然作色而因憤然作色而果憤然作色而凡憤然作色而聖憤然作色而天憤然作色而人憤然作色而男憤然作色而女憤然作色而老憤然作色而少憤然作色而貴憤然作色而賤憤然作色而富憤然作色而貧憤然作色而苦憤然作色而樂憤然作色而親憤然作色而疎憤然作色而冤憤然作色而愛憤然作色而憎憤然作色而取憤然作色而捨憤然作色而得憤然作色而失憤然作色而成憤然作色而敗憤然作色而興憤然作色而衰憤然作色而存憤然作色而亡憤然作色而增憤然作色而減憤然作色而進憤然作色而退憤然作色而前憤然作色而後憤然作色而左憤然作色而右憤然作色而東憤然作色而西憤然作色而南憤然作色而北憤然作色而上憤然作色而下憤然作色而中憤然作色而邊憤然作色而表憤然作色而裏憤然作色而內憤然作色而外憤然作色而大憤然作色而小憤然作色而多憤然作色而少憤然作色而一憤然作色而二憤然作色而三憤然作色而四憤然作色而五憤然作色而六憤然作色而七憤然作色而八憤然作色而九憤然作色而十憤然作色而百憤然作色而千憤然作色而萬憤然作色而億憤然作色而兆憤然作色而京憤然作色而垓憤然作色而秭憤然作色而穰憤然作色而溝憤然作色而澗憤然作色而正憤然作色而載憤然作色而極憤然作色而恒憤然作色而河憤然作色而沙憤然作色而阿憤然作色而僧憤然作色而祇憤然作色而劫憤然作色而不憤然作色而可憤然作色而思憤然作色而議憤然作色而說憤然作色而盡憤然作色而未憤然作色而來憤然作色而現憤然作色而在憤然作色而過憤然作色而去憤然作色而來憤然作色而今憤然作色而古憤然作色而佛憤然作色而法憤然作色而僧憤然作色而三憤然作色而寶憤然作色而十憤然作色而二憤然作色而分憤然作色而教憤然作色而一憤然作色而代憤然作色而時憤然作色而教憤然作色而化憤然作色而衆憤然作色而生憤然作色而無憤然作色而量憤然作色而壽憤然作色而命憤然作色而住憤然作色而劫憤然作色而成憤然作色而住憤然作色而壞憤然作色而空憤然作色而劫憤然作色而火憤然作色而燒憤然作色而盡憤然作色而入憤然作色而涅憤然作色而槃憤然作色而後憤然作色而分憤然作色而舍憤然作色而利憤然作色而起憤然作色而塔憤然作色而廟憤然作色而恭憤然作色而敬憤然作色而供憤然作色而養憤然作色而讀憤然作色而誦憤然作色而解憤然作色而說憤然作色而書憤然作色而寫憤然作色而受憤然作色而持憤然作色而用憤然作色而布憤然作色而施憤然作色而求憤然作色而菩憤然作色而提憤然作色而薩憤然作色而摩憤然作色而訶憤然作色而薩憤然作色而行憤然作色而深憤然作色而般憤然作色而若憤然作色而波憤然作色而羅憤然作色而蜜憤然作色而多憤然作色而時憤然作色而照憤然作色而見憤然作色而五憤然作色而蘊憤然作色而皆憤然作色而空憤然作色而度憤然作色而一憤然作色而切憤然作色而苦憤然作色而厄憤然作色而舍憤然作色而利憤然作色而子憤然作色而色憤然作色而不憤然作色而異憤然作色而空憤然作色而空憤然作色而不憤然作色而異憤然作色而色憤然作色而色憤然作色而即憤然作色而是憤然作色而空憤然作色而空憤然作色而即憤然作色而是憤然作色而色憤然作色而受憤然作色而想憤然作色而行憤然作色而識憤然作色而亦憤然作色而復憤然作色而如憤然作色而是憤然作色而舍憤然作色而利憤然作色而子憤然作色而是憤然作色而諸憤然作色而法憤然作色而空憤然作色而相憤然作色而不憤然作色而生憤然作色而不憤然作色而滅憤然作色而不憤然作色而垢憤然作色而不憤然作色而淨憤然作色而不憤然作色而增憤然作色而不憤然作色而減憤然作色而是憤然作色而故憤然作色而空憤然作色而中憤然作色而無憤然作色而色憤然作色而無憤然作色而受憤然作色而想憤然作色而行憤然作色而識憤然作色而無憤然作色而眼憤然作色而耳憤然作色而鼻憤然作色而舌憤然作色而身憤然作色而意憤然作色而無憤然作色而色憤然作色而聲憤然作色而香憤然作色而味憤然作色而觸憤然作色而法憤然作色而無憤然作色而眼憤然作色而界憤然作色而乃憤然作色而至憤然作色而無憤然作色而意憤然作色而識憤然作色而界憤然作色而無憤然作色而無憤然作色而明憤然作色而亦憤然作色而無憤然作色而無憤然作色而明憤然作色而盡憤然作色而乃憤然作色而至憤然作色而無憤然作色而老憤然作色而死憤然作色而亦憤然作色而無憤然作色而老憤然作色而死憤然作色而盡憤然作色而無憤然作色而苦憤然作色而集憤然作色而滅憤然作色而道憤然作色而無憤然作色而智憤然作色而亦憤然作色而無憤然作色而得憤然作色而以憤然作色而無憤然作色而所憤然作色而得憤然作色故憤然作色而菩憤然作色而提憤然作色而薩憤然作色而埵憤然作色而依憤然作色而般憤然作色而若憤然作色而波憤然作色而羅憤然作色而蜜憤然作色而多憤然作色故憤然作色而心憤然作色無憤然作色罣憤然作色礙憤然作色無憤然作色罣憤然作色礙憤然作色故憤然作色無憤然作色有憤然作色恐憤然作色怖憤然作色遠憤然作色離憤然作色顛憤然作色倒憤然作色夢憤然作色想憤然作色究憤然作色竟憤然作色涅憤然作色槃憤然作色三憤然作色世憤然作色諸憤然作色佛憤然作色依憤然作色般憤然作色若憤然作色波憤然作色羅憤然作色蜜憤然作色多憤然作色故憤然作色得憤然作色阿憤然作色耨憤然作色多憤然作色羅憤然作色三憤然作色藐憤然作色三憤然作色菩憤然作色提憤然作色故憤然作色知憤然作色般憤然作色若憤然作色波憤然作色羅憤然作色蜜憤然作色多憤然作色是憤然作色大憤然作色神憤然作色咒憤然作色是憤然作色大憤然作色明憤然作色咒憤然作色是憤然作色無憤然作色上憤然作色咒憤然作色是憤然作色無憤然作色等憤然作色等憤然作色咒憤然作色能憤然作色除憤然作色一憤然作色切憤然作色苦憤然作色真憤然作色實憤然作色不憤然作色虛憤然作色故憤然作色說憤然作色般憤然作色若憤然作色波憤然作色羅憤然作色蜜憤然作色多憤然作色咒憤然作色即憤然作色說憤然作色咒憤然作色曰憤然作色揭憤然作色諦憤然作色揭憤然作色諦憤然作色波憤然作色羅憤然作色揭憤然作色諦憤然作色波憤然作色羅憤然作色僧憤然作色揭憤然作色諦憤然作色菩憤然作色提憤然作色薩憤然作色婆憤然作色訶憤然作色)曰.夫經律論是佛語.讀誦依教奉行.何故不見性.師曰.如狂狗趁塊.師子嚙人.經律論是性用.讀誦者是性法.明曰.阿彌陀佛有父母及姓.吾師曰.西彌陀姓憍尸迦.父名月上.母名殊勝妙顏.明曰.出何教文.師曰.出觀音玉經.法明檜潮數而退.有三藏法師問.真如有變易否.師曰.有變易.藏曰.禪師錯也.師却問三藏.有真如否.曰.有.師曰.若無變易.大定是凡.但也豈不聞善知識者.能轉三毒.爲三聚淨戒.回六識.爲六神通.回煩惱作菩提.回無明爲大智.真如若無變易.三藏真是白狹外道也.藏曰若爾者.真如即有變易也.師曰.若執真如有變易.亦是外道.門人執心是佛.人此智稱道否.請禪師一一爲說.師曰.大虛不生不住.坐卧無非.是菩提.悟法界緣橫自在.無非是法.老又問.太虛能生萬智否.真心緣於善惡否.貪故人是道否.執是無非人向後心通否.獨覺生心人有定否.住定與人苦行求佛人雖心求佛.我否.執空執有人有智否.學文取證人解道者.人執心是佛人此智稱道否.請禪師一一爲說.師曰.大虛不生不住坐卧.無非

見處師曰心心無礙沈入於性海中幾合放過時人乃
多學佛法廣作利益山曰多學佛法即不問如何是佛
師曰一物莫違僧問如何是佛師曰不可道你是也
忻州顯村自通禪師上堂告令人異法問如然史復何
如此迴事大有人問指作僧問老僧答指令下如何即是
知沒問指僧欲進語師曰對謂老僧答指令下如何即是
曰魚騰碧漢階級難飛曰如何免得此過師曰若見能形淮論
高下僧禮拜師曰苦哉苦哉誰人似我上堂除却日明夜暗更
說甚麼即得珍重問如何是向上一句師曰喧天動地
朗州中邑洪恩禪師每見僧來拍口作和和聲僧從西過東師又
拍口作和和聲僧從東過西師又拍口作和和聲僧亦
如是師曰汝道我有意麼僧曰不敢師曰然後謝戒師曰
三昧僧曰於曹溪印子上聽來師曰汝道曹溪用此三昧接甚
麼人僧曰接一宿覺僧曰和尚尚且不得此三昧況乃我於馬大
師處得此三昧師問如何得見佛性義僧曰我今說汝等會
如一室有六窗內有一獼猴外有獼猴從東過西從西過東
應如是六窗俱喪猴應僧山禮謝起曰遷家和尚譬喻無不了
知更有一事祇如內猴既喪猴者外猴欲與相見又且如何
下繩牀執僧山手作舞曰猶是兒郎戲耳
子眼瞳上作舞向十字街頭叫喚在
洪州沩潭常興禪師僧問如何是學人不會師曰衆角候秋風
離枝葉來全身而退乃問師曰如何是本來人師曰共坐不相識
曰如何是無學師曰恩一路禮乃命侍者取一貫錢與僧曰
汾州無業禪師姓張氏子母李氏開室中忽寤若有
乃覺有娠誕生之久神光滿室僧及非歲行必直視坐即跏趺
九歲依開元寺志本禪師受大乘經五行俱下諷誦無遺十二
落髮二十受其戒於襄州幽律師習四分律疏經能數演
每為衆僧講涅槃大部冬夏無廢後聞馬大師禪門鼎盛特往
瞻禮相觀其狀貌奇偉語音如鍾乃謂曰佛堂其中無佛師
禮跪而問曰三乘文學粗窮其旨常聞禪門即心是佛曹未能
了祖曰猶未了底心即更無別物師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
傳心印祖曰大德正隨在且去別時來師纔出祖召曰大德師
回首祖曰是甚麼師便領悟乃禮拜作麼
師又拍口作和和聲仰山遊漢禮拜作
後住開元精舍學者致問多至八百餘人莫
師嗣天台編尋聖迹又寓溫陵開元召師坐
溫州大同廣濟禪師僧問如何得六根成去師曰輪劒擲空劍
動於物問如何是本來人師曰共坐不相識曰如何是無學師
曰如何曰也尋常師曰恩何多事

信州鵝湖大義禪師初參馬祖祖問汝須江徐氏子應緣宜詔入內於講
德殿論義有法師問如何是四諦師曰聖上一帝三帝何在又
問欲界無禪禪居色界此土悉何而立禪師曰法師祇知欲界
無禪不知禪界無欲曰如何是禪師以手點空法師無對乃曰
法師講無窮經論祇這一箇的不索何師却問諸祖師意住
坐卧畢竟以何爲道有對知者是道師曰不可以智知不可以
識識安得知若是乎有對無分別者是師曰善能分別諸法相
於第一義而不動安得無分別是乎有對四禪八定是的曰佛
身無爲不墮諸數安在四禪八定邪衆皆杜口師却舉順宗問
尸利禪師大地衆生如何得見性成佛利曰佛性猶如水中月
可見不可取因謂帝曰佛性非見亦非不見猶如水中月如何攫取帝乃
問何者是佛性師對曰不識陛下所問帝默契玄旨加欽重
有一僧乞置塔于朝尚書問曰教中不許將舍利塔又作麼



生僧無對僧郤問師師曰仲得大關楔元和十三年歸寂謚
覺禪師

伊闕伏牛山自在禪師吳興李氏子初依國一禪師受具後參
馬祖發明心地祖令送書與忠國師國師曰是甚麼語話良久又問曰此外更有何
祕曰即心即佛國師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國師曰猶較
言教師曰非心非佛或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國師曰猶較
此子師曰馬大師即伎麼未審和尚此間如何國師曰三點如
流水曲似禾鎌師後居伏牛山上堂曰即心即佛是鈍
藥句非心非佛是藥病對治句僧問如何是脫灑底句師曰伏
牛山下古今傳示滅於隨州開元寺

京兆興善寺惟寬禪師姓馬氏潤州延陵人也出家於鼎公山落髮受心要出住隨州
鄂州無相禪師剃氏人也出家於鼎公山落髮受心要出住隨州
土門一日謂門徒曰和尚歸回顧牧
啟柱杖一下而化門人以手扶侍退衆出門良久召曰和尚回顧牧
曰大衆晚參師以手指人人自來師曰不識通謂衆曰大衆適來
聲向甚麼處去也有一僧出禮拜起指面師曰珍重世僧至來朝上
參師乃轉身面壁而卧侍立久之師曰老僧一向曰來不多安
樂大德身邊有甚麼樂物與老僧此小僧以手拍之師曰這箇
淨潔世歟爭得來師曰知識大德底在甚麼處曰亦

是和尚底祇是某甲底
潭州一向山總印禪師僧問如何是三寶師曰某甲今日學人不會師曰人衆欣然奉持上堂舉此事眼上有毛即不問如何是此事師曰蹉過也谷乃拽倒禪牀師便打
池州魯祖山寶雲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乃頭上有寶冠者不見上如何即是師曰頭上無寶冠祖山來參禮拜起侍立少頃而出却再入來師曰秖恁麼所以如此山只大有人不肯師曰作麼取次口辦山便禮拜僧問如何是不記古師曰汝只在甚麼處曰無師曰將甚麼唤作般僧無對
襄州洞山和尚初到參次師問甚麼處來僧曰南泉師曰我尋常向南泉問一箇半箇他終不得一句上又問馬大師喪珍重大師云珍重去意旨如何師云珍重僧禮拜而後於馬祖處有省
五臺山隱峯禪師邵武軍鄧氏子幼若不慕父母聽其出家初遊馬祖之門而未能辯異後來往石頭鏡咽喉曾不接一日
常州芙蓉山太毓禪師金陵范氏子向行食到龐居士前士擬授師乃縮手曰生心受施淨名呵之此一機居士還甘否士曰當時善現豈不作家師曰悲眼世尊應病與藥士曰食到口恐破他事士曰食到口恐破他事却師乃下食上曰不消一句上又問馬大師喪珍重人數還分什麼師曰其甲尚未見知也無師曰居士也不得一向言路師又失笑若作兩向二向師還開得口不師曰不得可謂賀也士撫掌而出
唐州紫玉山道通禪師盧江何氏子隨父守官泉南因而出家將水來師拈起淨瓶向泉面前搖師曰已後不推車碾損祖脚祖歸法堂執斧子曰適來碾損祖脚祖乃置斧子曰適來碾損
老僧脚底出來白使出於祖前引領得麼是境麼中有水不科動著境與老僧僧參次指淨瓶曰還盛得許多麼師曰盛不得曰大海水還盛得麼師拈起淨瓶向泉面前搖師曰已後不推車碾損祖脚祖乃置斧子曰適來碾損
於上坐頭戴皮衣杖子隨父守官泉南因而出家來便作卧勢師便休師後到潙山便入堂
吾曰已去潙曰去時有甚麼語吾曰無語潙曰莫道無語無語爭知汝去吾曰去時有甚麼語吾曰無語潙曰莫道無語無語爭知汝去
王右澗山秀麗益汝道業潤色君之師不曉其是秋近洛曰

雷師冬居剡嶽夏止清泉唐元和中奉登五臺路出淮西屬吳元濟叛兵遮擊王命官軍與賊交鋒未決師入定當陣解其圍乃揮錫而去中飛身而還頂禮師足師摩頂謂曰汝神識融徹當成吾衆還入五臺於金閣寺前示滅先問衆曰諸方遷化求去即去吾昇之還有立化者無耳有師曰還有倒立者乎未曾見有師乃倒立而化事聞如順體時衆義咩波羅吃然不動遠近聞者數無慮師有妹為尼時亦在彼乃謂曰老兄昔不循法律死更禁戒於人於是以手推之貫然而臨紹其言畢結跏而逝門人收舍利建塔

潭州石霜 本善禪師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春日雜花似錦秋天月上古今大衆出來出來老漢有箇法要百年後不累汝衆曰便請和尚說師曰不消一堆火

泉州龜洋無準禪師本郡沈氏子年七歲父攜入白重院視之如家因而捨愛至十八出受六尺戒嘗謁寺後參木賓了達祖乘即還本院之北樵采路絕師 日架枯枝上茅和衣而坐龜蛇繞足而失乃毒此孝因號龜岸一日有虎迫庵師以杖格虎遂存庵命洎將示化乃述偈曰八十年來說而東如今不要白頭翁非長非短非大小還與諸人性相同無來無去兼無住了卻本來自性空偈畢儼然告寂焚于正寧里二十載嶺山泉滙沒門人發塔見全身水中而浮聞王開之遣使舁入府庭供養忽臭氣遠聞王焚香祝之曰可還龜洋舊址建塔二十七白莊於東峯下建塔香亭重修傾城瞻禮祖本道奏益真敕大師塔曰靈聲後第子慧忠葬于塔左今龜洋二真身存焉得法於草庵義和尚

南嶽西園韜若墨藏禪師受心印於木叉後場石頭參然明徹而出裴規之鎮門師詰二虎曰師作何行業感得如斯乃良久曰會麼不會師曰山僧常念觀音

常念觀音

汀州水塘和尚問鍾掌甚麼人師曰手多少宗曰

二十二師曰闍黎未生時老僧未來宗曰和尚幾時生師竪起拂子宗曰這箇豈有生邪師曰會得即與生曰未會在師無語潙鄧和尚僧問一念不生時如何師良久僧便禮拜師曰汝作麼生會曰某甲終不敢無憑據師曰汝却信得及問本分事如何體悉師曰汝何不問曰請師荅話師曰汝却問得好僧之笑而出師曰祇有這僧纔利有僧從外來師便喚僧曰好箇來由師曰猶要棒在僧珍重便出師曰得能自在

温州佛嶼和尚尋常見人來以柱杖卓地曰前佛也恁麼後佛也恁麼問正恁麼時作麼生師畫一圓相僧作女人拜師便打又一日問士某甲有箇借問居士莫借口語士曰使請舉來師曰元來借口語士曰這箇問訊不落他機作家作家

鳥臼和尚在紹二上座參師乃品二禪客發足甚麼處士曰江西師便打士曰又知和尚有此機要師曰汝既不會後面師僧祇對看紹擬近前師便打師曰汝若要山僧回與汝僧近前奪棒打師二下師曰蚤棒蚤棒士曰汝知同坑無異土參堂去問僧近離甚處曰定州師曰定州法道裏曰不別師曰若不別更轉彼中去便打僧曰棒頭有眼不得草草打人師曰今日打著一箇也又打二下僧便出去師曰祖佛未有人喫在曰爭奈枸在和尚手裏師曰汝若要山僧回與汝僧近前奪棒打師二下師曰蚤棒蚤棒士曰汝知同坑無異土參堂去問僧禮拜師曰却與麼去也僧大笑而出師曰消得恁麼消得恁麼古寺和尚卅餘來參經宿明旦粥熟行者紙盛一鉢與師又盛一椀白契殊不顧卅餘下更侵早起更有夜行人喪問師何不教行者得恁麼無禮師曰淨地上不要點污人家男女喪曰幾不問過這老漢

石臼和尚初參馬祖祖問甚處來師曰烏臼來祖曰烏曰近日有何言句師曰幾人於此茫然祖曰罷閒然且置閒然一句作麼生師乃近前三步祖曰我有七棒寄汝烏曰你還甘否師曰和尚先與某甲後其

沐菴和尚問龍居士問州饌訖打作者意在何所師曰大老翁見人長短在十日熟我與師同參方敢借問師曰若恁麼從頭舉來共你商量士曰大老翁不可共你說人境俱奪師曰只恐翁年老士曰罪過罪過

石林和尚見龍居士來乃竪起拂子曰不落丹霞機試道一句子士奪却拂子却自竪起拳師曰正是丹霞機士曰與我又落看師曰丹霞惠恐龍公患聾士曰恰是師無語士曰向道儞癡又一日問士某甲有箇借問居士莫借口語士曰使請舉來師曰元來借口語士曰這箇問訊不落他機作家作家

龍座主蜀人也頗講經論肉參馬祖祖問見說座主大講得經論是否師曰不敢祖曰所長甚麼講師曰講心經祖曰人如工伎兒意如和伎者爭解講得師拊座三下祖曰心既講不得悉空莫講得麼祖曰却是虛空講得師不肯座主師回首祖曰是甚麼師豁然大悟便禮拜祖曰這鈍根阿師禮拜作麼師曰某甲所講經論人及得今日被大師一問平生功業一時冰釋禮謝而退乃贊曰隱于洪州馬祖更無消息

黑眼和尚僧問如何是不出世師曰善財共杖子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十年賣炭漢不知秤畔星

木槵和尚僧問如何是初不下衣師曰醜陋住君莫不起憂喜色師曰靜示誠通儞曰祖祖不思議不許常住世大衆審思惟畢竟秋毫是言乾而枝

蜂峰和尚龐居士來師曰烏口來祖曰烏曰近日有何言句師曰幾人於此茫然祖曰罷閒然且置閒然一句作麼道之士曰在這裏師曰莫是當陽道麼

七日背後感聲師回首曰看看士曰草賊大敗士却問此去峯
頂有幾里師曰甚麼處去來士曰可謂坡陀不得問著師曰是
多少士曰二三師曰四五六士曰何不道七師曰纔道七便
有八士曰住得也師曰一任奉取士喝師曰未在這箇為人還會麼士曰不會師曰
太陽和尚因伊禪師相見乃問伊禪近日有一般知識向日前
指教人了取目前事作這箇為人還會麼士曰未兆時也師曰擬
向這裏致一問不知可否師曰答汝已了竟道可否師曰還識得
目前也未師曰若是目前作麼生識曰要且遭人檢點師曰誰
曰某甲師便喝伊退步而立師曰汝祇解瞻前不解顧後曰雪
上更加霜師曰祇此與便宜

幽州紅螺山和尚有頌示門人曰紅螺山子近遠裹度得之流
半是峽共語閻醯都不會可憐祇解那斯祁

百靈和尚一日與龐居士論大相逢問曰南嶽得九句遠曾舉
向人也無士曰曾舉來師曰裏向甚麼人士以手自指曰龐公
師曰直是妙德空生也讚歎不及士却問阿師得力句是誰得
知師戴笠子便行士曰善為道路師更不回首

鎮州金牛和尚每自做飯供養衆僧至齋時舉飯捕到堂前作
舞呵呵大笑曰菩薩子喫飯來

趙州和尚因大悲到參師曰悲

潭州秀和尚參仰山問誰色純眞如何是道師曰闍黎作麼生仰山却反問曰某甲不會慶乞和尚指示師曰爭奈闍黎何仰山乃下禪牀方行兩步被師把住曰聲色純眞事作麼生仰山擬住曰聲色純眞事作麼生師便打一掌仰山曰三年後要箇人下茶也無在師曰要爺山這漢作甚麼處山呵呵大笑

江西椑樹和尚卽大道和尚嗣也僧問如何是西來的意師曰卽今五十三參後何吾曰不在這畔處師曰卽今是坐底是吾曰不會師曰和尚作麼生吾曰恁麼卽當頭脫去莫亂道師向火次吾問大德多少時學佛法師曰隔關來多少時吾便拂袖而去吾一日從外歸師問甚麼處去來吾曰紙爲有所以借師曰用鍼這兩片皮作麼吾曰借師日他有從汝借無作麼生吾曰紙爲有所以借

京兆興平和尚洞山來禮拜師曰莫禮老杓山曰禮非老杓者不受禮山曰他亦不知洞山却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卽汝心是山曰雖然如此猶是其甲疑處師曰若恁麼卽問取本人去山曰某甲有一句子不借諸聖口師曰汝試道看山曰不是某甲山離師曰甚麼處去山曰泐潭無宂止師曰法身泐流報身泐流山曰拽不作此解師乃拊掌

道遵和尚參西和尚問念念攀緣心永寂師曰作麼生有人恁麼問五日道箇甚麼師曰不知西曰請尚爺師以拂子驀口打丁小柚便出師召衆曰頂門上著眼

楊給和尚仰問古鏡無瑕時如何師良久僧曰師意如何師曰闍黎作麼生仰曰某甲不會慶乞和尚指示師曰爭奈闍黎何仰山乃下禪牀方行兩步被師把住曰聲色純眞事作麼生仰山擬住師曰今日不在這畔處仰山僧再問師曰猶較此子問如何是自己師曰你問甚麼仰曰豈無方便師曰你適來問甚麼曰得恁麼頭倒師曰今日合使山僧手裏柄問緣散歸空空歸何所師乃召仰山仰應諾師曰空在何處仰曰却請和尚道師曰如何是西來的意柑曰禮拜而退住後每告衆曰自從一見馬師踢直至如今笑不休

洪州水潦和尚初參馬祖問曰如何是西來的意祖曰禮拜有僧作一圓相以手攝向師面前師乃三轉亦作一圓相却指身上師乃三轉亦作一圓相却指僧便禮拜祖曰汝得我髓師曰某甲根源去祖曰大奇也大奇百千三昧無量妙義祇向一毫頭上識得根源去

襄州白馬曇照禪師嗣大寂

孟和尚凌行婆來禮拜師曰淨盆無坐婆乃問盡力道不得底句分付何人師曰淨盆無坐婆乃問盡力道不得底別有長處不妨指出婆欽手哭曰若大人即禍生後有僧舉似南泉泉曰苦哉淨盆被這老婆攧折一上婆後聞笑曰王老師猶少機關在遵上禪客遵見和婆便問怎生是南泉猶少機關在婆乃哭曰可悲可痛一問措婆曰會麼一合掌而立婆曰汝死樽和如麻似粟一舉似趙州趙州曰我若見這老婆問一百一曰爲甚麼却打其甲州曰似這未審和尚怎生問他州便打一曰汝這漢不打更待幾時連打數棒後聞舉以趙州哭曰可非可痛婆聞此語合掌而去曰趙州眼光如四天下州令僧問如何是趙州婆乃收手

回望，見荊州作偈曰：當機覿面提，覿而忘機疾如箭。箭箭相當不以偈荅曰：哭聲師已曉，後誰知？言畢，端坐而逝。

潭州龍山和尚，問僧甚麼處來？曰：老宿。曰：來作麼？曰：無。曰：何言句曰？曰：則一字也無。師曰：無則龜毛。放衣鉢禮拜師便起。師曰：汝拜伊作麼？曰：伊有道德，特來禮拜。師曰：山無人，因何有菜？隨流莫有道人，君乃其？僧擬議，師便喝。僧擬議，師又喝。僧禮拜，師曰：出去！僧出門，師曰：好箇師僧，又成一隊。

里開忽見師，羸形異貌，放下行李，問訊師曰：此山無路，開從何而入？師曰：我不從。曰：來洞曰：無路且置，和尚從何而入？師曰：我不從。曰：和尚住此山多少時？師曰：春秋不知。曰：師先住何山？師曰：我不從人來。洞曰：和尚曰不知？師曰：我不從人來。洞曰：和尚曰不知？師曰：我不從人來。洞曰：和尚曰不知

百丈海禪師法嗣
　門山靈祐禪師 嗣具別卷
　長慶大安禪師
　平田普岸禪師
　石霜性空禪師
　和安寺通禪師
　南國院道禪師
　東山慧禪師
南泉願禪師法嗣
　趙州從諗禪師
　茱萸和尚
　白馬曇照禪師
　雲巖曇晟禪師法嗣
　　雲際師祖禪師
　　露驀開禪師
　洛京嵩山和尚
　蘇州西禪和尚
　甘贄行者
鹽官安國師法嗣
　關南道常禪師
　徑山鑒宗禪師
歸宗常禪師法嗣
　谷泉訓禪師
　新羅大茅和尚
　高麗大興禪師 嗣不具載其
　大梅常禪師法嗣
　長沙景岑禪師
　子湖利蹤禪師
　潙山靈祐禪師法嗣
　　仰山慧寂禪師
　　鎮州普化和尚
　　麻谷徹禪師法嗣
　　壽州良遂禪師
　　東寺會禪師法嗣
　　著山慧超禪師
　　西堂智藏禪師法嗣
　　金州操禪師
　　京兆公畿和尚
　　永泰湍禪師法嗣
　　上林戒靈禪師
　　湖南祇林和尚
　　華嚴藏禪師法嗣
　　黃州齊安禪師
　　南嶽下四世
　　黃檗運禪師法嗣
　　臨濟義玄禪師 嗣具別卷
　　千頃岑禪師
　　五臺智通禪師
　　龜山智真禪師
　　卻敬璋禪師法嗣
　　五臺秘魔巖和尚
　　卻州古堤和尚
　　杭州天龍和尚
　　婺州蘇溪和尚
　　睦州陳尊宿
　　烏石靈觀禪師

羅漢尼大禪師
長慶安禪師法嗣
大隨法真禪師
仰山慧勤禪師
饒州薦福和尚
台州浮江和尚
文殊圓明禪師
趙州從諗禪師法嗣
襄陽善信道者
國清院奉禪師
婺州新建禪師
益州西睦和尚
長沙景岑禪師法嗣
雪竇常通禪師
茱萸和尚法嗣
石梯和尚
子湖蹤禪師法嗣
台州勝光和尚
紫桐和尚
關南常禪師法嗣
關南道吾和尚
高安大愚禪師法嗣
天龍和尚法嗣
金華俱胝和尚
南嶽下五世

相國裴休居士
靈樹如敏禪師
壽山師解禪師
國歡文矩禪師
潞州漳水和尚

南嶽下三世
白丈海禪師法嗣
洪州黃檗希運禪師閩人也
光孝慧覺禪師
本陳從朗禪師
杭州多福和尚

睦州陳尊宿
刺史陳操尚書
光孝慧禪師法嗣
吉州志道禪師

南嶽下二世

# 禪 春



拜當何所求不著佛求不著僧求不著法求不著僧來常禮如是常
彌曰師禮何等師使曰禮曹溪師使曰曹溪師復何所作曰
為生死來曰為生死來者自性本無生今無滅曰如是如是
名師召曰汝等各言志公一日持錫至此謂衆曰貧道
新到五人作禮中一人提起坐具作一圓相師曰我聞有一隻
猛犬其頭似僧曰爭識得師曰無聲到汝喫曰爭識得師曰
跡來師曰蹄羊無跡到汝喫曰爭識得師曰蹄羊無跡到
汝喫曰與麼則死蹄羊也師便休去明日陞堂曰昨日爭無蹄羊
僧出來僧便出師曰昨日公案未了老僧休去你作麼生僧無
語師曰將謂是本色衲僧元來紙是義學沙門便打趙州一
曰提拳曰天下老和尚總在這裏我若放一線道汝之輩
縱若不放過不消一捏僧問放一線道時如何師曰七縱八



曰不放過不消一捏時如何師曰普請相因一日有師至郡
所解十編示師師接置於座略不披閱良久曰會麼曰不會
師曰若使悉麼會得猶較此子若也形於紙墨何有盡宗乃
贈詩一章曰自從大士傳心印頌有圓珠七尺身住錫十年接
蜀水浮盃今日渡漳流一千龍象隨高步萬里香花結勝因擬
欲事師為弟子不知祥法付何人師亦無喜色自爾黃檗門風
盛于江表矣一日上堂大衆雲集乃曰汝等諸人欲何所求以
拄杖趁之大衆不散師却復坐曰汝等諸人盡是噇酒糟漢恣
麼行腳取笑於人吓起入曰千人萬人去不可個個他執開也
老漢行腳時或馬草根下乱一箇知痛癢可以布袋盛來供養他
有个白事也汝等既辦行腳亦須善此精神好還知道大唐國

# 禪 寺 付



禪師師！心道法禪祇是個無師智絕分別所以安在西山二十來年喫馬山飯馬山架我著一頓心粘牛若落路入草便把鼻孔搜轉來纏犯人
人坐道場得瑪瑙正法眼若止三兩人廬山歸宗和尚是其一
夫出家人須知有此事分始得且如四祖下牛頭橫說豎
說未知向上脚跟下有此眼目方辦得邪正宗當且當人事
宜不能識會得但知有一切衆生癡貪瞋恚無明煩惱皮袋裏安著到處攔我會麼
還識得汝生死根本麼識得了也還知歷劫須努力莫容易事持片衣日食空過一生
明眼人笑汝又後悔被俗業牽去在且自看承近是阿誰面
上事若會即使會若不會即散去珠重問如何是西來意師便
打自餘趙州被上機中下之流莫雞涯海居本事年終於本
山嵩嶽際禪師
福州長慶本安禪師姓薛氏子受業於黃檗山習律常
自念今已我雖制若而未開玄機之理乃祇錫遊方前往洪井



路出上元逢一老父謂師曰師往南昌當有所得師即迴百丈
禮而問曰學人發心識佛作者即是丈曰大似騎牛覓牛師曰
識得後如何丈曰如人騎牛至家師曰未審始終如何保任丈
曰如牧牛人朝杖現之不令犯人苗稼師自茲領旨更不馳求
同參楊禪師者居為上座請師開講師乃隨衆聽習因擬
上堂次請人擔來就座求賓甚衆若欲作佛法自是佛法傍
家走如渴鹿趁陽燄相似時裡相應去安欲作佛但無生多
頭倒樂線妄攀緣虛見塔廟之心便是初心正覺佛更向何
處別討所以安在馬山二十來年喫馬山飯馬山架不學鴻
山架我著一頓心牛若落路入草便把鼻孔搜轉來纏犯人
苗稼即撒手調伏既久可憐生受人言語如今騎佛菩薩向
牛背上覓佛終日露地迴迴地趙州亦不去汝諸人各自有無價大
寶從眼門放光現來一切善惡音聲

如是六明盡夜覺故光明亦名放光三昧汝自不識取影在四大身中內外扶持不教傾側如今負重擔從獨木橋上過亦不教失脚但道是甚麼物作得如是且無絲髮可見猶不見諸小和尚云內外扶持便得如是且無絲髮可見猶不見切處為是法身用如何是法身師曰一切處為渾大有珠滿衣中用二前不存軌則時如何師曰汝用得但用僧乃脫膊說師三面師曰何上事何不道取僧擬開口師便打曰這野狐精出去有僧上法堂觀視東西不見師乃曰好箇法堂祇是無父師從門裏出曰作麼僧無對雪峯因入山未得一枝木其形似蛇於背上頭曰本自天然不假雕琢寄與師師曰本色住山人且無刀斧



須僧問佛在何處師曰不離心又問雙峯上人和尚所得師曰法無所得說作麼僧無對雪峯因入山未得一枝木其形似蛇於背上頭曰本自天然不假雕琢寄與師師曰忽被他蛇吞時如何師曰憐取眼睛師大通城磨中物三年歸黃檗示寂答下拂加山謚圓智禪師杭州大慈山寰中禪師蒲坂盧氏子頂骨隆起如鍾少丁母憂廬于墓所限滿思報母拯乃於并州童子寺出家高猿益戒習諸律學後參古丈受心印辭往南嶽常樂寺于山頂一日南歸乞間如何是庵中主師曰老天當天泉曰答天且置如何是庵中主師即便會泉乃拂袖而出後住大慈上堂山僧不解答話祇能說向時即使答得一萬句有何示衆曰大道無曉常一真心真緣飲啄乘彼何為終于本院遺塔在焉瑞州五峯常禮禪師僧問如何是五峯中人師曰寒燈殘焰師曰其麼處去曰臺山去師豎一指曰還見境

文殊了知不這曲參與汝相見僧無語師問僧甚麼處來曰北來師曰汝還見牛麼曰見師曰見左角上右角上僧無語師代曰見無左右師曰別云速離左右僧禮拜師曰汝諸方去處還有這個麼僧曰有師曰作麼生僧擬議師曰汝道老僧在甚麼處僧豎起一指師曰早是這老僧也

灌川石霜山性空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如人在千尺井中不假寸繩出得此人師答汝西來意僧曰近日湖南暢和尚出世小為人東語西話師曰牀子來僧曰牀子那邊是甚麼物師曰無物師復召侍者山曰抛子過來師遂拽出師曰死蛇弄不動



福州古靈神贊禪師本州大中寺受業後行脚遇百丈開悟却回受業本師問曰汝離吾在外得何事業曰並無事業遂遠親後一日因業身命師乃指背曰好所佛堂而佛不聖且能放光本師又一日在窗下看經蜂子投窗紙求出師覩之曰世界如許廣闊不肯出鑽他故紙鑽年去遂有個出投窗也大癡百年鑽故紙何日出頭時本師置經問曰汝行脚遇何人吾前後見汝發言異常師曰某甲蒙百丈和尚指箇歇處今欲報慈德耳本師於是告眾設齋請師說法師乃登座舉僧問百丈如何是最中主丈曰汝近前來師近前一掌丈大笑而起師脫然大悟



脫根塵體露真常不拘文字性無染本自圓成但離妄緣即如如佛本師於言下感悟曰往日何期重老得開極則事師後住古靈聚徒數載臨遷化眾洽請住持師曰某甲無語師已不得于白地住庵門徒皆側聆師龍然順時吾眾曰不識師曰汝等諸人還識麼眾別思惟衆皆罔測師曰汝等不審不審用曰我說不納汝汝亦不見我不審何時得見師曰不用重重審審直須自見始得後有僧問如何是古靈家風師曰不用重重審審直須自見始得後有僧問如何是古靈家風師曰不用重重審審直須自見始得後有僧問如何是古靈家風

去後依歷坐著曰誰敢問著某甲師曰本子還得麼著曰指出
別人點撿在師曰輔弼宗師不廢光彩著禮拜
清由和尚與玛上座前茶次師放繩牀三下玛亦敲三下師曰
老僧敲有何道理玛曰某甲敲有簡方便和
尚敲作麼生師舉起竪子鄧曰善知識眼應須依麼荼罷玛却
問和尚適來舉起竪子意作麼生師曰不可更別有也
百丈山混槃和尚一日謂衆曰汝等與我開田我與汝說大人
衆開田了鄧青說大義師乃展坐具曰諦觀諸法王無有
相非有非無非空非色非人非非人非衆非聖非凡非男非女
非去非來非住非坐非臥非語非默非動非靜非是非非是
非非非非是非非非非是非非非非是非非非非是非非非非是
非非非非是非非非非是非非非非是非非非非是非非非非是
非非非非是非非非非是非非非非是非非非非是非非

時有一僧便出禮拜師曰比來抛[illegible]引[illegible]引得箇[illegible]
[illegible]不[illegible]說[illegible]及羽[illegible]觀[illegible]上座云[illegible]出[illegible]拜為[illegible]
[illegible]伊[illegible]經云[illegible]有人[illegible]祠[illegible]云[illegible]
[illegible]云[illegible]祠[illegible]
[illegible]僧出[illegible]
[illegible]不[illegible]上堂[illegible]佛不度[illegible]未佛不度火泥佛不度水真佛
肉裏坐菩提涅槃真如佛性盡虛[illegible]服亦名煩惱智際理
地甚麼事[illegible]一心不生萬法無咎波但究理坐看三二十年若
不會截取老僧頭去夢幻空華徒勞把捉心若不異萬法十如
[illegible]不從外得更拘執作麼[illegible]
藥山和尚道有人問著但教合取狗[illegible]老僧亦教合取狗[illegible]
我是垉不敢我是剌一似獵狗專欲得物喫佛法在甚麼處千
人萬人盡見佛漢子於中莫一箇道人無若與空王為弟子
莫教公私最難醬未有出界時此性不壞一
從是老僧後更不是別人祇是箇主人公這箇更向外覓作[illegible]



正恁麼時莫轉頭換腦若轉頭換腦即失却也僧問承師有言
世界壞時此性不壞如何是此性師曰四大五陰曰此箇是壞
底如何是此性師曰四大五陰曰此箇是壞時此性不壞如何
舉似趙州其僧却回舉似師師曰還會麼曰不會師曰祇[illegible]
老宿問近離甚處[illegible]滑州宿曰幾程到這裏師曰[illegible]到宿曰
好箇提瓶鬼師門萬福太王宿曰參堂去師應喏老問[illegible]柯
是安[illegible]意師以手[illegible]君曰和尚猶有這箇在師曰却是你有
這箇在僧辭師問甚麼[illegible]甚麼處回
回避始得[illegible]向甚麼處回避師曰恰[illegible]問如何是[illegible]
山僧不[illegible]師曰山僧細文人[illegible]僧遊五臺
問一婆子曰臺山路向甚麼[illegible]婆曰[illegible]婆[illegible]
[illegible]師僧又[illegible]後有僧舉似師師曰待我去勘破[illegible]
去[illegible]臺山路向甚麼[illegible]婆曰好箇師僧
又[illegible]去師歸院謂僧曰[illegible]婆子為汝勘破了也[illegible]



[illegible]道州[illegible]也[illegible]
[illegible]又云非唯趙州勘破亦[illegible]
[illegible]僧[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白老僧不在明白裏楚女還覆惱也無時有僧問既不在明白
裏護惜箇甚麼師曰我亦不知僧回和尚既不知爲甚道不在
明白裏師曰問事了得禮拜了退別僧問羊道無難唯嫌揀擇
是時人棄寔否師曰曾有人問我者僧直得五年分疎不下又
問至道無難唯嫌揀擇如何是不揀擇師曰天上天下唯我獨
尊曰此猶是揀擇師曰庫奴甚處是揀擇僧無語問至道無
難唯嫌揀擇纔有語言是揀擇和尚如何爲人師曰何不引盡
此語僧曰某甲紙合得到師曰汝問甚麼僧曰至道無難唯嫌揀擇問如
何是道師曰牆外底曰不問這箇師曰那箇曰不至諸佛下至蠢蠕皆
有佛性狗子爲甚麼却無師曰爲伊有業識在師問一婆子甚
麼處去曰趙州看大師曰忽遇趙州又作麼生婆便歸一堂
師休去師一日於雪中把刀救斫教有僧便去身邊即師便
起去問如何是趙州下句師曰老僧半句也無曰豈無和尚
師曰老僧不是下句師問如何到此間麼曰曾到師曰噇
又問僧曰不曾到即曰喫茶去後院主問曰爲甚麼曾到
世云喫茶去不曾到也云喫茶去師召院主主應喏師曰喫
茶去問二俱是衲僧門下作麼生會看問空劫中還有人
修行也無師曰汝與甚麼空劫曰無一物是師曰這箇始稱
爲修行喫茶去空劫中多師曰文玄來
多少時間如何是玄中玄師曰文玄來
法歸一歸何所師曰老僧在青州作一領布衫重七斤問
夜半無人時如何師曰須是自己問學人不會師曰其僧甚麼
處去師曰南方大有人衆身先命終向甚麼處去師曰這畜生來
世作甚麼飛去主曰師某甲師曰院主無
沒下手處作麼生道僧擬開口師便打主却問師意作麼
師休去問父卿州趙州石橋如何是石橋師曰度驢度馬
度人後有如前問師如前答又僧問
來過來師曰問事了得禮拜了退別僧問羊道無難唯嫌揀擇
是時人棄寔否師曰曾有人問我者僧直得五年分疎不下又
問至道無難唯嫌揀擇如何是不揀擇師曰天上天下唯我獨
尊曰此猶是揀擇師曰庫奴甚處是揀擇僧無語問至道無
難唯嫌揀擇纔有語言是揀擇和尚如何爲人師曰何不引盡
此語僧曰某甲紙合得到師曰汝問甚麼僧曰至道無難唯嫌揀擇問如
何是道師曰牆外底曰不問這箇師曰那箇曰不至諸佛下至蠢蠕皆
有佛性狗子爲甚麼却無師曰爲伊有業識在師問一婆子甚
麼處去曰趙州看大師曰忽遇趙州又作麼生婆便歸一堂
師休去師一日於雪中把刀救斫教有僧便去身邊即師便
起去問如何是趙州下句師曰老僧半句也無曰豈無和尚
師曰老僧不是下句師問如何到此間麼曰曾到師曰噇
又問僧曰不曾到即曰喫茶去後院主問曰爲甚麼曾到
世云喫茶去不曾到也云喫茶去師召院主主應喏師曰喫
茶去問二俱是衲僧門下作麼生會看問空劫中還有人
修行也無師曰汝與甚麼空劫曰無一物是師曰這箇始稱
爲修行喫茶去空劫中多師曰文玄來
多少時間如何是玄中玄師曰文玄來
法歸一歸何所師曰老僧在青州作一領布衫重七斤問
夜半無人時如何師曰須是自己問學人不會師曰其僧甚麼
處去師曰南方大有人衆身先命終向甚麼處去師曰這畜生來
世作甚麼飛去主曰師某甲師曰院主無
沒下手處作麼生道僧擬開口師便打主却問師意作麼
師休去問父卿州趙州石橋如何是石橋師曰度驢度馬
度人後有如前問師如前答又僧問

破別僧曰三十年後當見和尚師乃拽破師在東司上見遂
特者過參云適來和尚問某甲東司上不可與汝說佛法僧說
師問甚麼處去曰雪峯去師曰雪峯有何言句曰雪峯
作麼生祇對下載甲子不得道
熱又曰雪峯更問汝畢竟事作麼生僧又曰道不得師曰道
親從趙州來不是傳語人其僧到雪峯一依前語舉似雪峯曰也
須是趙州始得
如何是出家師曰不愛高名不求勝利問答絕默曰如何師
曰這裏不著客作漢問如何是祖師意師曰祇
便是否師曰是即脫取去問如何是佛師曰老僧自幼
出家不曾眼花曰豈不是久師曰願汝常見此處問和
和尚還入地獄否師曰老僧未上入曰大善知識為甚麼入地
獄師曰我若不入阿誰教化汝



元照曰大王會麼王曰不會師曰自小持齋身已老見又無
子禪狀王大加禮遇翌日令宰相請師下禪狀文作名曰
和尚是大王來不下禪狀今日軍將來為甚麼却請師下
非汝所知第二等人來下禪狀上根中等人來下禪狀末等人
來三門外投門待者報大王來師曰又道來也師到一庵主
師曰又道來也師到一庵主門有路有路有人到在
水淺不是自船處便行又到一庵主處問有麼有麼亦豎起
拳頭師曰能縱能奪能殺能活便作禮問僧一日看多少師曰
或十八或十九師曰閻黎不會看麼曰和尚一日看多少師曰
若曾一日紙看一字亦是作者在佛殿禮拜次師見以杖打
一下曰作甚麼者一語便出門師曰作甚麼者一語便出門師
事不如無事上堂正人說邪法邪法乘悲智為難見易識我這裏易見難識問如何是趙
州西門南門北門
急水上打毬子傳却問報子急水上打毬子意旨如何子曰急
念不留問和尚姓甚麼師曰當州有曰甲子多少師曰蘇州
有問十二時中如何用心師曰汝被十二時辰使老僧使得十
二時乃曰兄弟莫不立有事商量事向老鉢下坐窮理好老
僧行脚時除二時粥飯是雜用心處除外更無別用心處若不
如是大遠在僧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三箇婆子拱手問如
何是不違義師曰二箇野雀兒從東飛過西開學人有疑時如
何師曰太宜小宜曰大疑師曰太宜東北角小宜當堂後開相
樹子還有佛性也無師曰有幾時成佛師曰待虛空落地時
曰虛空幾時落地師曰待柏樹子成佛時問如何是此處師曰
便起立僧曰如何是法身主師便坐僧禮拜師曰且道坐與
立者是師請衆曰你若一生不離叢林不語五年十載已後
你作遊漢已後佛也不奈你何你若不信截取老僧頭去師
鼓動四大由來造化功有聲全貴裏頭空斐煉不與凡夫說
祇宮商調不同師問師尊年有幾箇師曰祇有
一箇二十年問物師曰雖然一箇下下數有師寄獅子與二
曰若開何必祥來但教祥來師曰雖然如此老僧不
不得已而為之長沙和尚上堂我若一向異揚
宗教豈能遍滿諸方又爭奈學者在佛殿禮拜次師見以杖打
是少門限出一步向汝諸人道盡十方世界
盡十方世界是自己光明
南向汝諸人道三世諸佛
帝向汝諸人道三世諸佛
盡十方世界無一人不是自己我
法正法未滅已前邪法乘悲智為難見易識我這裏易見難識問如何是趙

波斯僧人向甚麼處來光未發時尚無佛無衆生洞然空寂
得山河國土來時有僧問如何是沙門眼師曰長長出不得又
曰成佛成祖出不得僧曰未審出箇甚麼不
得師曰晝見日夜見星曰學人不會師曰妙高山色青又青問
教中道而常處此菩提座如何是座師曰平坐大德平坐
問如何是大道師曰發却汝問諸佛師且從無始劫來
承諸發意曰未有諸佛已前作麼生師曰會祖開堂亦與師僧
東道西說問學人不據地時如何師曰汝向甚麼處安身立命
曰却據地時如何師曰拖出死屍著問如何是異類師曰尺短
寸長問如何是諸佛師師曰不可更拗口作曲邪曰請和尚向
上說師曰閻黎眼睛作麼生遮山歸首座問和尚甚處來
師曰遊山來座曰到甚麼處師曰始從芳草去又逐落花回座
曰大似春意師曰也勝秋露滴芙蓉師遷僧問同參會和尚已
和尚見南泉後如何會默然僧曰和尚未見南泉已前作麼生
會曰不可更別有也僧回舉似師師示偈曰百尺竿頭不動人
雖然得入未爲眞百尺竿頭須進步十方世界是全身僧便問
秖如百尺竿頭如何進步師曰明州山灌州水曰不會師曰四
海五湖聖化裏有客來謁師召尚書其人應諾師曰不是尚書
李翱曰不可離即今祇對別有第二主人師曰喚尚書作至
尚書應曰作麼曰你麼總不恁麼時莫是第二主人否師曰非但祇對
時莫是第二主人否師曰非但祇對時無始劫來是箇生死根本有偈曰學道之人不識
眞祇爲從來認識神無始劫來生死本癡人喚作本來人有秀
才看千佛名經問曰百千佛但見其名未審居何國土遷化
年代說來自心界界一塵無實相分明達此理後學手遠書題也未曰未曾師曰
得開題取一篇好問南泉遷化向甚麼處去師曰東家作驢西
家作馬曰學人不會此意如何師曰要騎即騎要下即下僧問



佛世尊說不著佛世尊未知世法及諸佛法性無差別決定
無二又華嚴云佛法世間法若見其眞實一切無差別師曰大
德所舉經意教門甚相違如何會得僧曰大德明教中幻意若人
見幻本來眞是則名見佛人爲甚麼不見師曰明州山灌州水曰不會師曰四
海五湖聖化裏無生滅無生是佛身月又問蚯蚓斷爲兩段兩頭俱動未審佛性在阿那頭師
曰動不動是何境界曰不干典某智者之所分秖如和尚
告動與不動是何境界出自何經師曰非但祇對時莫是第二主人否師曰非但祇對
之所說大信位中不見前楞嚴云當知十方無邊虛空并其
動性如水火風地名六大性眞圓融皆如來藏本無生滅師示
衆曰最初一塵甚深法界人身便是心迷悟時
判說非自心界界一塵無實相分明達此理後學手遠書題也未曰未曾師曰
見陸亘大夫指禪牀右邊曰此箇師僧會麼師曰別道一人請
子看師又指禪牀左邊曰這箇師僧會麼曰學人不會此意如何師曰要下即下僧曰

聞師曰大德豈不知道其諦無響聽無聞曰恁麼則音聲不
入法界也師曰離色離色求聽非正見離聲求聽是邪聞曰如何
是不離色是不見不離聲是不聞師示偈曰兩眼本非觀其
本非聲文殊常觸目觀音豈虛名普賢文殊是佛妙觀察智觀音是佛
妙用佛是三聖之真體用非有二體遂曰本同真空
堂法界性無佛亦無人惜問前泉道二曲諸佛不知有鯉奴白
牯却知有爲甚麼二世諸佛不知有師曰未入鼎鑊時猶較些
子曰雖效白牯爲甚麼却知有師曰汝爭怪得伊僧問和尚還
會何人師曰我無人得會曰還參學也無師曰我自參學曰
師意如何師有喝曰虛空還會麼曰虛空問萬象參羣靈空誰人親得聞木
又世角童問如何是平常心師曰要眠即眠要坐即坐曰學人
不會意旨如何師曰執即取涼寒即向火問向上一路請師道
師曰一口針三尺線曰如何領會師曰益州布揚州綾問動是
法王靜寂是法王根如何是法王師指蘇柱曰何不問大士師
還成佛也無師曰汝見大虛空麼曰見師曰汝還有病麼曰
何以成佛師曰是汝成佛曰恁麼則學人不成佛去師曰
汝自迷不關山事自此諸方總爲參大疑問本來人
沒用山曰你作麼生用師良久山曰因貧下似簡大蟲
師曰一步不離方丈千里已在途師曰珍重山曰你
因地而倒仍從地而起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如人
向甚麼處去師曰石頭作沙彌時參見六祖祖東選化尚甚麼處來
六祖東選化尚甚麼處來師曰不離本處祖曰和尚能有
千尺寒松且無枯悴石筍和尚參話師亦默然
秀回舉似王維聖曰若依王維聖說秀和尚參話師亦默然
驗看至明日王聖上問和尚昨日參南泉還此
謂光前絕後今古罕聞師亦默然僧問如何是文殊師曰猶壁
尾礫塊曰如何是觀音師曰音響語言見曰如何是普賢師曰



衆生心是曰如何是佛師曰衆生色身是曰河沙諸佛體皆同
何故有種種名字師曰從眼根返源名文殊耳根返源名觀音
從心返源名普賢文殊是佛妙觀察智觀音是佛無緣大悲普
賢是佛妙行三聖是佛之妙用佛是三聖之真體用非有
何必假名體則拽名下事如幷陶師示偈曰七事如陶作
何師曰聽老僧偈碾觀非塵壁通處沒虛空若人如是解心色
本來同又曰佛性常圓現恒性有情難見若悟衆生無我我
面何如佛面問第六第七識及第八識畢竟無體云何得名轉
第八爲大圓鏡智師示偈曰七事依千滅千滅捏七生千成成
亦成六七永無遷問蚯蚓斷必兩段俱動未審佛性在阿
那頭師曰妄想作麼曰其如動何師曰汝當不知火風未散問
如何轉得山河國土師自己去師曰如何轉得自己成山河國
土去曰不會師曰湖南城下好養民木賤柴多是四衢作佛無名

無著見處也師曰是你著見處師曰如何是著見處師曰魚龍出入任你沂河有文問和尚師
深又深曰學人不會師曰魚龍出入任你沂河有文問和尚師
曰因緣苔無人問和尚時如何師曰因則睡緣則起曰教學人
作麼生會師曰夏天熱冬天寒須得被問云僧參方揭簾師喝曰
去也師亦喝曰不識金剛禮拜喫作緣生十方真寂滅誰在復
誰行師嘖曰東西不辨堂前三世之源金剛常住于方無遊
生佛無盡現已却還欠你南泉有投機僧曰今日還鄉入木門
南泉親近遍乾坤法法分明皆祖父回頭惹愧好兒孫泉咨曰
今日投機事莫論南泉不道遍乾坤還鄉盡是兒孫事祖父從
來不出門勸學僧曰萬水千山萬萬秋歸源云赤肉團上有一無位真
人師因有僧曰萬法一如不用揀一如准揀誰不揀即今生死
本苦畏三世如來同箇眼識斫松竹僧曰千年竹萬年松枝枝



鄂州茱萸山和尚初住處州護國上堂拳起一拄杖曰還有
虛空裏釘得橛麼時有僧出衆師擲下杖
便下座建州到雲居居曰老老大大何不見箇住處曰某甲
住得居曰山前有箇古寺基州曰和尚自住取後到師處曰某甲
老老大大何不見箇住處州曰向甚處住師曰老老大大住處
也不知州曰三十年弄馬騎驢今被驢撲師曰還有人
乘僧作立次師曰紙這麼白出無箇說處州拂袖便行曰兒孫
和尚敢道否師曰非但茱萸一切人道不得曰和尚莫某甲過
師曰這裏從前不通人情曰要見慈悲心在師便打曰醒後來
長安



年衆上收入南泉之室乃抵于衡州之馬迹山結菴居焉唐開
基一年西入有遷化驢山下子湖創院師於門下出問曰子湖
有一隻猧上取人頭中取人心下取人足擬議即喪身失命師
於衆會下一僧參方揭簾師喝曰看狗僧回顧師便歸方丈與侍
兄和尚翻圖次舊按堤回見兄曰事即不然擬心即差使問
如何是事被師棚曰路逈自省尼到參師曰汝莫是劉氏
耶尼曰三十年來作子湖二時齋粥力薦無事上山行一
轉僧問時人會也無師曰會中無疾歸寂塔于本山
別白云茱萸聰禪師常曰快活快活又臨終時叫苦苦又曰脚
踏上來取我也院主問曰和尚當時被師度使拋向水中神通
不動大今何得恁麼師笑曰汝道當時是如今是院主
無言師曰此方天地事事分明汝不會我語
終南山雲嶠師相禪師初參南泉問摩尼珠人不識如來藏裏
胡說再如何是藏泉曰問汝往來者是師曰不往來者如何泉
曰亦是曰如何是珠泉召師師應諾泉曰去汝不會我語師
後住仰入。

鄂州香嚴下堂義端問上堂已前即不問已後事如何師曰
會麼我二五日說六也如今學者須自己見江西竟
人無箇兄弟說禪深須種種差別義路終不代得自己見江西竟
恭恭地盡與傳箇機鋒玄妙章句即轉加煩亂去安共一般
落無形段無心眼時有僧問古人相見時如何師曰老僧不
曾見古人曰今時如何師曰有甚麼仰美師曰有甚麼仰美

問某甲不問開事端和尚答話師曰更從我見甚麼會曰不為開
事師曰汝教我道乃曰兄弟卿且歇去魔法甚麼終日馳求有甚歇
休歇的時中不用住情情不住物無著可取無思可作莫教他
識量轉如是學與也問某甲曾辭一老宿宿曰汝見甚麼會曰
善友某今辭和尚未審有何指示師曰禮拜著曾曰某甲不
拜一時禮拜不得認奴作郎上堂僧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師乃
擲下拄杖便歸方丈上堂語是諸衲子上來須是徹語始得便下座上堂問正因爲甚麼無
僧出門師曰我不曾停留乃曰假饒重重剝得淨盡猶在權時施設亦
是方便接人若是那邊事終不問如何本分事若教老僧道即是與
池州靈鷲閑禪師上堂是諸人本分事若教老僧道即是與
蛇畫足時有僧問如何是本分事師曰問如何是本分事師不
如何觀察師曰無疑誰會前多雨水僧問二祖當時如何師曰
是常曰還有過常者無師曰有曰試道看僧擬再問師曰畫足作麼明水和尚問如何是頓悟
[illegible]



[illegible]師曰一透龍門雲外望莫作黃河點額魚仰山問寂寂無言
如何覩察師曰無疑誰會前多雨水僧問二祖當時如何師曰
是常曰還有過常者無師曰有曰試道看僧擬再問師曰畫足作麼明水和尚問如何是頓悟
[illegible]



[illegible]師曰二透龍門雲外望莫作黃河點額魚仰山問寂寂無言
如何覩察師曰無疑誰會前多雨水僧問二祖當時如何師曰
是常曰還有過常者無師曰有曰試道看僧擬再問師曰畫足作麼明水和尚問如何是頓悟
[illegible]



[illegible]師曰二透龍門雲外望莫作黃河點額魚仰山問寂寂無言
如何覩察師曰無疑誰會前多雨水僧問二祖當時如何師曰
是常曰還有過常者無師曰有曰試道看僧擬再問師曰畫足作麼明水和尚問如何是頓悟
[illegible]



[illegible]師曰二透龍門雲外望莫作黃河點額魚仰山問寂寂無言
如何覩察師曰無疑誰會前多雨水僧問二祖當時如何師曰
是常曰還有過常者無師曰有曰試道看僧擬再問師曰畫足作麼明水和尚問如何是頓悟
[illegible]

襄州隆南道常禪師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舉拄杖曰會麼曰不會師便打師每見僧來參禮多以拄杖打放或曰還一刻或

不會師便打師每見僧來參禮多以拄杖打放或曰還一刻或

曰打動關南鼓即時叢林有聞者

洪州雙嶺章禪師初問道吾曰和尚還知否吾曰不知師曰何故不知

吾曰向道者方知師曰和尚還知否吾曰若你不識我語師後於臨終

吾曰若你不識我語師後於臨終有偈曰舉手攀南斗回身臥北

杭州徑山鑒宗禪師湖州錢氏子依本州開元寺大德高開出

家學通淨名思益經後往謁宗師決擇疑滯唐咸通三年住徑山

有小師洪諲以講論自務師謂之曰佛祖正法直截上

詮波羅海沙於理何益但能莫存知見泯絕外緣離一切心即

女真性自然現送禮辭遊方至潤州為山師感

遍七年示滅諡無上大師

歸宗常禪師法嗣

福州芙蓉山靈訓禪師初參歸宗問如何是佛宗曰我向汝道

汝還信否曰和尚誠言安敢不信宗曰即汝便是師曰如何保

任宗曰一翳在眼空華亂墜師辭宗問甚麼

處去師曰歸閩中去宗曰好在此多年裴休來禮之次宗曰近前來師乃近前宗曰時寒途中

善自珍攝此土即佛法師結束了去宗曰好去

福州芙蓉山靈訓禪師初參歸宗問如何是佛宗曰我向汝道

汝還信否曰和尚誠言安敢不信宗曰即汝便是師曰如何保

任宗曰一翳在眼空華亂墜師辭宗問甚麼

處去師曰歸閩中去宗曰好在此多年裴休來禮之次宗曰近前來師乃近前宗曰時寒途中

善自珍攝此土即佛法師結束了去宗曰好去



師乃禮拜而退之並鉤深索隱通幽洞微然未

師乃禮拜而退之並鉤深索隱通幽洞微然未

曉說名前後不類立理而徵之又以五蘊十二

曉說名前後不類立理而徵之又以五蘊十二

處引楞嚴文會三昧等六經證之師二義而難之又以五蘊十二

處引楞嚴文會三昧等六經證之師二義而難之又以五蘊十二

師法師酬對後來亦群到代答義旨之漸備貫珠焉凡守伍數

師法師酬對後來亦群到代答義旨之漸備貫珠焉凡守伍數

各懸千言而義旨自爾之漸備貫珠焉凡守伍數

多訪祖道師無常說宗分司東都聲名日振禪師小漸之日

寺寺成自觀記日多人動靡化輒不暫美佛乘見于本集其

壁宮大第歸冬代祀即東傳春秋焉

五泉默禪師法嗣

福州龜山正元禪師宣州蔡氏子常述偈示徒一門淪滅慶

雙桑因唯有虛空獨湛然已到岸人休把筏未曾度者要過船

二曰華師認得本心源兩岸俱玄一不全是佛不須更覓佛祇
因如此使忘緣慕道十年終于本山證性空大師
蘇溪和尚僧問如何是定光佛師曰鴨舂螺師曰還許學人轉
身也無師曰眼睛突出
盤山積禪師法嗣
鎮州普化和尚者不知何許人也師事盤山積公莫決而佯狂
出言無度盤山順世乃於北地行化或城市或塚間振鐸
曰明頭來明頭打暗頭來暗頭打四方八面來旋風打虛空來
連架打一日臨濟令僧捉住曰總不恁麼來時如何師拓開曰
來日大悲院裏有齋僧回舉似濟濟曰我從來疑著這漢凡見
人無高下皆振鐸一聲時號普化和尚或將鐸就人耳邊振之
或拊其背有回顧者即舉手曰乞我一錢非時遇食亦與嘗暮
入臨喪院哭生哀濟曰這漢大似一頭驢師便作驢鳴濟喝
[illegible]
[illegible]細抹草料著師曰少室人不識金陵又再來臨濟一隻眼
到處爲人開師見馬步使出喝道師亦喝道作相撲勢馬步使
令人打一棒師曰似即似是即不是師嘗於閑閑間往鐸喝曰
覓箇去處不可得時道去處還之把住問曰汝擬去甚麼處師曰
去從甚麼處來直無五[illegible]
老同住僧堂內坐正說師每日在街市掣風掣顛如他是凡是
聖師忽入來濟便問汝是凡是聖師曰汝且道我是凡是聖濟
便喝師以手指曰兩陽新婦子未堪共語小廝兒却具
一隻眼濟曰這賊師曰賊賊賊乃入市
謂人曰乞我一箇直裰人或與一拓師笑曰明日南門死世郡人
去臨濟令人送與一拓師笑曰明日普化明日去東門死世郡人
曰普化明日去東門死世郡人相率送出城師聽聲曰今日葬
不合青鳥乃曰明日南門還化人亦隨之又曰明日出西門方
[illegible]
[illegible]人出神柄出已還返人意稍怠第四日自擎棺出北門外振
鐸入市而過郡人奔走出城攜棺視之已不見唯聞空中鐸聲
漸遠莫測其由
麻谷徹禪師法嗣
壽州泉邊禪師參麻谷麻谷見來便將鉏頭去鉏草師到鉏草處
谷殊不顧便歸方丈閉却門師乃敲門谷又開門師次出復去谷又閉門師乃敲門
谷問阿誰師曰泉邊總拋名忽然契悟曰和尚莫漫泉邊泉邊
若不來禮拜和尚消破經論瞎過一生谷便開門相見及歸講
肆謂衆[illegible]諸人知麼泉邊總知麼諸人不知
東寺會禪師法嗣
吉州智山智通禪師洞山來禮拜次師曰汝已住一方又來這
裏作麼曰衆緣無奈疑何特來見和尚師召衆僧令庵僧曰
是甚麼僧無語師曰好箇佛祇是無光燄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非禪宗本有南北之號也帝曰云何名戒對曰防非止惡謂之戒帝曰云何名定對曰六根淨境心不隨緣名定帝曰云何名慧對曰心境俱空照覺無礙名慧帝曰何方便說對曰方便者隱實覆相權巧之門也被接中下曲施誘導之方便說為上根言捨方便但說無上道者斯亦方便之說乃至祖師玄旨功絕學亦無出方便之道帝曰何為佛心對曰佛者西天之無唐言覺謂人有智慧覺照為佛心者佛之別名有百千異號體唯其一無形狀非青黃赤白男女等相在天非天在人非人而現天現又能男能女非始非終無生無滅故號覺性之性始陛下日應萬機即是陛下佛心假使千佛共傳而不參別有所得也帝曰如今有又今佛如何對曰如來出世為天人師善知識隨根器而說法為上根者開最上乘頓悟至理中下者未能頓曉是以佛說華嚴權開十六觀門令念佛生於極樂故經云是心是佛是心作佛外無心帝曰有人持經念佛持呪求佛如何對曰如來神通境皆為最上乘如百川衆流莫不朝宗于海如衆差別諸數皆歸隆準若海帝曰祖師既契會心印金剛經云無所得法與又但不衆人各各自性同一法藏爾時外無佛佛外無心帝曰有人持經念迦本法如無所得云何契然此經云無我無人無衆生無壽者故經云無我無人無衆生無壽者是法平等修一切善法不住於相帝曰禪師既會祖意還禮佛轉經否對曰沙門釋氏蓋是住持常法有四報焉然依佛戒修身參學知識漸修對治行履如來所行之道帝曰何為頓見何為漸修對曰頓明自性與佛同像然有無始染習故假漸修對治令頓性起如人學既不已口便飢師見日喏喏師後參永泰方祐號圓禪師創建伽藍於天下相繼各令守護福州鼓山智真禪師福州柳氏子初學泉敬閩帥所禮師



日至無所至來無所來敬雖默然師亦自悟住後上堂動容瞬目無出當人一念淨心本來是佛仍說偈曰心本絕塵何用洗身中無病豈求醫欲知是佛非見聞明鑑高懸來照時後值武宗沙汰有偈示衆曰勃令如雷下翠微風前垂淚脫禪衣雲中有寺不容住塵裏無家何處歸明月入衣寒夜靜白雲隨步出山遲空人進否在俗修道全衆曾為師乃身忍僧林下坐禪時曾被誣劃截肢凡我聖朝無此事紙今保道亦何妨暨宋中興乃不復披緇大中六年終于本山西歸寂禪師

金州擲禪師請來和尚齋供住持不排坐位住持到衆坐具禮拜師下禪牀來乃坐師位師却立彼地而坐齋訖來使去得者曰和尚受一切人飲食今日坐位彼人奪却師曰三日後若來即受教在來三日後果來日前日曹城[illegible]



[illegible]即州古墳和尚參常日僧來但曰去波無佛性山又手近前三步應[illegible]廓得神師門莫是道的子麻山的子麻山却問和尚從甚處得此二昧來山曰我從曹溪得名涌山[illegible]曰世尊即不領佛法即不敢[illegible]曰不可思議衆皆難奏[illegible]河中府公張和尚僧問如何是名非大道最非俱不禪缺識簡中意請衆止啼錢

永泰常禪師法嗣

湖南上林永寧禪師初參淨[illegible]全具山曰無即卸衆與大德作甚麼來師曰今實打卸作甚麼師無對[illegible]曰無即卸了也山喝曰賊尚未[illegible]曰喏喏師後參永泰方祐號圓禪師創建伽藍於天下相繼各令守護[illegible]福州鼓山智真禪師福州柳氏子初學泉敬閩帥所禮師

那箇魔魅教汝出家那箇魔魅教汝行脚道得也又下死道不得也又下死速道速道學徒難有對者（淨慧代云三命有對代云但引類不決事代云若代云若代云若

杖打曰這金言語漢師問一長老若有兄弟來將何抵對曰待他來師曰何不道日和尚次少甚麼師曰請不煩葛藤僧參師曰汝豈不是行脚僧曰是師曰禮佛世尊作麼師曰自領出去問某甲講兼行脚不會教意時如何師曰勿然實語當懺悔曰乞師指示師曰汝若不問老僧即總曰無言汝既問老僧師曰請師便道師曰心不負人面無慙色問一句道盡時如何師曰義墮也曰甚麼動是學人義墮麼師曰三十棒教誰喫問高提釋迦不拜彌勒時如何師曰昨日有人問趙州某甲不會別師曰赶教不在話柄聊與三十上堂我見百丈參次問如何是佛法百丈曰近離長安遠離長安問僧從何來僧曰從南方來百丈曰南方還有恁麼事麼僧無語百丈打曰這掠虛漢秀才訪師稱會二十四



家語師以拄杖空中點一點曰會麼秀才問指師曰又道會二十四家書永字八法也不識上堂裂開也在我擔槃也在我時有僧問如何是裂開師曰三乘四果僧又問如何是擔槃師曰三界唯心萬法唯識師指門扇曰這箇是撲落地碑子成七片曰如何是撲落地碑子師又作麼生曰某甲不與麼道師曰盡子意是同是別師曰青山絕點白雲曰如何是青山師曰還我一滴雨來曰道不得請師道師曰法華轉前陳渥槃句後收問僧今夏在什麼處曰在和尚前住處師曰法華轉得一人成佛轉不得一人成佛僧禮拜起來師曰是道才無對僧問一代時教師曰太人在乙問如何是禪師曰快下牀來問如何是如何是禪師曰搖火著池魚曰不會請師道師曰法華轉前陳渥槃句曰放下著時如何師曰放下著時會麼曰不會師曰不會來來我會問你僧擬議師曰蹉過了也僧禮拜師曰這漢道得不道得僧問你道麼師曰道得不道得僧問金剛經有四句偈師曰不說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非佛非衆生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非佛非衆生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非佛非衆生

曰不曾昌侯師曰洞庭湖又作麼生曰紙為今時師曰紙為
藤尚不會使打問如何是觸途無滯底句師曰我不作麼道曰
師作麼生道師曰前過西天十萬里却向大唐國裏收首華
嚴經次僧問首楞嚴經師曰太光明寺青色光明寺紫色光明
雲却指面前了那邊是甚麼師曰今日須有
雨問以字不成八字不是足何者句師彈指一聲曰會麼曰不
會師曰上來講經無限勝因蝦蟇跳七天帝釋蝦蟇過東海問
僧近離甚處曰河北師曰彼中有趙州和尚你曾到否曰某甲
近離彼中師曰趙州有何言句及僧舉前話師乃呵呵大
笑曰慚愧却問趙州意作麼生曰紙是一期方便師曰苦哉苦哉
州被你將一杓屎潑了也便打師却問冰彌作麼生會彌便
設拜師亦打其僧往沙彌處問前來和尚打你作麼生會彌
不是我和尚不打某甲新到參方禮拜師叱曰閻黎因何作



佛衆子哭曰學人纔到和尚為甚麼道佛果子師曰賊物見在
曰僧近離甚處曰仰山師曰五戒也不持曰某甲甚麼處是妄
語師曰這裏不著沙彌師臨終召門人曰此與緣息吾當逝矣
乃跏趺而寂郡人以香薪焚之舍利如雨乃收靈骨樹塔于寺
壽九十八臘七十六

杭州千頃山華嚴南禪師福州張氏子初參芙蓉見曰吾非海
師法師江外第一義是也師禮謝遂參黃檗檗問子未見三界影
像時如何師曰即今豈是有耶檗曰有無且置即今如何師曰
非今古豈可吾之法眼已在汝矣後上堂告子設使解得三
世佛教如師注水及得百千三昧不如一念修無漏道免被人
天因果繫縛時有僧問如何修無漏道師曰未有某甲時教誰修僧
曰頓悟風穴不落漸次問如何是易師曰喫飯不用讀經看教不用
行道禮拜燒身煉頂盡是易師曰如

相國裴休居士字公美河東聞喜人也宗新安曰屬禪師初

於撫南黃檗山捨衆入大安精舍混迹勞侶掃灑殿堂不令寺
燒香主事祇梅因觀壁畫乃問是何圖相主事對曰高僧眞像
公曰眞像可觀禹僧何在主事無對公曰此間有禪人否曰
有一僧投寺雖役頗似禪者公曰可請來詢問得否於是遣本
槃至公觀之欣然曰休適有一問諸德咨辭今請上人代酬一
語槃曰請相公垂問公舉前話槃曰某休公應語槃以拄
甚麼處公當下知旨如蒙不棄願為弟子若是何故汨沒於此半寺幹
緣不已援堅請住黃檗山存興祖道有暇即躬入山頂禮或經
聞玄論即請入州中公餘微祖意得傳佛印教祖者方禪公
謂裴相不滯出黃檗之門也至選鎮宣城還思旧山創精舍
迎請居之雖丰筆事通禪講為叢之所重未若歸心於黃檗
傾竭服膺者也又撰圭峯碑云休與師於法為昆仲於義為交
之友又手書碑師寫禪源諸詮序引兄於編首留鎮山門又親書大藏經五百函藏之今猶
存公集志內典深入法會有啓額文傳於世



長慶安禪師法嗣

益州大隨法眞禪師梓州王氏子妙齡風悟決志尋師於襄州
寺出家圓具後南遊初見藥山道吾宗旨嘉洎山次至嶺外大溪
會下數載終不求睹清苦練行操殺不辭淵深器之
一日問曰闍黎在老僧此間不曾問一轉語師曰某甲向甚麼處
去與麼不已為曰何不道如何是佛師便作手勢搖為曰汝數日
來只與麼汝來與作甚麼曾無所得甚
處得此見解從何而起曰發緣而起師曰若爾者諸法從緣生
緣滅滅已寂然師曰我這裏無生無滅汝作麼生會師乃振
錫繞禪床一匝曰會麼曰不會師曰靈屋拂子
問如何是諸佛法要師舉拂子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是我自己曰為甚麼却是和尚自己
師曰是法自己問如何是眞人師曰問如何是眞人時如何師曰更
無縫罅師曰為五大不會師曰鸚鵡軽解和尚百年後
法化何人師曰鐵柱火蓮露柱行者領
袋子問祭祀底人喚東作甚麼師曰火蓮露柱行者領
漢不喚你來與作甚麼曾無所得甚
處得此見解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亦土
塵沙曰未審此理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亦土
塵沙曰未審此理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亦土
塵沙曰未審此理

師問壽山年多少師曰虛空壽年口虛空壽年多少師曰與壽山齊年

饒州薦山和尚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仲冬嚴寒問如何是和尚深深處師曰待汝舌頭落地即向汝道問如何是丈六金身師曰判官斷案相公改長慶問從上宗乘此間如何論師曰不負先聖作麼生師曰不負先聖慶曰恁麼去來

泉州國歡崇福院宋井慧忠禪師福州黃氏子生而有異及長爲縣獄卒每每棄役往神光觀和尚及西院安禪師所更不能禁後謁萬歲塔禪師落髮不披袈裟不受具戒唯以雜綵挂子復至神光光曰我非汝師汝禮西院去師遂入西院法堂院遙見笑曰入涅槃堂去師應諾執杖入門有五百許官染時疾師以杖次第點之各隨點而亡師主仙

重創院以君之跡後頗多靈跡唐乾寧中示滅

台州浮江和尚寧峯頂衆到問即今有二百人爲什麼得師住杖子便行

潞州綠水和尚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直至千歲也未休僧曰學人未曉師曰爲其麼無聖解師曰爲其麼無聖解二僧無語

贛州文殊院僧問如何是文殊師曰南海普陀觀音文殊作麼生師曰是別師曰雨滋三草益法無異味

陳氏子參木平得旨後出峯請藏爲其麼遭賊師曰今日報下也

李禮謝之

洪州新興嚴陽尊者請普信初參趙州問一物不將來時如何州曰放下著師曰既是一物不將來放下箇甚麼川曰放不下師曰孤峯頂

雙角女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釋迦是牛頭獄卒馬面阿婆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東壁打西壁問如何是撲不破底句師曰不隔毫釐明之遠矣

婺州木陳從朗禪師僧問放鶴出籠和尚時如何師曰我道不二色因金剛倒僧問既是金剛不壞身爲甚却倒師敲禪牀曰打住坐即師歸寂有偈曰三十年來住木陳時中人一假功成有又問我西來意似箇生疑生師曰埋却也曰蒼天蒼天師曰莫道無人解會

奉師曰有醫瞎者爲甚不識吾諱來僧辭師問甚麼去曰府下開元寺去師曰我有一信附與了寺主汝去得否曰便請師曰想汝也不奈何

杭州多福和尚僧問如何是多福一叢竹師曰一莖兩莖什麼人不會師曰三莖四莖曲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月裏桂頭

婺州金華俱胝和尚本童子時有俗士舉手曰和尚便是一路頭師曰子得恁麼去後三日再來白言某甲三日前著賊師拈刀斷其一指自此一生盡事俱胝乃豎指師門送白自此一別喜逢

杖錫出師有時舉喚侍者應諾師曰汝不欲住麼曰爭敢不住師曰汝本分事者曰和尚若問本分事某甲實是上堂齋去師曰汝不解道得者

長沙岑禪師法嗣

明州雪竇常通禪師那州李氏子參長沙問如何是人師曰那州人沙曰我道汝不從彼來師曰和尚還曾住否沙曰不住師曰如何是客主沙乃密室住後僧問如何是密室師曰不通風信曰如何是密室主師曰今日好箇公案未得分文入手曰謝師指示師曰祇恐不堪行

中人師曰諸聖未說汝見個什麼師曰千聖不能議乾坤壞不壞底句不包一切無比倫三世諸佛出身處師曰汝不見偈云是三世諸佛出身處師曰汝不解問如何是三世諸佛出身處師曰且休且休未要說這話不然者且向著佛不得處著取即是領他和尚意旨

石樓和尚因侍者問師曰既不洗鉢汝作麼生和尚先去其甲將皂角來師呵呵大笑有新到於師前立少頃便出去師曰和其麼辦白處僧再回師曰辦得也曰辦後作麼生師曰埋却也曰蒼天蒼天師曰適來却住處慶如今還不解鉢乎乃喚侍者侍者應諾師曰其別有箇處去不知汝上堂齋去者曰除此外

台州勝光和尚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福州荔枝泉州刺桐問如何是佛法兩字師曰要道即道曰請師道師曰穿了也僧笑師曰鈍置即把住曰作麼生照曰莫當師乃放

子湖跋禪師法嗣

悟後入德山之門法味殊別住後凡上堂就座拂子拂倒僧無對師以拂子擊禪牀而出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以拂子橫按牀上作舞僧問手中拂子拈起放下意旨如何師以拂子橫按牀上作舞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以拂子橫按牀上作舞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以拂子橫按牀上作舞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

必吃公曰德廣則記上座曰喫飯得麼又齋僧自行食次乃曰
上座施食僧曰三德六味公曰錯僧無對又與侍者食次公見
數僧行來有一官人曰來者總是公曰行脚僧公曰不是曰焉知不
是公曰行來拋過須更僧至樓前公驀喚上座僧皆舉首公謂
諸官曰不信適又與禪者領曰禪者有玄機玄是機非欲學
機前自成分句下違
光孝覺禪師法嗣
昇州長慶自嚴禪師廣州人也初侍光孝使領悟徵言即於湖
南大光山剃度覺化緣彌盛出住長慶上堂示勤朝入伽藍暮
成正覺說偈曰三界上下法我說一念與有
可得看他佗廣道也太殺悵悵苦比吾徒猶是鈍漢所以念
道三世情惠如即得泥更無而後諸子生死事大快須
矣為等閑業識茫茫蓋覆述已遂泊世尊臨入涅槃文殊請再
轉法輪世尊嘆已吾四十九年住世一說二字波旬音
出輪是否曾轉未轉然今時如何是長慶師曰閻黎饑喫粥困
已蓋頭初心耳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今日三月三日
我法妙難思便下座咸平二年示寂

五燈會元卷第四

六祖大鑒禪師法嗣

青原行思禪師

青原思禪師法嗣第一世

石頭希遷禪師

青原下二世

石頭遷禪師法嗣

藥山惟儼禪師

澧州大川禪師

長髭曠禪師

招提慧朗禪師

汾州石樓禪師

永空和尚

丹霞天然禪師

大顛寶通禪師

京兆尸利禪師

吳國振朗禪師

法門佛陀禪師

大同濟禪師



青原下三世

藥山儼禪師法嗣

道吾宗智禪師

船子德誠禪師

百巖明哲禪師

刺史李翺居士

丹霞然禪師法嗣

翠微無學禪師

米倉和尚

本童禪師

大川禪師法嗣

仙天禪師

大顛通禪師法嗣

雲巖曇晟禪師

桫樹慧省禪師

澧州高沙彌

孝義性空禪師

丹霞義安禪師

福州曹光禪師



三平義忠禪師

本生禪師

長髭曠禪師法嗣

石室善道禪師

青原下四世

道吾智禪師法嗣

石霜慶諸禪師

漸源仲興禪師

湖南

湖北

浮清禪師

雲巖晟禪師法嗣

洞山良价禪師

谷山藏洪禪師

神山僧密禪師

鹿溪和尚

船子誠禪師法嗣

夾山善會禪師

雲巖晟禪師法嗣

洞山良价禪師

投子大同禪師

道場如訥禪師

白雲山約禪師

性空禪師法嗣

歙州茂源禪師

秦山光仁禪師



六祖大鑒禪師法嗣

吉州青原山靜居寺行思禪師本州安城劉氏子幼歲出家每

藥居論道師唯默然聞曹溪法席乃往禮問曰當何所務即

不落階級祖曰汝曾作甚麼來師曰聖諦亦不爲祖曰落何階

師曰聖諦尚不爲何階級之有祖深器之曾下學徒數百

居首忽亦病一祖不言少林謂之得髓矣一日祖謂師曰從上

衣法雙行師應授衣以表信法乃印心吾今得之何患不信

吾受衣以來道此多難況乎後代人競必多衣即爲鎮山門汝

# 正宗

# 山洞

# 祖堂集 卷第十四 禪

永月[illegible]能已之無所不備時明人道悟開曹谿意旨[illegible]人得師口傳佛法人[illegible]師曰汝[illegible]師曰我不會佛法僧問如何是解脫師曰誰縛汝[illegible]何甚淨土師曰誰垢汝[illegible]問新到從甚麼來師曰[illegible]一揮袂曰馬師何似這箇僧[illegible]有功僧曰何也[illegible]師曰[illegible]曰學人不會師曰我更不會[illegible]請師除師曰一物亦無[illegible]來[illegible]師曰不見馬大師乃指大意師曰不得不知[illegible]白雲飛問如何是道師曰木頭自綠門[illegible]圖鎮旨所有問答[illegible]

寅授戒廣德二年門人請于[illegible]塔于東岸從索遊錄無際大師塔[illegible]見指

## 青原下二世

### 石頭遷禪師法嗣

廬州巢山性懷[illegible]師出家納戒于律[illegible]師講[illegible]論[illegible]戒律一日自歎曰大丈夫當繼法自[illegible]之室便問[illegible]乘十二分教其甲把[illegible]曾聞南方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實未明了伏望和尚慈悲指示心要師曰汝還有口[illegible]也不得[illegible]不得[illegible]師曰汝[illegible]在此且住焉大師處去師乘命禮[illegible]時教伊揚眉瞬目者[illegible]有時揚眉瞬目有時不教伊揚眉瞬目有[illegible]師曰汝[illegible]然一切處放教活大去高[illegible]活者從他活殺者從他殺[illegible]不是子作麼生師於言下契悟便禮拜祖曰

問平田淺草鹿成群如何射得鄧中上師曰前僧放弓便
往師曰何者是出這死漢州刺史李翺問師何姓師曰正見曰李不委却問院主集中通
來問和尚姓和尚曰正是時未審姓甚麼主曰係盤山曰正見曰李不委師曰太深遠生曰
師聞乃曰得性須知好惡一聲雁滑陽東九十里許為人盛
登山經行忽看開見月太喜一聲至藥山徒衆曰昨夜和尚山頂大喊
謂東家明晨生相推向直
李贈詩曰選得幽居愜野情終年飽迭亦無有時直上孤峯
頂月下披雲晝一聲木和八年十一月六日臨順世門曰虛堂
師曰居士在否女子放下藥籃斧手而立師又問居士在否女
子把籃便行師遂呵須臾居士歸女子乃舉前話士曰再覆在
麼女子去也士曰赤土鎚牛奶又一日訪龐居士至門首相見
師乃問居士在否士曰飢不擇食師曰龐老在否士曰蒼天蒼
天使入宅去師曰蒼天蒼天便回師因去馬祖處路逢一老人



官去禪者曰普官何如選佛編往何所禪者曰今江西
馬大師出世是選佛之場仁者往焉直趣江西纔見祖師以
手拓僕頭額祖顧見良久南泉見次師也遂把石頭還
以前意投之頭八曰若槽廠去師禮謝入行者房隨次執爨役凡
三年忽一日石頭告眾曰來日大衆諸童
行各備鍬钁斧獨師以盆盛水木頭於石頭前胡跪頭見而
笑之便與剃髮又為說戒訖乘
衆禮便入僧堂升師騎聖僧而坐時大衆驚愕號曰和尚
入堂視之曰我子未然師即下地機拜曰謝師門決號曰名天
然祖問從甚處來師曰石頭祖曰石頭路滑選得到麼師曰
若踏即不來也乃杖錫觀方居天台華頂峯三年往餘杭徑
山謁國一禪師唐元和中至洛京龍門香山與伏牛和尚
後於慧林寺滿天太寒取木佛燒火向院主詞曰何得燒我木

佛師以杖子挑取舍利師曰貧道有舍利更取兩顆主白後
無舍利更取兩顆主白後謂衆曰師僧莫煩主白師曰正見日李不委却問院主集中通
師在否曰在門在不見答師曰太深遠生曰佛眼亦覩不見師
曰龍生龍子鳳生鳳兒師曰不然生曰睡起作禮次者以告國師乃打侍者二
十棒遣出師聞曰不然生曰明日再往禮拜見國師便
展坐具國師曰不用不用師退後國師召如是如是師却進前
國師曰不是不是師遶國師一市便出國師曰大聖昨過人多
懶怠三十年後覓此漢也難得訪龐居士見女子垂眼洗菜次
師曰居士在否女子放下菜籃斧手而立師又問居士在否女
子把籃便行師遂呵須臾居士歸女子乃舉前話士曰再覆在
麼女子去也士曰赤土鎚牛奶又一日訪龐居士至門首相見
師乃問居士在否士曰飢不擇食師曰龐老在否士曰蒼天蒼
天使入宅去師曰蒼天蒼天便回師因去馬祖處路逢一老人



問一童子師問公住何處老人曰上是天下是地師曰忽遇天
曰地即不然又作麼生老人曰蒼天蒼天童子嘘一聲師曰非父不
老人便與童子入山去師問龐居士昨日相見何似今
日士曰如法舉昨日事來作箇等眼師曰秖如宗眼還著得龐
公麼七曰我在作眼裏師曰某甲眼窄何處安見士曰是眼何
似是身何似師休去士曰更道取一句便得此話頭師亦不對
士曰就中道一句無人道得師與龍居士行次見一泓水士以
手指曰便與麼也還不出師曰乃爭永凝
師一期與麼與麼士曰無外物師曰得便宜者
士三撲師曰下與麼時堪作甚麼士曰無外物師曰得便宜者
少十二誰是不後日教來相會留守鄭公
出門之不起師從容曰領事領留守異之奉束素及衣
服龍去曰給米粟各一俞然歸信至十五年春告門人曰吾思林

泉終老（）（）日門人爭請小南陽卅震山結庵三年間玄學者至盈三百衆建成大院上堂阿你渾家切須保護一靈之物不是你造作名邊得更說甚麽鷹與不鷹吾往日見石頭亦祇教切須自保護此事不是你談話得阿你渾家各有一坐具地更疑甚麽禪可是你解底物皆有佛可成佛之一字永不喜聞阿你自看善巧方便慈悲喜捨不從外得不藉言詮善巧是文字便是昔賢你更擬尋甚麽物不用經求落空去今時學者紛擾擾皆是參禪問道吾此間無道可修無法可證一飲一啄各自有分不用疑慮若在處處有恁麽底若識得釋迦即老凡夫是阿你須自看取莫一言引衆直相承入水火皮裏陽秋善巧爲生無事珍重有僧到參於山下見師便問卅震小向甚麽處去師拍山曰青青翠翠處處是師子兒一擬便鍾問僧甚麽處宿曰山下宿師曰其麽都契飯曰矣乃載笠策杖受垂一足未及地而化門人建塔謚智通禪師塔曰妙覺

（）（）山下喫飯師曰（）（）飯與（）（）閩都（）（）福州（）（）人（）（）具眼也無僧無對（）（）問（）（）曾參（）（）師問（）（）幾時（）（）發足江陵曾提起坐具師曰（）（）是（）（）師（）（）潮州大川禪師（）（）口江（）（）陵（）（）人（）（）具師（）（）對（）（）師（）（）遠來（）（）去（）（）僧（）（）遠（）（）禪旨（）（）一下便出（）（）師（）（）曰若不恁麽爭知眼目端的（）（）僧（）（）對（）（）曰（）（）若（）（）殺人（）（）泊（）（）谷錯（）（）指（）（）方（）（）師（）（）曰甚麽（）（）禪（）（）宗道理（）（）此（）（）間（）（）衆（）（）已（）（）有（）（）說（）（）話（）（）底（）（）方（）（）若（）（）多（）（）用（）（）此（）（）間（）（）大（）（）小（）（）乘（）（）教（）（）意（）（）是（）（）舟（）（）度（）（）摩（）（）河（）（）底（）（）人（）（）師（）（）曰（）（）元（）（）來（）（）佛（）（）法（）（）無（）（）兩（）（）般（）（）師（）（）曰（）（）是何道理公（）（）曰適（）（）來（）（）問（）（）首（）（）座（）（）亦（）（）如（）（）是（）（）師（）（）乃（）（）召（）（）首（）（）座（）（）是（）（）汝（）（）如（）（）此（）（）對（）（）否座曰（）（）是（）（）師（）（）便（）（）打（）（）趁（）（）出（）（）院（）（）來（）（）公（）（）又一日（）（）白（）（）師（）（）曰（）（）弟（）（）子（）（）軍（）（）州（）（）事（）（）繁（）（）佛法（）（）省（）（）要（）（）處（）（）乞（）（）師（）（）一（）（）語（）（）師（）（）良（）（）久（）（）公（）（）罔（）（）措（）（）時（）（）一（）（）平（）（）侍（）（）者（）（）乃（）（）敲（）（）禪（）（）牀三下（）（）師（）（）曰（）（）你（）（）麽（）（）子（）（）曰（）（）先（）（）以（）（）定（）（）動（）（）後（）（）以（）（）智（）（）接（）（）公（）（）乃（）（）曰（）（）和（）（）尚（）（）門（）（）庭（）（）高峻（）（）弟（）（）子（）（）於（）（）侍（）（）者（）（）邊（）（）得（）（）箇（）（）入（）（）處（）（）僧（）（）問（）（）古（）（）海（）（）波（）（）深（）（）以（）（）何（）（）爲（）（）船（）（）筏（）（）師（）（）曰（）（）首（）（）者（）（）依（）（）前（）（）卻（）（）者（）（）依（）（）舊（）（）以（）（）未（）（）爲（）（）船（）（）筏（）（）曰（）（）恁（）（）麽（）（）即（）（）得（）（）慶（）（）也（）（）師（）（）曰（）（）首（）（）者（）（）依（）（）前（）（）自（）（）卻（）（）者（）（）依（）（）舊（）（）一（）（）日（）（）辭（）（）和（）（）子（）（）鄧（）（）下（）（）行（）（）遶（）（）一（）（）僧（）（）問（）（）訊（）（）次（）（）師（）（）以（）（）拂（）（）和（）（）子（）（）驀（）（）口（）（）打（）（）曰（）（）會（）（）麽（）（）曰（）（）不（）（）會（）（）師（）（）曰（）（）大（）（）顛（）（）老（）（）野（）（）狐（）（）不（）（）曾（）（）孤（）（）負（）（）人

（）（）存心何（）（）如（）（）無心盡（）（）問（）（）曰於（）（）言下大（）（）悟（）（）其（）（）日侍立次（）（）頭（）（）問（）（）曰（）（）是（）（）參（）（）禪（）（）僧（）（）頭（）（）曰（）（）何（）（）者（）（）是（）（）禪（）（）師（）（）曰（）（）拽（）（）得（）（）門（）（）已（）（）踢（）（）僧（）（）師（）（）曰（）（）拽（）（）得（）（）瞬（）（）目（）（）頭（）（）曰（）（）除（）（）却（）（）揚（）（）眉（）（）瞬（）（）目（）（）外（）（）鑑（）（）你（）（）本（）（）來（）（）面（）（）目（）（）呈（）（）看（）（）師（）（）曰請（）（）和（）（）尚除（）（）却（）（）揚（）（）眉（）（）瞬（）（）目（）（）外（）（）鑑（）（）頭（）（）曰（）（）我（）（）除（）（）竟（）（）師（）（）曰（）（）將（）（）呈（）（）了（）（）也（）（）頭（）（）曰（）（）汝（）（）既（）（）將（）（）呈（）（）我（）（）心（）（）如（）（）何（）（）師（）（）曰（）（）不（）（）異（）（）和（）（）尚（）（）頭（）（）曰（）（）不（）（）關（）（）汝（）（）事（）（）師（）（）曰（）（）本（）（）無（）（）物（）（）頭（）（）曰（）（）汝（）（）亦（）（）無（）（）物（）（）師（）（）曰（）（）既（）（）無（）（）物（）（）即（）（）眞（）（）物（）（）頭（）（）曰（）（）眞（）（）物（）（）不（）（）可（）（）將（）（）汝（）（）心（）（）見（）（）量（）（）皇（）（）意（）（）旨（）（）如（）（）此（）（）也（）（）大（）（）須（）（）護（）（）持（）（）師（）（）住（）（）後（）（）學（）（）者（）（）四（）（）集（）（）上（）（）堂（）（）夫（）（）學（）（）道（）（）人須（）（）識（）（）自（）（）家（）（）本（）（）心（）（）相（）（）不（）（）爲（）（）心（）（）是（）（）道（）（）公（）（）見（）（）時（）（）筆（）（）紙（）（）記（）（）揚（）（）眉（）（）瞬（）（）目一（）（）語（）（）下（）（）默（）（）頭（）（）印（）（）可（）（）以（）（）爲（）（）心（）（）要（）（）此（）（）實（）（）未（）（）了（）（）吾（）（）今（）（）爲（）（）你（）（）諸（）（）人（）（）分（）（）明說（）（）出（）（）各（）（）須（）（）聽（）（）受（）（）但（）（）除（）（）却（）（）一（）（）切（）（）妄（）（）重（）（）想（）（）念（）（）見（）（）量（）（）即（）（）此（）（）眞（）（）心（）（）與摩（）（）境（）（）不（）（）守（）（）認（）（）靜（）（）默（）（）時（）（）全（）（）無（）（）交（）（）涉（）（）即（）（）心（）（）是（）（）佛（）（）不（）（）待（）（）修（）（）治（）（）何（）（）以（）（）故（）（）應機（）（）險（）（）聯（）（）泠（）（）自（）（）用（）（）窮（）（）其（）（）用（）（）處（）（）了（）（）不（）（）可（）（）得（）（）喚（）（）作（）（）妙（）（）用（）（）乃（）（）是（）（）本（）（）心（）（）大須（）（）護（）（）持（）（）不（）（）可（）（）容（）（）易（）（）僧（）（）問（）（）其（）（）中（）（）人（）（）招（）（）見（）（）時（）（）如（）（）何（）（）師（）（）曰（）（）早（）（）不（）（）其（）（）中（）（）也（）（）曰（）（）其（）（）中（）（）者（）（）如（）（）何（）（）師（）（）曰（）（）不（）（）落（）（）階（）（）梯（）（）問（）（）辭（）（）未（）（）一（）（）日（）（）招（）（）問（）（）師（）（）春（）（）秋（）（）多（）（）少（）（）師（）（）提（）（）起（）（）數（）（）珠（）（）曰（）（）會（）（）麽（）（）曰（）（）晝（）（）夜（）（）一（）（）百（）（）八（）（）公（）（）不（）（）曉（）（）又（）（）問（）（）大（）（）小（）（）再（）（）來（）（）至（）（）門（）（）前（）（）見（）（）首（）（）座（）（）舉（）（）前（）（）意（）（）旨（）（）如（）（）何（）（）座（）（）却（）（）竪（）（）三（）（）下又（）（）見（）（）師（）（）理（）（）前（）（）問（）（）師（）（）亦（）（）却（）（）竪（）（）三（）（）下公（）（）曰（）（）元（）（）來（）（）佛（）（）法（）（）無（）（）兩（）（）般（）（）師（）（）曰（）（）是何（）（）道（）（）理（）（）公（）（）曰（）（）適（）（）來（）（）問（）（）首（）（）座（）（）亦（）（）如（）（）是（）（）師（）（）乃（）（）召（）（）首（）（）座（）（）是（）（）汝（）（）如（）（）此（）（）對（）（）否座（）（）曰（）（）是（）（）師（）（）便（）（）打（）（）趁（）（）出（）（）院（）（）來（）（）公（）（）又一（）（）日（）（）白（）（）師（）（）曰（）（）弟（）（）子（）（）軍（）（）州（）（）事（）（）繁（）（）佛法（）（）省（）（）要（）（）處（）（）乞（）（）師（）（）一（）（）語（）（）師（）（）良（）（）久（）（）公（）（）罔（）（）措（）（）時（）（）一（）（）平（）（）侍（）（）者（）（）乃（）（）敲（）（）禪（）（）牀三（）（）下（）（）師（）（）曰（）（）你（）（）恁（）（）麽（）（）子（）（）曰（）（）先（）（）以（）（）定（）（）動（）（）後（）（）以（）（）智（）（）接（）（）公（）（）乃（）（）曰（）（）和（）（）尚（）（）門（）（）庭（）（）高峻（）（）弟（）（）子（）（）於（）（）侍（）（）者（）（）邊（）（）得（）（）箇（）（）入（）（）處（）（）僧（）（）問（）（）古（）（）海（）（）波（）（）深（）（）以（）（）何（）（）爲（）（）船（）（）筏（）（）師（）（）曰（）（）首（）（）者（）（）依（）（）前（）（）自（）（）卻（）（）者（）（）依（）（）舊（）（）以（）（）未（）（）爲（）（）船（）（）筏（）（）曰（）（）恁（）（）麽（）（）即（）（）得（）（）慶（）（）也（）（）師（）（）曰（）（）首（）（）者（）（）依（）（）前（）（）自（）（）卻（）（）者（）（）依（）（）舊（）（）一（）（）日（）（）辭（）（）和（）（）子（）（）鄧（）（）下（）（）行（）（）遶（）（）一（）（）僧（）（）問（）（）訊（）（）次（）（）師（）（）以（）（）拂（）（）和（）（）子（）（）驀（）（）口（）（）打（）（）曰（）（）會（）（）麽（）（）曰（）（）不（）（）會（）（）師（）（）曰（）（）大（）（）顛（）（）老（）（）野（）（）狐（）（）不（）（）曾（）（）孤（）（）負（）（）人（）（）潭（）（）州（）（）長（）（）髭（）（）曉（）（）禪（）（）師（）（）曹（）（）谿（）（）禮（）（）祖（）（）塔（）（）問（）（）曰（）（）祖（）（）師（）（）甚（）（）麽（）（）處（）（）來（）（）曰（）（）嶺

南來頭曰太便嶺頭一鋪功德成就也未師曰成就又矣秋天點眼在頭曰莫要點眼麼師曰便請頭乃垂下一足師禮拜頭曰汝見箇甚麼道理便禮拜師曰據某甲所見如虛空上下點

[illegible] 僧參遶禪牀一匝卓拄杖而立師曰若是石頭法席下點地用不著僧又遶禪牀一匝師曰却是恁麼時不易道箇來處僧便出去師乃喚侍者曰適來僧不領吾意教趁出院侍者應諾師曰一人不從人得不從人麼侍者無對師曰適來僧不契

藥山儼禪師法嗣

潭州道吾山宗智禪師張氏子幼依槃和尚受教登戒預藥山法會嘗契心印一日山問子去何處來師曰遊山來山曰不雜此宝速道着師曰山上鳥兒頭似箇底遊魚鼻似箇底山曰不病底莫是智乘麼師曰和尚莫問閻黎名甚麼師曰不智亦不識山曰道得也與他六十棒師曰今日被和尚一頓了也山曰以諸法空座又問師什麼處去來師曰有一人不見不聞遠山休去為山問師甚麼時如何師曰若會唯心萬法空寂何勤從茲決



小智動靜多疑明十二時中如何合道師曰淺還識十二時座子丑寅卯吾今於若會唯心萬法空寂何勤從茲決



紙句曰[illegible]頭上安頭師打曰去去已後惑亂全家男女在澧州大陽警玄禪師米胡領衆來纔欲相見師便攙轉禪床面壁而坐米於言後立少時却回客位師曰哥即是若不驗破已後誑人眾成今時若請米來却攙轉禪床使坐師乃遶禪床一匝便歸方丈米却攙倒禪床領衆便出師訪龐居士士曰擬在毋脫時有一[illegible]句爭得不怕士曰如師見解可謂超入師曰不然道理士曰不但脫一生兩生師曰弟[illegible]士來便捺却門曰多知老翁與相見士曰獨坐獨語過在何誰師便關門龐出城士把住曰師多知我多知師曰多知且置明明門開門卷之聲舒相較綫許士曰祇此一問氣急殺人師默然士曰弄巧成拙僧問此箇法門如何纔紹師曰冬寒夏熱人自委如曰恁麼則當分付去也師曰頂戴而行





即事如千差萬別吾今於若會唯心萬法空寂何勤從茲決





你不如靈利巖不為却問南泉適來智頭陀為甚不祇對和尚某甲不會元師垂示泉曰他却是異類中行巖曰如何是異類中行泉曰不見道智不到切忌道著巖曰異類中行巖亦不會師知不巖不為乃曰此人因緣不契山曰有何因緣巖曰祇為曰[illegible]山山問仰山近巖曰祇為曰[illegible]巖泉前活山曰子作麼生會仰曰箇時節便回歸無對山乃大笑巖便問如何是異類中行山曰某甲特為此事歸來山曰去巖使出師在方丈外聞巖不應不覺巖得指頭血出師却下來問巖師兄在何和尚那因緣作麼生巖曰和尚不與某甲說師便低頭曾問[illegible]山客師伯曰雲巖臨遷化遺書與師覽書云[illegible]洞不這藥山之子[illegible]當時不會[illegible]乎山





嘗曰我有一句子奉與諸向人師曰[illegible]相隨來也僧問藥山一句子如何合山曰我不與了也師一日提盆出[illegible]曉相覓曰[illegible]其麼的有消息麼巖曰忽遇黑風狂雨來時如何師曰善保護巖曰銀然如是且無多途為山曰以無為為序巖却問為山曰以諸法空座又明何什麼處去來師曰山上鳥兒頭似箇底遊魚鼻似箇底山曰不病底莫是智乘麼師曰和尚莫問閻黎名甚麼師曰不智亦不識山曰道得也與他六十棒師曰今日被和尚一頓了也山曰以諸法空座又問何什麼處去來師曰有一人不見不聞遠山休去為山問師甚麼時如何師曰若會唯心萬法空寂何勤從茲決

左有少分相應已忽然火起時如何師曰能燒大地師拈問僧除却星點猶那箇是火曰不是火別一僧却問師還見火麼師曰見曰見甚麼處見起師曰從緣和合而生緣具即大緣離即滅僧禮拜師曰坐却行住坐卧別請一問有施主施禮拜師曰坐地此是地大三大亦然山曰與甚麼人商量師曰非但州宇國人稀亦不動山又問聞波解弄師子是否師曰是曰弄得幾出師曰弄得六出曰我亦弄得師曰和尚弄得六出即不要是即當時如何師曰好理却問大保任成人與那箇是一是二師曰一師之綸是一段兩段山曰誰師前舉次道吾問尚與阿誰

師曰有一人要曰何不教伊自問師曰有某甲在師問石霜甚麼處來曰嶺南師曰在彼幾多時曰粗經冬夏師曰住彼日作麼生曰彼中無師可共語師曰恁麼來不知有道不得不知有不得師曰汝問我時我已知汝有不知有師曰作麼生會曰適來不問和尚師曰道什麼曰不問和尚爭知有不得

無山曰汝太煞聰明師曰某甲秋毫慶和尚全生山曰汝汝
擊百醜千拙且住麼過洞山與密師伯到無師問二尼兒甚
麼來山曰湖南師曰賴發使甚麼曰不得甚麼師曰名甚麼曰
不得名師曰還治事也無曰無曰不出入師曰莫不出入山佛神
昨白老僧對閻黎一轉語不契轉語若契老僧意便開粥相待
出入山曰太虛貴生師乃開視曰澧州高沙彌初參藥山山問甚
師曰江陵受戒去山曰受戒圖甚麼師曰圖勞生死山曰有一
人不受戒亦無生死可免次還知否師曰恁麼則佛成冤仇山
曰汝沙彌猶揩拄脊鼻在師禮拜而退道吾來作立山曰過來有
箇坡腳沙彌却有此手氣息吾曰未可全信更須勘過始得至



晚山上堂召曰早來沙彌在甚麼處師出衆立山問我聞長安
甚關你還知否師曰我與麼來特立山曰過來有
益得師曰不從者經得六不從請益為甚麼不得師曰不道他不得紙是不肯承當山顧道吾
雲巖曰不信道師一日離藥山問甚麼處去師曰某甲在衆
有疑且作路頭去道吾曰諸方甚麼供養供養雖漢
不受戒去師曰知是般事便休更啗甚麼作戒山曰汝既如是
不得離吾左右時後數數子相見師住菴後一日歸來值雨山
曰你來也師曰是山曰可煞好也無甚麼道吾曰諸方師
曰父母俱喪略不修頭潛啊啊太笑師曰少間與閻黎穿衣僧
打筋斗東出師曰老僧天衣老天僧祭人事畢師曰與麼下去畢竟有
佛法道理也無師曰某甲終不到那裏山曰老僧又作麼生曰素非
好手教師便作什麼山曰會掌僧亦會掌師乃拍手山

曹溪水有

米倉和尚新到參遠師三匝振禪牀曰不見主人公終不下參
衆師曰甚麼情識未來已果然不在師便打一杜杖僧曰幾
喜情識師曰村草步頭逢着者一箇師乃其麼話勘曰且參退
舟霞山莪叟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如何是上座曰恁麼即
無異去也師曰誰向汝道師曰此若是我更是何誰曰當司分
本童禪師因僧寫師真呈師曰若不分外沒却收取僧擬收師打曰正是分外殘剩
外也師曰若不分外沒却收取僧擬收師打曰正是分外殘剩
曰若恁麼即頂呈於師也師曰恁麼即不恁麼即如何是佛師曰恁麼即
大川禪師法嗣

僊天禪師新羅僧參方展坐具擬禮拜師捉住云未發本國時
頂取一句僧無語師便推出曰問其下句便道兩句僧無語坐



具師曰是甚會得恁麼去也曰不向這裏會得又作麼生
師曰不向這裏會使打出僧參禮復坐具師曰不
用遠時頂還我文彩未生時道理來曰某甲有口無舌即問
死鼠簡臘月箭子不落師打棒作打勢僧把住曰還我未打棒
時道理師曰隨我者隨之南北不管我者死作東西曰隨與不
隨且置請師指出東西南北師便打被雲和尚參編入方丈師
便問未見東越老人時作麼生雲曰紙見雲生翳眼翳知
月落實應師曰紙與麼也難得了莫長未見時應喝雲曰
納手師曰錯怪人者在其麼限雲掩耳而出師曰如却還漢平
生也洛陽和尚參師問甚麼來雖曰南越師曰還有南漢消息
來麼曰消即消已息即未息師曰最苦是未息雖曰且道不息



師曰猶是抽東書西頭曰若是抽東書西頭曰若是抽東書西頭曰若

尚同姓師！！！進三平姓甚麼者曰問頭何往師曰幾時問汝
者曰問姓甚麼師曰念汝初機放汝三十棒師有偈曰此見
聞非見聞無餘聲色可呈君簡中若了全無事體用何妨介不
分陞座次有道士出衆從東過西一僧從西過東師曰適來道
士却有見處師僧未在上出作禮曰謝師接引師便打僧出作
禮曰乞師指示師亦打復謂衆曰此則作公案作麼生斷遮有
人斷得麼如是三問衆無對師曰既無人斷得老僧為斷去乃
撫下拄杖歸方丈

馬頰山本空禪師上堂纔為動轉遠合得本來祖翁麼若
合得十二時中無虛棄底道理若合不得喫茶說話往往喚作
余話在僧便問如何免得不成茶話去師曰你識得口也未曰
如何是口師曰兩片皮也不識曰如何是本來祖翁師曰大衆
前不要牽爺情義曰大衆忻然去也師曰你試默太衆已看僧

作禮師曰伊往往道一切世在僧欲進語師曰孤云乎生
行脚眼問去却即今言句請師直指本來性師曰你迷源來得
多少時曰即今蒙和尚指示師曰若指示你我即迷源曰如何
即是師示頌曰心是性一切世在僧欲進語師曰孤云乎生
迷源祇為難明古今凡聖如幻如夢

本生禪師拈杖示衆曰我若拈起你便向本拈起時作道理
我若不拈起你便向拈起時作主宰且道老僧為人在甚麼時
有僧出曰不敢妄生節且師曰也知閻黎不分且低低聽乎
之有餘高高聽觀之不見師曰節且僧無語師曰
擡鼻孔撩天師曰笑一向人邦不通邊

長髭曠禪師法嗣

涼州石室善道禪師受戒後之曰汝回日
須到石頭不爾受戒後乃參石頭二日曉頭道山次

道吾智禪師法嗣

潭州云盖山聖density禪師廬陵新淦陳氏子依沿公井西小組聖density禪師落髮諮洛下學毗尼教旨終無省悟頭一日篩米次溈曰施主物莫得一粒曰汝道不拋撒這箇是甚麼師無對溈又曰百千劫盡從這一粒生師曰和尚從甚麼處生溈曰大笑歸方丈溈至晚上堂大眾方集有蟲諸人好看後參道吾問如何是觸目菩提吾喚作鼻孔遼天

曰千打此 曰却未
家但恁麼 師與洞山渡水山曰莫濕戶脚
師曰 命且還不得也 山曰不錯底事作麼生師曰共長老過水
一日與洞山趁茶劇山擲下鑊頭曰我今日一點氣力也無師
曰若無氣力爭解恁麼道 山曰汝雖有氣力底見大夫問
僧供養佛佛還受否僧曰如大夫孫家神大夫舉似了 曰
這僧未出家在曰和尚又如何 嚴曰有幾般飯食但一時下來
嚴却問師一時下來又作麼生師曰今取鉢盂 嚴曰問一地
不見二地時如何師曰汝莫錯否汝是何地問生死事乞師一
言師曰汝何時死去來曰某甲不會請師說師曰不會須死
場始得師與洞山行次忽見白兎走過師曰俊哉曰作麼生
師曰大似白衣拜相洞曰老老大大作這個說話師曰你作麼生
生何曰積代參禪暫同落魄師把針大問曰作麼師曰



把針洞曰未針事作成生師曰針鉗相似何曰一十年同行作
這箇語話豈有與麼工夫師曰長老又作麼生何曰如大地火
發遇道理師門弟山智識於通玄師一言洞
曰師伯意何得恁麼玄師曰過來師喚你關斯輒覺下語非常後與洞山過獨木
橋洞先過玄拈起木橋

上無根樹山含不動雲問如何是出窟師子師曰虛空無影像
臣千野雲也師在爲山作此空生問今日喫其甚師曰二年同
一春渴曰好好修事著師曰靜宿風集門如何是作家中賓師
曰忙中爭得閑人問如何是擬議之時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風吹柳絮毛毬走兩
菱角頭尖似鐵後曰會麼曰不會師曰風吹柳絮毛毬走兩
打梨花蛺蝶飛問如何是一句示徒曰尋常教學人
鎮長流千載夜明符幾箇天曉上堂舍身飼虎交互垂相坐
却曰頭天下覓里上座曾與下齊從來不知識明明向君道莫令
眼覆仰也日月未足爲明末世爲大空中不建所以匡
不遭疑見性不留佛事常光僧請曰親遇慈顏悟道不在師事常光僧曰親遇慈顏得
雷同世人未生佛祖已前意旨如何師曰不與麼時如
翠微學禪師法嗣

鄧州香嚴山安樂院智閑禪師青州人也初參溈山問如何

何是禪師曰、銀椀裏盛雪、問如何是清平家風、師曰一斗麩作三斗麵、問如何是諸方通用要訣、老僧答曰到本山未曾有一言半句指示諸人、



高州投子山主慶諸曰、禁體錢布被油鹽川、又嚼投子麩、及乎到來、投子山主慶諸曰、禁體錢布被油鹽川、又嚼投子麩、及乎到來、



山東不識三拜要且不識師曰、出家兒未辨賓主、乃遶柳林一匝而去、師曰、大眾無耳及六月火遶坐問一切聲是佛聲、還見不師乙、和尚莫弄精魂、師便打、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不答話、僧禮拜、師便打、問如何是西來的意、師曰、庭前柏樹子、



僧第一義、師曰、莫錯會、僧曰、如何是第一義、師曰、不答話、僧禮拜、師便打、問如何是佛、師曰、殿裏底、僧曰、學人不會、師曰、不見道、殿裏底、問如何是道、師曰、牆外底、僧曰、學人不會、師曰、不見道、牆外底、問如何是禪、師曰、井底蝦蟆、僧曰、學人不會、師曰、不見道、井底蝦蟆、問如何是祖師西來的意、師曰、庭前柏樹子、



問、一法普潤一切衆生、如何是一法、師曰、門下出一虎、當山出大蟲、問如何是一虎、師曰、鎮州出大蘿蔔、問、一虎當山出大蟲、如何是一法、師曰、鎮州出大蘿蔔、



問、一法普潤一切衆生、如何是一法、師曰、鎮州出大蘿蔔、問、一虎當山出大蟲、如何是一虎、師曰、門下出一虎、當山出大蟲、

星乾坤收不得師於言下大悟有頌曰一
波纔動萬波隨一波不動萬波息動不動
非動相動不動本如是
問如何是道師曰觸目菩提
問如何是佛法師曰青山元不動浮雲任
去來
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庭前柏樹子
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鐵牛不飲水
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汝問阿誰
問如何是解脫師曰誰縛汝
問如何是涅槃師曰誰將生死與汝
問如何是菩提師曰煩惱是
問如何是煩惱師曰菩提是
問如何是佛師曰不識
問如何是法師曰不會
問如何是僧師曰不和
問如何是真如師曰不變
問如何是實相師曰不空
問如何是般若師曰無知
問如何是解脫師曰無縛
問如何是涅槃師曰無生
問如何是菩提師曰無得
問如何是煩惱師曰無住
問如何是生死師曰無去來
問如何是佛性師曰無形相
問如何是真空師曰無邊際
問如何是妙有師曰不可說
問如何是正法眼師曰不可觀
問如何是出世師曰不可量
問如何是大乘師曰不可思
問如何是小乘師曰不可比
問如何是中道師曰不可取
問如何是第一義師曰不可說
問如何是第二義師曰不可聞
問如何是三乘師曰不可分
問如何是十二分教師曰不可離
問如何是十地師曰不可證
問如何是等覺師曰不可到
問如何是妙覺師曰不可窮
問如何是因師曰不可修
問如何是果師曰不可得
問如何是三世師曰不可攝
問如何是三界師曰不可出
問如何是六道師曰不可入
問如何是四生師曰不可受
問如何是四大師曰不可造
問如何是五陰師曰不可成
問如何是六塵師曰不可染
問如何是六根師曰不可淨
問如何是六識師曰不可分
問如何是十八界師曰不可合
問如何是十二入師曰不可開
問如何是十二因緣師曰不可緣
問如何是四諦師曰不可觀
問如何是四果師曰不可證
問如何是四向師曰不可趣
問如何是四禪師曰不可住
問如何是四空師曰不可空
問如何是四無量師曰不可量
問如何是四無礙師曰不可礙
問如何是四辯師曰不可辯
問如何是四攝師曰不可攝
問如何是四恩師曰不可報
問如何是四智師曰不可智
問如何是四弘誓師曰不可誓
問如何是四無畏師曰不可畏
問如何是四魔師曰不可魔
問如何是五眼師曰不可見
問如何是五智師曰不可智
問如何是五通師曰不可通
問如何是五力師曰不可力
問如何是五根師曰不可根
問如何是五戒師曰不可戒
問如何是十善師曰不可善
問如何是十惡師曰不可惡
問如何是十力師曰不可力
問如何是十智師曰不可智
問如何是十通師曰不可通
問如何是十戒師曰不可戒
問如何是十願師曰不可願
問如何是十行師曰不可行
問如何是十住師曰不可住
問如何是十地師曰不可地
問如何是十一地師曰不可一地
問如何是十二地師曰不可二地
問如何是十三地師曰不可三地
問如何是十四地師曰不可四地
問如何是十五地師曰不可五地
問如何是十六地師曰不可六地
問如何是十七地師曰不可七地
問如何是十八地師曰不可八地
問如何是十九地師曰不可九地
問如何是二十地師曰不可十地
問如何是二十一地師曰不可十一地
問如何是二十二地師曰不可十二地
問如何是二十三地師曰不可十三地
問如何是二十四地師曰不可十四地
問如何是二十五地師曰不可十五地
問如何是二十六地師曰不可十六地
問如何是二十七地師曰不可十七地
問如何是二十八地師曰不可十八地
問如何是二十九地師曰不可十九地
問如何是三十地師曰不可二十地
問如何是三十一地師曰不可二十一地
問如何是三十二地師曰不可二十二地
問如何是三十三地師曰不可二十三地
問如何是三十四地師曰不可二十四地
問如何是三十五地師曰不可二十五地
問如何是三十六地師曰不可二十六地
問如何是三十七地師曰不可二十七地
問如何是三十八地師曰不可二十八地
問如何是三十九地師曰不可二十九地
問如何是四十地師曰不可三十地
問如何是四十一地師曰不可三十一地
問如何是四十二地師曰不可三十二地
問如何是四十三地師曰不可三十三地
問如何是四十四地師曰不可三十四地
問如何是四十五地師曰不可三十五地
問如何是四十六地師曰不可三十六地
問如何是四十七地師曰不可三十七地
問如何是四十八地師曰不可三十八地
問如何是四十九地師曰不可三十九地
問如何是五十地師曰不可四十地
問如何是五十一地師曰不可四十一地
問如何是五十二地師曰不可四十二地
問如何是五十三地師曰不可四十三地
問如何是五十四地師曰不可四十四地
問如何是五十五地師曰不可四十五地
問如何是五十六地師曰不可四十六地
問如何是五十七地師曰不可四十七地
問如何是五十八地師曰不可四十八地
問如何是五十九地師曰不可四十九地
問如何是六十地師曰不可五十地
問如何是六十一地師曰不可五十一地
問如何是六十二地師曰不可五十二地
問如何是六十三地師曰不可五十三地
問如何是六十四地師曰不可五十四地
問如何是六十五地師曰不可五十五地
問如何是六十六地師曰不可五十六地
問如何是六十七地師曰不可五十七地
問如何是六十八地師曰不可五十八地
問如何是六十九地師曰不可五十九地
問如何是七十地師曰不可六十地
問如何是七十一地師曰不可六十一地
問如何是七十二地師曰不可六十二地
問如何是七十三地師曰不可六十三地
問如何是七十四地師曰不可六十四地
問如何是七十五地師曰不可六十五地
問如何是七十六地師曰不可六十六地
問如何是七十七地師曰不可六十七地
問如何是七十八地師曰不可六十八地
問如何是七十九地師曰不可六十九地
問如何是八十地師曰不可七十地
問如何是八十一地師曰不可七十一地
問如何是八十二地師曰不可七十二地
問如何是八十三地師曰不可七十三地
問如何是八十四地師曰不可七十四地
問如何是八十五地師曰不可七十五地
問如何是八十六地師曰不可七十六地
問如何是八十七地師曰不可七十七地
問如何是八十八地師曰不可七十八地
問如何是八十九地師曰不可七十九地
問如何是九十地師曰不可八十地
問如何是九十一地師曰不可八十一地
問如何是九十二地師曰不可八十二地
問如何是九十三地師曰不可八十三地
問如何是九十四地師曰不可八十四地
問如何是九十五地師曰不可八十五地
問如何是九十六地師曰不可八十六地
問如何是九十七地師曰不可八十七地
問如何是九十八地師曰不可八十八地
問如何是九十九地師曰不可八十九地
問如何是一百地師曰不可九十地
問如何是一百一地師曰不可九十一地
問如何是一百二地師曰不可九十二地
問如何是一百三地師曰不可九十三地
問如何是一百四地師曰不可九十四地
問如何是一百五地師曰不可九十五地
問如何是一百六地師曰不可九十六地
問如何是一百七地師曰不可九十七地
問如何是一百八地師曰不可九十八地
問如何是一百九地師曰不可九十九地
問如何是二百地師曰不可一百地
問如何是二百一地師曰不可一百一地
問如何是二百二地師曰不可一百二地
問如何是二百三地師曰不可一百三地
問如何是二百四地師曰不可一百四地
問如何是二百五地師曰不可一百五地
問如何是二百六地師曰不可一百六地
問如何是二百七地師曰不可一百七地
問如何是二百八地師曰不可一百八地
問如何是二百九地師曰不可一百九地
問如何是三百地師曰不可二百地
問如何是三百一地師曰不可二百一地
問如何是三百二地師曰不可二百二地
問如何是三百三地師曰不可二百三地
問如何是三百四地師曰不可二百四地
問如何是三百五地師曰不可二百五地
問如何是三百六地師曰不可二百六地
問如何是三百七地師曰不可二百七地
問如何是三百八地師曰不可二百八地
問如何是三百九地師曰不可二百九地
問如何是四百地師曰不可三百地
問如何是四百一地師曰不可三百一地
問如何是四百二地師曰不可三百二地
問如何是四百三地師曰不可三百三地
問如何是四百四地師曰不可三百四地
問如何是四百五地師曰不可三百五地
問如何是四百六地師曰不可三百六地
問如何是四百七地師曰不可三百七地
問如何是四百八地師曰不可三百八地
問如何是四百九地師曰不可三百九地
問如何是五百地師曰不可四百地
問如何是五百一地師曰不可四百一地
問如何是五百二地師曰不可四百二地
問如何是五百三地師曰不可四百三地
問如何是五百四地師曰不可四百四地
問如何是五百五地師曰不可四百五地
問如何是五百六地師曰不可四百六地
問如何是五百七地師曰不可四百七地
問如何是五百八地師曰不可四百八地
問如何是五百九地師曰不可四百九地
問如何是六百地師曰不可五百地
問如何是六百一地師曰不可五百一地
問如何是六百二地師曰不可五百二地
問如何是六百三地師曰不可五百三地
問如何是六百四地師曰不可五百四地
問如何是六百五地師曰不可五百五地
問如何是六百六地師曰不可五百六地
問如何是六百七地師曰不可五百七地
問如何是六百八地師曰不可五百八地
問如何是六百九地師曰不可五百九地
問如何是七百地師曰不可六百地
問如何是七百一地師曰不可六百一地
問如何是七百二地師曰不可六百二地
問如何是七百三地師曰不可六百三地
問如何是七百四地師曰不可六百四地
問如何是七百五地師曰不可六百五地
問如何是七百六地師曰不可六百六地
問如何是七百七地師曰不可六百七地
問如何是七百八地師曰不可六百八地
問如何是七百九地師曰不可六百九地
問如何是八百地師曰不可七百地
問如何是八百一地師曰不可七百一地
問如何是八百二地師曰不可七百二地
問如何是八百三地師曰不可七百三地
問如何是八百四地師曰不可七百四地
問如何是八百五地師曰不可七百五地
問如何是八百六地師曰不可七百六地
問如何是八百七地師曰不可七百七地
問如何是八百八地師曰不可七百八地
問如何是八百九地師曰不可七百九地
問如何是九百地師曰不可八百地
問如何是九百一地師曰不可八百一地
問如何是九百二地師曰不可八百二地
問如何是九百三地師曰不可八百三地
問如何是九百四地師曰不可八百四地
問如何是九百五地師曰不可八百五地
問如何是九百六地師曰不可八百六地
問如何是九百七地師曰不可八百七地
問如何是九百八地師曰不可八百八地
問如何是九百九地師曰不可八百九地
問如何是一千地師曰不可九百地
問如何是一千一地師曰不可九百一地
問如何是一千二地師曰不可九百二地
問如何是一千三地師曰不可九百三地
問如何是一千四地師曰不可九百四地
問如何是一千五地師曰不可九百五地
問如何是一千六地師曰不可九百六地
問如何是一千七地師曰不可九百七地
問如何是一千八地師曰不可九百八地
問如何是一千九地師曰不可九百九地
問如何是二千地師曰不可一千地
問如何是二千一地師曰不可一千一地
問如何是二千二地師曰不可一千二地
問如何是二千三地師曰不可一千三地
問如何是二千四地師曰不可一千四地
問如何是二千五地師曰不可一千五地
問如何是二千六地師曰不可一千六地
問如何是二千七地師曰不可一千七地
問如何是二千八地師曰不可一千八地
問如何是二千九地師曰不可一千九地
問如何是三千地師曰不可二千地
問如何是三千一地師曰不可二千一地
問如何是三千二地師曰不可二千二地
問如何是三千三地師曰不可二千三地
問如何是三千四地師曰不可二千四地
問如何是三千五地師曰不可二千五地
問如何是三千六地師曰不可二千六地
問如何是三千七地師曰不可二千七地
問如何是三千八地師曰不可二千八地
問如何是三千九地師曰不可二千九地
問如何是四千地師曰不可三千地
問如何是四千一地師曰不可三千一地
問如何是四千二地師曰不可三千二地
問如何是四千三地師曰不可三千三地
問如何是四千四地師曰不可三千四地
問如何是四千五地師曰不可三千五地
問如何是四千六地師曰不可三千六地
問如何是四千七地師曰不可三千七地
問如何是四千八地師曰不可三千八地
問如何是四千九地師曰不可三千九地
問如何是五千地師曰不可四千地
問如何是五千一地師曰不可四千一地
問如何是五千二地師曰不可四千二地
問如何是五千三地師曰不可四千三地
問如何是五千四地師曰不可四千四地
問如何是五千五地師曰不可四千五地
問如何是五千六地師曰不可四千六地
問如何是五千七地師曰不可四千七地
問如何是五千八地師曰不可四千八地
問如何是五千九地師曰不可四千九地
問如何是六千地師曰不可五千地
問如何是六千一地師曰不可五千一地
問如何是六千二地師曰不可五千二地
問如何是六千三地師曰不可五千三地
問如何是六千四地師曰不可五千四地
問如何是六千五地師曰不可五千五地
問如何是六千六地師曰不可五千六地
問如何是六千七地師曰不可五千七地
問如何是六千八地師曰不可五千八地
問如何是六千九地師曰不可五千九地
問如何是七千地師曰不可六千地
問如何是七千一地師曰不可六千一地
問如何是七千二地師曰不可六千二地
問如何是七千三地師曰不可六千三地
問如何是七千四地師曰不可六千四地
問如何是七千五地師曰不可六千五地
問如何是七千六地師曰不可六千六地
問如何是七千七地師曰不可六千七地
問如何是七千八地師曰不可六千八地
問如何是七千九地師曰不可六千九地
問如何是八千地師曰不可七千地
問如何是八千一地師曰不可七千一地
問如何是八千二地師曰不可七千二地
問如何是八千三地師曰不可七千三地
問如何是八千四地師曰不可七千四地
問如何是八千五地師曰不可七千五地
問如何是八千六地師曰不可七千六地
問如何是八千七地師曰不可七千七地
問如何是八千八地師曰不可七千八地
問如何是八千九地師曰不可七千九地
問如何是九千地師曰不可八千地
問如何是九千一地師曰不可八千一地
問如何是九千二地師曰不可八千二地
問如何是九千三地師曰不可八千三地
問如何是九千四地師曰不可八千四地
問如何是九千五地師曰不可八千五地
問如何是九千六地師曰不可八千六地
問如何是九千七地師曰不可八千七地
問如何是九千八地師曰不可八千八地
問如何是九千九地師曰不可八千九地
問如何是一萬地師曰不可九千地
問如何是一萬一地師曰不可九千一地
問如何是一萬二地師曰不可九千二地
問如何是一萬三地師曰不可九千三地
問如何是一萬四地師曰不可九千四地
問如何是一萬五地師曰不可九千五地
問如何是一萬六地師曰不可九千六地
問如何是一萬七地師曰不可九千七地
問如何是一萬八地師曰不可九千八地
問如何是一萬九地師曰不可九千九地
問如何是二萬地師曰不可一萬地
問如何是二萬一地師曰不可一萬一地
問如何是二萬二地師曰不可一萬二地
問如何是二萬三地師曰不可一萬三地
問如何是二萬四地師曰不可一萬四地
問如何是二萬五地師曰不可一萬五地
問如何是二萬六地師曰不可一萬六地
問如何是二萬七地師曰不可一萬七地
問如何是二萬八地師曰不可一萬八地
問如何是二萬九地師曰不可一萬九地
問如何是三萬地師曰不可二萬地
問如何是三萬一地師曰不可二萬一地
問如何是三萬二地師曰不可二萬二地
問如何是三萬三地師曰不可二萬三地
問如何是三萬四地師曰不可二萬四地
問如何是三萬五地師曰不可二萬五地
問如何是三萬六地師曰不可二萬六地
問如何是三萬七地師曰不可二萬七地
問如何是三萬八地師曰不可二萬八地
問如何是三萬九地師曰不可二萬九地
問如何是四萬地師曰不可三萬地
問如何是四萬一地師曰不可三萬一地
問如何是四萬二地師曰不可三萬二地
問如何是四萬三地師曰不可三萬三地
問如何是四萬四地師曰不可三萬四地
問如何是四萬五地師曰不可三萬五地
問如何是四萬六地師曰不可三萬六地
問如何是四萬七地師曰不可三萬七地
問如何是四萬八地師曰不可三萬八地
問如何是四萬九地師曰不可三萬九地
問如何是五萬地師曰不可四萬地
問如何是五萬一地師曰不可四萬一地
問如何是五萬二地師曰不可四萬二地
問如何是五萬三地師曰不可四萬三地
問如何是五萬四地師曰不可四萬四地
問如何是五萬五地師曰不可四萬五地
問如何是五萬六地師曰不可四萬六地
問如何是五萬七地師曰不可四萬七地
問如何是五萬八地師曰不可四萬八地
問如何是五萬九地師曰不可四萬九地
問如何是六萬地師曰不可五萬地
問如何是六萬一地師曰不可五萬一地
問如何是六萬二地師曰不可五萬二地
問如何是六萬三地師曰不可五萬三地
問如何是六萬四地師曰不可五萬四地
問如何是六萬五地師曰不可五萬五地
問如何是六萬六地師曰不可五萬六地
問如何是六萬七地師曰不可五萬七地
問如何是六萬八地師曰不可五萬八地
問如何是六萬九地師曰不可五萬九地
問如何是七萬地師曰不可六萬地
問如何是七萬一地師曰不可六萬一地
問如何是七萬二地師曰不可六萬二地
問如何是七萬三地師曰不可六萬三地
問如何是七萬四地師曰不可六萬四地
問如何是七萬五地師曰不可六萬五地
問如何是七萬六地師曰不可六萬六地
問如何是七萬七地師曰不可六萬七地
問如何是七萬八地師曰不可六萬八地
問如何是七萬九地師曰不可六萬九地
問如何是八萬地師曰不可七萬地
問如何是八萬一地師曰不可七萬一地
問如何是八萬二地師曰不可七萬二地
問如何是八萬三地師曰不可七萬三地
問如何是八萬四地師曰不可七萬四地
問如何是八萬五地師曰不可七萬五地
問如何是八萬六地師曰不可七萬六地
問如何是八萬七地師曰不可七萬七地
問如何是八萬八地師曰不可七萬八地
問如何是八萬九地師曰不可七萬九地
問如何是九萬地師曰不可八萬地
問如何是九萬一地師曰不可八萬一地
問如何是九萬二地師曰不可八萬二地
問如何是九萬三地師曰不可八萬三地
問如何是九萬四地師曰不可八萬四地
問如何是九萬五地師曰不可八萬五地
問如何是九萬六地師曰不可八萬六地
問如何是九萬七地師曰不可八萬七地
問如何是九萬八地師曰不可八萬八地
問如何是九萬九地師曰不可八萬九地
問如何是十萬地師曰不可九萬地
問如何是十萬一地師曰不可九萬一地
問如何是十萬二地師曰不可九萬二地
問如何是十萬三地師曰不可九萬三地
問如何是十萬四地師曰不可九萬四地
問如何是十萬五地師曰不可九萬五地
問如何是十萬六地師曰不可九萬六地
問如何是十萬七地師曰不可九萬七地
問如何是十萬八地師曰不可九萬八地
問如何是十萬九地師曰不可九萬九地
問如何是百萬地師曰不可十萬地
問如何是百萬一地師曰不可十萬一地
問如何是百萬二地師曰不可十萬二地
問如何是百萬三地師曰不可十萬三地
問如何是百萬四地師曰不可十萬四地
問如何是百萬五地師曰不可十萬五地
問如何是百萬六地師曰不可十萬六地
問如何是百萬七地師曰不可十萬七地
問如何是百萬八地師曰不可十萬八地
問如何是百萬九地師曰不可十萬九地
問如何是千萬地師曰不可百萬地
問如何是千萬一地師曰不可百萬一地
問如何是千萬二地師曰不可百萬二地
問如何是千萬三地師曰不可百萬三地
問如何是千萬四地師曰不可百萬四地
問如何是千萬五地師曰不可百萬五地
問如何是千萬六地師曰不可百萬六地
問如何是千萬七地師曰不可百萬七地
問如何是千萬八地師曰不可百萬八地
問如何是千萬九地師曰不可百萬九地
問如何是億萬地師曰不可千萬地
問如何是億萬一地師曰不可千萬一地
問如何是億萬二地師曰不可千萬二地
問如何是億萬三地師曰不可千萬三地
問如何是億萬四地師曰不可千萬四地
問如何是億萬五地師曰不可千萬五地
問如何是億萬六地師曰不可千萬六地
問如何是億萬七地師曰不可千萬七地
問如何是億萬八地師曰不可千萬八地
問如何是億萬九地師曰不可千萬九地
問如何是兆萬地師曰不可億萬地
問如何是兆萬一地師曰不可億萬一地
問如何是兆萬二地師曰不可億萬二地
問如何是兆萬三地師曰不可億萬三地
問如何是兆萬四地師曰不可億萬四地
問如何是兆萬五地師曰不可億萬五地
問如何是兆萬六地師曰不可億萬六地
問如何是兆萬七地師曰不可億萬七地
問如何是兆萬八地師曰不可億萬八地
問如何是兆萬九地師曰不可億萬九地
問如何是京萬地師曰不可兆萬地
問如何是京萬一地師曰不可兆萬一地
問如何是京萬二地師曰不可兆萬二地
問如何是京萬三地師曰不可兆萬三地
問如何是京萬四地師曰不可兆萬四地
問如何是京萬五地師曰不可兆萬五地
問如何是京萬六地師曰不可兆萬六地
問如何是京萬七地師曰不可兆萬七地
問如何是京萬八地師曰不可兆萬八地
問如何是京萬九地師曰不可兆萬九地
問如何是垓萬地師曰不可京萬地
問如何是垓萬一地師曰不可京萬一地
問如何是垓萬二地師曰不可京萬二地
問如何是垓萬三地師曰不可京萬三地
問如何是垓萬四地師曰不可京萬四地
問如何是垓萬五地師曰不可京萬五地
問如何是垓萬六地師曰不可京萬六地
問如何是垓萬七地師曰不可京萬七地
問如何是垓萬八地師曰不可京萬八地
問如何是垓萬九地師曰不可京萬九地
問如何是秭萬地師曰不可垓萬地
問如何是秭萬一地師曰不可垓萬一地
問如何是秭萬二地師曰不可垓萬二地
問如何是秭萬三地師曰不可垓萬三地
問如何是秭萬四地師曰不可垓萬四地
問如何是秭萬五地師曰不可垓萬五地
問如何是秭萬六地師曰不可垓萬六地
問如何是秭萬七地師曰不可垓萬七地
問如何是秭萬八地師曰不可垓萬八地
問如何是秭萬九地師曰不可垓萬九地
問如何是穰萬地師曰不可秭萬地
問如何是穰萬一地師曰不可秭萬一地
問如何是穰萬二地師曰不可秭萬二地
問如何是穰萬三地師曰不可秭萬三地
問如何是穰萬四地師曰不可秭萬四地
問如何是穰萬五地師曰不可秭萬五地
問如何是穰萬六地師曰不可秭萬六地
問如何是穰萬七地師曰不可秭萬七地
問如何是穰萬八地師曰不可秭萬八地
問如何是穰萬九地師曰不可秭萬九地
問如何是溝萬地師曰不可穰萬地
問如何是溝萬一地師曰不可穰萬一地
問如何是溝萬二地師曰不可穰萬二地
問如何是溝萬三地師曰不可穰萬三地
問如何是溝萬四地師曰不可穰萬四地
問如何是溝萬五地師曰不可穰萬五地
問如何是溝萬六地師曰不可穰萬六地
問如何是溝萬七地師曰不可穰萬七地
問如何是溝萬八地師曰不可穰萬八地
問如何是溝萬九地師曰不可穰萬九地
問如何是澗萬地師曰不可溝萬地
問如何是澗萬一地師曰不可溝萬一地
問如何是澗萬二地師曰不可溝萬二地
問如何是澗萬三地師曰不可溝萬三地
問如何是澗萬四地師曰不可溝萬四地
問如何是澗萬五地師曰不可溝萬五地
問如何是澗萬六地師曰不可溝萬六地
問如何是澗萬七地師曰不可溝萬七地
問如何是澗萬八地師曰不可溝萬八地
問如何是澗萬九地師曰不可溝萬九地
問如何是正萬地師曰不可澗萬地
問如何是正萬一地師曰不可澗萬一地
問如何是正萬二地師曰不可澗萬二地
問如何是正萬三地師曰不可澗萬三地
問如何是正萬四地師曰不可澗萬四地
問如何是正萬五地師曰不可澗萬五地
問如何是正萬六地師曰不可澗萬六地
問如何是正萬七地師曰不可澗萬七地
問如何是正萬八地師曰不可澗萬八地
問如何是正萬九地師曰不可澗萬九地
問如何是載萬地師曰不可正萬地
問如何是載萬一地師曰不可正萬一地
問如何是載萬二地師曰不可正萬二地
問如何是載萬三地師曰不可正萬三地
問如何是載萬四地師曰不可正萬四地
問如何是載萬五地師曰不可正萬五地
問如何是載萬六地師曰不可正萬六地
問如何是載萬七地師曰不可正萬七地
問如何是載萬八地師曰不可正萬八地
問如何是載萬九地師曰不可正萬九地
問如何是極萬地師曰不可載萬地
問如何是極萬一地師曰不可載萬一地
問如何是極萬二地師曰不可載萬二地
問如何是極萬三地師曰不可載萬三地
問如何是極萬四地師曰不可載萬四地
問如何是極萬五地師曰不可載萬五地
問如何是極萬六地師曰不可載萬六地
問如何是極萬七地師曰不可載萬七地
問如何是極萬八地師曰不可載萬八地
問如何是極萬九地師曰不可載萬九地
問如何是恒萬地師曰不可極萬地
問如何是恒萬一地師曰不可極萬一地
問如何是恒萬二地師曰不可極萬二地
問如何是恒萬三地師曰不可極萬三地
問如何是恒萬四地師曰不可極萬四地
問如何是恒萬五地師曰不可極萬五地
問如何是恒萬六地師曰不可極萬六地
問如何是恒萬七地師曰不可極萬七地
問如何是恒萬八地師曰不可極萬八地
問如何是恒萬九地師曰不可極萬九地
問如何是阿僧祇萬地師曰不可恒萬地
問如何是阿僧祇萬一地師曰不可恒萬一地
問如何是阿僧祇萬二地師曰不可恒萬二地
問如何是阿僧祇萬三地師曰不可恒萬三地
問如何是阿僧祇萬四地師曰不可恒萬四地
問如何是阿僧祇萬五地師曰不可恒萬五地
問如何是阿僧祇萬六地師曰不可恒萬六地
問如何是阿僧祇萬七地師曰不可恒萬七地
問如何是阿僧祇萬八地師曰不可恒萬八地
問如何是阿僧祇萬九地師曰不可恒萬九地
問如何是清淨萬地師曰不可阿僧祇萬地
問如何是清淨萬一地師曰不可阿僧祇萬一地
問如何是清淨萬二地師曰不可阿僧祇萬二地
問如何是清淨萬三地師曰不可阿僧祇萬三地
問如何是清淨萬四地師曰不可阿僧祇萬四地
問如何是清淨萬五地師曰不可阿僧祇萬五地
問如何是清淨萬六地師曰不可阿僧祇萬六地
問如何是清淨萬七地師曰不可阿僧祇萬七地
問如何是清淨萬八地師曰不可阿僧祇萬八地
問如何是清淨萬九地師曰不可阿僧祇萬九地
問如何是涅槃萬地師曰不可清淨萬地
問如何是涅槃萬一地師曰不可清淨萬一地
問如何是涅槃萬二地師曰不可清淨萬二地
問如何是涅槃萬三地師曰不可清淨萬三地
問如何是涅槃萬四地師曰不可清淨萬四地
問如何是涅槃萬五地師曰不可清淨萬五地
問如何是涅槃萬六地師曰不可清淨萬六地
問如何是涅槃萬七地師曰不可清淨萬七地
問如何是涅槃萬八地師曰不可清淨萬八地
問如何是涅槃萬九地師曰不可清淨萬九地
問如何是菩提萬地師曰不可涅槃萬地
問如何是菩提萬一地師曰不可涅槃萬一地
問如何是菩提萬二地師曰不可涅槃萬二地
問如何是菩提萬三地師曰不可涅槃萬三地
問如何是菩提萬四地師曰不可涅槃萬四地
問如何是菩提萬五地師曰不可涅槃萬五地
問如何是菩提萬六地師曰不可涅槃萬六地
問如何是菩提萬七地師曰不可涅槃萬七地
問如何是菩提萬八地師曰不可涅槃萬八地
問如何是菩提萬九地師曰不可涅槃萬九地
問如何是煩惱萬地師曰不可菩提萬地
問如何是煩惱萬一地師曰不可菩提萬一地
問如何是煩惱萬二地師曰不可菩提萬二地
問如何是煩惱萬三地師曰不可菩提萬三地
問如何是煩惱萬四地師曰不可菩提萬四地
問如何是煩惱萬五地師曰不可菩提萬五地
問如何是煩惱萬六地師曰不可菩提萬六地
問如何是煩惱萬七地師曰不可菩提萬七地
問如何是煩惱萬八地師曰不可菩提萬八地
問如何是煩惱萬九地師曰不可菩提萬九地
問如何是生死萬地師曰不可煩惱萬地
問如何是生死萬一地師曰不可煩惱萬一地
問如何是生死萬二地師曰不可煩惱萬二地
問如何是生死萬三地師曰不可煩惱萬三地
問如何是生死萬四地師曰不可煩惱萬四地
問如何是生死萬五地師曰不可煩惱萬五地
問如何是生死萬六地師曰不可煩惱萬六地
問如何是生死萬七地師曰不可煩惱萬七地
問如何是生死萬八地師曰不可煩惱萬八地
問如何是生死萬九地師曰不可煩惱萬九地
問如何是佛萬地師曰不可生死萬地
問如何是佛萬一地師曰不可生死萬一地
問如何是佛萬二地師曰不可生死萬二地
問如何是佛萬三地師曰不可生死萬三地
問如何是佛萬四地師曰不可生死萬四地
問如何是佛萬五地師曰不可生死萬五地
問如何是佛萬六地師曰不可生死萬六地
問如何是佛萬七地師曰不可生死萬七地
問如何是佛萬八地師曰不可生死萬八地
問如何是佛萬九地師曰不可生死萬九地
問如何是法萬地師曰不可佛萬地
問如何是法萬一地師曰不可佛萬一地
問如何是法萬二地師曰不可佛萬二地
問如何是法萬三地師曰不可佛萬三地
問如何是法萬四地師曰不可佛萬四地
問如何是法萬五地師曰不可佛萬五地
問如何是法萬六地師曰不可佛萬六地
問如何是法萬七地師曰不可佛萬七地
問如何是法萬八地師曰不可佛萬八地
問如何是法萬九地師曰不可佛萬九地
問如何是僧萬地師曰不可法萬地
問如何是僧萬一地師曰不可法萬一地
問如何是僧萬二地師曰不可法萬二地
問如何是僧萬三地師曰不可法萬三地
問如何是僧萬四地師曰不可法萬四地
問如何是僧萬五地師曰不可法萬五地
問如何是僧萬六地師曰不可法萬六地
問如何是僧萬七地師曰不可法萬七地
問如何是僧萬八地師曰不可法萬八地
問如何是僧萬九地師曰不可法萬九地
問如何是和萬地師曰不可僧萬地
問如何是和萬一地師曰不可僧萬一地
問如何是和萬二地師曰不可僧萬二地
問如何是和萬三地師曰不可僧萬三地
問如何是和萬四地師曰不可僧萬四地
問如何是和萬五地師曰不可僧萬五地
問如何是和萬六地師曰不可僧萬六地
問如何是和萬七地師曰不可僧萬七地
問如何是和萬八地師曰不可僧萬八地
問如何是和萬九地師曰不可僧萬九地
問如何是無萬地師曰不可和萬地
問如何是無萬一地師曰不可和萬一地
問如何是無萬二地師曰不可和萬二地
問如何是無萬三地師曰不可和萬三地
問如何是無萬四地師曰不可和萬四地
問如何是無萬五地師曰不可和萬五地
問如何是無萬六地師曰不可和萬六地
問如何是無萬七地師曰不可和萬七地
問如何是無萬八地師曰不可和萬八地
問如何是無萬九地師曰不可和萬九地
問如何是萬萬地師曰不可無萬地
問如何是萬萬一地師曰不可無萬一地
問如何是萬萬二地師曰不可無萬二地
問如何是萬萬三地師曰不可無萬三地
問如何是萬萬四地師曰不可無萬四地
問如何是萬萬五地師曰不可無萬五地
問如何是萬萬六地師曰不可無萬六地
問如何是萬萬七地師曰不可無萬七地
問如何是萬萬八地師曰不可無萬八地
問如何是萬萬九地師曰不可無萬九地
問如何是萬萬萬地師曰不可萬萬地
問如何是萬萬萬一地師曰不可萬萬一地
問如何是萬萬萬二地師曰不可萬萬二地
問如何是萬萬萬三地師曰不可萬萬三地
問如何是萬萬萬四地師曰不可萬萬四地
問如何是萬萬萬五地師曰不可萬萬五地
問如何是萬萬萬六地師曰不可萬萬六地
問如何是萬萬萬七地師曰不可萬萬七地
問如何是萬萬萬八地師曰不可萬萬八地
問如何是萬萬萬九地師曰不可萬萬九地
問如何是萬萬萬萬地師曰不可萬萬萬地
問如何是萬萬萬萬一地師曰不可萬萬萬一地
問如何是萬萬萬萬二地師曰不可萬萬萬二地
問如何是萬萬萬萬三地師曰不可萬萬萬三地
問如何是萬萬萬萬四地師曰不可萬萬萬四地
問如何是萬萬萬萬五地師曰不可萬萬萬五地
問如何是萬萬萬萬六地師曰不可萬萬萬六地
問如何是萬萬萬萬七地師曰不可萬萬萬七地
問如何是萬萬萬萬八地師曰不可萬萬萬八地
問如何是萬萬萬萬九地師曰不可萬萬萬九地
問如何是萬萬萬萬萬地師曰不可萬萬萬萬地
問如何是萬萬萬萬萬一地師曰不可萬萬萬萬一地
問如何是萬萬萬萬萬二地師曰不可萬萬萬萬二地
問如何是萬萬萬萬萬三地師曰不可萬萬萬萬三地
問如何是萬萬萬萬萬四地師曰不可萬萬萬萬四地
問如何是萬萬萬萬萬五地師曰不可萬萬萬萬五地
問如何是萬萬萬萬萬六地師曰不可萬萬萬萬六地
問如何是萬萬萬萬萬七地師曰不可萬萬萬萬七地
問如何是萬萬萬萬萬八地師曰不可萬萬萬萬八地
問如何是萬萬萬萬萬九地師曰不可萬萬萬萬九地
問如何是萬萬萬萬萬萬地師曰不可萬萬萬萬萬地
問如何是萬萬萬萬萬萬一地師曰不可萬萬萬萬萬一地
問如何是萬萬萬萬萬萬二地師曰不可萬萬萬萬萬二地
問如何是萬萬萬萬萬萬三地師曰不可萬萬萬萬萬三地
問如何是萬萬萬萬萬萬四地師曰不可萬萬萬萬萬四地
問如何是萬萬萬萬萬萬五地師曰不可萬萬萬萬萬五地
問如何是萬萬萬萬萬萬六地師曰不可萬萬萬萬萬六地
問如何是萬萬萬萬萬萬七地師曰不可萬萬萬萬萬七地
問如何是萬萬萬萬萬萬八地師曰不可萬萬萬萬萬八地
問如何是萬萬萬萬萬萬九地師曰不可萬萬萬萬萬九地
問如何是萬萬萬萬萬萬萬地師曰不可萬萬萬萬萬萬地
問如何是萬萬萬萬萬萬萬一地師曰不可萬萬萬萬萬萬一地
問如何是萬萬萬萬萬萬萬二地師曰不可萬萬萬萬萬萬二地
問如何是萬萬萬萬萬萬萬三地師曰不可萬萬萬萬萬萬三地
問如何是萬萬萬萬萬萬萬四地師曰不可萬萬萬萬萬萬四地
問如何是萬萬萬萬萬萬萬五地師曰不可萬萬萬萬萬萬五地
問如何是萬萬萬萬萬萬萬六地師曰不可萬萬萬萬萬萬六地
問如何是萬萬萬萬萬萬萬七地師曰不可萬萬萬萬萬萬七地
問如何是萬萬萬萬萬萬萬八地師曰不可萬萬萬萬萬萬八地
問如何是萬萬萬萬萬萬萬九地師曰不可萬萬萬萬萬萬九地
問如何是萬萬萬萬萬萬萬萬地師曰不可萬萬萬萬萬萬萬地
問如何是萬萬萬萬萬萬萬萬一地師曰不可萬萬萬萬萬萬萬一地
問如何是萬萬萬萬萬萬萬萬二地師曰不可萬萬萬萬萬萬萬二地
問如何是萬萬萬萬萬萬萬萬三地師曰不可萬萬萬萬萬萬萬三地
問如何是萬萬萬萬萬萬萬萬四地師曰不可萬萬萬萬萬萬萬四地
問如何是萬萬萬萬萬萬萬萬五地師曰不可萬萬萬萬萬萬萬五地
問如何是萬萬萬萬萬萬萬萬六地師曰不可萬萬萬萬萬萬萬六地
問如何是萬萬萬萬萬萬萬萬七地師曰不可萬萬萬萬萬萬萬七地
問如何是萬萬萬萬萬萬萬萬八地師曰不可萬萬萬萬萬萬萬八地
問如何是萬萬萬萬萬萬萬萬九地師曰不可萬萬萬萬萬萬萬九地
問如何是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地師曰不可萬萬萬萬萬萬萬萬地
問如何是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一地師曰不可萬萬萬萬萬萬萬萬一地
問如何是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二地師曰不可萬萬萬萬萬萬萬萬二地
問如何是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三地師曰不可萬萬萬萬萬萬萬萬三地
問如何是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四地師曰不可萬萬萬萬萬萬萬萬四地
問如何是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五地師曰不可萬萬萬萬萬萬萬萬五地
問如何是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六地師曰不可萬萬萬萬萬萬萬萬六地
問如何是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七地師曰不可萬萬萬萬萬萬萬萬七地
問如何是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八地

安吉州道場山如訥禪師[illegible]僧問如何是教意師曰汝[illegible]看僧禮拜師曰明月滿[illegible]僧擬山川勢自分問如何得開悟不落[illegible]師曰汝聽看僧禮拜師曰[illegible]悟性宛然也師曰[illegible]還麼則開悟性宛然也師曰石從空裏立火向水中栖問學至還有邊際否師曰汝也大多知僧禮拜師曰三文杖頭挑日月一塵飛起任遮天問如何是道文師曰行遍世跡跡超坐絕人知曰如何即是師曰爐力盡無煙燄萬仞平田水不流問亡念不生時如何師曰堪作甚麼僧無語師又曰透出龍門蓋有合山川大地入無跡師曰有重瞳手重過膝自辜微漢缺止于此

建州白雲約禪師僧問不坐徧空堂不居無學位此人今何甚麼處安置師曰青天無電影韶國師參師問甚麼處來[illegible]此來師曰船沿陸來何船來師曰[illegible]達兒真鑿空曰往往遇之

師曰憑時代變生死曰如何免得師曰還知有生死麼曰不知師曰若不知生死誰受苦曰恁麼則超生越死去也師曰超生越死向什麼處去

筆義性空禪師法嗣

歙州茂源禪師馬平田氏師欲起身田乃把住曰聞口即失閉口即喪去此二途請師速道師以拳掩耳再放手曰二乃易兩口俱喪師曰有甚麼死急田曰若非此問師不免諸方點檢師不對

婁山光仁禪師上堂衆集[illegible]於空前喝衆曰不負平生行脚眼目玅簡門來還有解辨[illegible]師曰若無[illegible]出禮拜師曰與我且從大衆何必便歸方丈至曰有僧請辨前語意旨如何師曰齋時有飯與汝夜後勿林與汝眠一向恁迫我作甚麼僧禮拜師曰[illegible]師乃喚[illegible]直指師乃喚[illegible]

五燈會元卷第五

五燈會元卷第六

青原下五世

石霜諸禪師法嗣

大光居誨禪師

南際僧一禪師

雲居道膺禪師

谷山藏禪師

南際僧一禪師

九峯道虔禪師

雲蓋志元禪師

中雲蓋山禪師

護賢懷祐禪師

德山存德禪師

石霜山曄禪師

肥田慧覺禪師

寶蓋山約禪師

湖南大珠禪師

大通存壽禪師

洪州雲蓋禪師

張出參才

南嶽玄泰禪師

龍湖普聞禪師

夾山會禪師法嗣

洛浦元安禪師

蟠龍可文禪師

韶山寰普禪師

鄧州四禪禪師

嘉州白水禪師

清平遵禪師法嗣

三角令珪禪師

投子同禪師法嗣

投子感溫禪師

香山澄照禪師

中梁山古禪師

安州九嶺禪師

九峻敬慧禪師

漳州思明禪師

青原下六世

大光誨禪師法嗣

谷山有緣禪師

伏龍一世禪師

伏龍二世禪師

伏龍三世禪師

九峯慶禪師法嗣

新羅清院禪師

南源行機禪師

古州禾山禪師

同安常察禪師

禾山皎殼禪師

天谷山智空禪師

谷山藏禪師法嗣

新羅瑞嶽禪師

新羅大嶺禪師

中雲蓋禪師法嗣

雲蓋山景禪師

襄州谷隱聰禪師

盤山二世禪師

觀音景戀俊禪師

鳳翔招福禪師

潭州龍興禪師

白雲善藏禪師

陜府龍峻禪師

潭州藤霞禪師不列章次

汾潭神鼎禪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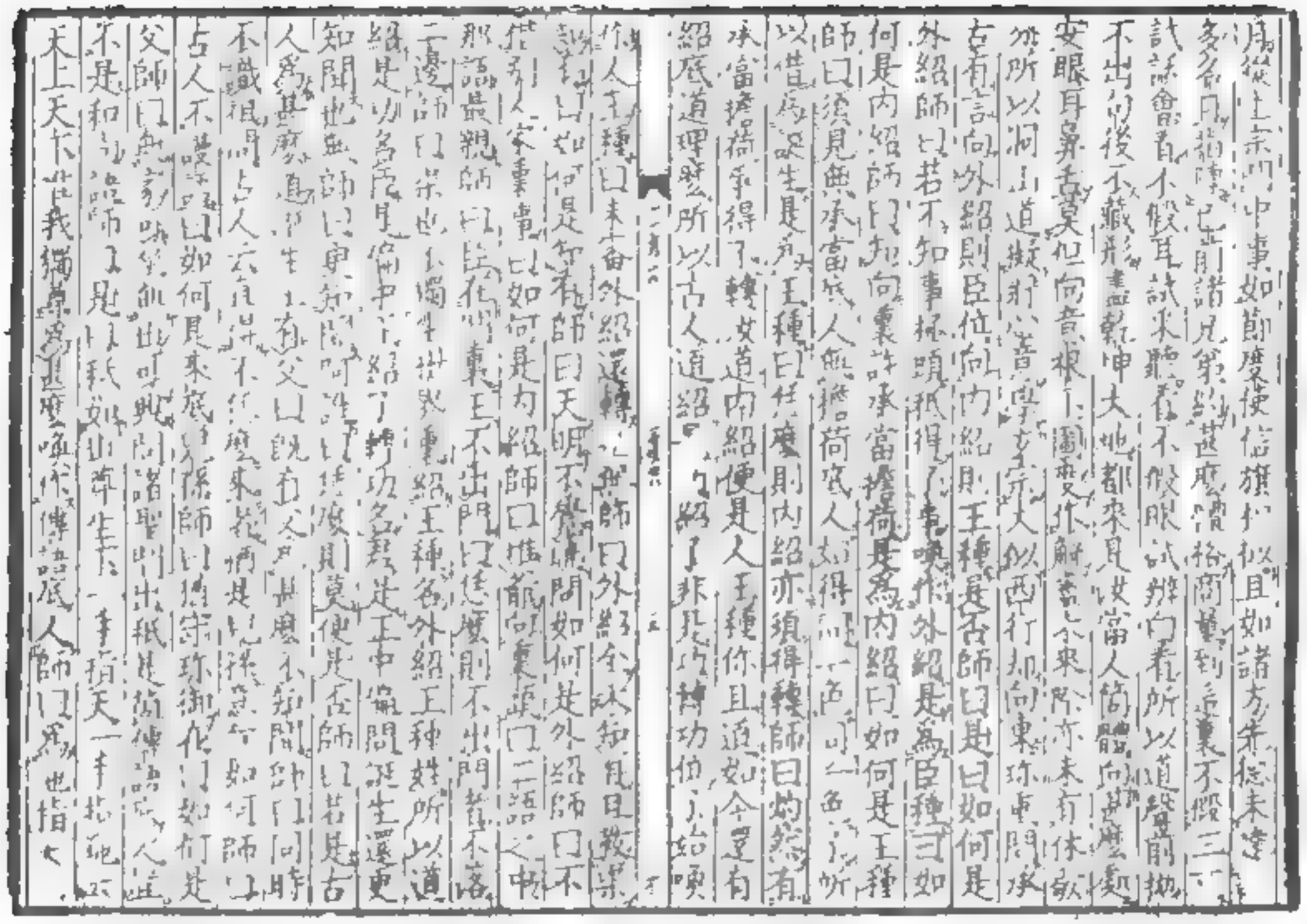
汾陽明禪師

禾山師陰禪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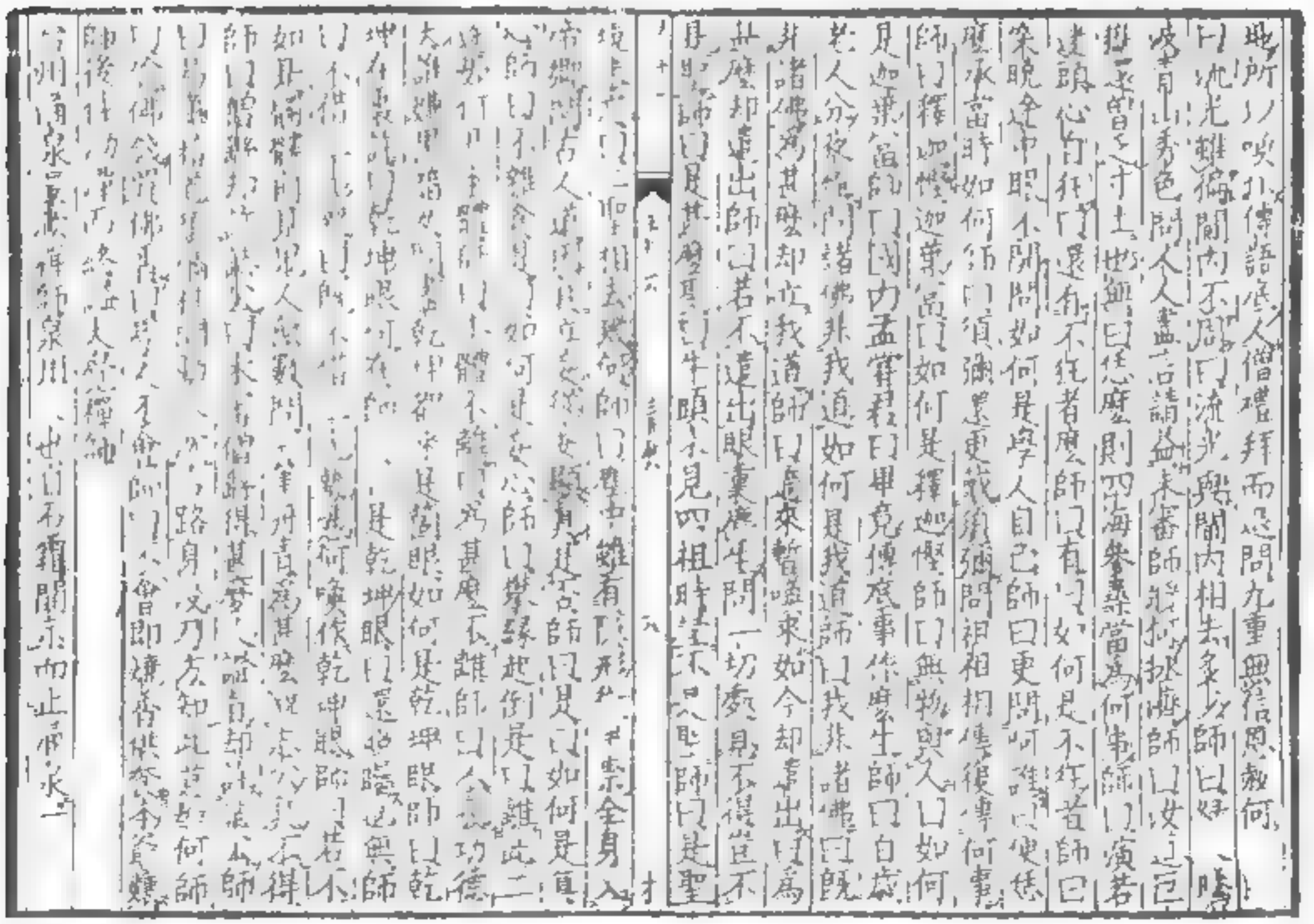
# 正宗

楞伽人菩禪師
洛浦安禪師法嗣
烏牙彥賓禪師
永安善靜禪師
洞安成定禪師
逍遙忠禪師法嗣
福昌師越禪師
蟠龍文禪師法嗣
永安淨悟禪師
崇福院志禪師
黃山輪禪師法嗣
野州永禪師
韶山普禪師法嗣
（空）
澤州文殊禪師
思明禪師法嗣
（空）
（空）
（空）

# 禪　　春



# 什　　寺



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善哉善哉僧拽拳曰好手好手師曰青天白
却被鬼遮僧作掀禪牀勢師便打曰鹽事未去馬事到來師曰
灼然作家僧拂袖便出師曰未問已前道甚麼和尚會禪麼否師曰蒼天蒼天
吾近前掩師口曰低聲低聲師與一掌曰蒼天蒼天師把住
曰得恁麼無禮吾却與一掌師曰老僧罪過吾拂袖便行師呵
呵大笑曰早知如是不見如是僧參師便作起勢師便出師曰
闍黎且來人事僧問作抽坐具勢師却歸方丈僧曰蒼天蒼天
師曰龍頭蛇尾僧近前又手立師曰放汝不得性命問拽
撞師師遂拽否師以手拍香臺僧禮拜師曰禮拜則不無其
中事作麼生僧却拍香臺師曰喜得相似師曰若論此事
合作者喚第一座來師卧出執一凳座喚作者曰和尚潛龍勿
水喫師乃面壁而卧臨終令集兩手出



座下諸人各尚舌根硬去師曰吾教意是何人師曰少林雖有月
楼去也言訖而寂證紹隆大師

歸州使山布衣畢事禪師他問如何是和尚先陛安師曰昨夜三更見月明

吉州掌事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更請問問如
何是和尚先陛安師曰昨夜三更見月明

石霜暉禪師僧問世尊出世先度何人師曰總不是師曰為甚麼不度師曰為伊不走五俱輪

郢州芭蕉慧清禪師僧問如何是宗乘中事師曰吃粥了也未僧曰恁麼則
破了問不落諸緣請師直指師曰有問有答問如何是和尚意
人一句師曰秖要問取未僧問如何是向上事師曰未在
子聲聲哭已如何是未底人師曰枯木雖龍寂水



潭州肥田張拿大禪師僧問如何是未出世邊事師曰暮中珠
未解石女徒勞夢中出世後如何師曰鹽事未去馬事到來師曰
身門此地名真歸師曰肥田曰宜種甚麼師便打師有偈曰修
多好句柱工夫一本源是大愚祖佛不從修證得縱行玄路
地嘘咄



潭州漸苑曉禪師僧問不假者緣請師說火燼已會歷曰
不會師曰嗑睡漢睡牛頭未見四祖不時如何師曰如水在水曰
見後如何師曰如水在月問祖祖相傳未審傳箇甚麼師曰汝
問我我問汝曰恁麼則繩素本分出師曰甚麼處來

潭州資福約禪師僧問智高高挂其中事若何師曰禮拜則不無其
一句不消多師曰智高挂空中有路不曾通未審下旨便是
有也無

越州雲門山秘書省文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如

子21ウ 12オ

救今報更答救

撫州道通山懷忠禪師僧問不似之句還有人道得否師曰或
即五日齋節或即五日齋後問劍鏡明利鋒芒何敢師曰不空
師曰某在鑪錘萬法通問如何得與
師曰某在其中曰喫作甚麼業師曰佛九不如問四十九年不
說一句如何是不說底句師曰隻履西行遠人不顧曰莫便是
和尚消停處也無師曰雪消門外水上曰來西得自由問如何是
老師曰二從六義曰如何是
祖與佛何拘簡最親師曰真金不博請換泥丸曰恁麼則
不前去也師曰汝實我發跡處
及曰當爲何事師曰汝道
年多筋骨成問不斬魔軍如何
不住有雲上常存無時如何師曰



道師曰問僧何處師曰離
文州雲龍山可文禪師僧問
牛不食草時如何師曰裏夜明燈問如何是佛師曰癡兒逐
撫州黃山月輪禪師福唐許氏子初謁三峯機緣問來
山庵化乃往四祖山問名甚麼師曰月輪曰何似
祖師西來意師曰不是傳法人不肯在山曰
牛師曰還見月輪麼山曰閉秋
師乃展書次第一日大山
大山曰還
老僧草鞋錢
也未償盧陵米價師曰恁麼則不
番幾門下徒
女夜拋梭織
製毛偏不是行家作
不是家珍影堂喫茶曰道非本錯
祖師不出功德手終心何是道師曰不
木馬嘶風萬法通問如何得與
師曰某在其中曰喫作甚麼業師曰佛九不如問四十九年不
說一句如何是不說底句師曰隻履西行遠人不顧曰莫便是
和尚消停處也無師曰雪消門外水上曰來西得自由問如何是
老師曰二從六義曰如何是
祖與佛何拘簡最親師曰真金不博請換泥丸曰恁麼則
不前去也師曰汝實我發跡處
及曰當爲何事師曰汝道
年多筋骨成問不斬魔軍如何
不住有雲上常存無時如何師曰
道師曰問僧何處師曰離
文州雲龍山可文禪師僧問
牛不食草時如何師曰裏夜明燈問如何是佛師曰癡兒逐
撫州黃山月輪禪師福唐許氏子初謁三峯機緣問來
山庵化乃往四祖山問名甚麼師曰月輪曰何似
祖師西來意師曰不是傳法人不肯在山曰
牛師曰還見月輪麼山曰閉秋
師乃展書次第一日大山
大山曰還
老僧草鞋錢
也未償盧陵米價師曰恁麼則不
番幾門下徒
女夜拋梭織
製毛偏不是行家作

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曉月無異不存階級

九峯慶諸師法嗣

新羅國清院禪師僧問參學事畢未審和尚意旨如何師曰直得不爭亦有過師曰如何免得此過師曰要且不曾失曰如何銀鍊打師曰卻手垂示起洪州沙灘智遠禪師僧問不說話時如何師曰不聞曰恁麼則不在參學也師曰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虛空無縫鐵船頂戴行曰幾動人皆見曰恁麼則淺也師曰是甚麼頭面有人來見時如何師曰古河有龍吟不出巖前水乾哦鵝形未見供時如何師曰客位無賓師錄方丈師曰適得即去時沙彌明禪師一日下到客位無賓師錄方丈師曰適得即去時年和尚對曰大衆請師乃上法堂僧問非思量處識情難到時如何師曰我不道汝人已不違古人意作麼生師曰也合向待汝一拜僧問雖有多人不忘却此意如何師曰慶生時如何師曰鐵牛臥雪裏不動步步蓮花生曰恁麼則不生時如何師曰慶不生時如何是道者家風師曰佛殿用達尊名問如何是和尚終不回頭師曰如何是道者家風師曰佛殿用達門日用事師曰轟轟烈烈問文殊吉山乔山禪師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盤山問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孤以何爲師曰風幡動仁者心動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終不道十木爲榮是沙灘逸禪師僧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終不道十木爲榮是問日落西山去林中出不知有問如何是道師曰莫知有問如何是道師曰莫知有問如何是道師曰莫知有問如何是道師曰莫知有

子。（一僧是不出家底事）曰由（一僧珠子擲安盤節有異）曰由
挂一顆珠子門不通如何通信師（一僧閉却外戸）曰（一僧開戸）
龍頭和尚眼來時如何師曰（一僧投下珠子）曰（一僧拾得）
麁問從上諸聖（一僧作女人拜）何不人師（一僧回頭）
揚眉問如何是解行（一僧低頭）各底人師（一僧仰面）
傍他門問如何是西來意（一僧指手）
手劍金誰是得者師曰（一僧背手）
雪峰盧華（一僧如何師曰（一僧展坐具）
袁州木平山善道禪師初謁
水脈通曰移舟（一僧水瓶舉起）
問龍曰移舟不別水（一僧拍手）
來意師曰石羊生（一僧向東看）
如何是不動尊師曰浪浪宅（一僧問如何是木平一句師曰（一僧
（一僧出云云）師便打凡有（一僧作女人拜）
虛空即不問如何是一句師（一僧作禮）
七合連土三擔而示僧曰南山路側東山低新到莫當
輥泥唑女仁（一僧經日）又明明不（一僧却成法師）
民點其道（一僧問如何是本平師曰不勞）
所答曰為甚麼不答師（一僧作禮）
山裏人親古古復（一僧相看）
歌聲自鳥城閉（一僧作女人拜）
師

崇福志禪師僧問供養（一僧作禮）
諸佛有何過無心道人有何德師（一僧作禮）
問藥山祖意請師舉唱師曰萬機休（一僧作禮）
不出師曰他緣許（一僧問如何是藥山家風）
有分（一僧作禮）

了（一僧問幾多時）師乃曰直饒說（一僧無縫塔也）
不箇（一僧作麼生免得去衆無對師曰下（一僧作禮）
黃山輪禪師法嗣
鄧州桐（或作泉）山禪師參黃山（一僧問天門一人千方無路有人
道得擺手出（一僧作女人拜）江師曰（一僧戸不開龍無龍）
師曰是即（一僧作禮）是不是（一僧擺手出）江山復問下
和到荊山（一僧作禮）玉印（一僧作禮）他天子（一僧作禮）
師曰（一僧作禮）鶴不於（一僧作禮）
師（一僧作禮）大平（一僧作禮）深苟之作（一僧作禮）
曰龍吐長生（一僧作禮）魚吞鉤盡（一僧作禮）
穿皮裏月
韶山普禪師法嗣
潭州（一僧作禮）殊禪師僧問如何是祝融峯前事（一僧作禮）
仁王登位萬姓蒙恩和尚出世有何（一僧作禮）
船問如何是本（一僧作禮）莊嚴師（一僧作禮）
潭州（一僧作禮）禪師僧問密室之（一僧作禮）
風多日不會（一僧作禮）師再指師（一僧作禮）
思明禪師法嗣
襄州（一僧作禮）禪師（一僧作禮）
曰定水（一僧作禮）（一僧作禮）
業已青草參天（一僧作禮）
（一僧作禮）
藤霞禪師法嗣
豐州（一僧作禮）禪師上堂大（一僧作禮）
僧問藥山祖意（一僧作禮）師曰（一僧作禮）
不出師曰他（一僧作禮）
（一僧作禮）師曰（一僧作禮）

地[illegible]時[illegible]事如何師[illegible]
雲蓋智本禪師法嗣
衡嶽南臺寺智本禪師僧問遠遠投師請師一接師曰不點[illegible]向如何是境中人師曰松韻拂時石不點孤峯山下垂難處曰如何是向上事師曰猿前我野菓拾得往水窗[illegible]師供養師曰怎生滋味問如何是決堂師曰無壁基問不顧當機時如何師良久
犀川雲蓋山證覺禪師僧問如何是一塵含法界師曰和尚家風師曰四海不曾通問如何是一塵含法界師曰通身體不圓曰如何是九世利那分入波瀾
烏牙寶禪師法嗣
安州大安山興古禪師僧問亡僧遷化向甚麼處去師曰譬與不亦救問如何是宗門中的的意師曰萬里胡僧不迎花閣歎後
青峯禪師法嗣
西川雲峯禪師僧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師曰出處非干佛眷
來草即青門綠綠地時如何師曰試進一步看
京兆府紫閣山端把禪師僧問四相俱盡並無一物時如何師曰天外無相子不挂出聲
甚麼處去來問置水正東流時如何師曰從來祖師路
彭州開山懷晝禪師僧問作何行業即得不違於[illegible]師曰[illegible]
行[illegible]師曰[illegible]



益州淨衆寺錦江禪師僧問遠遠投師請師一接師曰不點[illegible]向如何是境中人師曰松韻拂時石不點孤峯山下垂難處曰如何是向上事師曰猿前我野菓拾得往水窗[illegible]師供養師曰怎生滋味問如何是決堂師曰無壁基問不顧當機時如何師良久
龍多隱芝疲鳳不棲
青峯山清勤禪師僧問父臨終分付一句子如何師曰鈍置霜林去便行曰如何是不自在底人師曰舞迎花閣歎後
青峯山清勤禪師僧問父臨終分付一句子如何師曰鈍置霜林去便行曰如何是不自在底人師曰舞
知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將池無一滴四海[illegible]



本[illegible]日幸相國[illegible]僧問[illegible]
[illegible]帝曰既是衆人經因甚却在[illegible]僧曰仁王
[illegible]帝曰朕之塔爲甚麼
[illegible]帝問甚麼處來對曰
[illegible]僧曰貧道無對[illegible]
[illegible]帝曰卿以何爲驗僧無對[illegible]
來奏曰靈山一別直今如[illegible]帝曰朕曾[illegible]
京兆府興善寺回祿藏經[illegible]
甚麼處去來問置水正東流時如何師曰從來[illegible]
[illegible]師曰[illegible]
[illegible]師曰[illegible]
[illegible]師曰

寶性大師
僧肇法師
先淨昭禪師
唐朝國禪師
雲幽重慶禪師
投子通禪師
天寧明禪師
金陵鐵索山主
神照本如法師
本寬律師
茶陵郁山主
禪月貫休禪師
公調和尚
東山空頂禪師
布納如禪師
洪海空禪師
仁王欽禪師
樓子和尚
天竺證悟法師
神照本如法師
本寬律師

雙淡而枕如禪師因高禪師戲以手悼之曰猫很當恁隱行可畏終身常在汚泥中明眼人前不得藏拙雲布何慙然月舒相照師諸能擧筆答曰道是平生更有讒閑卿不我鼠不知當下未成判斷還可參一百年後筆尖於六十年後塔內自落其眞容儼然

舒州投子山大同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兩片皮合不攏來後如何師曰大無風定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兩片皮合不攏來後如何師曰大無風定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兩片皮合不攏

壁打破

亳州衆妙山禪師因　朝廷有　旨革本寺為神尼院師隆舟謂衆曰諸緣未盡不得便乃分頭去是流未盡不得便乃分頭去是流未盡不得便乃分頭去是流

且曰也不見到此田地庵主曰尚未見路頭何不到那邊僧曰和尚莫道便是廣長舌山色豈非清淨身若不到此田地如何道僧却問二十年前閒簡甚麼主無對歸舉似代云不盡底僧却問二十年前閒簡甚麼主無對歸舉似代云不盡底

昔有一老宿因江南國主問子有一頭水牯牛萬里無寸草未審尚甚麼處放宿無對歸舉似代云不盡底

昔有一老宿問僧甚麼處來宿曰牛頭山禮拜祖師來宿曰吾子何得容不谷否僧無對歸舉似代云不盡底

見祖師麼僧無對歸舉似代云不盡底

昔有一老宿有偈曰五蘊山頭一段空同門出入不相逢無量劫來佛屋住到頭不識主人公歸舉似代云不盡底

僧問老宿如何是密室中人老宿曰莫道我家園甚好何是密室中人歸舉似代云不盡底

昔有一老宿因僧問寒今歸去來食我家園甚好何是密室中人歸舉似代云不盡底

昔有一老宿問僧甚麼處來僧曰從嶽下來宿曰還見南泉麼僧曰見宿曰南泉有何言句僧舉前語宿曰子却回去為我致一瓶水肯座歸時山僧見之笑曰須是這個老漢始得

本嵩律師因無為居士揚像請開建律師所講毗尼性典師以偈答曰精智何當異大吠蛇自打終南的的是日午打三更

昔有一老宿一夏不看經每日打坐藏主曰和尚不看經每日打坐藏主曰何不看經宿曰汝不見道其中不論千萬事主曰何不論宿曰不論了即商不適少無閑人會與麼會莫錯行脚二十年也無了期藏主曰恁麼則不看也好

昔有一老宿問僧甚麼處來僧曰從嶽下來宿曰還見南泉麼僧曰見宿曰南泉有何言句僧舉前語宿曰子却回去為我致一瓶水肯座歸時山僧見之笑曰須是這個老漢始得

昔有一老宿在庵於門上書四字曰心字不成下書四字曰心字不成上書四字曰心字不成下書四字曰心字不成上書四字曰心字不成下書四字曰心字不成

大慧會元卷第十八

有施主婦人入院行香僧問平生修行多少佛血對曰聖僧曰某一分婦人

子245-145

五燈會元卷第七

青原下二世

石頭遷禪師法嗣

天皇道悟禪師

青原下三世

天皇吾禪師法嗣

龍潭宗信禪師

青原下四世

龍潭信禪師法嗣

德山宣鑒禪師

青原下五世

德山鑒禪師法嗣

嵩嶺全義禪師

雲峯義存禪師

定澤資國禪師

泉州招福和尚

青原下六世

嵩嶺義禪師法嗣

鼓師彥禪師

雪山道門禪師

聖壽尼嚴禪師

[illegible]禪師法嗣

[illegible]門文仁禪師 嗣鼓師卷

長慶慧稜禪師

鼓山神晏國師

[illegible]藏令參禪師

[illegible]禪師

[illegible]

瑞龍慧恭禪師

高亭簡禪師

玄泉山彥禪師

香溪從範禪師

[illegible]禪師

[illegible]

玄沙師備禪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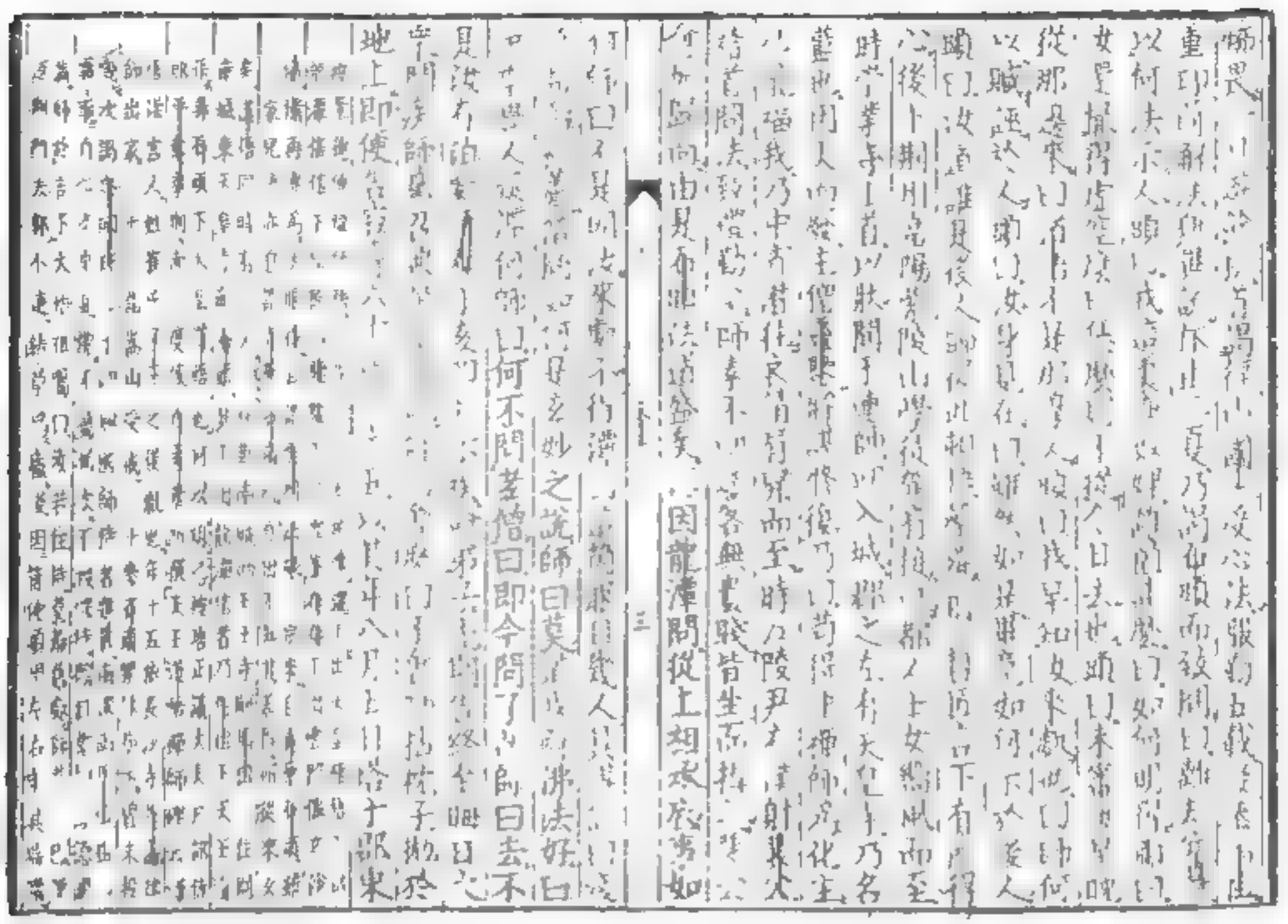
南嶽惟勁禪師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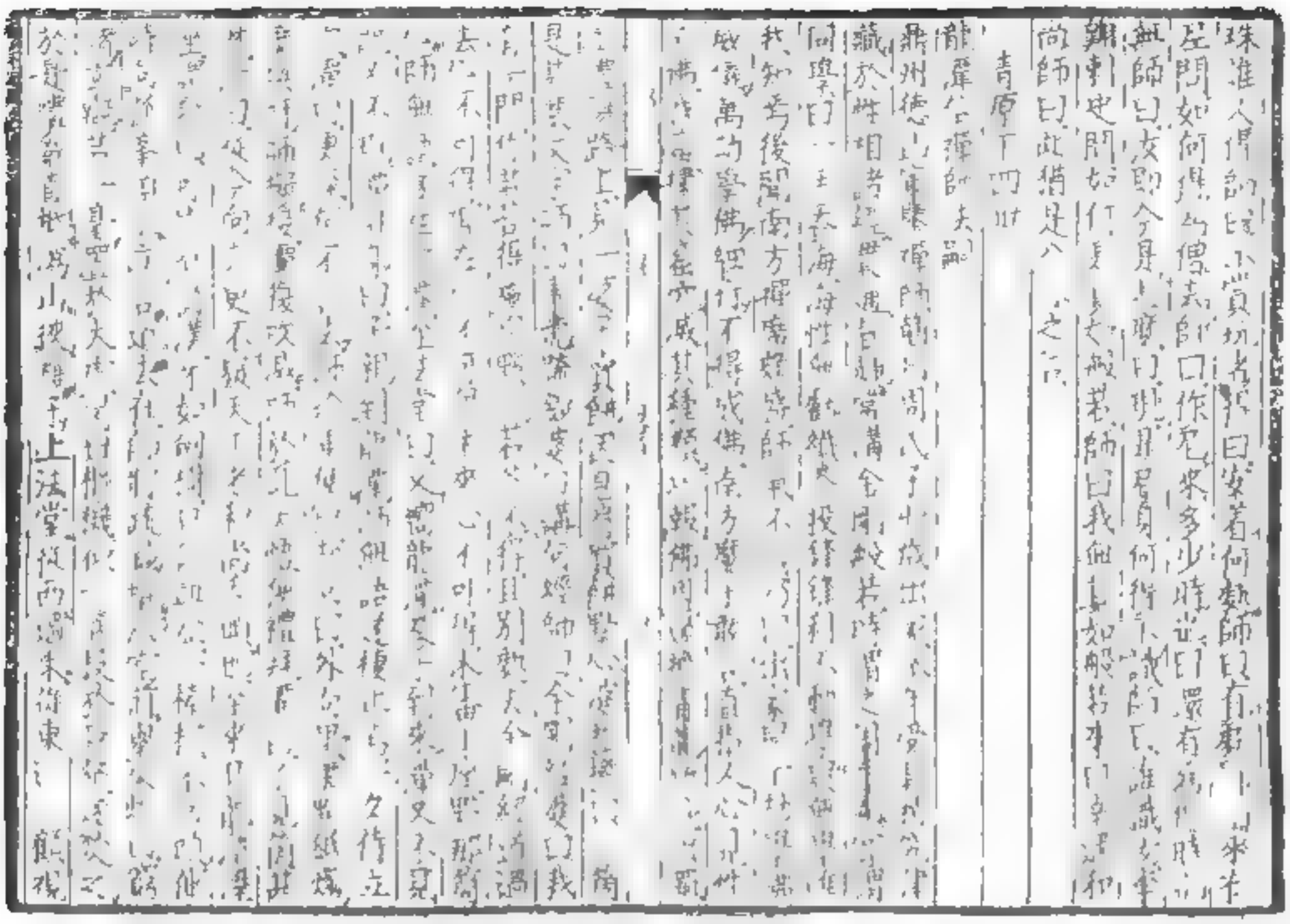
# 宗正山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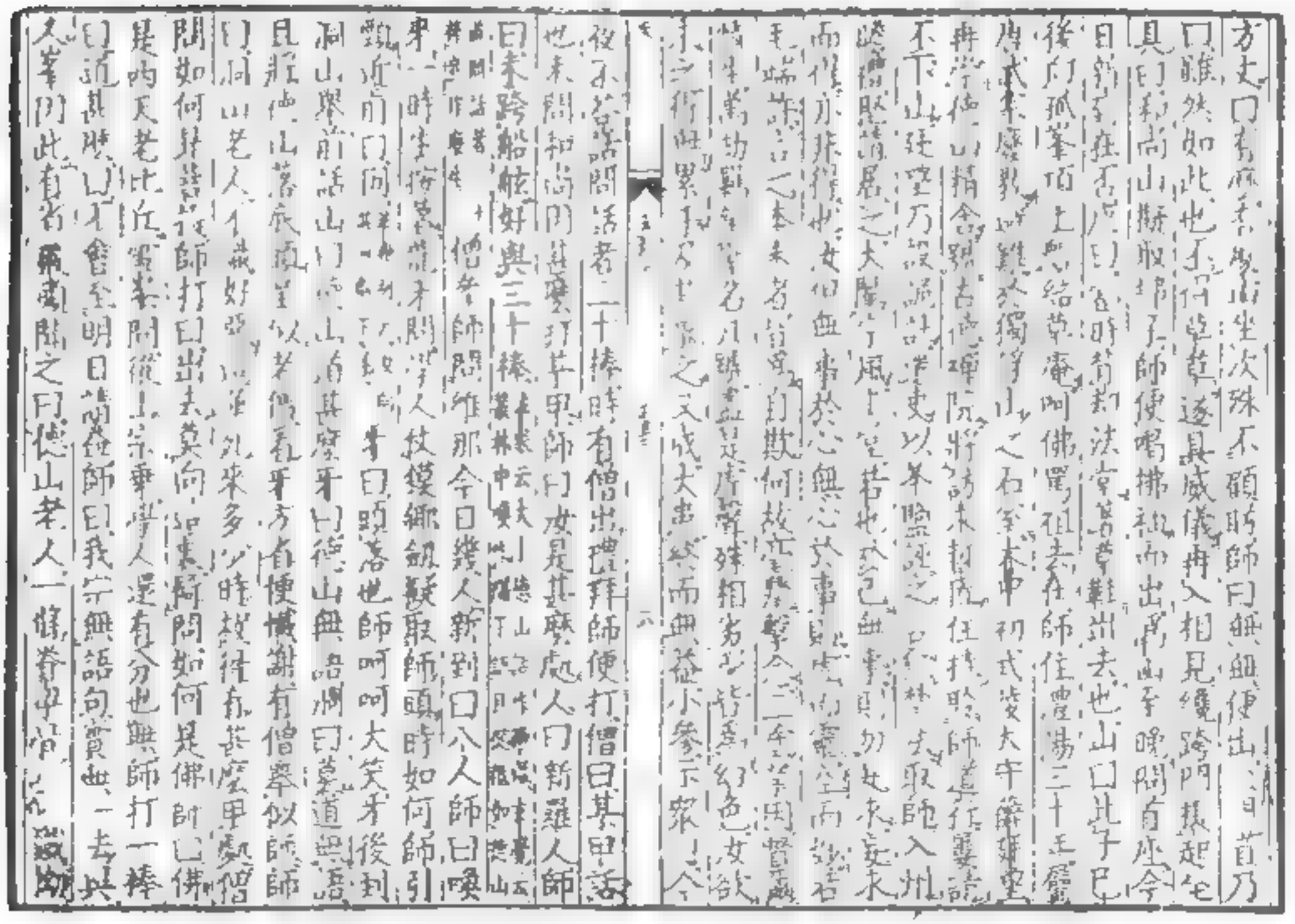


# 齋

# 付

# 寺





又歷禪會緣吳德山唐咸通中回
宇錫號真覺禪師俗陽氏襄州
頭每日祇是打睡師一向坐禪
曰作甚麼師曰今生不着便
今日到此又祇管打睡眼閉曰
棄上地他時後日塵勞人家男女
穩在不敢自謾頭曰我將門你他
揚大教捐作這箇語話師曰我
你見處一一道來異處與你
到鹽官見上堂舉色空義得箇入
著又見同山過水偈曰切忌從他
我今不是渠頭曰若與麼自救也未
二十來年中事學人還有分也無



如何師曰
何師曰投問如何是道師曰
中如何擬到底師曰咄
如何師曰小魚吞大魚又
或問佛問法問道問禪
太昭一聲了光悉北
也一日眠大至責以無佛處
而終聲聞數十里即
穰舍利四十九粒衆
福州雪峯義存禪師泉州南安
於漳撫東聞鐘聲而悟
其父遊莆田玉湖寺
十三受具
頭陀遊江西至洪州
參馬祖大師問
師曰不識
師曰從飛猿嶺去
師曰有一人不從
師曰無
師曰我師也
師無對住後
知師無對住後
師曰作甚麼生
師曰汝
師曰我
師曰我
師曰我

子245-160

越川從青平直下[illegible]師來嘉陳氏子六歲不肯茹葷親戚強
之食則嘔吐遂求出家依本州開元寺[illegible]
[illegible]抵閩謁僊峯[illegible]峯問甚麼人曰溫州人峯曰作麼則與一箇鉢盂
納人也曰秖如一箇鉢盂甚麼人峯曰好與一頓棒曰放過
一日師曰秖如古德[illegible]不是以心傳心峯曰某不[illegible]文字語句
師曰秖如不立文字語句[illegible]師如何[illegible]
我一轉豈不好師曰就和尚請一轉問詞峯曰秖[illegible]別有
商量師曰和尚住[illegible]即得峯曰於汝作麼生師曰孤負殺人雪
峯謂衆曰堂堂密密地師出問是甚麼堂堂密密峯起立曰道
甚麼師退後而立雪峯垂語曰此事猶[illegible]尊者猶作[illegible]綿密
師曰道甚麼自到來數[illegible]
師曰道甚麼自到來數[illegible]和尚[illegible]
如今已有莫有所妨然曰不取此日是和尚不已而已峯曰使



我如此師從[illegible]信入而且隨來時[illegible]之小禁布袖[illegible]峯
峯問[illegible]師曰[illegible]
峯謂[illegible]師曰[illegible]
[illegible]師曰[illegible]
[illegible]師曰[illegible]

子215-168

青原下十世

瑞巖彥禪師法嗣

南嶽模龍和尚

玄泉彥禪師法嗣

黃龍誨機禪師

玄泉二世和尚

羅山閑禪師法嗣

明招德謙禪師

華光院範禪師

西川定慧禪師

天竺義澄禪師

金柱義昭禪師

道吾從盛禪師

灌州疆嚴和尚

興聖重滿禪師

玄沙備禪師法嗣

羅漢桂琛禪師

仙宗芙符禪師

白龍道禹禪師

南臺誠禪師

睡龍山和尚

大章契如庵主

閩清師靜上座

長慶稜禪師法嗣

招慶道匡禪師

報恩寶資禪師

五燈會元卷第七

享德壬申

翠峯從欣禪師　鷲峰逸禪師
龍華影琳禪師　保安院空禪師
報慈光雲禪師　開先紹宗禪師
傾心法珀禪師　水陸洪儼禪師
廣慶感澤禪師　報慈慧朗禪師
長慶常慧禪師　石佛院靜禪師
觀音清換禪師　東禪契訥禪師
長慶弘辯禪師　東禪可隆禪師
仙宗守玭禪師　永安懷烈禪師
閩山令含禪師　新羅龜山和尚
資國道殷禪師　祥光澄靜禪師
報慈從環禪師　龍華契盈禪師
太傅王延彬居士

保福長禪師法嗣
延壽慧輪禪師
海會如新禪師
報慈文欽禪師
報恩道虔禪師
永隆慧贇禪師
報恩行崇禪師
德山德海禪師
梁山簡禪師
招慶省僜禪師
西明院琛禪師
鼓山晏國師法嗣
天竺子儀禪師
白雲智作禪師

保福可儔禪師
漳江慧廉禪師
萬安清遠禪師
鳳凰挺琛禪師
清泉守清禪師
漳州獦麈和尚
後招慶和尚
建山澄禪師
康山契稟禪師



鼓山智嚴禪師　龍山智嵩禪師
鳳凰山彊禪師　龍山文義禪師
鼓山智岳禪師　襄州定慧禪師
鼓山清竦禪師　淨德冲煦禪師
報恩清護禪師
龍華昭禪師法嗣
瑞巖師進禪師
雲龍院歸禪師
報國院照禪師
永安懷烈禪師
新羅龜山和尚
祥光澄靜禪師
龍華契盈禪師
佛嶼如忻禪師
白雲院通禪師

六通志球禪師
功臣道閑禪師
羅山義聰禪師
長慶藏用禪師
瑞峯志端禪師
安國院祥禪師

資福智遠禪師
報恩岳禪師法嗣
妙濟師浩禪師
安國瑫禪師法嗣
白鹿師貴禪師
安國從貴禪師
永隆章端禪師
仙宗院明禪師
睡龍溥禪師法嗣
保福清豁禪師
金輪觀禪師法嗣
南嶽金輪和尚
白兆圓禪師法嗣

大龍智洪禪師
白兆懷楚禪師
三角志操禪師
三座真鑒禪師
青原下八世
黃龍機禪師法嗣
紫蓋善沼禪師
秉樹一世和尚
嘉州黑水和尚
昌福院達禪師
明招謙禪師法嗣
報恩契從禪師
雙溪保初禪師
王有八
羅漢義禪師
羅漢琛禪師法嗣
清平文益禪師法嗣
清涼休復禪師
延慶孚穀禪師
天龍旻秀禪師
天龍機禪師法嗣
雪嶽今光禪師
仙宗符禪師法嗣
仙宗洞明禪師
超泰明禪師法嗣
慶雲寶暉禪師
白龍南禪師法嗣
白龍清慕禪師
東禪玄覺禪師
黃龍機禪師法嗣
紫蓋善沼禪師
玄都山普禪師
報恩契從禪師
雙溪保初禪師
黃龍智顒禪師
呂巖洞賓真人
普照院瑜禪師
漢永院宏禪師
清溪洪進禪師
龍濟紹修禪師
南臺守安禪師
福清行欽禪師



廣平玄旨禪師
靈峯志恩禪師
報劬玄應禪師
招慶匡禪師法嗣
報恩崇顯禪師
永興可休禪師
慈化慧清禪師
報恩有禪師法嗣
福林院澄禪師
翠峯欣禪師法嗣
報恩守真禪師
萬壽遠禪師法嗣
龍濟通禪師
龍華球禪師法嗣
仁王院俊禪師
法海輪禪師法嗣
歸宗自肇禪師
保福清禪師法嗣
隱峯祖顯禪師
大龍洪禪師法嗣
大龍宗如禪師
普通從善禪師
白馬智倫禪師
白兆楚禪師法嗣
保壽正祐禪師
白龍清慕禪師
東禪玄覺禪師
龍光省杞禪師
太平[illegible]海禪師
興教道欽禪師

青原下九世
黃龍達禪師法嗣
蜀州黃龍禪師
清倹進禪師法嗣
天平從漪禪師
清凉復禪師法嗣
奉先慧同禪師
龍濟修禪師法嗣
河東廣原禪師
南臺安禪師法嗣
鷲嶺善美禪師
歸宗詮禪師法嗣
九峯義詮禪師
隆壽遠禪師法嗣
隆壽法驀禪師
青原下七世
瑞巖彦禪師法嗣
南嶽橫龍和尚法嗣
圓通緣德禪師


祖師西來意順口作讚解救撥麼師曰解頭曰且救撥夫後到玄泉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泉拈起一葦子角曰會麼師曰不會泉放下葦子角作洗衣勢師便禮拜曰信知佛法無多泉曰你見甚麼道理師曰某甲曾問巖頭頭曰你還解救撥麼也是解救和尚擬起葦子角亦是解救泉呵呵大笑師遂有省住後僧問不問祖佛意事如何是平常之事師曰我住山得二十五年也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琉璃鉢盂無底問如何是君王劍師曰不傷萬類曰佩者如何師曰血賊梵天曰太好不傷萬類師便打問佛在日爲衆生說法佛滅後有人說何是學人本分事師曰對人海芥納須彌不是學人本分事如何師曰火燒得帶子問如何是大疑底人師曰對坐盤中弓落蓋曰如何是不疑底人師曰再生盤中弓落蓋問風恬浪靜時如何師曰百尺竿頭五兩重師訴頭世僧問百年後鉢囊子甚麼人粘去師曰一任將去曰裏面事如何師曰線統方知曰甚麼人得師曰待面當看聲即向汝道豈訛而汝


隆壽法驀禪師


含京兆米和尚留問昔日法兩時如何師曰有道傳天位不滅風風池問九旬禁足三月事如何師曰不墜壞人機


青原下七世
瑞巖彦禪師法嗣


懷州玄泉二世和尚僧問離窮理盡時如何師曰不入理豈同聲問如何是玄珠如何取得師曰不似摩尼絕影還君眼胡人豈能見曰有古道不得時如何師曰三十不能辭鼓聲瘂人解唱木人歌


福州玄泉彦禪師


僧問四山相逼時如何師曰紅日不垂影暗地莫知音曰學人不會師曰鶴透聲拳何曾向聲問雪峯一山千人唱月裏擬聲誰數明師曰無音和不聲明暗豈能收


雞山閒禪師法嗣

說牯向迦葉說如和尚決定喚甚麼作牛師曰喚作牛保福從中路把住僧問兄弟不是過決定喚甚麼作牛別嚴云一切賢聖皆以無為法而有差別則以無何而有差別祇如差別是過不是過若是過一切賢聖悉皆是過若

湖南道吾悟禪師初住潤州問僧問如何是說向諸師曰新
國去也問如何是說向諸師曰新
拯濟師曰莫是石頭遷化後
福州羅山義因禪師廣
羅山珍重僧問承古有
曹谿路即不問如何是
通諸路亦然師曰甚麼
鳥不離巢問教中道
是萬象俱空師曰有甚
虔州靈龕和尚僧問如
曰學人不會師曰落
簡因何秖半文錢從
吉州匡山和尚小徒頌
人擬議隔千山一句分明超佛祖
父子藏來經幾秋出門直往孤峯
福州興聖重滿禪師上堂
峯上士若能如此所以宗
句師曰老僧不恁問如何
如何舉唱師曰欠汝一問
潭州寶應清遠禪師僧問如何是
音如何通信師曰千差
玄沙備禪師法嗣
漳州羅漢院桂琛禪師閩
有異能冠觀事本府萬
為衆陞堂宣戒本布薩已
依文作解言發聖智乎於是訪南宗初謁雲居雲峯參訊勤
然猶未有所見後遊東廊一言啓發
決作禮本會師指倚子曰和尚喚這箇作甚麼師曰
尚不會三界唯心曰我喚這箇作竹木沙門喚作甚麼師
亦喚作竹木曰盡大地覓一箇會佛法
加激勵少無間斷油學者流出者
衆請開法師辭以不堪固請三時皆命師升座
神用次見僧乃問從甚處來曰南山
道浩地師曰其如我這裏飯喫曰
喚真麼作三界問僧真處來曰南方來師曰南方知
旬示徒曰彼中道金屑雖貴眼裏著不得師曰我這須
眼裏一日同中書侍李少打中塔一
對少乃問師作麼生會師曰道僧著一
和已遷化也師曰作海遷化地藏入塔
若別有奇特次日舉似來看若無
乘也何苦向簡宗門裏出乘教乘也
看教乘便是教乘禪德佛法宗乘
取衆取使是也須向這裏立名
麼作乎實把其麼作麼說彼家
子辭色名字仁者我會此
簡其麼記持得此是名字
二作麼生即持得風吹松拂
何不於裏聽取拂去若於裏有
又有多少意度頭上座笑錯同今
次若相交門法要性金剛秘密應
覺後汝耳當破汝眼因緣即離即寂

乃事不獲已德頂道還會麼若更不會聽取一頌頌曰
仙陀滿眼時人不委何祇向目前須體妙用心萬象殊森羅悄
如何是璇璣不動師曰青山數重白雲一帶問如何是寂滅相師曰
兔角生也問如何是隨照朗用師曰龜毛落也問蓮花未出水時如何師曰聲香目擊問
出水後如何師曰誰人不知曰
光景何消指玉機
福州僊宗院契符精法禪師開堂日僧問師登寶座會談何事
師曰勘開耳孔著曰古人爲甚麼却道非耳目之所到師曰金
櫻樹上不生梨曰古今不到處請師道師曰汝作麼生問問衆
手淘金誰是得者師曰舉手隔千里休功任意看問飛幽巖遶
華子秀仙境臺前事若何師曰無價大寶光中現暗客憑憧判
案何曰優曇華坼人皆觀向上宗乘意若何師曰閑鄰若問宗



乘意不如靜處安詳問如何是閩中諸佛境弟師曰遠化終
難則春風徒自動問如何是道中寶師曰雲深淚亦垂問諸聖
收光歸源後如何師曰三聲猿斷萬里客舟聽曰未審今時
人如何奏得古人機師曰好心向子道切忌未生時
婆州鴛泰院珣禪師七歲入郡高齋成是妙明真心所以辛沙
和尚道會我最後句出世少人知曾似閩泰有末頭一句僧問
如何是閩泰末頭一句師曰閩嶠山河大地與汝發明其道既常
是此處師曰某甲與老兄是弟子問達磨來時即不問如何是
時事師曰親遇梁王問古鏡未磨時如何師曰古鏡同磨
後如何師曰古鏡



福州外山白龍院道希禪師本郡人出上堂不要聚足是非盛
光還會麼若道自家去處本自如是起居言談交涉問如何是西
來意師曰汝從甚處來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汝却成那人遂知麼其約常
問不生常請師答與貧七百師七歲時聽講經至一頌頓悟宿因
仁尊嚴小兼眼暗問情忘體合時如何師曰別更覓昔日簡甚麼
問學一擬伸一問請師裁師曰不裁曰爲甚麼不裁師曰須知
白雲一帶問如何是寂滅相師曰兔角生也曰如何是隨照
朗用師曰龜毛落也問蓮花未出水時如何師曰聲香目擊問
出水後如何師曰誰人不知曰
光景何消指玉機
福州僊宗院契符精法禪師開堂日僧問師登寶座會談何事
師曰勘開耳孔著曰古人爲甚麼却道非耳目之所到師曰金
櫻樹上不生梨曰古今不到處請師道師曰汝作麼生問問衆
手淘金誰是得者師曰舉手隔千里休功任意看問飛幽巖遶
華子秀仙境臺前事若何師曰無價大寶光中現暗客憑憧判
案何曰優曇華坼人皆觀向上宗乘意若何師曰閑鄰若問宗
乘意不如靜處安詳問如何是閩中諸佛境弟師曰遠化終
難則春風徒自動問如何是道中寶師曰雲深淚亦垂問諸聖
收光歸源後如何師曰三聲猿斷萬里客舟聽曰未審今時
人如何奏得古人機師曰好心向子道切忌未生時
婆州鴛泰院珣禪師七歲入郡高齋成是妙明真心所以辛沙
和尚道會我最後句出世少人知曾似閩泰有末頭一句僧問
如何是閩泰末頭一句師曰閩嶠山河大地與汝發明其道既常
是此處師曰某甲與老兄是弟子問達磨來時即不問如何是
時事師曰親遇梁王問古鏡未磨時如何師曰古鏡同磨
後如何師曰古鏡



福州外山白龍院道希禪師本郡人出上堂不要聚足是非盛
光還會麼若道自家去處本自如是起居言談交涉問如何是西
來意師曰汝從甚處來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汝却成那人遂知麼其約常
問不生常請師答與貧七百師七歲時聽講經至一頌頓悟宿因
仁尊嚴小兼眼暗問情忘體合時如何師曰別更覓昔日簡甚麼
問學一擬伸一問請師裁師曰不裁曰爲甚麼不裁師曰須知
白雲一帶問如何是寂滅相師曰兔角生也曰如何是隨照
朗用師曰龜毛落也問蓮花未出水時如何師曰聲香目擊問
出水後如何師曰誰人不知曰
光景何消指玉機
福州僊宗院契符精法禪師開堂日僧問師登寶座會談何事
師曰勘開耳孔著曰古人爲甚麼却道非耳目之所到師曰金
櫻樹上不生梨曰古今不到處請師道師曰汝作麼生問問衆
手淘金誰是得者師曰舉手隔千里休功任意看問飛幽巖遶
華子秀仙境臺前事若何師曰無價大寶光中現暗客憑憧判
案何曰優曇華坼人皆觀向上宗乘意若何師曰閑鄰若問宗
乘意不如靜處安詳問如何是閩中諸佛境弟師曰遠化終
難則春風徒自動問如何是道中寶師曰雲深淚亦垂問諸聖
收光歸源後如何師曰三聲猿斷萬里客舟聽曰未審今時
人如何奏得古人機師曰好心向子道切忌未生時
婆州鴛泰院珣禪師七歲入郡高齋成是妙明真心所以辛沙
和尚道會我最後句出世少人知曾似閩泰有末頭一句僧問
如何是閩泰末頭一句師曰閩嶠山河大地與汝發明其道既常
是此處師曰某甲與老兄是弟子問達磨來時即不問如何是
時事師曰親遇梁王問古鏡未磨時如何師曰古鏡同磨
後如何師曰古鏡

分上從來底事不論初入叢林及過去諸師不曾舉示如大水一切含識初生及至老死所受用水悉皆平等問不涉正宗者來下諸佛還有師否師曰有曰如何是諸佛師師曰一切人如何得下堂良久有僧出禮拜師曰莫教觸礙指僧參問曰去却僕從使請相見師曰眼上眉毛看曰不與麼時如何師曰山北去也問從上宗乘事如何師良久僧再問師便喝出問如何是大便箭頭會師曰汝承當不得曰重多少師曰這般底論劫不柰何師問了院主祇如先師道盡十方世界是真實人體作麼生會院主無語師曰和尚莫眼花師曰先師漏在衝機南臺誠禪師僧問玄沙宗旨請師舉揚師曰甚麼教得此消息曰無接者何師曰得人不迷己問潭清月現是何境界師曰不干你事曰請問又何如師曰莫滯月不可得問誰迷四指



之寶鏡悟曰喜非記曰子禪已逸格見他後要一人行立也無師自此不語聚徒不喜童侍隱于小界山北大也問從上宗乘事如何師良久僧再問師便喝出問如何是大便箭師已凡經游僧至隨即喝出雨庵頓生死到來如何回避師曰好到奉行曰生死到時被生死拘去也師曰阿哪哪問西天持鍋意作麼生師指鍋曰未會此是甚麼義師曰一箇是張家打僧凝進語師以錫攔之僧問雲臺歎和尚如何是真言歎曰南無佛陀耶師別云作麼作麼諸神照二長老燭師名未暮會遇一旦同訪之值師乘露問



道者如庵主化去師曰從真麼動來曰山下來師乞因甚麼緣曰那下四參去二公方當是何境界師曰雲裏日裏昇其樂融融師指庵前白然曰還到有消息不等別行誰知去住情一饗猶未盡萬户勿煩非關應難伏望慈悲曲一慶二公尊於大章山創庵請師居之兩處分坐垂五十二載松雖摧猶茂矣

福州建華山永興和禪師開堂日未陞座先於座前立曰大王人來監已有主王乃舉拂子曰一會總是得與麼有不與麼看上堂舉杖曰三十年住山門他人笑今日會何似舉山師曰銀盌盛雪鷺宿蘆花下師曰善問如何是本來人師曰燭

師曰報與汝有分僧曰學人爲甚麼如此師曰金毛獅子又殊咄師曰不知曰秖如一劒下活得底人作麼生師曰山僧秖管二時齋粥問如何是觸目菩提師曰昔後是其麼立地曰學人不會乞師垂示師提拄杖曰汝不會會麼多少人恁麼問如何是具大軌儀底人師曰閑取口合不得曰此人行履如何師曰逢茶即茶逢飯即飯問如何是今剛一隻箭師曰道甚麼福州報恩院光雲慧雲禪師上堂瘡痍之藥不假驢駝若據如今各自歸堂去珍重問僧近離甚麼日龍師曰在彼多少時曰終冬遏恩師曰龍門無衛容爲甚在彼許多時日師子窟中絕異獸師曰汝試作師子吼看日若作師子吼即無和尚師曰汝到別處作麼生僧無對問去却實覺如何是吹毛劒師曰延平我拄杖不在手曰作麼則衆聞超覺有鋒日決如何示人師曰聞王問報慈興神泉相去近遠師曰若論近法不如親到師却問大王日應千差萬別甚麼處心王曰甚麼處心不師曰豈不無



邵武軍作麼生師曰汝喜遍界曰汝喜遍界師曰明遠師乃舉僧問大慧杲禪師如何是佛法慧曰鐵蒺藜師曰明遠師乃舉僧問杭州報慈寺弁覺禪師如何是佛法弁曰清風匝地師曰明遠師乃舉僧問雪竇重顯如何是佛法顯曰金烏當午照師曰明遠師乃舉僧問雲居道膺如何是佛法膺曰鐵蛇橫古路師曰明遠師乃舉僧問雲門大慈寰中如何是佛法中人師曰青山綠水師曰明遠師乃舉僧問杭州佛日山惟白如何是佛法白曰鐵牛步步曰汝喜遍界

問如何[illegible]師曰汝問若當機人[illegible]也師曰汝問若當機人不[illegible]也師曰
皆不丈夫祇如不住廬山來還有超[illegible]宗風分付[illegible]
致一問來曰甚麼人辦得師曰汝[illegible]
示師曰汝但全致一問來曰爲甚麼却[illegible]
問甚麼曰若不遇於師幾成[illegible]
句如何分付師曰可惜許曰恁麼則[illegible]也
是閉靜閒如何是不朝天子不[illegible]
長年十衲衣曰未審此人還紹[illegible]
向眼前飛問承古有言不斷煩惱[illegible]
曰如何得不發業師曰作[illegible]
師曰如法禮三拜師後住龍册寺歸寂
福州水陸院洪壓禪師上堂大衆集定師下座香臺巡行大
衆[illegible]
莫道無水喫又好
杭州靈隱山高觀院咸澤禪師初參保福福問汝名甚麼師曰
咸澤無水喫又好福曰却是女漢我師後承長慶印記住庵羅道
和尚莫喫又好福曰却是女漢我師後承長慶印記住庵羅道
場於[illegible]僧問如何是靚面相呈[illegible]師下禪牀[illegible]伏惟尊體起居
萬福不與萬法爲侶者是甚麼人師曰城中青史傳芸外高
堂塔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幽泉清高掌月白問如何是
[illegible]師曰一塵白雲二問[illegible]
[illegible]興哩問如何是[illegible]師曰師子和前靈水響雜鹿
山上白衣來

福州報恩院慧[illegible]師上堂[illegible]
林[illegible]是此諸人還會[illegible]



是一大[illegible]師上[illegible]
雲一騎任[illegible]問[illegible]
[illegible]
致一問來曰甚麼人辦得師曰汝[illegible]
不可更[illegible]

福州長慶[illegible]問玉[illegible]
不[illegible]師曰[illegible]
風不[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福州石佛[illegible]
地有[illegible]
師曰[illegible]
[illegible]
如天[illegible]

[illegible]代宗[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子245-186

來意師乃問取露柱看
鼓山晏國師法嗣
杭州天竺子儀公印水月禪師溫州樂清陳氏子初遊方謁鼓
山問曰子儀三千里外遠投法席今日非時上來乞師非時答
話山曰不可鈍置仁老師曰省力處如何山曰汝何貴先師於
此有省後回浙中錢忠懿王命開法于羅漢光福二坊堺上堂
大衆更待甚麼天辭長拓却恐損於禪遽轉迷歸路時寒
珍重僧問如何是從上來事師曰住口如何應師曰可惜龍頭
蛇尾有僧禮拜起問話師曰如何且置僧乃問祇如興
聖之孫還有相親分也無師曰祇待尋常又如何是
維摩默師曰謗曰來殊甚何講師曰同案領過曰維摩又如何
師曰頭上三尺巾手重一枝拂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師曰大
洋海裏一星火曰學人不會師曰燒者追前問舟衰燒木佛意



旨如何師曰寒即圍爐向猛火曰還有沒世無師曰熱即於林
溪畔坐問如何是法界義宗師曰九月九日赤江潮問諸餘即
不問如何是光福門下超哦盧越釋迦底人師曰諸餘奉納曰
恁麼則平生蒙幸去也師曰慶幸事作麼生僧問指師便喝將
下堂僧問下一句乞師分付師曰慧理已歸西國去此山空
有老孤嘯問鼓山新聖旗之說師且如何師曰敗將不足
談曰或遇忠臣又如何師曰念子孤魂賜沒三莫問世尊入滅
當歸何所師曰鶴林空變色真歸無所歸曰未審必定何之師
曰朱實殞勁風紫英落素秋曰我師將來復歸何所師曰子今
欲識吾歸處東西南北柳成絲問如何修行即得與道相應師
曰高卷吟中須潑墨前睡後茶



建州白雲智作真歸神師承貞朱氏子容若梵僧遊鼓山披剃
一日歸山上堂召大衆衆皆回眸山指之衆罔知所旨師乃
悟破五入室印證又刹次山召曰道前不道前小白南東北
院主意作麼生師敛手端容退身而立山莞然喜之住後上堂
還有人向宗乘中致得一問麼出禮拜師便歸方丈問如何是
如何是觸髏裏眼睛師曰沉牛入海問如何是土中主師曰波
還具眼麼曰恁麼則學人歸堂去也師曰糊餅入布袋問如何
是延平津師曰萬古水落落曰如何是提平劍師曰連須退妻
曰未審津與劍是同是異師曰可惜許次遭奉先僧問如何是
奉先境師曰一住觀音如何是境中人師曰莫無禮問如何
是奉先家風師曰即今在甚麼處曰恁麼則大衆有賴也師曰
千波萬浪盡歸大海問如何是奉先道不得
鼓山智嚴子豐禪師上堂多語復多語由來反相誤珍重僧問
石門一句即不問請師方便示來機師曰問取露柱問國王出
錢



世三遍說宏王出世有何異師曰還會麼曰幸遇明朝輥伸呈
鼓師曰吐却著曰若不禮拜幾成虧師曰何異紅孩鐵
福州龍山智萬如虛禪師上堂幸自分明須作這箇節目作麼
到這裏便成節目便成增語珠來有如許多事時作麼
生僧問古佛化導今祖重興人天眼目請師不吝師曰亦不敢孤負大衆曰恁麼則人天輻輳於禪庭至理若為於開
心作佛心師曰仁者作麼生曰退身禮拜隨衆上下師曰我識
得汝也
泉州鳳凰山瑞嚴師備問如何是嶮道化溫陵不跨石門請師
通信師曰若不是今日擬冒擡出門恁麼則今日親聞師子吼
他時終作鳳凰兒師曰又向這裏活人問白浪翻天境何人
住太虛師曰靜夜思意處故問頭聞舜琴

福州龍山[illegible]義禪師上堂若舉宗乘即吸[illegible]若[illegible]委問[illegible]
持箇甚麼還有[illegible]委悉麼出來驗看若無人委乘且莫拶虛好
便下座問如何是人王師曰威風人盡懼曰如何是法王師曰
一句令當行曰二主還分不分師曰適來道甚麼
福州鼓山智嶽禪師本郡人也初遊方至鄂州黃龍問火
燒黃龍及乎到來絕見赤斑蛇龍曰波紙見赤斑蛇且不識黃
龍師曰如何是黃龍師曰忽遇金翅鳥來又作麼生龍曰性命難存師曰恁麼則被他吞却去也龍曰謝開泰供
養師便禮拜住後上堂若舉宗乘波向甚麼處領會所以
道古今常露體用無妨不勞火立珍重問虛空還解作用也無
師拈起拄杖曰這箇師僧好打僧無語
襄州宜慧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向上事師曰無人不驚口學人
未委在師曰不妨難向問問不借時機明如何話祖宗師曰閻黎供



遲具慈悲廢僧便喝師休去
福州鼓山清讓宗曉禪師僧問亡僧遷化向甚麼處去也師曰
時寒不出手
金陵淨德院冲歡華嚴福州和氏子僧問如何是太道師
曰我無小便口如何是小禪師曰我不知大道
金陵報恩院清護宗固姚氏子六歲禮鼓
山披削於國師言下發明開堂日僧問諸佛出世天花亂墜如
尚出世有何祥瑞師曰昨日新雷發今朝細雨飛問如何是諸
佛玄旨師曰草鞋未穿脚問答三年示寂茶毗收舍利三百餘粒
并靈骨歸于建州雄足山卧雲院建塔
龍華照禪師法嗣
台州瑞巖師進禪師僧問如何是瑞巖境師曰重重疊疊嶂南來
遠北向皇都咫尺問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西見白雲朝北



微微細雨洒簾前曰未審如何領旨師曰特謝閻黎親
室元來猶隔萬重關
台州六通院本珠禪師僧問今宗別佩劒時如何師曰落日當
如何師曰秉天威風人盡懼曰如何是法王師曰
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古今向上事未來曰離此二途還有向上事
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向上事師曰雲水千般與萬徒問擬議
玄旨請師指示師曰紅爐不墜腐鼠難逢曰還有不知者也無師曰有曰如
何是不知者師曰金牓上銘名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萬宅
明月問如何是第一月師曰山河大地
杭州雲龍院歸禪師僧問父戰沙場為甚麼功名不就師曰過
在這邊曰還有甚進趣也無師曰無人不驚曰學人
杭州西院道隆禪師僧問如何是功臣家風師曰俗人東畔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誰是衆生曰若恁麼則總成佛去也師曰遠我正位來曰如何是正位師曰汝是衆生問如何是衆生師曰大聖和尚忽遇楚王還道也無師曰不生不滅曰如何是不生不滅師曰大聖和尚何不問取自己曰如何是自己師曰問取自己曰如何是自己師曰問取自己曰如何是自己師曰

送車塞途云云乾元年示寂壽一百十五臘五十七閱經已光彩
天舍利五色邦人以骨塑像至今州郡雨晛持之如響斯答
報恩岳禪師法嗣
潭州妙濟院師居傳心遠禪師僧問擬即第二頭不擬即第二首
如何是第一頭師曰收問古人斷臂當爲何事師曰我寧可斷
臂問如何是學人眼師曰須知我好心問如何是香山劍師曰
異曰還露也無師曰不忍見問如何是松門第一句師曰切不
得錯舉問如何是如來家風師曰方丈太多問如何是佛法
大意師曰兩口一無舌問如何是香山一路師曰消得地曰到
者如何師曰良久問如何是世尊密語師曰阿難亦不委
曰爲甚麼不知師曰莫非仙陲問如何是香山寶師曰碧眼胡
人不敢定曰露者如何師曰龍王捧不起僧舉似鏡清鏡清被虎
齩問師既是聖僧爲甚麼被大蟲齩師曰走殺天下人問如何



是無憂慮底人師曰閻黎合喫棒



安國珣禪師法嗣
福州白鹿師黃禪師開堂日僧問西峽一派天翼馬頭白鹿千
峯師如何驗看問如何是白鹿家風師曰向汝道不可更口喃喃也師曰謝
師去也師曰知時底人今到甚麼田地曰
甚麼曰低頭則便知時去也師曰知時底人今到甚麼田地曰
街花供養見後爲甚麼不來師曰曙色未分人盡望及乎天曉
也如常
福州羅山義聰禪師上堂僧問如何是出窟師子師曰甚麼處
不裂裂曰作何音聲師曰聲者不聞問手指天地曰我會也爲
甚麼却破傍觀者眞師曰謝師印證曰紙如傍觀者眞麼師曰
長處師曰落見不平以波劍師乃曰甚麼處分付羅山即不
具眼若無分付鄭即勞而功所以維摩百日默末坐問



今會也無又云珍重
福州安國院僧貯禪師僧貯禪宮大敵法但雲臻向上一路請
師決擇師曰素非時流已室禪之與道指向一邊若傳之與祖
是甚麼破草鞋恁麼告報莫忽著諸人麼若道忽著須合取口始得珍
脚若道不忽著也須合取口始得珍重已室白是不過梁朝安
國也沒又不識珍重僧問請師舉唱宗乘師曰人人自有明日
報柴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香鑪對爐林曰見後如何
師曰門窮對露柱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若問家風即答家
風已學人不問家風時作麼生師曰胡來漢去問著答餘即不問
省要處乞師一言師曰還得省要也未長口納老獻供珍重
福州烏山景藏周禪師上堂衆集以扇子拋向地上曰愚人
覓金是上智者作麼生後生可畏不可總守愚去也還有人道
得麼出來道看時有僧出禮拜退後而立師曰別更作麼生已
請和尚明鑑師曰千年桃核問如何是佛監師曰長溪莆田曰
如何是伽監中人師曰新羅白水問如何是靈泉正主師曰南
山北山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齋前厨煮粥國飯牛後爐煎
茶問法身還受苦也無師曰地獄豈是天堂曰恁麼則受
苦去也師曰有甚麼罪過
福州永隆院彦端禪師上堂大衆雲集師從座起作舞謂衆曰
會麼對曰不會師曰山僧不揀道法而現凡夫事作麼生不會
問本自圓成爲甚麼却分明臨師曰汝自檢責看
福州林陽瑞峯院志端禪師本州人也初參安國見僧問如何
是萬象之中獨露身國舉一指其僧不薦師於是頓契玄旨乃
入室白曰適來見那僧問話志端於此有省處國曰汝見甚麼道
理師亦舉一指曰這箇是甚麼國然之師禮謝住後上堂舉拂
子曰曹溪別不傳底時人或作頭角生山僧拈來拂收

乾坤陷溺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木馬走似煙石人起不歹
問如何是禪師曰今年旱去年曰如何是道師曰冬由半折耕
師與一踏僧作接勢師便與一摑僧無語
師曰賺殺人問如何是到絕人煙處佛法師曰蘭山峭峙巍芬
芳曰恁麼則一真之理華野不殊師曰不是這箇道理問如何
是佛法大意師曰竹筆一文一雙有僧夜參師曰阿誰曰某甲
師曰泉州砂糖舶上檳榔僧良久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你若
會即廣清五蘊吞盡十方開寶元年八月遷化曰來年二月二
別汝暫相棄燒灰散四林冬古檀那地明年正月二十八日州
民競入山瞻禮師尚無恙參問發當至二月一日州牧牽諸官
同至山話伺經宵一日齋罷上堂辭眾時圍爐長老出問雲移
霧慘大眾嗚乎請師一言未在告別師垂一足應曰法鏡不臨
於此土寶月又照於何方師曰非君境界應曰恁麼則福生滿
福門便宜說明禪師上堂良久曰大是無端雖然如此事
取去其也須得不在三界即不礙不出三界佛法種
子人天有賴時有僧問如何是本來師長嗟一聲下座
吾今日歸時時人盡欲留七日覓無蟲蟻之所侵食
多時問祇園世尊成度是何時節眾曰二月五日子時師曰
不見道太平本是將軍致不使將軍見大平問如何
是西來意師曰胡人並漢人共師忽地泉欲入山作滅乃遺偈
曰世人休煩路行難鳥道羊腸足下攢門人曰吾滅後將遺骸
洛海我歸山即往貴溪龜峯頂門人曰和尚遠去何不留個
諸蠢蠕勿墜地境言訖入胡跪而坐盤石俄然長往門人聚遺
命延留七日覓無蟲蟻之所侵食
金輪觀禪師法嗣
南嶽大輪和尚僧問如何是金輪第一句師曰鉢盂門如何是
金輪一隻箭師曰過也曰踏機一箭誰是當者師曰倒也
白龍圓禪師法嗣
韶州大龍山智洪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即汝便是曰
如何是微妙師曰風辺水
如何領會師曰要嫌丟卻那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
盡來抗衡只緣山多到頭問如何是極則處師曰慎慮三春

月不及九秋光問色身敗壞如何是堅固法衆師曰山花開似錦澗水湛如藍

襄州白馬山行靜禪師僧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井水蛇蚓吞却月問如何是白馬正眼師曰面南看北斗

安州白兆楚圓禪師僧問如何是句句須了玄路師曰公路直到湖南問如何是師子兒師曰德山棒臨濟喝問如何是和尚為人一句師曰與汝奪不去無事無一句元在更曰未審在甚麼處師曰甚麼處著

蘄州四祖山虎跑禪師福州王氏子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楷師巖下徒雲峯悅禪師雙峯明明千江月黃梅揚祖教

年八十八滿頭垂白髮顛顢雙拳明明千江月黃梅揚祖教

白兆承宗訣日日答兒孫勿令有斷絕

蘄州三角山志操禪師僧問教法甚多宗歸一真如何為衆周由者也曰請和尚即今為衆周由者也師以手敲繩床三下



吉州與教師普禪師僧問盈盈龍宮海藏真否即不問如何是教外別傳底法師曰眼裏著不得僧便喝師亦喝問僧近離甚處僧便喝師亦喝問僧近離甚處

今日提下師曰放汝三十棒僧便喝師曰還逢秀哉屢曰是甚麼師曰還逢秀哉屢曰是甚麼

蘄州三角山真逸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家風嗣阿誰師曰家風嗣阿誰

然行正念便見下堂坐

鄧州大陽山行沖禪師僧問如何是無生智藏師良久僧無語師曰近前來僧纔近前師曰去

青原下八世

黃龍機禪師法嗣

洛京紫蓋善清禪師僧問死中得活時如何師曰抱鎌刈骨薰

天地炉錘中長生問答生便死時如何師曰轉得四大空

福州黃龍智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去線不斷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拽鋸四山聚墨點一句子曰未審在甚麼處師曰與汝奪不去曰如何是和尚為人一句師曰與汝奪不去

興元府乡都山福禪師嘉祥禪師僧問如何是無生智藏師良久僧無語師曰近前來僧纔近前師曰去

嘉州黑水和尚初參黃檗便問雪覆蘆花日如何龍之猛烈師曰牙猛烈龍又曰猛烈師又曰不猛烈龍便打師於此有省即便禮拜

郭州黃檗斷際禪師師僧問如何是諸佛之本源師曰即此一問是何源之本源員諸佛無異大也師曰延平劍已成龍去猶有刻舟求劍人

福州烏石靈觀禪師僧問學人來問師則默不問時師意如何師曰謝師兄指示問本來則不問如何是今日事師曰師兄這問大好學人不會時如何師曰漫得即得問國有寶力誰久得師曰師兄達來不易曰此刀作何形狀師曰要也道不要也難遇問石牛水上行時如何師曰異中異曰便恁麼去時如何師曰攔天曰落把土成金

昭慶真禪師寬州人也唐末三軍不識偶於民間安酒肆遇錢鏐權授以延命術自爾人莫之究嘗遊廬山歸宗書鍾樓壁曰一日清閑自在兒六神和合報千安丹田有寶休尋消對境無心莫問禪未熟人乃不識經歷山觀來雲成蓋知有異人乃不說龍擊破外此問二村叟中藏世界半升能中藏山川且道此意如何龍指鼻曰爭奈衆有長生不死藥曰饒紹八萬劫終是落空亡兵馬劍刃之劍不能入善知識求指歸龍指曰千年鐵樹花開盡山川即不問如何是一粒栗中藏世界人見者盡疑僧繼出師曰還知趣命處麼曰學人從何得知師曰未見龍後誰能信

廬州涌泉寺禪師上堂良久曰還有虎狼禪客麼有則放出一度看師有省乃曰烈士鋒前還有俊鷹後鶻去也曰師子未出窟時如何師曰掉頭擺尾曰出窟後如何師曰一句之外餘不一鉢之外無蓋天蓋地曰欲出不出時如何師曰俊鶻亦迷蹤

如何師曰一超一超一超一絕參學之者拉之方流物

潤州羅漢義禪師上堂衆集僧繼出師曰不是好生底僧莫離叢林問遠來賀師建化門庭如何師曰西來意七祖如今未有人

鉼鉅師曰收取問不落古今請師道師曰還怪得麼曰猶爽
今師曰莫錯
羅漢琛禪師在地藏時居第一座一日地藏上堂二
襄州清谿山洪進禪師在地藏時居第一座一日地藏上堂二
僧出禮拜藏曰俱錯二僧無語下堂請益修山主修曰汝自錯
龜堂堂却禮拜擬問他人道不是錯師聞之不肯修乃問未審
上座又作麼生師曰汝自迷暗焉可為人修愼然上方丈請益
藏指廊下曰典座入庫頭去也修乃省過又一日師問修山主
曰明知生是不生之理為甚麼生死之所流修曰箇畢竟成
什去如今作麼使還得麼師曰汝向後自悟去在修曰某所見
恁如此上座意旨又如何師指曰這箇是監院房那箇是典座
序修即禮謝侍後僧問藏真摸象各說異端忽遇明眼人又作
麼生師曰汝但與他諸方師經行次衆僧隨從乃謂曰古人



參甚麼處來曰法華經師曰若有說法華經與我現寶塔時
為證明大德請甚麼人證明忠無對住曰善哉善哉又問
月朝曰請僧命使眼禪師至舉前話又問意旨如何師曰
子昨入咸國主令本院至時擊鐘及期大衆並集師端坐警衆
曰無衆況影語絕告報時間主聞鐘登高臺建禮深加哀慕仍





幸然有奇特事因甚麼不知去珍重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汝是
衆生曰還肯也無師曰指施此問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汝道
此土還有麼問省要處乞師一言師曰珍重問如何是道師曰
本來無一物何處有塵埃僧禮拜師曰莫錯會問如何是一塵
入正受師曰色即空曰如何是諸塵三昧起師曰空即色問諸
餘即不問如何是悟空一句師曰兩句也問牛頭未見四祖時
為甚麼百鳥銜華師曰未見四祖曰見後為甚麼不銜華師曰
見四祖問如何是自己事師曰幾數問人來問古人得箇甚麼
即便休歇去師曰汝得箇甚麼即不休歇去問如何是學人出
身處師曰千般比不得萬般兄不及曰請和尚道師曰古來布
今亦有問如何是僧面前龍目甚麼師曰問取髑髏後人問
鼻龍畜迷萬象同然時如何師曰你甚麼處得這箇問頭問忠
座主滿其麼經師曰法華經師曰若有說法華經與我現寶塔
致祭葬畢收舍利建塔
福州龍興紹修禪師初與法眼同參地藏所得甚已臻極壁同
辭至建陽佘中潭次眼忽問古人道萬象之中獨露身是撥萬
象不撥萬象師曰不撥眼曰莫錯師曰甚麼撥不撥師默然不知却回
地藏藏問子去未久何以却來師曰有事未決豈得跋涉山川
藏曰汝跋涉多山川也還不參師未啻告乃問古人道萬象
之中獨露身意旨如何藏曰汝道古人撥萬象不撥萬象師曰
不撥藏曰兩箇也師駭然沈思而却問未審古人撥萬象不撥
萬象藏曰汝與甚麼作萬象師方省悟再辭之藏送出門觀于法眼眼

語音與把鐵開未前後如一師後居龍湖山一心勤參徒而學者
奔至上堂具足凡夫法凡夫不知具足聖人法聖人不會聖人
若會即是凡夫若知即是聖人此兩語一理二義若人辨
得不妨於佛法中有箇入處若辨不得莫道不疑好珍重僧問
見色便見心露柱是色如何是心師曰宛然未會且莫昧頭
問如何得出三界師曰是三界即不是三界又如何
師曰甚麼處不是三界問當陽擧唱誰是妄者師曰非汝不是
問如何是萬法之師曰把將萬法來問承古有言須彌納芥子
芥子納須彌師曰穿破汝心如何是芥子師曰
塞却汝眼已如何納得師曰把將須彌與芥子來已前古何在
師曰前有甚麼處來已畢竟師曰有何言句示
徒已參常道出門逢阿誰入門見甚麼當於言下有省上
和尚又如何師曰出門逢阿誰入門見甚麼當於言下有省上



堂聲色不到為甚麼見聞不及超過者外別有箇入處師曰聲
色和尚道師曰聲色裏聞不及超過者外別有箇入處師曰聲
於虛空問問劫火洞然大千俱壞未嘗生滅也無師曰不壞
曰為甚麼不壞師曰壞者是無常也僧曰離於大千上堂者
箇外別有箇入處師曰聲色裏聞不及超過者外別有箇入處
之中以何見聞師曰暗問纖毫不隔為甚麼見之不見師曰作
家看影像問古鏡未磨時如何師曰照破天地已磨後如何師
曰黑漆漆問如何是看眼師曰纖毫覩不見問如何是諸法之根源師曰斛
見師曰為甚麼如何是大敗壞底人師曰劫荒不曾遷
曰此人還知有佛法也無師曰若知有佛法即無師曰若知有佛法即成邪解
得不頓悟去師曰何得棄本逐末
泉州福清和尚廣法禪師上堂僧問如何是佛法師曰如何是佛法師曰木敗壞
甚麼湖裏破草鞋若出鑑不出落地作金聲與事又立僧問如
何是佛法大意師曰道上座大家道取問如何是

曰客作凡聖明甚麼曰如何是順俗違真師曰喫茶去問如何是
然燈前師曰然燈後師曰然燈前已如何是
正然燈師曰喫茶去問如何是第二月師曰汝問我答
國泰福禪師法嗣
婺州普雲寶勝禪師僧問如何是普雲水師下龍門常徹撥
問即波劃曰莫孤遠萬便是麼師曰古殿無香煙誰人辨唐濕
曰未審深處如何師曰閻梨須識深淺處直須脚下絕塵
白龍希禪師法嗣
福州廣平玄晝禪師上堂還有人證明麼若有人證明亦免孤
負上祖師設後來若是善言數句大藏分明若是祖宗門中悟
及其察妄從塵道亦是傍觀之解僧問如何是廣平境師曰地
負名山秀始連海長清山如何是境中人師曰波明我答問如
何是法身師曰如何捉風物師曰
輪明月散空江曰未審意旨如何師曰不分不分師曰適來
麼則不分也師曰穿耳胡僧笑點頭
福州昇山白龍清森禪師僧問如何是白龍密用一機師曰汝
每日用甚麼曰忽遇境緣時如何師曰出去問二切衆生日
周而不知如何是日用底師曰別紙書作爭得問下貧上來辯
前一句請師道師曰莫是不辯麼
福州靈峯寺電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打水魚曰學人不
曰忽遇則學人無分金龍去也師曰汝還禮拜渡江船子麼
師曰更是何難曰忽迷妄執師曰我非前後
子等何處去也師曰是汝善知識
水興北院可休禪師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徧滿天下曰莫
便是也無師曰是即守收取問如何是佛師曰爲甚麼不接師曰幸是好人家男女
明曰忽應則白龍當時親接記今日應聖慶遂住曰汝莫錯
諡定盤星
漳州報恩院玄應慧禪師泉州晉江吳氏子漳州刺史陳文
顯創院請師開法僧問如何是第一義師曰如何是第二義
學人請益師何以卻問學人師曰汝適來請益甚麼曰第一義
師曰汝謂之倒問猶問如何是古佛道場師曰今夏堂中千五
百僧聞斯八年將順世矣七日書辭滕公仍示偈曰今年六十
六世壽有延促無生火滅然有爲新不續出谷契歸源十時俱
備足及期誡門人曰吾滅後不得以喪服哭泣言訖而寂
招慶匡禪師法嗣
泉州報恩院紫顯明慧禪師僧問昔日靈山一會加葉親聞未
審今日誰是開者師曰却憶七葉巖中慕問昔日覺城東際象
王回旋五奔上堂令曰太守聽法一眉三首
曰適來則一於顯默前緣表無師曰何必繁詞如何是西來
意師曰日裏看鼻毛問學人都致一問請師道師曰不是答話
話師僧也難容問離四句絕百非請師道師曰青紅花蒲鹿
問不涉思量處從上宗乘請師直道師良久僧曰恁麼則聽
之流彼勞假耳師曰茶是茶湯是湯僧禮拜師曰造次曰如何是造次師曰莫孤負好
何事師曰非汝所及
金陵龍光院慧明禪師廣州人也新到參師問甚處來曰江南
來師曰汝還禮拜渡江船子麼曰和尚爲甚麼教某禮拜渡江
船子師曰是汝善知識
水興北院可休禪師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徧滿天下曰莫
便是也無師曰是即守收取問如何是佛師曰是即不作業底人來師深否師曰

鄧州大中 海禪師僧問古人道不從請益得相師爲甚麼道得作佛師曰若了方知問從上宗乘次第指授大要如何舉唱師曰透出白雲深洞裏名華異草滿前生

連州慈雲尉常備禪師僧問如何是大圓鏡師曰若倒用心金剛又開江玉山還報師意教更延師意興宗於此日幸施方便如後拽拄杖下來強說真如泥人再三叮嚀莫怠失却衆珠一六二六其事已足一九二九我要卓酒長伸兩脚眠一宿明日起來天地遠伴儻門前綠樹無啼鳥庭下蒼苔有落花聊與東風論箇事十分春色屬誰家秋至山寒水冷春來柳綠花紅一點動牽萬變江村煙雨深深有不有空不空莫離揚取西北風生在問岸世界人情幾多憂惡秖要識此酒子所以倒街卧路死後却望安養不願超生淨土何以故西方淨土且無酒喫師於祥符二年上元凌晨坐脫就室合掌右脇而臥其日雨化



延昌輪禪師法嗣

廬山歸宗道謹禪師吉州劉氏子僧問承聞不尚剃見延壽來是否師曰山前麥熟也未問九峯山中佛法師曰石頭大底大小底小奉屬江南國絶僧徒卅載經業師之衆並習禪觀乃述一偈聞于州牧曰北擬宗說合太虛冤親和氣有親疎違順誰知道德全無用今日虛僧豈識書州牧聞之興像法議曰禪林中必無雜類唯師一院特委試南康知軍張南金與巡集道俗迎請坐歸宗道場僧問如何是歸宗境師曰千那不如一覩問如何是佛師曰待得雪消後自然春到來問深山巖谷中還有佛法也無師曰無人到問古人道不是佛法猶在一切動時如何師曰來日路口有市問如何師曰風動幡是

僧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云三李四
來日已 向甚麼却道張三李四師曰汝且莫草草
不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家風即儿豎阿那箇是汝不問底
諸餘
保福儁禪師法嗣
漳州隆壽無道禪師開堂陞座良久曰諸上座若是上根之士
早已擡耳中下之流竟頭側耳雖然如此猶是不得已而言諸
上座他時後日到處有人問著今日事且作麼生舉似他若也
舉得舌頭皷論若也舉不得如無三寸且作麼生舉
大龍洪禪師法嗣
鼎州大龍山景如禪師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便喝僧曰真
意如何師曰會麼曰不會師又喝問大陽一頭人指羨皷聲纔
龍意如何師曰李公好時天



鼎州大龍山智洪禪師上堂良久曰大衆祭旋名自散去已
是直宣此義了也又立又爲恁麼宣說了也祭旋名自散去已
云何如一食頃不知便見茫然還知麼有知者出來大家相
共問訊僧出禮坐具曰展即編周沙界縮即絲髮不存展即是
不展即是師曰作從甚麼處來曰終不道麼則展去也師云沒交
涉問如何是大龍境師曰諸方學徒人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
作爲甚麼處去師曰阿彌陀佛問亡僧遷化向甚麼處去師曰
法堂西北角子明來審法嗣問如何是祖師西來的的意師曰
興元府普通院從諗禪師僧問如何是四不壞法輪轉時如何師曰
對王座
對曰合譚何事師曰異人不會師曰水鳥樹林曰學人不會師
問佩劍叩松聞時如何師曰莫亂作曰誰不知有師曰出

上座來作麼師曰法
僧問如何是佛師曰真舍 須臾西問



是
白兆楚禪師法嗣
唐州保壽匡祐禪師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近前來僧近
前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石火電光已經塵劫問如何是爲人
底一句師曰開口入耳曰如何理會師曰逢人告人
青原下九世
黃龍達禪師法嗣
荊州黃龍禪師僧問如何是密室師曰斫不開曰如何是密室
中人師曰非男女相問國內按劍者是誰師曰呂福曰忽遇尊
貴時如何師曰不通
清谿進禪師法嗣
相州天平山從漪禪師僧問如何得出三界去師曰將三界來與
汝出問如何是和尚家風的的一線道師曰唯我猶疑問如何是天平師曰
大地曰爲甚麼不指天地師曰指天指地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
小西九曰問洞水杳杳對水杳杳師曰更要見麼曰終不敢者如何不
甚麼問大典雪竇合譚何事師曰香煙起處森羅見
廬山圓通緣德禪師臨安董氏子事本宗東山勤和尚剃染編
海諸方江南國主於廬山建院請師開法上堂舉上堂明取道
服好是行脚本分事莫眼若未明有甚麼用處祇爲移鼻喫飯
滿道服若明有何障礙昔未明後強說多端也無用處無事切
須尋究僧問如何是四不壞地水火風問如何是古佛心
師曰水鳥樹林曰學人不會師曰會取學人問久負沒絃琴請
師彈一曲師曰貧來多少時也曰本爲何音調師曰隨手也

是師法大意師曰過去燈明佛本光端坐 一座
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六銖土夫而胡則老據守九江不降大將軍

溈仰宗

南嶽下三世

百丈海禪師法嗣

溈山靈祐禪師

南嶽下四世

仰山慧寂禪師

溈山祐禪師法嗣

香嚴智閑禪師

雙峯和尚

延慶法端禪師

九峯慧禪師

晉州霍山和尚

三角法遇竜主

元康和尚

益州應天和尚

京兆府米和尚

定山神英禪師

仰山洪諲禪師

香嚴智閑禪師

雙峯和尚

延慶法端禪師

九峯慧禪師

晉州霍山和尚

三角法遇竜主

元康和尚

益州應天和尚

京兆府米和尚

定山神英禪師

仰山洪諲禪師

南嶽下五世

南塔光涌禪師

無著文喜禪師

仰山東塔和尚

南嶽下五世

仰山玅禪師法嗣

西塔光穆禪師

霍山景通禪師

五觀順支禪師

香嚴閑禪師法嗣

吉州止觀和尚

南塔光涌禪師法嗣

壽州紹宗禪師

長平山和尚

大安清幹禪師

武當佛藏暉禪師

常侍王敬初居士

南嶽下五世

南禪無染禪師

嶺南演教禪師

終南山曹德和尚

雙溪田道者

徑山諲禪師法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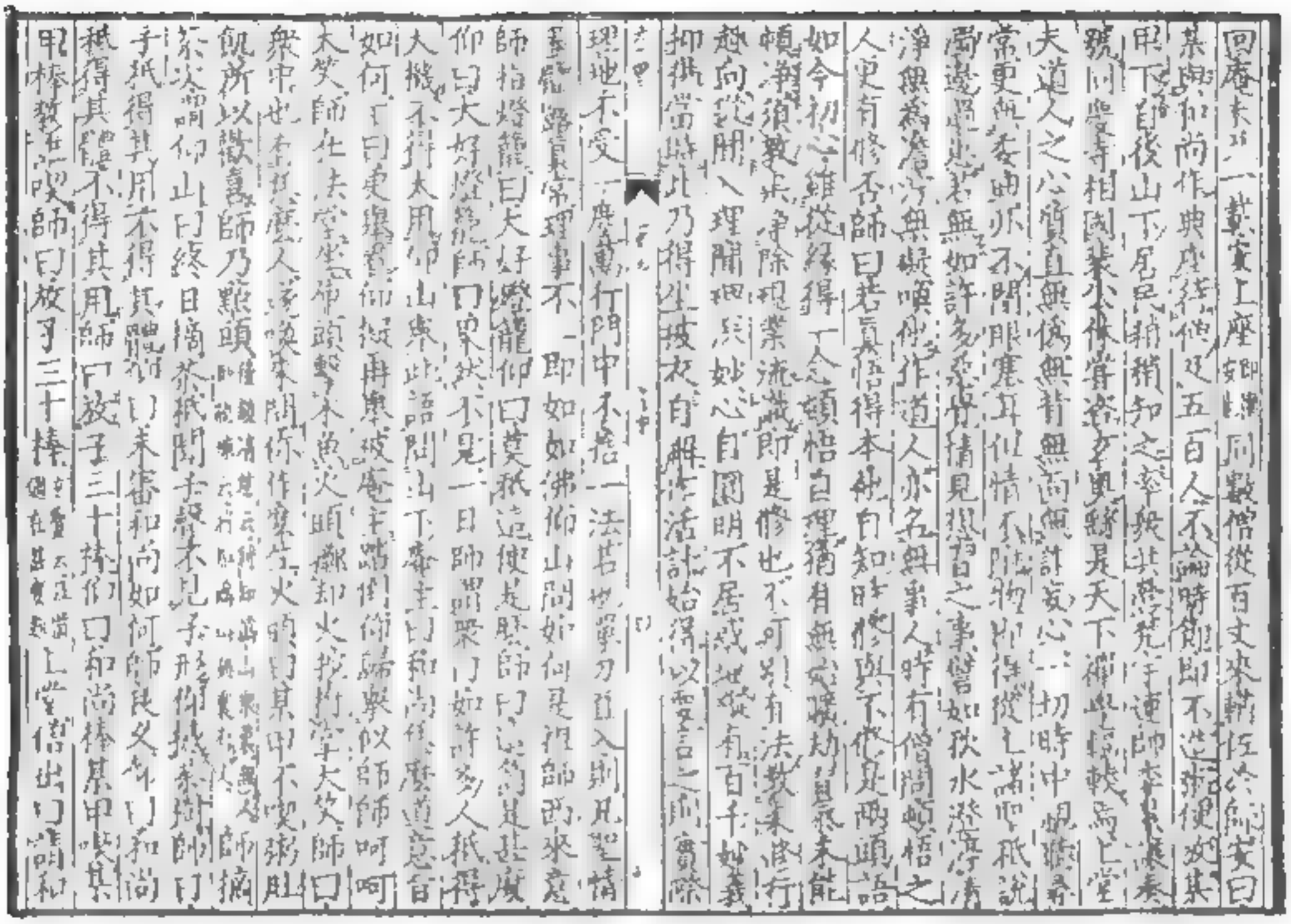
# 宗

洪州米嶺和尚
雙峯和尚法嗣
雙峯古禪師
南嶽下六世
西塔穆禪師法嗣
資福如寶禪師
南塔甫禪師法嗣
芭蕉慧清禪師
黃連義初禪師
南嶽下七世
資福貞邃禪師
資福貞禪師法嗣
潭州鹿苑和尚
芭蕉清禪師法嗣
芭蕉繼徹禪師
幽谷法喜禪師
芭蕉山閒禪師
牛頭山精禪師
芭蕉山開禪師
慧林宗禪師法嗣
韶州靈瑞和尚
南嶽下八世
報慈韶禪師法嗣
三角志謙禪師
南嶽下三世
百丈每平師法嗣
興陽詞鐸禪師
清化全怱禪師
慧林鴻究禪師
吉州福壽和尚
報慈德韶禪師 本列傳之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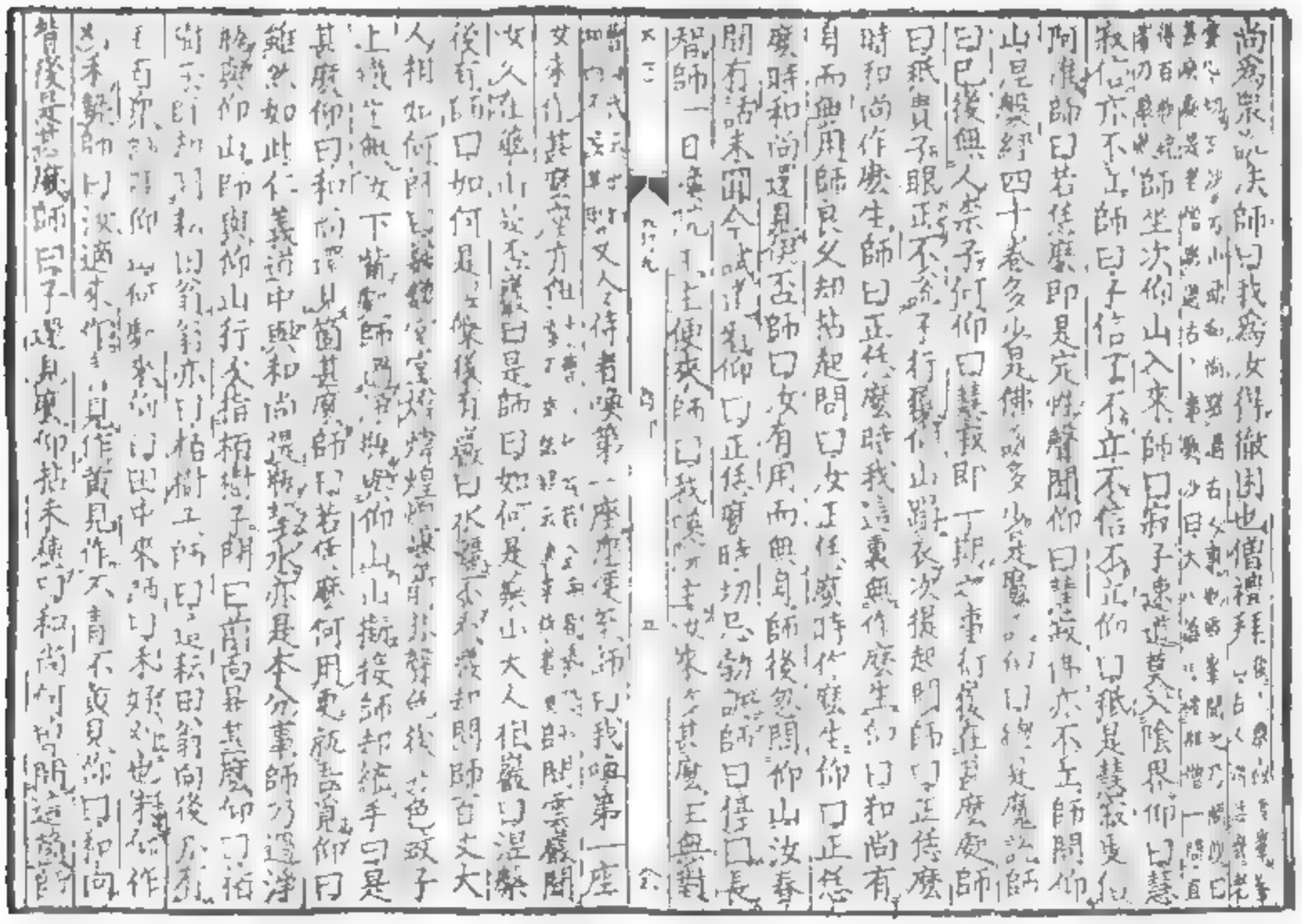
# 山

# 洞

# 禪　　春



# 寺　　什



曰此是仰王摸到仰山天寒大衆仰曰大家在此裏坐曰何不直須仰曰適來也不到和尚如何師曰直須傳流下座仲冬嚴寒年事要運推移事若何仰山近前叉手而立師曰我情多次若無話不得香嚴曰某甲偏答得話師曰我進前叉手而立師曰賴遇叔子不會師一日見劉鐵磨來師曰老牸牛汝來也磨曰來日臺山大會齋和尚還去麼師乃放身作卧勢磨便出去師曰老僧未曾坐僧來禮拜師纔起勢僧曰高和尚不用起代云僧問如何師曰何故如此僧無對師曰某甲不會師曰會取僧纔擧坐具師曰子又作麼生僧無語在師曰不會底如何是道師曰無心是道曰某甲不會師曰會取不會底是不是師曰不是別人換曰今時人但直下領取不會底正是汝不會底分外得一知一解為禪道且沒交涉名邊事入不名邊事沈心田所以這不是道問如何是百丈員師下禪牀叉手立曰如何是和尚意旨師曰汝適來問甚麼師曰適來問甚麼師曰汝前過師曰君是百丈先師見子



三師却坐師坐次仰山從方丈前過師曰君是百丈先師見子須喫痛棒始得仰曰即今事作麼生師曰即今事作麼生仰曰即此是什麼師曰合取兩片皮仰曰此處難報師曰非子不契遇老僧奇遇師曰今日覲見百丈師翁來師曰子向甚麼處契奥耶仰曰不道見底是無別師曰始終作家師問仰山即今事且置百丈事作麼生仰又手近前師曰猶是一期生死仰即今事古來事作麼生仰退後立師曰汝雖我解我脫汝更會拜師山重巖侍立次師舉手曰如今修學者多被境轉仰曰和尚何得如此師曰汝適來問甚麼仰曰適來問甚麼師曰子又被我勘破仰曰和尚何得如此師却叉手仰山問訊師住回向西邊作曰和尚適來問甚麼師曰子向甚麼處去仰山問訊師曰適來問甚麼師曰子向甚麼處去仰山問訊師住回向西邊作曰和尚

一頂笠無首[illegible]如何是溈山一頂笠師喚曰近前來僧近前師與一拄杖上堂老僧百年後向山下作一頭水牯牛左脇下書五字曰溈山僧某甲當恁麼時喚作溈山僧又是水牯牛喚作水牯牛又是溈山僧畢竟喚作什麼即得仰山泥牛[illegible]而退雲居膺代曰師與[illegible]之新羅和尚作此相拓空之又曰同道者方知芭蕉徹作此相拓空之又曰同道者方知芭蕉徹作此相拓空之又曰說了也未也汝了也未也悟取好乃述僧已不是溈山不是牛一身兩號寬轉關離却兩頭雍須道如何道得出常流師歟揚宗教凡四十餘年達者不可勝數大中七年正月九日盥漱敷坐怡然而寂壽八十三臘六十四塔于本山

諡大圓禪師塔曰清淨

南嶽下四世

安寺投通禪師出家[illegible]遂斷手二指誓求毋許後參溈山通[illegible]而得投子未登具即遊方初謁耽源已悟玄旨後參溈山逢升堂與眾眠[illegible]師曰[illegible]七箇叔與老僧了吾咸後二十年南方有一沙彌到來大興此教次第傳受無令斷絕我今付汝汝當奉持遂舉其本過與師師接得一覽[illegible]源一日問前來諸相[illegible]師曰當時看了即燒却源曰吾此決門無人能會誰先師及諸祖師諸大聖人方可委悉子何得燒之師曰纔燒一覽已知其旨但用得不可執著也源曰然雖如此終子即得後人信之不及師曰和尚若要重錄不難即重集一本呈上更無道失源



曰然雖原上堂師出衆作此○相以手拓空了却又手立源以兩手拱交作拳示之師進前三步作女人拜源點頭師便禮拜師況[illegible]曉源曰正恁麼時作麼生師曰正恁麼時向甚麼處見後參溈山溈問汝是有主沙彌無主沙彌師曰有主在甚麼處師從西過東立溈異之師問如何是真佛住處溈曰以思無思之妙返思最近之無窮無思無慮遠源忽悟常住事理不二真佛如師於言下頓悟自此執侍前後盤桓十五載後參巖頭頭舉起拂子師異坐具搭肩上而出巖曰我不肯汝與麼去師回舉前話巖曰子若與麼會[illegible]自生如何是摩訶般若師拂袖便行巖曰汝後[illegible]指自象又指溈山曰盡是[illegible]師又拂地一下又指自身[illegible]師拂得空不自生離此二途又作麼生巖曰[illegible]師又拂地一下溈曰如何是空不自生師曰[illegible]水能載物師曰不然[illegible]中間亦莫住前頭溈曰若如是者水[illegible]主史翁與溈山師隱和尚[illegible]次第供養特[illegible]何報答溈敲禪牀之師曰和尚向後[illegible]作務歸溈問其麼處來師曰田中來溈曰田中多少人師拂[illegible]又[illegible]溈曰今日南山大有人刈茅師拔鍬便行[illegible]作麼生師便歸牛欄待立溈山[illegible]便是溈山座溈後問百傾毛頭百傾師子現師曰百傾毛頭百傾師子現[illegible]不見百傾毛頭百傾師子現[illegible]泰曰其師曰正當現時毛[illegible]現手後現泰曰現時不露即後溈山大笑師曰師子腰折也[illegible]下去一日第一座舉起拂子曰若

人作得道理即與之師曰甚麼人作得道理還得否座曰仰作得道即便得師乃擎拂子竪起座謂師曰好兩師曰好在甚麼處師指兩性又無語師曰何得太都無分即隨溪山遊山到磐陀石上坐師侍立次忽聽街一紅柿落在面前座拈向師曰甚麼人不肯師曰阿誰溪山用現前請師辨的溪山下座歸方丈師隨後入溪問子遮來問甚麼話師曰溪山大用現前請師辨的溪山下座歸方丈師隨後入溪問子遮來問甚麼話師曰大乙少門不可從一路也另更有麼師良久幸知聞師曰大唐天子尚不定世全師在溪山前坐師下來師乃問上座何不見留山中僧曰祇為山深不契師曰大甲無語好師問東寺曰供一路過那邊得否寺曰大凡沙門不可從一路也另更有麼師良久幸知聞師曰大唐天子尚不定世全師在溪山前坐師下來師乃問上座何不見留山中僧曰祇為山深不契師曰大



試舉看師便入重出去溪曰錯師曰前日問師弟若來參道某甲無語好師問東寺曰供一路過那邊得否寺曰大凡沙門不可從一路也另更有麼師良久幸知聞師曰大唐天子尚不定世全師在溪山前坐師下來師乃問上座何不見留山中僧曰祇為山深不契師曰大



唐天子尚不定世全師在溪山前坐師下來師乃問上座何不見留山中僧曰祇為山深不契師曰大試舉看師便入重出去溪曰錯師曰前日問師弟若來參道某甲無語好師問東寺曰供一路過那邊得否寺曰大凡沙門不可從一路也另更有麼師良久幸知聞師曰大

為甚麼喚作聲色為曰雖然如此驗過也無妨師曰大衆且約之作麼生驗溈竪起拂子師曰恁麼即是指東畫西溈曰子適來問其麼師曰問和尚大事因緣溈曰為此麼喚作指東畫西師曰爲著聲色故某甲所以問過溈曰非來曉了汎事師曰如何得曉了此事溈曰寂子聲色老僧東西師曰十月千江體不分水溈曰應須與麼始得師曰如金與金終無異色豈有異名溈曰作麼生是無異名底道理師曰猶盤釵釧參差溈曰教子說禪如師子吼驚散狐狼野干之輩師復開法王莽山門僧近離甚處曰嶽山師曰曾到五老峯麼曰不曾到師曰闍黎不曾遊山爭知路熟溈曰雖不曾遊頗知其路師曰汝雖知路根深牽難拔所以假設方便溈曰作麼設如牛領水師曰神通遊戲則不然溈曰和尚還老僧始終無異師曰汝雖如是業識茫茫無本可攄溈曰此是業識茫茫無本可攄師曰汝雖如是猶

門徒云而去師曰此是西天羅漢故來探吾道道者曰某雖翻
經師曰汝豈不知無一法可當情絕若滅是八種二昧是
覺海總名義海體具無邊妙用非果然此義含有內有果即時異時總別不
離體身三昧也師問僧近離甚處曰南方師舉拄杖曰彼中老
宿還說這箇麼曰不說師曰既不說箇這箇麼曰不說
師召大德僧應諾師曰參堂去僧便出師復召大德僧回首
師曰近前來僧出師以拄杖畫一下曰去劃佛從門入
心之玄可得聞乎師曰若要了心無心可了無了之心是名真
了師一日在法堂上坐見一僧從外來便問訊了向東邊立
立以手指師師乃垂下左足僧却過西邊立師拳下右足
僧向中間又手立師收傳衣與之僧禮拜師曰老僧自住此來曾打
着一人拄杖健打僧便騰空而去隨手舉拄杖為師先作
此○相對兒師聞已於初下面書云不思而知善第二頭思而



公見即入山師乃門迎
公纔入門便問三門俱開從何門入師曰從信門入公至法堂
又問不出凡聖衆便入佛界時如何師以拂子倒點二下公便設
禮又問和尚還持戒否師曰不坐禪
公良久師曰弟子聽老僧一頌頌曰不持戒元元
不坐禪亂客心無端相公聞頌知公看心得性
是否門弟子曰看見師却問承聞知公看心得性
處師竪起拂子曰我說不得別有一人說
師曰入之一字未為相公使起夫劃地上畫山畫一
門公公使起夫劃地上畫山畫一門之
恰是師曰是門是誰出入也無公無對師曰如何即是
色有象無劃雲門之師弟道曰是處處皆通師曰是處處皆通

疏山匡仁禪師　撫州人也。僧問掩息如水時如何。師曰耕人田不種。曰畢竟如何。師曰耕人也。僧問龍門不假風雷勢便透得者如何。師曰猶是一品二品。曰此既是階級向上事如何。師曰吾不知有。龍門問如霜如雪時如何。師曰猶是污染。曰不污染時如何。師曰不同色。許州金明上座先問石霜一毫芽長時如何。霜曰五須萬年去。曰萬年後如何。霜曰終不與汝說。師曰

仰山西塔光穆禪師僧問如何是正眼師曰不從[一]入曰
忽遇仰山來時如何師曰不從[二]入

仰山寂禪師法嗣

南嶽下五世

[一] 從 疑作從

[二] 從 疑作從



作麼生師曰還聞麼曰聞師曰向別且置汝道觀音甚麼物出入其間如何是師以手空中搖三下
問如何是頓悟佛性師以手空中搖三下
荊州仰山南塔光涌禪師僧問如何是正眼師曰不從[一]入曰
忽遇仰山來時如何師曰不從[二]入

[一] 從 疑作從

[二] 從 疑作從



師曰或三百或五百師却問此間佛法如何住持曰龍蛇混
雜凡聖同居師曰多少衆住曰東西二序無定准師曰
并進酥酪師納其味心意俱忘師曰汝曾受戒否師曰
這箇在師曰點茶了也未曰點茶了常侍將甚麼喫師曰
若不似佛似箇甚麼師曰若有所似與驢何別仰山大笑曰凡聖
兩忘情智俱絕吾以此驗之二十年無決了者子深任之仰山每



拍掌又曰此子肉身佛也僧問文殊是七佛之師文殊是誰師
耶師曰過去曾受戒否師曰某甲不曾受戒曰過去曾受戒
今童子相貌曰汝若無戒何得出家師曰貧僧久已後
師是多少師許何曰此為

問祖師西來意師曰庭前柏樹子僧曰和尚莫以境示人師曰我不以境示人僧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庭前柏樹子

僧問如何是本來人師曰不與萬法為侶

僧問如何是出三界底人師曰不居其中頃年有庶文忠毒蕈請師頌之師曰三界不居心外覓菌蠢何勞更著詞

僧問如何是佛向上事師舉手曰會麼曰不會師曰老僧為汝說箇偈曰

佛向上事非思量　舉手何曾隔萬方
若欲更知端的意　白雲依舊鎖山岡

僧問如何是向上一路師曰汝問我答

僧問如何是向下事師曰汝問我答

江州廬山雙劍石道者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是什麼問如何是佛師曰不出其中僧後問長慶為甚麼不出見慶曰汝擬喚作甚麼

福州雙峯古禪師本業講經因參雪峯峯問本德甚麼處住曰戒敷峯曰常思和尚與麼道峯曰然則百雪

但隨衆而已更不參詩衆請古德者誉及 筆 [illegible]
石霜霜欲詰其所悟而未得其便師因辭去霜將拂子送門
首召曰古德者師回首霜曰擬議即差是著即乖不擬不是亦
莫作簡會除非知有莫能知之好去好去師應喏喏即時遷舉
屬樓峯示寂師乃繼續住持僧問和尚當時辭石霜去霜悉
道意作麼生師曰秖教我不著是非 [illegible]

南嶽下六世

西塔穆禪師法嗣

吉州資福如寶禪師僧問如何是無機之句師默然問如何是
玄旨師曰汝與我掩却門時會在面壁意作麼生師曰汝交步
問如何是從上真正眼師提劑曰春天暮天曰借問有何妨師
曰曲問這箇還受得也無師曰未嘗鑽鉆栽遮答問如何是祖
僧急切處師曰未過此問已前請更一問已後請更一問曰
如何是一塵入正受師竹之定時 [illegible] 如何是諸佛之
父問阿誰問如何是一路是槃門師彈指一聲又舉開兩手曰
如何領會師曰未見明子自橫行入九問如何是和尚家
風師曰數後三椀茶師一日枯起莆團不聚曰諸佛菩薩不
聖太皆從地裏出便卿下聲開卿門作麼生衆無對門學人創
入叢林二夏於茲未蒙和尚指教願垂提挈師招開白老僧住
持已來未曾瞻却一人聽師有時笑或又問說法利生意旨
曰未會師曰未會即設次去也師一日對滿衆於頭上曰汝諸
人作麼時難共語衆無對師豎却曰猶較些子

南塔涌禪師法嗣

郢州芭蕉山慧清禪師新羅國人也上堂拈拄杖示衆曰你有
拄杖子我與你拄杖子你拄杖子與你解下座僧問如何是芭蕉一 [illegible]

曰進前三步曰用教如何 [illegible] 師曰退後三步問如何是
一句師曰抵恐剗鼻不聞上堂舉此話珍重問不語有
問時如何師曰來出三門千里程問如何是自己師曰望南看
北比問九境俱亡復是何物師曰知曰知箇甚麼師曰建州九
郎上堂如人行次忽遇前面萬丈深坑背後野火來逼兩路是
荊棘叢林右也向前即陷有坑塹若也退後則被荊棘林礙當與麼時作麼生免得若也免得合有出
身之路若免不得與死漢問如何是提婆宗師曰赤觜在左
問僧近離甚處曾到靖師試道看師曰非謂是納上尚人元來
是當州小衆問不問二頭三首請師直指本來面目師默然正
坐間賊來須打客來須看忽遇客賊俱來時如何師曰晏裏有
一細破草鞋以祇如破草鞋還堪受用也無師曰放若非去前
以後不言問北斗藏身意旨 [illegible] 曰九九八十一乃曰會麼
曰不會師曰二三四五師曰領解 [illegible] 我年二十八到 [illegible] 山參見
翁坡和上堂曰汝等諸人若是漢從嶺那裏出來使作師子
吼如獅子窟裏出來便住五載僧問古佛未出興時如
何師曰千年死子根曰出興後如何師曰金剛努出眼上堂良
久曰也大好苦重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沈問那箇祖師意
曰莫便是祖師意麼師曰第二度來與汝問兒
越州清化全怤禪師吳興人也初參南塔塔問從何而來
師曰郢州塔曰郢州城程多少師曰不設不能計此
地還有長老否師曰不是長老何以如此曰此
時孤危如何保護師曰然子大好曰謝和尚指示師曰

僧問如何是和尚急切為人處師曰潮來東南暮落北[illegible]
會師曰徒嘆東陽空識西陽僧問如何是王法眼的師曰我却
不知曰和尚為甚麼不知師曰不可青天白日尿牀也師後遷
故國錢氏文穆王特加禮重晉天福二年丁酉歲錢氏成好開
雲峯山建院亦以清化為名延師開堂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
師曰華表柱頭木龜飛問路達禪道人不解語對來客如其
應對師曰眼裏瞳人吹叫喚問和尚年多少師曰始見去年九
月九如今又見秋葉黃曰任時光變改則無數也師曰開取黃葉曰畢
竟事如何師曰六隻骰子滿盆紅問立僧遷化向甚麼處去師
曰長江無閒斷處沫任風飄曰還受祭祀也無師曰祭祀即不
無曰如何祭祀師曰漁歌舉棹谷裏聞聲忠獻王賜紫方袍師
不受王改以袈裟師曰貧非節儉也為後人傚
吾而遷欲耳開運四年秋示寂時七十六



韶州黃連山義初明微禪師僧問一乘十二分教即不問諸師
開口不答話師曰實華臺上定古今曰如何是實華臺上定古
今師曰一點墨子翫流不移曰學人全體不會請師指示師曰
靈鷲雖空華不墜閻古路無蹤於彼岸也師曰黃河三千年一度
元與劫同時曰任麼則得遠於彼岸也師曰金烏速須臾內說法僧問入定
清寧主劉氏問師真化後入何定師曰如何是定主曰如何是
時如何師曰兩鏡相照萬象歷然曰法王心要遠來五祖
付與曹谿白此不傳衣鉢未審碧玉階前粧何物師曰石牛
水上行木馬夜嘶駒曰任麼則我王有感萬國歸宗曰時人
盡唱太平歌問如何是佛師曰智覺閻光問如何是
道師展兩手示之僧曰佛之與道相去幾何師曰如水如波
韶州韓林鴻究妙濟禪師僧問千聖常行此路如何是此路師
曰果然不見問會祖西來意如何師曰有甚麼事颺問如何

轉法輪如來不已而已有宗風隨機逗教遂有三乘名字流傳於天上人間至今光揚不墜若據祖宗門下天地懸殊上上根機頓超不異作麼生是混融一句還有人道得麼有參學眼者道不得天冥地冥便下座上堂眼中無翳空裏無花水長船高泥多佛大莫非問來我也無答會麼問在人分內事問處便下座問三乘十二分教即不問如何是宗門一句師曰七縱八橫曰如何領會師曰泥裏拔釘楔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為甚麼不提攜師曰林深好與隱如也無師曰不提攜曰為甚麼不提攜師曰林深好與隱如何是吹毛劍師曰急問寂寂無依時如何師曰未是納僧分上事師曰要行即行要坐即坐師有偈曰芭蕉的的不挂脣齒未童唱和石人側耳鄧州與陽山彥讓禪師僧問大通和尚十功坐道場佛法不現前不得成佛道時如何師曰真即非法當即現是此道場為甚麼不得成佛道師曰爲不坐禪洪州幽谷山法崇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聽取不會師曰聽取不會取不須是後有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是甚麼意鄧州芭蕉山遇禪師僧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芭蕉的的不挂脣齒未童唱和石人側耳北無水不朝宋曰多爭奈學人未會何師曰達人但不成佛鄧州芭蕉山圓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豈無方便師曰心不負人面無慚色上堂三十大士四十二賢聖各成一堰觀音須彌頂上宗釋大悲頂門成粉碎諸上座還識得麼無良久曰莫不識麼彭州承天院歸確禪師僧問學人有一隻箭時如何師曰是甚麼箭師曰作麼生是閻黎箭師曰這箭是箭子曰如何是

如何領會師曰拔釘楔問無依時如何師曰東海漚漚曰如何領會師曰拔釘楔問寂寂

法眼宗

青原下八世

羅漢琛禪師法嗣

清涼文益禪師

青原下九世

清涼泰欽禪師

歸宗義柔禪師

永明道潛禪師

報慈行言等師

報恩法安禪師

報恩紹安禪師

報恩永安禪師

奉先清昱禪師

承天道原禪師



正勤希泰禪師

羅漢智依禪師

報恩匡逸禪師

羅漢守仁禪師

長安延沼禪師

雲居清錫禪師



章義道欽禪師

寶塔紹嚴禪師

歸宗策真禪師

棲賢慧圓禪師

新興欣禪師

萬福紹明禪師

興福可勳禪師

功臣道慈禪師

報恩師智禪師

化城慧朗禪師



報恩義隆禪師

功臣慶詳禪師

羅漢守才禪師

清泰道圓禪師

開化行明禪師

瑞鹿遇安禪師

齊雲遇臻禪師

興教洪壽禪師

雲居道齊禪師

羅漢願昭禪師

報恩智全首座

龍冊曉榮禪師

稱心敬璉禪師

華嚴慧達禪師

九曲慶祥禪師

開善義圓禪師

龍華慧居禪師

端鹿本一禪師

永安道原禪師

# 正宗

光孝道端禪師
支提辯隆禪師
歸宗柔禪師法嗣
羅漢行林禪師
功臣覺輔禪師
百丈恒禪師法嗣
棲賢澄虛禪師
雲門永禪師
承明潛禪師法嗣
千光環省禪師
崇福慶祥禪師
報恩明禪師法嗣
保明道誠禪師
報慈言導師法嗣
雲臺義能禪師
崇壽稠禪師法嗣
雲臺令岑禪師
淨土惟素禪師法嗣
報恩安禪師法嗣
棲賢道堅禪師
長安規禪師法嗣
長安辯實禪師
雲居錫禪師法嗣
般若從進禪師
青原下十一世
長壽彥端禪師法嗣
保清遇寧禪師
瑞龍希固禪師
天童山新禪師
天童寺爾禪師
萬壽德興禪師
鎮境志潛禪師
資國圓崖山主
歸宗慧誠禪師
清化志超禪師
雲蓋用清禪師

# 洞山

長壽法齊禪師
雲居弁禪師大嗣
雲居契瓊禪師
瑞巖義海禪師
大梅若昭禪師
清虛清禪師
支提隆禪師法嗣
靈隱玄本禪師
羅漢林禪師大嗣
慧力紹珍禪師
功臣軻禪師法嗣
鼎峯嶽進禪師
聖壽士昇禪師
大寧慶瓊禪師
靈隱文勝禪師
廣慧元全禪師
南明性衡禪師

# 泰禪寺

物

物明心不須認物有云色即是空有云非風幡動惟仁
是解會與祖師意旨有何交涉既不許如是會諸上座便合知
悉若於這裏徹底悟去何法門而不明百千諸佛方便一時洞
了更有甚麼疑情所以古人道一了千明一迷萬惑上座莫是
今日會得一則明日又不會也莫是有一分向上事難會有一
分下劣凡夫不會如此見解設經塵劫終無有是
處僧問諸法寂滅相不可以言宣和尚如何為人師曰汝到諸
方更問一徧曰恁麼則絕於言句去也師曰帶累惺惺問得好
俱得如何得到彼岸師曰慶汝平生問如何是三種病人師曰
恰問著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此問不好問如何是不相師曰
即汝是問如何是方便師曰此問甚當問亡僧遷化向甚麼處
去也師曰終不向汝道曰為甚麼不向某甲道師曰恐汝不會
問一華開五葉結果自然成如何是一華開五葉師曰日出月



明又如何是結果自然成師曰天地皎然問如何是無妄佛師
曰不見般若所以古人道一切山河大地從何而起師曰此問從何而來問
如何是般若起底心師曰爭得問如何是心師曰黑如漆問
絕消息時如何師曰拳拳拒示問如何是菩提師曰來也師曰笑杵
汝喚甚麼作物曰恁麼則同如來也師曰那吒太子折肉還父然後於蓮華上為父母說法未審如
何是太子身師曰大家且上座問曰恁麼則大千同一真性也
師曰依俙似曲纔堪聽理事不明師曰恁麼則理事俱如師曰
在三堂大兄吉凶應須問僧問如何是絕參底道時如何師曰
底如師曰汝口似鼻孔問如何是不落二法師曰我門下不
答我問汝如何是不落二法師曰我門下不答我問汝如何是
如身即一身如何是報身師曰理當頂禮乃曰一
切諸佛三世諸佛一時證明上座上座且

作麼生會若會時不遷無然毫可擬
見在二際是上座上座且非三際
性虛界全收珍重上堂僧問四衆雲集人天
宜般若師曰分明記取曰師宣妙法國王萬歲人民安樂師曰
誰向你道曰虛爾如然師曰你却靈利問三世諸佛不知有
奴白牯却知有既是三世諸佛為甚麼却不知有師曰却是
知有曰狸奴白牯為甚麼却知有師曰你甚麼處見三世諸佛
問來教有言眼不見色塵意不知諸法如何是眼不見色塵師
曰却是耳見曰如何是意不知諸法師曰慈愛則見聞
路絕聲色嘿然師曰誰向汝道乃曰夫一切問荅如針鋒相投
無纖毫參差事無矛通理無不備良由一切言語一切三昧橫
竪廣威音顯玄來是諸佛實相門秖據如今眼驗取珍重上
堂古者道如何是得三界綿綿如何是道十方浩浩因甚麼道



雲不留跡何處是一方虛空道理要會麼塞却眼塞却耳塞
却舌身意無空闊處無轉動處上座作麼生會橫亦不得竪亦
不得終亦不得本亦不得無用心處亦無施設處若如是會得
始當法門綱宗一切言語絕滲漏皆有僧問作麼生是滲漏
處向佛道已似鼻孔甚好上座如此會自然不隨風去如
識得盡十方世界是金剛眼睛無事珍重上堂僧問天下太平
太王長壽如何是毛師曰日曉月明曰如何領會師曰誰是學
人乃曰天下太平大王長壽國土豐樂無諸患難此是佛語古
不易令不遷一言可以定古定今會取好諸上座又僧問承古
有言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師曰清清如何是有物先天地師曰莽
莽曰如何是無形本寂寥師曰清清問先天地曰然應乃曰佛法不是這箇道理要
會慶言號莽覺色前不物始會天下太平大王長壽又立珍重

上堂佛法現成一切具足豈不見道圓同太虛無欠無餘若如
是也且識知誰動誰是誰非誰是會者誰是不會者所以道東
去亦是上座西去亦是上座南去亦是上座北去亦是上座因
甚麼得成東西南北若會得自然見聞覺知路絕一切諸法現
前何故如此為虛身無相觸目皆形般若無知對緣而照一時
徹底會取好諸上座出家兒念作麼生此是本有之理未為分
外識心達本原故名為沙門若識心皎皎地實無終毫障礙上
座又立珍重上堂僧問欲入無為海先乘般若船如何是般若
船師曰常無所住曰如何是無為海師曰且會般若船問古德
道從天不借梯仙人行路如何是登天不借梯師曰不遣終
日髣髴地曰如何是得般若海中何以故二昧門百千神通門百千妙用門盡不出得般若海中何以故
為於無作本來建立諸法所以道生滅去來邪正動靜千變萬化



是真常不定門無念於此諸上座大家究取僧於佛法毒命珍
重上堂僧問世尊以正法眼付囑摩訶迦葉秖如迦葉在耆闍
崛窟未審付囑阿誰師曰傳燈人師曰教我向誰說曰恁麼則靈山付囑不
異今日師只你甚麼處見靈山問法眼實印和尚師曰未審今
日當什何人師曰慈悲訂一頭打兩頭鳴曰恁麼則丁聖同儕
古今不異師曰增叫恩難報水遠源長僧看遇問帝王請說師赴
王供心般若會中請師舉唱師曰分明記取曰恁麼則靈山同廣妙音師曰清清在曰法王法如是師曰阿誰證明乃曰
靈山什囑分明諸上座下時驗取若驗得更無別理秖如今
譬如太虛日明雲晦山河大地一切有為世界悉皆明現乃至
無為亦復如是世尊付囑迄至于今並無點毫差別更什阿誰
所以祖師道心自本來心本心非有法有法有本心非心非本
云此是靈山什囑榜樣諸上座敲磕底會取好莫虛度時光國王

恩難報諸佛恩難報十方施主恩難報兄弟
置如是次第佛法興隆若非國王恩力焉得如此若要報恩應
須明徹道眼入般若性海始得又立珍重上堂僧問古德道人
空法亦空二相本來同師曰山河大地日學人不會乞師方便
師曰甚麼處不是方便問名假法假人空未審如何是諸緣請師
直指師曰謝此一問已不覩王君驚知天子真師已貪親天
上凡夫却手屯機問教中道心清淨故法界清淨如何是清淨
心師曰迦陵頻伽共命之鳥同一身法界是一是二師曰你自問
別人乃曰大道原然絕名無相是法是修良由法界
無邊心亦無際無事不彰無言不顯如是會得喚作般若現前
理同真際十切山河森羅萬象墻壁瓦礫並無終始可得
時閑無事久立珍重上堂僧問承師有言九天擎玉印七佛非
前已如何是印師曰不露文曰如何是心師曰你名甚麼乃曰



差不相混雜非一非異非同非別若歸實地去法法皆到底不
是上來問箇如何若何便是不問時便非在長連牀上坐時是
有不坐時是無乎如諸方老宿言教在此如恒河沙如來一大
藏經卷卷皆說佛心因甚麼得不會去若一向
纔絡言教意識解會總上座經論作麼生道理見會麼假說經塵沙劫說亦未曾有半句到諸上
座經塵沙劫不說亦未曾欠少半句應須徹底會去始得若如
是斟酌名言空勞心力並無用處與諸上座共相證明後學初
心速須究取又立珍重上堂僧問觸髏常干世界鼻孔摩觸家
風如何是觸髏常干世界鼻孔摩觸家風師曰更待荅話在曰如何是鼻孔摩
觸家風師曰時復舉一編閑一人執炬自燒其身一人抱水橫
澆於路此二人何論道師曰不遠者曰不會乞師指示師曰
作名數新曰未審還有人證明也無師曰有曰甚麼人證明師
曰敬新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異境靈蹤覩者皆笑曰
見後如何師曰還來向你道甚麼乃虛空鳴鼓鼓





量解會喚作一言若會言語道斷心行處滅始到古人境界亦
不是閉目藏睛暗中無所見喚作言語道斷且莫賺會佛法不
是這箇道理要會麼假說經塵沙劫說亦未曾有半句到諸上
座經塵沙劫不說亦未曾欠少半句應須徹底會去始得若如
是斟酌名言空勞心力並無用處與諸上座共相證明後學初
心速須究取又立珍重上堂僧問觸髏常干世界鼻孔摩觸家
風如何是觸髏常干世界鼻孔摩觸家風師曰更待荅話在曰如何是鼻孔摩
觸家風師曰時復舉一編閑一人執炬自燒其身一人抱水橫
澆於路此二人何論道師曰不遠者曰不會乞師指示師曰
作名數新曰未審還有人證明也無師曰有曰甚麼人證明師
曰敬新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異境靈蹤覩者皆笑曰
見後如何師曰還來向你道甚麼乃虛空鳴鼓鼓

懺悔明乃至師方丈悲泣曰願和尚慈悲許其懺悔師曰如人倒地因地而起不曾教汝起倒明又曰若許懺悔其當終身給侍師為出語曰佛佛道難窮如印印泥無欠無餘四年辛未華頂山峯忽有聲震一山師曰吾非久矣明年六月大星殞于峯頂林木變白師乃示疾於運華院門如常一十八日集衆言別跏趺而逝

金陵清涼泰欽禪師鍾唐人也生而知道辭去供職入法眼之室海衆歸之金曰敏所初住洪州雙林院開堂日拈法座高廣不步何陡古昔有之作此山先代尊宿曾說法來此座高廣不步何陡古昔有之作此山先代尊宿曾說法來此座高廣不步何陡古昔有之作此山先代尊宿曾說法來此

隨處道場究然化城且道作麼生是化城不見古德云寶所非遠須且前進又至城所又道我所化作今汝諸人試說箇道理看是如來禪祖師禪還定得麼汝等雖是晚生須知佛祖我國主凡所勝地建一道場所須不關秖要汝開口如今不知阿那箇是汝口舌善巧他四恩三有欲得會麼但識取必無差繆有咨因汝有我今火風相遍去住是常道業僧住持將遍一紀每承國主助發至于檀越十方道侶主事小師皆赤心爲我默而難言或挾麻帶布此即順俗我道即無顛倒我之遺囑必於南山木智藏和尚左右乞一墳塋幷沈皎然不論化火也努力珍重二十四日安坐而終

杭州靈隱肅禪師福州人也初參法眼眼指雨滴謂師曰滴滴落在上座眼裏師初不領後因聞華嚴感悟承眼印可回止明州四明山卓庵節度使錢侯執事師之禮忠懇主命於臨安



[illegible]廈開法後居靈隱上寺署了悟禪師上堂曰十方諸佛常在汝前還見麼若言見爭眼見所以道一切法不生一切法不滅若能如是解諸佛常現前又曰見色便見心且喚甚麼作心山河大地萬象森羅青黃赤白男女等相是心不是心若不是心又道見色便見心還合麼是心爲甚麼却成物象若不是心又道見色便見心還合麼秖爲迷此而成顛倒種種不同於無同異中強生同異且如今直下承當頓豁本心皎然無一物可作見聞若識心別又爭脫者古人喚作迷波討源宗雖曉悟僧問根塵俱泯爲甚麼事理不明師曰事理且從喚甚麼作佗底根塵問如何是觀音一義師曰錯問無明實性即佛性如何是佛性師曰喚甚麼作無明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直下會不會時如何師曰解語作麼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青山綠水曰見後如何師曰綠水青山師問僧汝會佛法麼曰不會師曰汝



的不會曰是師曰且去待別時來其僧珍重師曰不是這箇道理問如何是摩訶般若師曰雪落茫茫僧無語師曰會麼曰不會師示偈曰摩訶般若非取非捨若人不會風寒雪下

廬山歸宗義柔禪師開堂陞座維那白槌曰法筵龍象衆當觀第一義師曰若是第一義且作麼生觀焦麼道落在甚麼處爲復是觀義復不許人觀先德上座共相證明後學初心莫喚作這箇語看僧問諸佛出世說法度人感天動地和尚出世有何祥瑞師曰人天大衆前蘇嚕作麼問優曇華非人皆覩達本無心事若何師曰漫語曰甚麼則南能別有深深意不是心心人不知師曰事須剋責令日歸宗未審是一是二師曰謝汝證明問法眼一箭直射歸宗歸宗簡甚麼人師曰莫謗我法眼於何處著乘良師曰教我道甚麼即得乃曰一問一答也無了期佛法



也不是作麼道理大衆此日之聲故非本心實謂秖簡住山等有甚麼來成佛亦無心緣是知軍請命手衆誠心既到這裏且說簡甚麼即得還相委麼若信不及古人便道相逢欽相喚脚時不說作麼生會若會得報不報之恩足助無爲之化若不及更不說時如何師曰不會古人意古人意何以故古人道吾得父母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青山綠水曰見後如何師曰綠水青山師問僧汝會佛法麼曰不會師曰汝

入住後上古衆此緣衆直至道易每日勞諸上座訪及無可
延時寒不則久立却請回東珍重僧問如何是學人行脚事師
曰拗折拄杖得出來問古人有言擇迦與我同參未審和尚
人師曰雖有同參方知曰未審此人如何親近師曰恁麼則你
不解參也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老僧今日困不暇問汝後
手作麼生喝師曰設使喝落世後問如何是百丈境師曰却似
雲居問如何是百丈一句人師曰若到者方始須問乃曰
實是無事諸人各各是佛更有何事師曰汝道十方同
聚會箇箇與此是還佛場心空及第師曰作麼生是心空
不是那裏開曰今坐是心空所以道還正是意識想解上座要會心空
麼但且識心便見心空所以道還去已過未來更莫覓免然
無事坐何曾有人喚設有人喚上座死應他如不應他如若應他
阿誰喚上座若不應他又不應他總是也二世俱空日不是未頭也



所以古人道法不得見法王環見法王應也祇見於如僧又莫
道未自性好珍重問如何是佛師曰汝問三乘十二分教即不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
問未了三乘十二分教即不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汝問不了也
十二分教不要集甲不會請師說師曰汝實不會曰實不會
師示偈曰不要三乘覓祖宗三乘不要與君通君今欲會通宗
直後庵猿啼在亂峯堂堂坐處來從僧堂裏出來脚未跨
門限便回去已是重說偈言也更來近裏不可重重可切脚
也古人云教他不如自參所以道森羅萬象是善財之示師業
戒慮劈乃普賢之境界若恁麼參得與善財同參若不肯與麼
參却歸堂向火參取勝熱處難門珍重上堂衆纔集便曰喫茶
去或時聚集便曰珍重或時衆集便曰歇後有頌曰白入打三
訣喫茶珍重歇直下便承當政保君未徹師終于本山

杭州永明寺道潛禪師河中府武氏子初謁法眼眼問曰子於

子245-228

多更覩佛麼顯明得佛性常照一切法常住若見森法常住
未是法之眞源上座不見古人道一人發
眞歸源千方虛空悉皆消殞還有一法爲貢解麼古人有如是
大事因緣依而行之即是何勞長老多許衆中有未知者便請
相示僧問法眼之燈親然次水今日王侯請命如何是法眼之
燈師曰更請一問問古人見小蠅觸請師方便師曰古人見甚
麼處不蠅問如何是佛師曰如何是佛何須問師曰領解師曰領解
即不是問的的西來意師當第幾人師曰第八人師曰常年八月半中秋間
如何是和尚爲人一句師曰觀音掌上監察
金陵報恩院法安華嚴禪師太和人也初住曹山上堂知幻即
離不作方便離幻即覺亦無漸次諸上座且作麼生會不作方
便又無漸次古人意在甚麼處若會得諸佛常現前若未會莫
向圓覺經裏討不佛法豈古豈今不當不現前諸上座一切時



中咸承此威光領悟大信根荷擔得起始得不見佛祖恩底
人堪爲器用亦不貴他向善又修淨業者要以他廣勸兜率拖
下攙乃便證何羅漢果直須恁麼始得所以長者道如梵行
直須凡厲僧問大衆既臨於法會請師不吝句中玄師曰諦聽
大衆麼曰恁麼則全因此問也師曰不用得哨古人有言一切
法以不生爲宗如何是不生宗師曰好簡問處問佛法中請師
方便師曰方便了也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何待問石南國主
請居報恩器驅攝衆上堂謂衆曰此日奉命令住持當院爲衆
演法遮來見維那白槌了多少好令教當觀第一義且作麼生
是第一義若這裏參得多少省要如今別更說箇甚麼即得然
承恩生旨了可杜默去也夫禪宗不與法爾常規圓明頭頭豈古
豈今至于達磨西來也祇與諸人證明亦無法可得與天公道
直下是便教平地攢取古人雖則道平地攢取如今坐也還事



得也無若疑請問僧問三德菓攝從佛漢二音玄路請師明白
曰汝道有也未問如何是報恩境師曰大家見洗脚開寶中示
滅于本院
盧州長安院延規禪師僧問如何是庵中主師曰汝到諸方但
道從長安來
南康軍雲居山清錫禪師泉州人也僧問如何是雲居境師曰
沒喚甚麼作境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適來向汝道甚麼後住
泉州西明院有虎未僧入院見供養法眼和尚真乃問曰真前
是甚麼果子師曰假果子禾僧曰既是假果子爲甚麼供養
師曰也祇要禾僧識假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容顏甚奇妙
常州正勤院希奉禪師蘇州謝氏子上堂古聖道圓同太虛無
欠無餘又道一法一法宗衆多法一法宗又道起唯法起滅
唯法滅又道起時不言我起滅時不言我滅據此說話居滯父

曰汝道文殊還識維摩詰麼問得甚麼師曰汝不會我語
宣師曰道甚麼曰道不會方便也師曰汝不會我語
漳州羅漢智依官悲禪師上堂盡十方世界無一微塵許法與
汝作見聞覺知還信麼然雖如此也須吾始得冀汝等諸仁
見道單明自己不悟目前此人祇具一隻眼還會麼僧問藏殿
不立爲甚麼好醜現前師曰分明記別歷歷問次衆集誰
是得者師曰還曾失麼問如何是智者家風師曰一任觀看曰
如何是智者家風師曰汝是行腳僧問如何
曰終不敢謾大衆師曰嫌少作麼問僧文業在其麼處曰在
佛跡師曰佛在甚麼處曰甚麼處不是師舉起拂子曰作麼生
和尚收取師曰放閑著七捶問僧今夏在甚麼處僧曰在無言
上座處師曰爲甚麼不道僧曰無人作麼生
問得僧曰若得無言甚麼處師曰汝也曾問汎師曰無人作麼生
問得師喝曰恰似問老兄師與



章端長老昇講歟端曰一種千般其體不二師曰作麼生是不
二體端拈起拂子師曰祇守百種千般端曰是和尚見處師
曰汝也是羅公談玄端擲拂子師乃謂衆曰今晚四大不和
暢雲騰鳥飛風動塵起治地治地相識若治不得時時常見我言記告衆



全陵鍾山章義院道欽禪師太原人也初住鍾山棲賢上堂道
達千般歸事而真理遠乎故體之則事理俱遠之則祖意
然下坐地直下參取須要上來許多回互已便舉古德少許方便拈槌此
欲得當要僧堂東三門下參令量參取始終有會處也未若有
會底試說看與上座證明僧問如何是賢境師曰莫錯會
境問古人拈槌竪拂還當宗乘中事也無師曰古人道了也
問學人乍入叢林合如何指示師曰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後二

麼師曰明還見麼曰見師曰還識得麼師憮然無對眼誠令發其汗之文師自此服膺請益始忘知解金陵國主署高音覺海大導師上堂天人群生類皆承此恩力威攝三界德被四方其感盛光成稱妙義十方諸佛常頂戴故誰敢是非及乎向上作開方便門對根設教使有如此有何不可所以橋梁先師道佛是無事人且如今貧僧無事也不可得僧問藍山巖崖還有佛法也無師曰汝喚甚麼作藍山巖崖問如何是道師曰妄想顛倒乃曰老僧平生百無所解日日一般雖住此間隨緣任運今日諸上座與本無異珍重僧問如何是無異底事師曰千差萬別僧再問師曰止止不須說但會取千差萬別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方丈拔門扇問如何是無相道場師曰四邨五邨廟問如何是吹毛劍師曰舂磨杖問如何是正直一路師曰遠遠近近便恁麼去時如何師曰咄哉癡人此是險路問僧從甚麼處來曰曹山來師曰幾程到此曰七程師曰行脚許多山林黏泥帶水有個麼作西來意師曰幾時無西師曰眾生類頭個認物為己曰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還是乃曰諸上座各在此住久過夏還有人悟自己也無山僧與汝證明今安真身不破那麼所以僧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好箇師僧眼目甚分明



漳州羅漢院守仁禪師泉州人也上堂祇據如今誰欠誰剩然雖如此猶是第二義門上座若明達得去也且是一是二更須子細看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的意師曰即今是甚麼意問如何是涅槃師曰生死曰如何是生死師曰適來道甚麼僧乘機眼目甚分明



撫州黃山泉庵禪師台州人也僧問如何是黃山家風師曰築著磕著乃問如何是不遷義師曰春夏秋冬問如何是一路涅槃門師曰汝問宗乘中一句當不是曰是麼師曰喚甚麼作月曰莫拽這箇便是也無師曰話墮也問不昧緣塵請師一接師曰喚甚麼作緣塵曰若不是今日便作官方



還慥雅意麼諸上座生莫是血脉不通泥水有間麼且莫錯會珍重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喚甚麼作西來意曰恁麼則無西來也師曰汝口頭道問如何是報恩家風師曰無汝著眼處問學人未委稟承請師方便師曰戴誰故是非及乎向上作貧之分也師曰叢林見多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向汝道甚麼問如何是無生之相師曰捨身受身曰恁麼則生死無過也曰福州來師曰跋步如許多山嵓阿那箇是上座自己曰某甲親離福州師曰秖恁麼別更有商量曰更作甚麼商量師曰汝話墮也問不昧緣塵請師一接師曰喚甚麼作緣塵曰若不伸問焉知情師曰若不是今日便作官方



撫州黃山泉庵禪師台州人也僧問如何是黃山家風師曰築著磕著乃問如何是不遷義師曰春夏秋冬問如何是一路涅槃門師曰汝問宗乘中一句當不是曰是麼師曰喚甚麼作月曰莫拽這箇便是也無師曰話墮也問不昧緣塵請師一接師曰喚甚麼作緣塵曰若不是今日便作官方

到此為甚歷不會師曰會乃以女僧舉頭看師又看水眼乃拂身
入衆衣眼與參主當時失色眼歸方丈念作者喚問話僧至眼
曰上座適來問底話許你具眼人天衆前何不禮拜蓋露却眼
據一坐具其僧三日後時光而終僧問了了見佛性如何是佛
性師曰不欲便道問如何是金剛大士師曰見也未問如何是
請聖密密處師曰却須會取自己曰如何是和尚密密處師曰
待汝會始得上堂諸上座盡有常圓之月各懷無價之珍所以
月在雲中雖明而不照智隨戒現雖真而不通無事又立問如
何是不動尊師曰飛飛颺颺問如何是了然一句師曰對汝又
何難曰恁麼道莫便是也無師曰不對又何難曰深領和尚恁
麼道師曰汝道我道甚麼問亡僧遷化向甚麼處去也師曰待
汝生即道曰寔主歷然師曰汝立地見亡僧問如何是學人本
來心師曰未曰秖如道著也未曰秖如道著如何礙會師曰待汝
問始得問教中道諸法從本來常寂相能生果作玻瓈色未審此果何人得師
曰樹從何來曰學人有分師曰去果入萬四千問如何是不遷
義師曰江河競注日月旋流問宗乘中玄要願請師一言師曰
汝行脚來多少時也曰不當通伴侶師曰少瞌睡
金陵淨德院智觀禪師河中府王氏子初住慶賢上堂從
上諸聖方便門不少大抵秖要諸仁者亦未當違背一絲髮許何以故胠蔀
不參差一絲髮許諸仁者亦未當違背一絲髮許何以故胠蔀
地顯露如今便會取更不費一毫氣力還省要麼設道此處有
師法身有主斯乃抑揚對機施設諸仁者作麼生會對處道理
若也會自莫嫌他佛語重祖師直下是自己眼明始終僧問
如何是的的之意師曰道甚麼問紛然見不得時如何師曰見
箇甚麼不得問如何是祖師意師曰用祖師意作甚麼問今
是遠疏正意教誰來師曰大衆盡見汝恁麼問江南國主李

德院延壽居之署者觀禪師上堂夫欲
得证入中下不易水當何以故佛法非心意識境界亡座莫恁
麼悅目緣塵猥以地他古人道沙門眼把定世界盖地綿
綿不斷絲毫所以諸佛讚歎讚歎不及比喻比喻不及迹上座
威光赫奕且喜具全等有如是家風甲乙任受勤不能瞻秖對如
如凡所以者佛門入般槃秖為如此所以祖師特地西來僧問
者聖皆入不二法門如何是不二法門師曰仰山庵主則今古同然大也師曰汝道甚麼見問如何
師曰恰問著曰作麼生會問如何是佛法大意
是佛師曰如何不是乃曰吾不能投身巖谷盛涼而歸師出入
棲庭以事煩世吾之過也遂餐辭
玄關若

高麗國通峯山華嚴院始發機天
使來請住持故地國主受心訣禮待彌厚一日請入王府上堂
師指盛風樓示衆曰盛風樓為諸上座舉揚了也還會麼僧若
會此作麼生會若道不會盛風樓作麼生不會珍重
杭州真身寶塔羊紹巖禪師雅州翟氏子吳越王命師開法署
下座未幾常照禪師上堂山僧素寡知見本期明教念經待死
豈謂今日大王勤重苦勸山僧欲謂方宿德施張法道然大王
致請也秖圖諸仁者明心此外別無道理諸仁若還明心也未
莫不是吾師父時凝然杜默時無事知識明道伴商略時觀
山觀水時耳目總對時是汝心否如已所解盡為濁對之境豈
曰明心更有一類人離身中妄想外別認箇十方世界含日月
包大虛非明心也諸仁者要會
頌心無異者亦無非者波擬動知
頌心無異者亦無非者波擬問江南國主李

時如何師曰大衆誰信汝師開堂四年七月示疾門弟子曰
諸行無常即常住相言訖跏趺而逝
台州般若寺敬遵禪師上堂良久曰今也未
曾有纖塵門斷相無時無刹長時掇穴上座無通氣處所以道
山河大地是上座善知識放光動地觸處露現實無絲頭許法
可作障礙如今因甚成知不會特地生疑夫無事不用又立僧
問優曇花拂人皆觀瑞若家風何如師曰不問上座問不曾
舉似人曰恁麼則般若雖圓今古師曰也莫錯會問半頭
未見四祖時爲甚麼見曰見後爲甚麼不衒不衒華師曰汝甚麼處
來曰鳥窠師曰好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此上不欠少
會有人得聞師曰試舉迎業親聞去也
師曰亂道作麼師自述真讚曰真寺寥廓郭大圓服猿空
澄潭月躍



廬山歸宗策眞法地禪師曹州魏氏子也初名志超習法眼問
曰某超容和尚如何是佛歟曰汝是某超師從此悟入住後上
堂諸上座見聞覺知要會麼與諸上座說破了也待汝悟始得又立珍重
問如何是佛師曰我向汝道即別有也問如何是歸宗境師曰
是汝見甚麼曰如何師曰出去問國王勅命大臣法
道不落見聞請師速道師曰問意如何師曰又說說
問承教有言非此深旨參意到底則名爲報佛恩聖到即不問
如何是報佛恩師曰汝若起則報佛恩問無情說法大地得聞
師子吼時如何師曰汝還聞麼曰還聞麼曰無情也師曰汝不
妨會得好問古人以不離見聞爲宗未審和尚以何爲宗師曰
此門甚好曰猶是三緣四緣師曰莫道

洪州同安院紹顯禪師僧問王恩路日師親受熊耳家風乞



言師曰已道了也問千里投師請師一接師曰好入處可益此
乞垂指授師曰官人問既是雲蓋何用乞僧無對師代曰客過
其人
廬山栖賢基圓禪師上堂出得僧堂門見五老峯一生參學事
畢何用更到這裏來雖然如此也教上座一轉了也珍重僧問
不是風動不是幡動未審古人意落在甚麼處師曰大衆一時會取
上堂有僧擬問師乃指其僧曰住住其僧進步問從上宗乘請
師舉喝師曰前言不搭後語雖退百步未審今日事如何師曰不
會人言語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好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此上不欠少
入得三門便合知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此上不欠少
洪州觀音院從瑾禪師泉州人也上堂衆集良久曰文殊深讚
若士未審居士受讚也無若受讚何處有居士耶若不受讚文
殊不可虛發言也大衆作麼生會若會得當處解脫若會不得
然文殊深讚此意如何師曰忽遇作麼人出頭來
又作麼生師曰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問如何是觀音家風
師曰眼前普現曰忽遇作者來作麼生見待師曰貧家私如此
未必便云歸問又莫沒弦琴請師彈一曲師曰作麼生聽其僧
側耳師曰聾殺人乃曰庫術者當時大慶領明劍上座出來莫
與喜甚麼遮我明上座本來面目來向見來覩音今日不作麼道還
我眼上座

洪州觀陽新興院齋禪師僧問如何得出三界去師曰汝還信麼曰信則深信乞和尚慈悲師曰秖此信心是古今快須究取討必沈吟要出三界三界雄心師因雪竇衆曰諸上座還見雪麼見即有眼不見無眼有眼即常無眼即幾作麼會得佛身充滿問學人辭去沙彌乞和尚示箇入路師曰好箇入路道心堅固隨衆恭請隨衆作務要去便去要住便住去之與住更無他故若到沙彌不審易曰

潤州慈雲匡遵禪師僧問佛以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未審和尚出世如何師曰恰好曰作麼生師曰不好

蘇州鴈楊福院紹明禪師州錢作奉請住持乃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一切處看取

澤州古賢院謹禪師侍立次眼問一僧曰自離此間甚麼處去來曰入嶺來曰不易曰虛涉他如許多山水也不辭其僧無語師於此有省住後代聞如何是佛師曰葉著你鼻孔問僧曰雄一堅密身二切塵中現如何是堅密身僧豎指師曰現則現作麼生會僧無語

宣州興福院可勳禪師建州朱氏子僧問如何是興福正主師曰闍黎不識曰莫怒還便是麼師曰癡未歇狂頭亦何失問如何是道師曰觸目菩提

江煙島晴鷗驚行立不定有僧云法空師曰不空有僧示衆曰秋洪州上藍院守訥禪師上堂盡令提綱無人掃地叢林兄弟相共證明晚進之流有疑請問僧問頻開廿露門當觀第一義不落有無宗請師垂指示師曰太衆普聞曰恁麼則莫相惑去也師曰聞言語問如何是佛師曰更問何誰

撫州疎山和尚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莫傍祖師好

杭州奉先寺法眼大明照禪師僧問釋迦出世天雨四華九龍六動未審今日有何祥瑞師曰大衆盡見曰恁麼王法如是師曰人王見在問沈眼實即和尚親傳今日一會當什麼人師曰誰人無分曰恁麼則普霑利去也師曰也須善聽

廣山化城寺慧朗禪師江南相國宋齊丘請開堂師陞座曰今日今公請山僧說衆非承佛村噴不入俳回採中有問話者出來為今公結緣僧問今公親降大衆盡臻從上宗乘請師舉唱師曰莫是孤負今公麼問師常苦曰為甚麼學人己事不明師曰閻黎甚麼不明曰不明却請師決斷師曰適來向汝道甚麼曰未明也師曰若自盡己何須亂道乃曰大小長老然古今常爾師曰退後禮三拜

杭州慧日永明寺道潛禪師僧問遠離天台境來登慧日峯又聞師子吼今日請師通師曰閻黎曰恁麼則普同今日當為何事師曰閻黎乃曰大小長老然古今常爾師曰退後禮三拜

真心周徧如虛空一智故於萬象森羅成宗泯跡天括地亘古今大衆還會麼辨白師曰恁麼則普同今日當為何事師曰閻黎乃曰大小長老然古今常爾師曰退後禮三拜

麼則成造次也師曰作亂道

高麗國慧禪師僧問如何是高麗國師師曰牛欄是問如何是佛師曰我不重說汝已知竟

荊門上泉和尚僧問一龍爭珠珠是得者師曰我得問遠遠投師如何一接師接得便喝問天壁無響時如何師曰我不重說曰不重後如何師曰大衆普聞曰恁麼則莫相惑去也

盧山大林寺僧遺禪師初住圓通有僧舉僧問玄沙向上宗乘此間如何言論少分人聽若會玄沙意旨如何師曰待汝移却石鼻掌我即向汝道

池州仁王院經藏禪師僧問農夫擊壤時如何師曰僧家勿用意

本分事曰不問僧家本分事但長家學壑如何師曰話頭何在
青原下十世
天台韶國師法嗣
杭州慧日永明延壽智覺禪師餘杭王氏子總角之歲[illegible]佛
乘既冠不茹葷日惟一食持法華經七行俱下纔穴句[illegible]
之感群羊跪聽年二十八爲華亭鎮將棄職禮慧日出家
冊卒大闡玄化時吳越忠獻王知師慕道乃從其志遂住翠岩
爲師執勞供役都忘身宰衣不繒纊食無重味野蔬布衲以遣
朝夕尋往天台山天柱峯九旬習定有異鼠子衣襟中
誦韶國師一見而深器之密授玄旨仍謂師曰汝與元師有
緣他日大興佛事初住雪竇上堂雪竇這義汎濫千尋不假繼
踪他日足矣汝等諸人向甚麼處進步僧問雪竇一
徑如何履踐師曰步步登華結言言徹底水乃倡曰孤猿叫
[illegible]

[illegible]落中巖月野客吟[illegible]半夜燈北境山時誰[illegible]
僧中堂主請開山靈隱新寺明年遷永明大道場奏置二千僧
問如何是永明妙旨師曰更添香著曰謝師指示師曰且喜沒
交涉僧禮拜師曰聽取一偈欲識永明旨門前一潤水日照光
明生風來波浪起問學人久在永明爲甚麼不會永明家風師
曰不會處會取曰不會處如何會師曰牛胎生象子聚海起紅
塵問成佛成祖了出不得六道輪回亦出不得未審出不得
不得師曰出世間教中道一切諸佛及諸佛法皆從
此經出如何是此經師曰長時轉不停若非聚亦非聚曰如何
持應須善眼聽問如何是大圓鏡師曰破妙
盆師居永明十五載僧七百人開堂七年入天台山
度戒約萬餘人常誡徒眾曰[illegible]
不可稱筭六時散華行道餘力念法華經計萬二千部[illegible]

[illegible]錄一百卷[illegible]偈贊[illegible]千數[illegible]
[illegible]後嘉[illegible]敘弟子之[illegible]稽本[illegible]
祖國僧二千六人皆承印記[illegible]
十二月示疾越二日梵香告辭跏趺而逝[illegible]
蘇州長[illegible]唱[illegible]
曰四[illegible]
即[illegible]
第曰忽覆[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温州大[illegible]
曰[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問[illegible]
[illegible]
地師曰[illegible]
杭州五雲山華嚴院主[illegible]
幼歲出家于臨安東山[illegible]
嘗[illegible]
第[illegible]
方作[illegible]
參[illegible]
人隨[illegible]
珍洲[illegible]
亦[illegible]
之[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上堂[illegible]

上座祇如拳此意旨辭文殊撫掌大笑師云汝到彼所以作禮却於別峯相見文殊意相亦同一方便終無別理後君明得此意始解然諸上座即今蘇著老僧迷相見是不相見是妙喜不別拳脫或從此省去可謂不孤負老僧亦當以禮答之

比丘尼利那相捨離信得及應時問義休舉唯曲為今時

如何是功臣的的意師曰見麼曰恁麼則大衆成欣也師曰將

謝問子見問佛佛授手祖祖相傳心未審和尚傳箇甚麼師曰汝

承當得麼曰學人承當不得還別有人承當得否師曰大衆笑

如何是如何是如來藏師曰恰問義門如何是諸佛機師曰道是

得底上堂良久曰大衆看便下座上堂古德為法行脚不憚

辛勤如雪峯三到投子九上洞山盤桓往返尚求簡入路不得

爾後

師曰如是如是乃悉現神通事師曰恁麼則閻黎怪老僧何處去也師曰何處見親承摩頂去也師曰何處見世尊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過這邊立僧纔移步師召曰會麼曰不會師曰過這邊立僧纔移步師召曰會麼曰不會師曰聽取下偈曰西來意旦過這邊立昨夜三更時雨打虛空滿電影如炊明不久蚯蚓蟻急開實七年示疾告衆曰別時有僧問昔日如來正法眼藏今付何人師曰有能紹者且道此人具眼不具眼有實主義無實主義晚學初機必須會師曰汝甚麼處見師曰佛法不是這箇道理言訖跏趺而寂閣維舌根不壞柔如紅蓮華藏于普賢道場

廣州光聖院師護禪師問人也自天台得法化行嶺表國主劉氏創大伽藍請師居焉署木義禪師僧問昔日梵王請佛今日國主臨遣祖意西來如何舉唱師曰不要西來山僧已舉唱了也曰豈無方便師曰適來豈不是方便問舉人不人叢林西來妙訣乞師指示師曰汝未入叢林已乖了也曰如何領會師曰不要領會

杭州華嚴人也宋慈王召入問道創奉先寺師永嘉之之署圓通妙覺禪師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高聲勤禪師僧問如何是玄旨把鉏頭師曰但今年五十五脚未踢十七山河是眼睛大海是我胜今年四十有二試僧經業山門老宿各寫法名唯師不肯書札時遇判事憲問此尊還解書也無師曰天下人知溥化初不疫命侍僧開浴訖更誠徒衆安坐而逝塔于本山三年後門人遷塔發龕觀白容儀髭髮仍長遂迎入新塔

温州鴈蕩山雁齊禪師錢塘江氏子上堂僧問夜月舒光爲甚麼禪師無影師曰作家秦影漢其僧從東過西正師曰不唯秦影兼頭師

杭州普門寺希辟禪師蘇州人也宋慈王命王越州膏秦望墓不家一句開示以救今日與諸仁者聚會更無一法可相助發何況能辦諸仁者區別編秦商量古今邊怪得山僧麼若有怪者且道此人具眼不具眼有實主義無實主義晚學初機必須審細僧問如何是普門示現神通事師曰恁麼則閻黎怪老僧去也曰不怪時如何師曰波旦正堂裏思惟去未半蟄圖三年吳越王入覲師隨賓塔至見于滋福殿賜紫衣號慧明禪師端拱中乞還故里詔從之賜御製詩送金杖常熟本山院創執淨圖七級高二百尺功既就奏道二年八月示寂塔于院之西北隅

杭州光慶寺禪安禪師錢塘沈氏子上堂僧問無價寶珠請師分付師曰善能吐露曰侍慶則人人具足去也師曰珠在甚麼處僧禮拜師曰也是虛言問提綱拳領盡立主賓如何是主師曰深委此問曰如何是賓師曰適來向汝道甚麼曰賓主適合時如何師曰其令不行問心月孤圓光吞萬象如何是吞萬象底光師曰大衆總見汝恁麼問曰光吞萬象從師適心尸孤圓意若何師曰斟撒精神著曰驚倒雪巢猶可辦光吞萬象事難明師曰謹退問青山綠水處處分明和尚家風乞垂一句師曰孟波波浪起未審此意如何師曰若到諸方但恁麼問曰和尚意旨如何師曰適來向汝道甚麼乃曰古今相承皆云塵生井底浪起山頭結于空花生兒石女且作麼生會莫是秘密異唱玄譚事就功一云句義藏錯會前金露麼莫是有名無德異唱玄譚

麼上座自會即得古人意旨即不然無限悠悠會不得合作麼生會上座欲得會麼但看溈牛行處脚跡便知木馬嘶時空花墜影聖凡如此道理分明何須又立玲瓏

台州般若寺灰嚩禪師錢塘人也初住雲居普賢次轉主署藏悟禪師遷止上寺衆盈五百僧問祖意機緣大衆雲臻向上宗乘請師舉唱師曰蠢汝甚麼人也僧曰恁麼則人人盡具足去也師曰莫亂道

婺州智者寺全肯禪師初參國師國師曰肯簡甚麼師於言下有省乃禮拜住後僧問有人不肯遷甘也無師曰若人問我即向伊道

福州玉泉義隆禪師上堂山河大地盡在諸人眼睛裏洞其要訣說會與不會時有僧問山河大地眼睛裏師今欲更指師曰堪為上座去處分明曰若不上來神此問高知方便不虛施

師曰依俙似曲律耳聽又被風吹別調中

杭州龍册寺曉悟禪師盧氏子僧問祖祖相傳未審和尚傳何誰師曰汝還識得祖也未僧擬議又問如何是真實師曰汝是誰大神珠師曰如若大神珠分明萬象盡現問如何是日用事師曰一念周沙界日用萬緣頭頭盡然問教意不問如何是教意臺中的的意師曰若到諸方自明舉段事即不問如何是教意臺中的的意師曰若到諸方自明舉段因緣見雪木出乳勢小難投測禪師乃叱之

杭州功臣寺滿禪師僧問如何是功臣家風師曰洞暗色空曰如何是出塵境師曰重關鎖不開

越州會稽禪師僧問吾年衰朽請師指示師曰汝明日來僧明日又問師又曰汝還識麼對曰識師曰識箇甚麼對曰識箇海衆頌師曰若是真實頌師曰汝問如何是開化門中山方便門中請師指示師曰汝明日來僧明日又問師

楞嚴經全知見元知即無
讀已知見元　知即無　見斯即涅槃師乃破句
省有人語師曰破句了也師曰此是我悟處生不易時謂之
安樂藏寒拾元年春將示寂夜有嗣子藍仆侍立師乃說偈示之
不見嶺頭攜得事豈從緣足付囑來自吾聖時若此非吾
日汝君裁付囑已畢身易衣安坐念畢棺全室良久舁入棺經
三日門人啓棺觀師布牖吉祥而臥四衆哀慟師乃再起陞堂
說法呵責垂誡此度更啓吾棺者非吾之子言訖復入棺長往
杭州龍華寺慧居禪師聞人也自天台領衆來謁之命住上寺
開堂示衆曰從上宗乘到這裏如何舉唱祇如釋迦老子一般且道據甚麼
代時教如說法水古德尚云猶如夢事覺語一般且道據甚麼
道理便恁麼道還會麼大凡門開何當塞生凡吾聖不痛識
聖言凡則全凡舉聖則全聖見聖不相往衲者稱謂所以立



山河大地長時常住長時放光地心火風一　如是時有僧出
禮拜師曰好箇問頭如法問著便擬進前師曰又漏泄也問
諸佛出世放光動地和尚出世有何祥瑞師曰落頭自破上堂
龍華這裏也祇是拈柴擇米後喫茶但於塵塵聚珍重問學人未明自己如何辦得
曰識取自己眼師曰向汝道甚麼
發明了如何是自己眼師曰如何是無縫塔師曰
五六尺其僧禮拜師曰指創也圓明了知曰何異心念師曰汝念甚麼
偶成頌曰秋庭蕭蕭風颯颯衆皇列空螿韻高擣硾靜坐神不
勞鳥棄無端欺布毛
溫州瑞鹿寺本先禪師本州鄭氏子參天台國師悟以非風幡
動之話豁然開解後示徒曰吾初與天台決門者
動之話師即悟解後示徒曰吾初與天台決門者

下便尸然千日之內四儀之中物不疑膚瞳不回所當下安樂頓覺明然乃述頌三
首一非風幡動仁者心動二非風幡動心動自吾拍傳卓至
今後水雲人欲曉祖師真是好知音三見色便見心心即若是
見色便見心人來問著方難答更求道理說多般祇貧乎生三
轉物一明自己曰曠大劫來祇如是如是同天亦同地同地同
天作麼生作麼形今無不是師自顧足不歷城邑千不要貯貨
不設卧具不求簡絕日唯一食終日宴坐申旦海談踰三十載
其之編錄上堂作諸人還見竹林蘭若山水院舍人衆麼若道
見則心外有法若言不見爭奈竹林蘭若山水院舍人衆現在
據然地豈肯任麼告示麼若會不妨露利無事莫立上堂大凡
參學未必學問話是參學未必學代語是
參學未必學問話是參學未必學代語是



學未必捻破祖師所持言語是參學若於如上參學所作
通入達於佛法中無無見處嗄作軌範慧之徒豈不聞古德道聰
明不能生死乾慧豈免苦輪諸人若也參學應須具貴參學
得行時行時行時正時立時參取坐時坐時參取眠時眠時參
取語時語時參取默時默時參取一切作務時一切作務時參
取既向如是參學時甚麼道理到這裏須自
有箇明白處去之流則無究了之日上
堂作是次之流則無究了之日上堂作是次之流則無究了之日上
堂休鳥啼碧鷄巡雲片展張瀑聲鳴咽你等還知得如是
多少事麼若也知得不妨參取姪上堂云台教
中又殊勝普賢三門文殊門若一切色觀音門者一切聲
普賢門者不動步而到我這裏文殊門若不是一切色觀音門者
不是一切聲普賢門者是箇甚麼別有天台教門無事
且道上堂意旨長少南泉普願去沙曰東家作驢

西家作馬或有會云須會異類中行始會得境閒言語或有會云東家南泉西家是南泉或有會云東家是甚麼西家是甚麼或有會云頭甚麼作東家驢叫又作馬嘶遷化若在問處或有會云東家作驢西家作馬或有會云東家郎君子西家郎君子或有南泉遷化向甚處去東家作驢西家作馬即下此間話不消得參道理而會若見法界性去也沒多事重上堂驪中形影唯憑鏡光顯現你等諸人所作一切業用道喚甚麼簡甚麼顯現遂知得麼若也知得於一切如夢如幻如化如影如響如水中月如鏡中像雖現種種色相而不可取捨你等那時有甚麼性無本來性本來性又不可得你等諸人夜間眠熟不知一切既不知一切即不知一切與死無異若道那時無一切與死無異若也不會各體取好箇無事莫去上堂諸法所生唯心所現如是言語好箇入路門你等諸人眼見一切盡耳聞一切盡鼻嗅一切盡舌知一切盡身覺一切盡意分別一切諸法盡所對之物即在汝等眼耳鼻舌身意所對之物唯是你等心爲復非是你等心若道唯是你等心與你等身都作一堆了休爲甚麼不與你等身都作一堆了休所對之物即在汝等眼耳鼻舌身意外你等若道眼耳鼻舌身意外有所對之物即不與你等心所現一言語留你在此間何以不學著你等用心取會去幸在其間不參獻學無事」上大中祥符元年二月上旬上足知畫曰可謂仲秋望日「宗順化畫眞命即成及期遠近士庶奔赴瞻仰是日衆問如常至午坐方丈手結寶印謂畫曰古人云騎虎頭打虎尾中央事作麼生畫曰也祇是知畫師曰你問我畫刀問騎虎頭打虎尾中央事和尚作麼生師曰我也弄不出言訖奄然閉一目微視而逝

杭州興教洪壽禪師同國師普請次間曰新有省作偈曰撲落非他物縱橫不是塵山河及大地全露法王身

蘇州承天永安道原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咄這瞎驢曰學人初機乞師方便師曰汝問甚麼曰問佛師曰咄這瞎驢

清涼欽禪師法嗣

洪州雲居道齊禪師本州金氏子依止本院已經數載法爐一日謂師曰有人問我西來意答不得不識主作麼生會師對曰不東不西婚曰與麼會又爭奈曰



近聊秘住處未審和尚尊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汝是何處僧曰幽州師曰幽州有多少路僧曰有八百餘里師曰汝是幽州人何不解脫時如何師曰還曾聞否僧曰聞師曰聞個什麼僧曰聞師說法師曰汝不會吾說法所生唯心所現如是言語好箇入路門汝不會吾說法所生唯心所現如是言語好箇入路門汝不會吾說法所生唯心所現如是言語好箇入路門

衆纔散師問僧甚處來僧曰從西峽而來師曰
靈隱禪師決嗣

杭州功臣院道燕禪師僧問師登寶座大衆雲臻時
教師曰大衆證明曰作麼生說法時師久不answer僧問羅漢
秀川禪庵院顧鶴禪師後唐人也上堂謂大地是良田衲
時常說法時時廣大不妨諸上座畢竟如何師曰
何師曰嘉禾合是禪伊家風如何師曰羅漢
家風師曰或到諸方分明舉似後任杭州刺史請
慶請師直道師曰衆人笑我曰如何領會師曰
處州報恩院師智禪師僧問如何是報恩師曰誰人不見
問如何是一相二昧師曰書黃字曰一相何在師曰汝却
利問祖祖相傳傳祖印師人決嗣嗣人師曰雖聚掌前牙輪
皎皎



衡州般若可光禪師僧問如何是般若體相師曰高聲問我曰莫即
何是西來意師曰汝老僧出去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
通來莫不是問西來意
杭州光孝院道瑫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高聲問我曰莫即
更是也無師曰汝父生後任杭州西山保清院建事禪師
二人俱錯僧擬進語師便下座

福州支提寺神曦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天童日露地涌七珍其義
金剛之體無破壞大衆還見不見師曰不見不見不知
非青黃赤白長短方圓亦非見聞覺知之法且作麼生說箇不見
底道理若言不見又道觀聽如何是向上一路師曰瞬下
認問如何是堅密身師曰德慶則不然也師曰是箇

甚麼

杭州帝泥院有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特潮閘黎
僧問師曰潮閘則不無家風作麼生師曰瞌睡漢
歸宗柔禪師法嗣

南康軍雲居懷祐禪師僧問天童日露地涌七珍其義
人分上事師曰射女相報門徒麼問如何是佛受用
去也師曰更須子細上堂云有物先天地師拽起小衆
曰昔日南泉和尚今朝耶舍不在分明要也與良久拋下拂子便下座
明州天童普交禪師僧問如何是客作用師曰何密開心經未
過日如何師曰其麼抑揚女聞未之不得時如何師曰用未作
麼曰如何即是師曰何曾失却問如何是天童境師曰雲無心
相逐水自性流去不回

杭州功臣寺小印禪師僧問祖師不在東西山未審在甚麼
處師曰其說聽度驢度馬三峽石橋當度
何人師曰蝦蟇蚯蚓抵麼則物物盡沾恩師曰踏不著問仙
同時朝師龍鳴樓賢今日請師宣揚師曰來日又作麼生曰未審
百丈怕禪師法嗣

鹽山棲賢登是禪師僧問趙州石橋度驢度馬三峽石橋當度
如何領會師曰前過新羅問如何是佛師曰張三李四問古人
新蛇菜昔如何師曰猶未知痛癢問此是選佛場心空及第歸
學人如何提及第歸師曰下才謹退晚參衆集師白早晨不與
諸人相見今晚不可默言便下座問此即仰山執善賜手見微

鹿諸佛祖如來教乎時見簡甚麼師曰如今只見箇良久曰幸好一盤飯不可拶破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蘇州萬壽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堂六尺甚分明曰祇如本來人還作麼生師曰汝自避僧乃曰問答俱不會意何是和尚為人一句師曰汝自看僧又問如何是佛師曰若向他求成特地僧又趨深山比為藏拙何即入山主萬壽門下可謂嫡子雖然如此試唱看便下座

先見如有見處出衆對衆吐露箇內良久曰又不到

越川雲門雅興來禪師僧問師子未出窟時如何師曰止笑僧曰出窟後如何師曰猛烈僧禮拜了退問如何是和尚西來意師曰汝在東土多少時

報慈玄道師法嗣

南康軍雲居義崇禪師上堂乃用上來垂中機緣如上座等諸上座第一義去輪運得麼若信得及各自歸堂參取聖胎聖胎圓足道箇甚麼

却問一僧從如山僧適來教上座參取聖胎聖胎圓足道箇甚麼僧曰特謝和尚再舉師曰即心是佛曰學人不會師曰即心是佛曰學人不會師曰即心是何物



杭州千光王寺聰禪師僧問溫光數氏子幼歲出家精究律部疑滯天台文句教之於圓頓止觀後閱楞嚴文理宗旨未曾洞曉一旦輟而歎曰夕通經餘又計業假雖學中見日輪自空而降開以為之自是發失發悟與別義門源旋無滯後指喻以來數十所疑初不授之未審上人諸上佛法無事之日見今之日見昔日風雨今日風雨昔日上座還不了成麼亦不了成現好事東閘五百七僧行東禪谷池忽現異師曰過山主僧問甚麼處來曰從門庭前栢樹子來曾如何師曰箭鋒相拄僧禮拜起曰相識滿天下

台州瑞巖安禪師法嗣

婺州金華山俱胝和尚本溫禪師僧問如何是乾坤成劫師以指豎起僧曰學人亦解恁麼師曰汝得幾箇指頭僧曰某甲一人衆多少然珍重僧才舉起指頭師以刀斷之僧負痛而走師召曰近前僧回首師豎起指頭僧忽然有箇入處師曰我不曾到西天且如何是學人西來意師曰汝在東土多少時

福州保明院道玄禪師上堂如何是佛師曰堂六尺甚分明曰祇如本來人還作麼生師曰汝自避僧乃曰問答俱不會意何是佛師曰教誰作本來人曰乞師方便師曰教誰乞僧又問如何是和尚西來意師曰什麼處去也僧曰良久僧曰侍麼時如何師曰七顛八倒曰則會也已成於實曰心牛頭作於向生去也師曰七顛八倒曰恁麼則不會也師曰猛烈僧禮拜了退問如何是和尚西來意師曰汝在東土多少時

報慈玄道師法嗣

南康軍雲居義崇禪師上堂乃用上來垂中機緣如上座等諸上座第一義去輪運得麼若信得及各自歸堂參取聖胎聖胎圓足道箇甚麼

却問一僧從如山僧適來教上座參取聖胎聖胎圓足道箇甚麼僧曰特謝和尚再舉師曰即心是佛曰學人不會師曰即心是佛曰學人不會師曰即心是何物



今師方便師曰方便呼為佛曰光迸照破身心是何物

崇壽稠禪師法嗣

郢州興陽山主僧問如何是境師曰前山後山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嗑睡漢

杭州真際山主僧問甚麼處來曰從門庭前栢樹子來曾如何師曰箭鋒相拄僧曰某甲即不然師曰胡僧笑點頭古人道東家作驢西家作馬意旨如何師曰相識滿天下

台州瑞巖安禪師法嗣

婺州金華山俱胝和尚本溫禪師僧問如何是乾坤成劫師以指豎起僧曰學人亦解恁麼師曰汝得幾箇指頭僧曰某甲一人衆多少然珍重僧才舉起指頭師以刀斷之僧負痛而走師召曰近前僧回首師豎起指頭僧忽然有箇入處師曰我不曾到西天且如何是學人西來意師曰汝在東土多少時

報慈玄道師法嗣

南康軍雲居義崇禪師上堂乃用上來垂中機緣如上座等諸上座第一義去輪運得麼若信得及各自歸堂參取聖胎聖胎圓足道箇甚麼

却問一僧從如山僧適來教上座參取聖胎聖胎圓足道箇甚麼僧曰特謝和尚再舉師曰即心是佛曰學人不會師曰即心是佛曰學人不會師曰即心是何物



今師方便師曰方便呼為佛曰光迸照破身心是何物

崇壽稠禪師法嗣

郢州興陽山主僧問如何是境師曰前山後山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嗑睡漢

杭州真際山主僧問甚麼處來曰從門庭前栢樹子來曾如何師曰箭鋒相拄僧曰某甲即不然師曰胡僧笑點頭古人道東家作驢西家作馬意旨如何師曰相識滿天下

台州瑞巖安禪師法嗣

婺州金華山俱胝和尚本溫禪師僧問如何是乾坤成劫師以指豎起僧曰學人亦解恁麼師曰汝得幾箇指頭僧曰某甲一人衆多少然珍重僧才舉起指頭師以刀斷之僧負痛而走師召曰近前僧回首師豎起指頭僧忽然有箇入處師曰我不曾到西天且如何是學人西來意師曰汝在東土多少時

報慈玄道師法嗣

南康軍雲居義崇禪師上堂乃用上來垂中機緣如上座等諸上座第一義去輪運得麼若信得及各自歸堂參取聖胎聖胎圓足道箇甚麼

却問一僧從如山僧適來教上座參取聖胎聖胎圓足道箇甚麼僧曰特謝和尚再舉師曰即心是佛曰學人不會師曰即心是佛曰學人不會師曰即心是何物



今師方便師曰方便呼為佛曰光迸照破身心是何物

崇壽稠禪師法嗣

郢州興陽山主僧問如何是境師曰前山後山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嗑睡漢

杭州真際山主僧問甚麼處來曰從門庭前栢樹子來曾如何師曰箭鋒相拄僧曰某甲即不然師曰胡僧笑點頭古人道東家作驢西家作馬意旨如何師曰相識滿天下

台州瑞巖安禪師法嗣

婺州金華山俱胝和尚本溫禪師僧問如何是乾坤成劫師以指豎起僧曰學人亦解恁麼師曰汝得幾箇指頭僧曰某甲一人衆多少然珍重僧才舉起指頭師以刀斷之僧負痛而走師召曰近前僧回首師豎起指頭僧忽然有箇入處師曰我不曾到西天且如何是學人西來意師曰汝在東土多少時

報慈玄道師法嗣

南康軍雲居義崇禪師上堂乃用上來垂中機緣如上座等諸上座第一義去輪運得麼若信得及各自歸堂參取聖胎聖胎圓足道箇甚麼

却問一僧從如山僧適來教上座參取聖胎聖胎圓足道箇甚麼僧曰特謝和尚再舉師曰即心是佛曰學人不會師曰即心是佛曰學人不會師曰即心是何物



今師方便師曰方便呼為佛曰光迸照破身心是何物

崇壽稠禪師法嗣

郢州興陽山主僧問如何是境師曰前山後山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嗑睡漢

杭州真際山主僧問甚麼處來曰從門庭前栢樹子來曾如何師曰箭鋒相拄僧曰某甲即不然師曰胡僧笑點頭古人道東家作驢西家作馬意旨如何師曰相識滿天下

台州瑞巖安禪師法嗣

婺州金華山俱胝和尚本溫禪師僧問如何是乾坤成劫師以指豎起僧曰學人亦解恁麼師曰汝得幾箇指頭僧曰某甲一人衆多少然珍重僧才舉起指頭師以刀斷之僧負痛而走師召曰近前僧回首師豎起指頭僧忽然有箇入處師曰我不曾到西天且如何是學人西來意師曰汝在東土多少時

報慈玄道師法嗣

南康軍雲居義崇禪師上堂乃用上來垂中機緣如上座等諸上座第一義去輪運得麼若信得及各自歸堂參取聖胎聖胎圓足道箇甚麼

却問一僧從如山僧適來教上座參取聖胎聖胎圓足道箇甚麼僧曰特謝和尚再舉師曰即心是佛曰學人不會師曰即心是佛曰學人不會師曰即心是何物



今師方便師曰方便呼為佛曰光迸照破身心是何物

崇壽稠禪師法嗣

郢州興陽山主僧問如何是境師曰前山後山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嗑睡漢

杭州真際山主僧問甚麼處來曰從門庭前栢樹子來曾如何師曰箭鋒相拄僧曰某甲即不然師曰胡僧笑點頭古人道東家作驢西家作馬意旨如何師曰相識滿天下

台州瑞巖安禪師法嗣

婺州金華山俱胝和尚本溫禪師僧問如何是乾坤成劫師以指豎起僧曰學人亦解恁麼師曰汝得幾箇指頭僧曰某甲一人衆多少然珍重僧才舉起指頭師以刀斷之僧負痛而走師召曰近前僧回首師豎起指頭僧忽然有箇入處師曰我不曾到西天且如何是學人西來意師曰汝在東土多少時

報慈玄道師法嗣

南康軍雲居義崇禪師上堂乃用上來垂中機緣如上座等諸上座第一義去輪運得麼若信得及各自歸堂參取聖胎聖胎圓足道箇甚麼

却問一僧從如山僧適來教上座參取聖胎聖胎圓足道箇甚麼僧曰特謝和尚再舉師曰即心是佛曰學人不會師曰即心是佛曰學人不會師曰即心是何物



今師方便師曰方便呼為佛曰光迸照破身心是何物

崇壽稠禪師法嗣

郢州興陽山主僧問如何是境師曰前山後山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嗑睡漢

杭州真際山主僧問甚麼處來曰從門庭前栢樹子來曾如何師曰箭鋒相拄僧曰某甲即不然師曰胡僧笑點頭古人道東家作驢西家作馬意旨如何師曰相識滿天下

台州瑞巖安禪師法嗣

婺州金華山俱胝和尚本溫禪師僧問如何是乾坤成劫師以指豎起僧曰學人亦解恁麼師曰汝得幾箇指頭僧曰某甲一人衆多少然珍重僧才舉起指頭師以刀斷之僧負痛而走師召曰近前僧回首師豎起指頭僧忽然有箇入處師曰我不曾到西天且如何是學人西來意師曰汝在東土多少時

報慈玄道師法嗣

南康軍雲居義崇禪師上堂乃用上來垂中機緣如上座等諸上座第一義去輪運得麼若信得及各自歸堂參取聖胎聖胎圓足道箇甚麼

却問一僧從如山僧適來教上座參取聖胎聖胎圓足道箇甚麼僧曰特謝和尚再舉師曰即心是佛曰學人不會師曰即心是佛曰學人不會師曰即心是何物



今師方便師曰方便呼為佛曰光迸照破身心是何物

崇壽稠禪師法嗣

郢州興陽山主僧問如何是境師曰前山後山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嗑睡漢

杭州真際山主僧問甚麼處來曰從門庭前栢樹子來曾如何師曰箭鋒相拄僧曰某甲即不然師曰胡僧笑點頭古人道東家作驢西家作馬意旨如何師曰相識滿天下

台州瑞巖安禪師法嗣

婺州金華山俱胝和尚本溫禪師僧問如何是乾坤成劫師以指豎起僧曰學人亦解恁麼師曰汝得幾箇指頭僧曰某甲一人衆多少然珍重僧才舉起指頭師以刀斷之僧負痛而走師召曰近前僧回首師豎起指頭僧忽然有箇入處師曰我不曾到西天且如何是學人西來意師曰汝在東土多少時

報慈玄道師法嗣

南康軍雲居義崇禪師上堂乃用上來垂中機緣如上座等諸上座第一義去輪運得麼若信得及各自歸堂參取聖胎聖胎圓足道箇甚麼

却問一僧從如山僧適來教上座參取聖胎聖胎圓足道箇甚麼僧曰特謝和尚再舉師曰即心是佛曰學人不會師曰即心是佛曰學人不會師曰即心是何物



今師方便師曰方便呼為佛曰光迸照破身心是何物

崇壽稠禪師法嗣

郢州興陽山主僧問如何是境師曰前山後山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嗑睡漢

杭州真際山主僧問甚麼處來曰從門庭前栢樹子來曾如何師曰箭鋒相拄僧曰某甲即不然師曰胡僧笑點頭古人道東家作驢西家作馬意旨如何師曰相識滿天下

台州瑞巖安禪師法嗣

婺州金華山俱胝和尚本溫禪師僧問如何是乾坤成劫師以指豎起僧曰學人亦解恁麼師曰汝得幾箇指頭僧曰某甲一人衆多少然珍重僧才舉起指頭師以刀斷之僧負痛而走師召曰近前僧回首師豎起指頭僧忽然有箇入處師曰我不曾到西天且如何是學人西來意師曰汝在東土多少時

報慈玄道師法嗣

南康軍雲居義崇禪師上堂乃用上來垂中機緣如上座等諸上座第一義去輪運得麼若信得及各自歸堂參取聖胎聖胎圓足道箇甚麼

却問一僧從如山僧適來教上座參取聖胎聖胎圓足道箇甚麼僧曰特謝和尚再舉師曰即心是佛曰學人不會師曰即心是佛曰學人不會師曰即心是何物



今師方便師曰方便呼為佛曰光迸照破身心是何物

崇壽稠禪師法嗣

郢州興陽山主僧問如何是境師曰前山後山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嗑睡漢

杭州真際山主僧問甚麼處來曰從門庭前栢樹子來曾如何師曰箭鋒相拄僧曰某甲即不然師曰胡僧笑點頭古人道東家作驢西家作馬意旨如何師曰相識滿天下

台州瑞巖安禪師法嗣

婺州金華山俱胝和尚本溫禪師僧問如何是乾坤成劫師以指豎起僧曰學人亦解恁麼師曰汝得幾箇指頭僧曰某甲一人衆多少然珍重僧才舉起指頭師以刀斷之僧負痛而走師召曰近前僧回首師豎起指頭僧忽然有箇入處師曰我不曾到西天且如何是學人西來意師曰汝在東土多少時

報慈玄道師法嗣

南康軍雲居義崇禪師上堂乃用上來垂中機緣如上座等諸上座第一義去輪運得麼若信得及各自歸堂參取聖胎聖胎圓足道箇甚麼

却問一僧從如山僧適來教上座參取聖胎聖胎圓足道箇甚麼僧曰特謝和尚再舉師曰即心是佛曰學人不會師曰即心是佛曰學人不會師曰即心是何物



今師方便師曰方便呼為佛曰光迸照破身心是何物

崇壽稠禪師法嗣

郢州興陽山主僧問如何是境師曰前山後山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嗑睡漢

杭州真際山主僧問甚麼處來曰從門庭前栢樹子來曾如何師曰箭鋒相拄僧曰某甲即不然師曰胡僧笑點頭古人道東家作驢西家作馬意旨如何師曰相識滿天下

台州瑞巖安禪師法嗣

婺州金華山俱胝和尚本溫禪師僧問如何是乾坤成劫師以指豎起僧曰學人亦解恁麼師曰汝得幾箇指頭僧曰某甲一人衆多少然珍重僧才舉起指頭師以刀斷之僧負痛而走師召曰近前僧回首師豎起指頭僧忽然有箇入處師曰我不曾到西天且如何是學人西來意師曰汝在東土多少時

報慈玄道師法嗣

南康軍雲居義崇禪師上堂乃用上來垂中機緣如上座等諸上座第一義去輪運得麼若信得及各自歸堂參取聖胎聖胎圓足道箇甚麼

却問一僧從如山僧適來教上座參取聖胎聖胎圓足道箇甚麼僧曰特謝和尚再舉師曰即心是佛曰學人不會師曰即心是佛曰學人不會師曰即心是何物



今師方便師曰方便呼為佛曰光迸照破身心是何物

崇壽稠禪師法嗣

郢州興陽山主僧問如何是境師曰前山後山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嗑睡漢

杭州真際山主僧問甚麼處來曰從門庭前栢樹子來曾如何師曰箭鋒相拄僧曰某甲即不然師曰胡僧笑點頭古人道東家作驢西家作馬意旨如何師曰相識滿天下

台州瑞巖安禪師法嗣

婺州金華山俱胝和尚本溫禪師僧問如何是乾坤成劫師以指豎起僧曰學人亦解恁麼師曰汝得幾箇指頭僧曰某甲一人衆多少然珍重僧才舉起指頭師以刀斷之僧負痛而走師召曰近前僧回首師豎起指頭僧忽然有箇入處師曰我不曾到西天且如何是學人西來意師曰汝在東土多少時

報慈玄道師法嗣

南康軍雲居義崇禪師上堂乃用上來垂中機緣如上座等諸上座第一義去輪運得麼若信得及各自歸堂參取聖胎聖胎圓足道箇甚麼

却問一僧從如山僧適來教上座參取聖胎聖胎圓足道箇甚麼僧曰特謝和尚再舉師曰即心是佛曰學人不會師曰即心是佛曰學人不會師曰即心是何物



今師方便師曰方便呼為佛曰光迸照破身心是何物

崇壽稠禪師法嗣

郢州興陽山主僧問如何是境師曰前山後山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嗑睡漢

杭州真際山主僧問甚麼處來曰從門庭前栢樹子來曾如何師曰箭鋒相拄僧曰某甲即不然師曰胡僧笑點頭古人道東家作驢西家作馬意旨如何師曰相識滿天下

台州瑞巖安禪師法嗣

婺州金華山俱胝和尚本溫禪師僧問如何是乾坤成劫師以指豎起僧曰學人亦解恁麼師曰汝得幾箇指頭僧曰某甲一人衆多少然珍重僧才舉起指頭師以刀斷之僧負痛而走師召曰近前僧回首師豎起指頭僧忽然有箇入處師曰我不曾到西天且如何是學人西來意師曰汝在東土多少時

報慈玄道師法嗣

南康軍雲居義崇禪師上堂乃用上來垂中機緣如上座等諸上座第一義去輪運得麼若信得及各自歸堂參取聖胎聖胎圓足道箇甚麼

却問一僧從如山僧適來教上座參取聖胎聖胎圓足道箇甚麼僧曰特謝和尚再舉師曰即心是佛曰學人不會師曰即心是佛曰學人不會師曰即心是何物



今師方便師曰方便呼為佛曰光迸照破身心是何物

崇壽稠禪師法嗣

郢州興陽山主僧問如何是境師曰前山後山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嗑睡漢

杭州真際山主僧問甚麼處來曰從門庭前栢樹子來曾如何師曰箭鋒相拄僧曰某甲即不然師曰胡僧笑點頭古人道東家作驢西家作馬意旨如何師曰相識滿天下

台州瑞巖安禪師法嗣

婺州金華山俱胝和尚本溫禪師僧問如何是乾坤成劫師以指豎起僧曰學人亦解恁麼師曰汝得幾箇指頭僧曰某甲一人衆多少然珍重僧才舉起指頭師以刀斷之僧負痛而走師召曰近前僧回首師豎起指頭僧忽然有箇入處師曰我不曾到西天且如何是學人西來意師曰汝在東土多少時

報慈玄道師法嗣

南康軍雲居義崇禪師上堂乃用上來垂中機緣如上座等諸上座第一義去輪運得麼若信得及各自歸堂參取聖胎聖胎圓足道箇甚麼

却問一僧從如山僧適來教上座參取聖胎聖胎圓足道箇甚麼僧曰特謝和尚再舉師曰即心是佛曰學人不會師曰即心是佛曰學人不會師曰即心是何物



今師方便師曰方便呼為佛曰光迸照破身心是何物

崇壽稠禪師法嗣

郢州興陽山主僧問如何是境師曰前山後山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嗑睡漢

杭州真際山主僧問甚麼處來曰從門庭前栢樹子來曾如何師曰箭鋒相拄僧曰某甲即不然師曰胡僧笑點頭古人道東家作驢西家作馬意旨如何師曰相識滿天下

台州瑞巖安禪師法嗣

婺州金華山俱胝和尚本溫禪師僧問如何是乾坤成劫師以指豎起僧曰學人亦解恁麼師曰汝得幾箇指頭僧曰某甲一人衆多少然珍重僧才舉起指頭師以刀斷之僧負痛而走師召曰近前僧回首師豎起指頭僧忽然有箇入處師曰我不曾到西天且如何是學人西來意師曰汝在東土多少時

報慈玄道師法嗣

南康軍雲居義崇禪師上堂乃用上來垂中機緣如上座等諸上座第一義去輪運得麼若信得及各自歸堂參取聖胎聖胎圓足道箇甚麼

却問一僧從如山僧適來教上座參取聖胎聖胎圓足道箇甚麼僧曰特謝和尚再舉師曰即心是佛曰學人不會師曰即心是佛曰學人不會師曰即心是何物



今師方便師曰方便呼為佛曰光迸照破身心是何物

崇壽稠禪師法嗣

郢州興陽山主僧問如何是境師曰前山後山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嗑睡漢

杭州真際山主僧問甚麼處來曰從門庭前栢樹子來曾如何師曰箭鋒相拄僧曰某甲即不然師曰胡僧笑點頭古人道東家作驢西家作馬意旨如何師曰相識滿天下

台州瑞巖安禪師法嗣

婺州金華山俱胝和尚本溫禪師僧問如何是乾坤成劫師以指豎起僧曰學人亦解恁麼師曰汝得幾箇指頭僧曰某甲一人衆多少然珍重僧才舉起指頭師以刀斷之僧負痛而走師召曰近前僧回首師豎起指頭僧忽然有箇入處師曰我不曾到西天且如何是學人西來意師曰汝在東土多少時

報慈玄道師法嗣

南康軍雲居義崇禪師上堂乃用上來垂中機緣如上座等諸上座第一義去輪運得麼若信得及各自歸堂參取聖胎聖胎圓足道箇甚麼

却問一僧從如山僧適來教上座參取聖胎聖胎圓足道箇甚麼僧曰特謝和尚再舉師曰即心是佛曰學人不會師曰即心是佛曰學人不會師曰即心是何物



今師方便師曰方便呼為佛曰光迸照破身心是何物

崇壽稠禪師法嗣

郢州興陽山主僧問如何是境師曰前山後山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嗑睡漢

杭州真際山主僧問甚麼處來曰從門庭前栢樹子來曾如何師曰箭鋒相拄僧曰某甲即不然師曰胡僧笑點頭古人道東家作驢西家作馬意旨如何師曰相識滿天下

台州瑞巖安禪師法嗣

婺州金華山俱胝和尚本溫禪師僧問如何是乾坤成劫師以指豎起僧曰學人亦解恁麼師曰汝得幾箇指頭僧曰某甲一人衆多少然珍重僧才舉起指頭師以刀斷之僧負痛而走師召曰近前僧回首師豎起指頭僧忽然有箇入處師曰我不曾到西天且如何是學人西來意師曰汝在東土多少時

報慈玄道師法嗣

南康軍雲居義崇禪師上堂乃用上來垂中機緣如上座等諸上座第一義去輪運得麼若信得及各自歸堂參取聖胎聖胎圓足道箇甚麼

却問一僧從如山僧適來教上座參取聖胎聖胎圓足道箇甚麼僧曰特謝和尚再舉師曰即心是佛曰學人不會師曰即心是佛曰學人不會師曰即心是何物



今師方便師曰方便呼為佛曰光迸照破身心是何物

崇壽稠禪師法嗣

郢州興陽山主僧問如何是境師曰前山後山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嗑睡漢

杭州真際山主僧問甚麼處來曰從門庭前栢樹子來曾如何師曰箭鋒相拄僧曰某甲即不然師曰胡僧笑點頭古人道東家作驢西家作馬意旨如何師曰相識滿天下

台州瑞巖安禪師法嗣

婺州金華山俱胝和尚本溫禪師僧問如何是乾坤成劫師以指豎起僧曰學人亦解恁麼師曰汝得幾箇指頭僧曰某甲一人衆多少然珍重僧才舉起指頭師以刀斷之僧負痛而走師召曰近前僧回首師豎起指頭僧忽然有箇入處師曰我不曾到西天且如何是學人西來意師曰汝在東土多少時

報慈玄道師法嗣

南康軍雲居義崇禪師上堂乃用上來垂中機緣如上座等諸上座第一義去輪運得麼若信得及各自歸堂參取聖胎聖胎圓足道箇甚麼

却問一僧從如山僧適來教上座參取聖胎聖胎圓足道箇甚麼僧曰特謝和尚再舉師曰即心是佛曰學人不會師曰即心是佛曰學人不會師曰即心是何物



今師方便師曰方便呼為佛曰光迸照破身心是何物

崇壽稠禪師法嗣

郢州興陽山主僧問如何是境師曰前山後山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嗑睡漢

杭州真際山主僧問甚麼處來曰從門庭前栢樹子來曾如何師曰箭鋒相拄僧曰某甲即不然師曰胡僧笑點頭古人道東家作驢西家作馬意旨如何師曰相識滿天下

台州瑞巖安禪師法嗣

婺州金華山俱胝和尚本溫禪師僧問如何是乾坤成劫師以指豎起僧曰學人亦解恁麼師曰汝得幾箇指頭僧曰某甲一人衆多少然珍重僧才舉起指頭師以刀斷之僧負痛而走師召曰近前僧回首師豎起指頭僧忽然有箇入處師曰我不曾到西天且如何是學人西來意師曰汝在東土多少時

報慈玄道師法嗣

南康軍雲居義崇禪師上堂乃用上來垂中機緣如上座等諸上座第一義去輪運得麼若信得及各自歸堂參取聖胎聖胎圓足道箇甚麼

却問一僧從如山僧適來教上座參取聖胎聖胎圓足道箇甚麼僧曰特謝和尚再舉師曰即心是佛曰學人不會師曰即心是佛曰學人不會師曰即心是何物



今師方便師曰方便呼為佛曰光迸照破身心是何物

崇壽稠禪師法嗣

郢州興陽山主僧問如何是境師曰前山後山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嗑睡漢

杭州真際山主僧問甚麼處來曰從門庭前栢樹子來曾如何師曰箭鋒相拄僧曰某甲即不然師曰胡僧笑點頭古人道東家作驢西家作馬意旨如何師曰相識滿天下

台州瑞巖安禪師法嗣

婺州金華山俱胝和尚本溫禪師僧問如何是乾坤成劫師以指豎起僧曰學人亦解恁麼師曰汝得幾箇指頭僧曰某甲一人衆多少然珍重僧才舉起指頭師以刀斷之僧負痛而走師召曰近前僧回首師豎起指頭僧忽然有箇入處師曰我不曾到西天且如何是學人西來意師曰汝在東土多少時

報慈玄道師法嗣

南康軍雲居義崇禪師上堂乃用上來垂中機緣如上座等諸上座第一義去輪運得麼若信得及各自歸堂參取聖胎聖胎圓足道箇甚麼

却問一僧從如山僧適來教上座參取聖胎聖胎圓足道箇甚麼僧曰特謝和尚再舉師曰即心是佛曰學人不會師曰即心是佛曰學人不會師曰即心是何物



今師方便師曰方便呼為佛曰光迸照破身心是何物

崇壽稠禪師法嗣

郢州興陽山主僧問如何是境師曰前山後山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嗑睡漢

杭州真際山主僧問甚麼處來曰從門庭前栢樹子來曾如何師曰箭鋒相拄僧曰某甲即不然師曰胡僧笑點頭古人道東家作驢西家作馬意旨如何師曰相識滿天下

台州瑞巖安禪師法嗣

婺州金華山俱胝和尚本溫禪師僧問如何是乾坤成劫師以指豎起僧曰學人亦解恁麼師曰汝得幾箇指頭僧曰某甲一人衆多少然珍重僧才舉起指頭師以刀斷之僧負痛而走師召曰近前僧回首師豎起指頭僧忽然有箇入處師曰我不曾到西天且如何是學人西來意師曰汝在東土多少時

報慈玄道師法嗣

南康軍雲居義崇禪師上堂乃用上來垂中機緣如上座等諸上座第一義去輪運得麼若信得及各自歸堂參取聖胎聖胎圓足道箇甚麼

却問一僧從如山僧適來教上座參取聖胎聖胎圓足道箇甚麼僧曰特謝和尚再舉師曰即心是佛曰學人不會師曰即心是佛曰學人不會師曰即心是何物



今師方便師曰方便呼為佛曰光迸照破身心是何物

崇壽稠禪師法嗣

郢州興陽山主僧問如何是境師曰前山後山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嗑睡漢

杭州真際山主僧問甚麼處來曰從門庭前栢樹子來曾如何師曰箭鋒相拄僧曰某甲即不然師曰胡僧笑點頭古人道東家作驢西家作馬意旨如何師曰相識滿天下

台州瑞巖安禪師法嗣

婺州金華山俱胝和尚本溫禪師僧問如何是乾坤成劫師以指豎起僧曰學人亦解恁麼師曰汝得幾箇指頭僧曰某甲一人衆多少然珍重僧才舉起指頭師以刀斷之僧負痛而走師召曰近前僧回首師豎起指頭僧忽然有箇入處師曰我不曾到西天且如何是學人西來意師曰汝在東土多少時

報慈玄道師法嗣

南康軍雲居義崇禪師上堂乃用上來垂中機緣如上座等諸上座第一義去輪運得麼若信得及各自歸堂參取聖胎聖胎圓足道箇甚麼

却問一僧從如山僧適來教上座參取聖胎聖胎圓足道箇甚麼僧曰特謝和尚再舉師曰即心是佛曰學人不會師曰即心是佛曰學人不會師曰即心是何物



今師方便師曰方便呼為佛曰光迸照破身心是何物

崇壽稠禪師法嗣

郢州興陽山主僧問如何是境師曰前山後山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嗑睡漢

杭州真際山主僧問甚麼處來曰從門庭前栢樹子來曾如何師曰箭鋒相拄僧曰某甲即不然師曰胡僧笑點頭古人道東家作驢西家作馬意旨如何師曰相識滿天下

台州瑞巖安禪師法嗣

婺州金華山俱胝和尚本溫禪師僧問如何是乾坤成劫師以指豎起僧曰學人亦解恁麼師曰汝得幾箇指頭僧曰某甲一人衆多少然珍重僧才舉起指頭師以刀斷之僧負痛而走師召曰近前僧回首師豎起指頭僧忽然有箇入處師曰我不曾到西天且如何是學人西來意師曰汝在東土多少時

報慈玄道師法嗣

南康軍雲居義崇禪師上堂乃用上來垂中機緣如上座等諸上座第一義去輪運得麼若信得及各自歸堂參取聖胎聖胎圓足道箇甚麼

却問一僧從如山僧適來教上座參取聖胎聖胎圓足道箇甚麼僧曰特謝和尚再舉師曰即心是佛曰學人不會師曰即心是佛曰學人不會師曰即心是何物



今師方便師曰方便呼為佛曰光迸照破身心是何物

崇壽稠禪師法嗣

郢州興陽山主僧問如何是境師曰前山後山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嗑睡漢

杭州真際山主僧問甚麼處來曰從門庭前栢樹子來曾如何師曰箭鋒相拄僧曰某甲即不然師曰胡僧笑點頭古人道東家作驢西家作馬意旨如何師曰相識滿天下

台州瑞巖安禪師法嗣

婺州金華山俱胝和尚本溫禪師僧問如何是乾坤成劫師以指豎起僧曰學人亦解恁麼師曰汝得幾箇指頭僧曰某甲一人衆多少然珍重僧才舉起指頭師以刀斷之僧負痛而走師召曰近前僧回首師豎起指頭僧忽然有箇入處師曰我不曾到西天且如何是學人西來意師曰汝在東土多少時

報慈玄道師法嗣

南康軍雲居義崇禪師上堂乃用上來垂中機緣如上座等諸上座第一義去輪運得麼若信得及各自歸堂參取聖胎聖胎圓足道箇甚麼

却問一僧從如山僧適來教上座參取聖胎聖胎圓足道箇甚麼僧曰特謝和尚再舉師曰即心是佛曰學人不會師曰即心是佛曰學人不會師曰即心是何物



今師方便師曰方便呼為佛曰光迸照破身心是何物

崇壽稠禪師法嗣

郢州興陽山主僧問如何是境師曰前山後山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嗑睡漢

杭州真際山主僧問甚麼處來曰從門庭前栢樹子來曾如何師曰箭鋒相拄僧曰某甲即不然師曰胡僧笑點頭古人道東家作驢西家作馬意旨如何師曰相識滿天下

台州瑞巖安禪師法嗣

婺州金華山俱胝和尚本溫禪師僧問如何是乾坤成劫師以指豎起僧曰學人亦解恁麼師曰汝得幾箇指頭僧曰某甲一人衆多少然珍重僧才舉起指頭師以刀斷之僧負痛而走師召曰近前僧回首師豎起指頭僧忽然有箇入處師曰我不曾到西天且如何是學人西來意師曰汝在東土多少時

報慈玄道師法嗣

南康軍雲居義崇禪師上堂乃用上來垂中機緣如上座等諸上座第一義去輪運得麼若信得及各自歸堂參取聖胎聖胎圓足道箇甚麼

却問一僧從如山僧適來教上座參取聖胎聖胎圓足道箇甚麼僧曰特謝和尚再舉師曰即心是佛曰學人不會師曰即心是佛曰學人不會師曰即心是何物



今師方便師曰方便呼為佛曰光迸照破身心是何物

崇壽稠禪師法嗣

郢州興陽山主僧問如何是境師曰前山後山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嗑睡漢

杭州真際山主僧問甚麼處來曰從門庭前栢樹子來曾如何師曰箭鋒相拄僧曰某甲即不然師曰胡僧笑點頭古人道東家作驢西家作馬意旨如何師曰相識滿天下

台州瑞巖安禪師法嗣

婺州金華山俱胝和尚本溫禪師僧問如何是乾坤成劫師以指豎起僧曰學人亦解恁麼師曰汝得幾箇指頭僧曰某甲一人衆多少然珍重僧才舉起指頭師以刀斷之僧負痛而走師召曰近前僧回首師豎起指頭僧忽然有箇入處師曰我不曾到西天且如何是學人西來意師曰汝在東土多少時

報慈玄道師法嗣

南康軍雲居義崇禪師上堂乃用上來垂中機緣如上座等諸上座第一義去輪運得麼若信得及各自歸堂參取聖胎聖胎圓足道箇甚麼

却問一僧從如山僧適來教上座參取聖胎聖胎圓足道箇甚麼僧曰特謝和尚再舉師曰即心是佛曰學人不會師曰即心是佛曰學人不會師曰即心是何物



今師方便師曰方便呼為佛曰光迸照破身心是何物

崇壽稠禪師法嗣

郢州興陽山主僧問如何是境師曰前山後山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嗑睡漢

杭州真際山主僧問甚麼處來曰從門庭前栢樹子來曾如何師曰箭鋒相拄僧曰某甲即不然師曰胡僧笑點頭古人道東家作驢西家作馬意旨如何師曰相識滿天下

台州瑞巖安禪師法嗣

婺州金華山俱胝和尚本溫禪師僧問如何是乾坤成劫師以指豎起僧曰學人亦解恁麼師曰汝得幾箇指頭僧曰某甲一人衆多少然珍重僧才舉起指頭師以刀斷之僧負痛而走師召曰近前僧回首師豎起指頭僧忽然有箇入處師曰我不曾到西天且如何是學人西來意師曰汝在東土多少時

報慈玄道師法嗣

南康軍雲居義崇禪師上堂乃用上來垂中機緣如上座等諸上座第一義去輪運得麼若信得及各自歸堂參取聖胎聖胎圓足道箇甚麼

却問一僧從如山僧適來教上座參取聖胎聖胎圓足道箇甚麼僧曰特謝和尚再舉師曰即心是佛曰學人不會師曰即心是佛曰學人不會師曰即心是何物



今師方便師曰方便呼為佛曰光迸照破身心是何物

崇壽稠禪師法嗣

郢州興陽山主僧問如何是境師曰前山後山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嗑睡漢

杭州真際山主僧問甚麼處來曰從門庭前栢樹子來曾如何師曰箭鋒相拄僧曰某甲即不然師曰胡僧笑點頭古人道東家作驢西家作馬意旨如何師曰相識滿天下

台州瑞巖安禪師法嗣

婺州金華山俱

盧山歸宗寂禪師法嗣

台州般若從漪禪師僧問古鏡未磨時如何師曰如何是未磨時如何是已磨後僧問如何是古鏡師曰如何不是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不是問如何是其人師曰女是其人

越州清化全怤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女是其人

長安章禪師法嗣

蘇州長安規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少室峰前是



要且亂寫

長安規禪師法嗣

盧州長安院排岩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少室峰前是

潭州雲蓋用清禪師初出得師曰見趙氏子僧問有一人在萬丈井底如何出得師曰且要則穿雲透月去也師曰三十三天爭作麼生僧無對師曰設語作麼問如何是雲蓋境師曰門外三泉井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童行淨子和尚曰雲蓋鎖口訣與義皆脫裂拍手趨虛空雲露西山月僧問如何是鎖口訣師曰猛虎之蹲地曰恁麼則石人點頭露柱拍手去也師曰一鉢淨水一盞飯曰此猶是井底蝦蟇師曰秀頭大悟逢着顯上座曰雲居其麼物問着頭恍惚直下便承當滿足生埋沒此世在報本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已或過年凡亦不關緣服鉢無好



長安章禪師法嗣

蘇州長安規禪師發州人姓潘明門出家初習經論後參禪師知使儀作事稟請繼踵法座主問今公請命四衆齊臻向上宗乘如何舉明門論已畢竟作麼生師曰一切法無我問城東老母與佛同生為其麼却不見佛師曰不見即道曰佛慶則見去也師云城

東老母與佛同生

安居鄂州師法嗣

鄂州安居院栖賢禪師僧問路逢死蛇莫打還他本命人時如何師曰古鏡未審師還受也無師曰你甚麼處得來曰却且投取先問如何是佛師曰請歸不及曰莫經三箇便是

師曰古鏡已

杭州鹽官齊安禪師僧問古鏡未磨時如何師曰古鏡未磨後如何師曰古鏡未審分不分師曰未審時如何師曰尚家風師曰學者疎疎忽遇客來作麼生師曰喫茶去

明州瑞巖慧海禪師雪川人也出家居法席屢問甚麼物恁麼來師於言下大悟遂有頌曰要識佛性義但看時節因緣時節既至如迷忽悟恰似飢人得食除病得藥頌畢禮三拜而已或過年凡亦不關緣服鉢無好

諱已忽遇鋼斧又且如何師曰不動作勿如頭主人門釋迦掩室於摩竭淨名杜口於毗耶未審如何示衆師曰汝不欲我開談且來晚師機師曰且退問如何是無位眞人師曰這裏無安排你處

明州廣慧志全禪師上堂僧問如何是祖師本分事師曰你莫錯會僧禮拜師曰却是大衆純賢闍黎便下座問賊不打貧兒家時如何師曰說向人也不信僧曰恁麼則禮拜而退師曰等閑甚麼

明州大梅保福展禪師僧問古人面壁意旨如何師曰坦然如何是祖師本分事師曰你莫問力士問仁智遷化向甚麼處去也師曰若天蒼天乃曰秖如來後僧問仁智遷化向甚麼處去也山僧向他道蒼天蒼天豈道意若在甚麼處去是悲僧遂通捕賊道人麼若乃恁麼去上堂又去春來樓閣門前雪清溪清禪師僧問古路坦然如何覆踐曰你是行脚僧未委覆踐要知去處麼要不用久立散去



補處也入得不用徘徊諸上座還向這裏入得此未若也入得所以古人道莫處逗留軟銀門前兼帶行上座往來更不忉忉又立珍重

蘇州兵江聖壽志書禪師上堂若論佛法更有甚麼事所以道古今山河古今日月古今人倫古人下城郎喚作千等法門總前後際總人法俱得又應若也得及休而行之又云珍重

杭州功臣開化寺如禪師上堂召大衆曰還知道聖僧同坐麼良久曰裏處無第二座珍重

婺州南山興教院惟一禪師僧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雲門雲數重日出世後如何師曰青山一條問如何是道師曰起頭入末審師意旨如何師曰末後如何是道師曰青山一條問如何是佛師曰須彌山上堂生死涅槃猶如昨夢且道三世諸佛釋迦老子不曾應世人師已乾坤大地不曾滅度如何是道師曰草鞋跟下老人問承古老人之如何師曰脚跟下老人問如何師曰草鞋跟下

安吉州西余懷來禪師上堂二人相次自縊其鬼一人相次自縊其鬼一人相次自縊其鬼一

臨濟宗

南嶽下四世

黃檗運禪師法嗣

臨濟玄禪師法嗣

興化存獎禪師

三聖慧然禪師

灌谿志閑禪師

定州善昭禪師

幽州譚空和尚

滄州米倉和尚

善權徹禪師

齊聲禪師

虎溪庵主

掘峯庵主

定上座

南嶽下六世

興化獎禪師法嗣

南院慧顒禪師

寶壽沼禪師法嗣

西院思明禪師

三聖然禪師法嗣

鎮州大悲和尚

魏府大覺和尚

寶壽沼禪師

魏府大覺和尚

承州紙衣和尚

鎮州萬壽和尚

襄州壁村和尚

智異山和尚

金沙和尚

雲山和尚

覆盆庵主

杉洋庵主

彀上座

守察侍者

寶壽和尚

汴州水陸和尚





鹽川大覺和尚

竹園山和尚

灌谿閑禪師法嗣

魯祖教禪師

紙衣和尚法嗣

鎮州談空和尚

南嶽下七世

南院顒禪師法嗣

風穴延沼禪師

西院明禪師法嗣

興陽歸禪師

南嶽下八世

風穴沼禪師法嗣

首山省念禪師

長興浦禪師

首山念禪師法嗣

汾陽善昭禪師

神鼎洪諲禪師

廣慧元璉禪師

鐵佛智嵩禪師

仁王慶詵禪師

鹿門真鑑禪師

南嶽下四世

黃檗運禪師法嗣

新田臨濟義玄禪師曹州南華邢氏子幼負出塵之志及落髮

滄心受德禪師

法華和尚

除上座

領袖安禪師

廣慧真禪師

潭州雲泉和尚

葉縣歸省禪師

谷隱蘊聰禪師

三交智嵩禪師

首山深志禪師

智門祚禪師

承相于隋居士

# 山　洞

# 森　寺　竹

子245-248

物

麼汝且作麼生分分不得已後不得辜老僧也示報我有時先照後用有時照用有時用後照有時照用不同時先照後用有人在先用後照有法在照用而日驗耕夫之生奪飢人之食鼓脅取觸痛下針鍼深用不同時有問有答立賓立主合水和泥應機接物者是過量人向未舉已前據起便行猶較些子師行脚時至龍光值上堂師出問不展鉢如何得勝光據坐師曰大善知識豈無方便當時暗具白喝師便打又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豎拂子僧便喝師亦打又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豎起拂子僧便喝僧擬議師便打乃曰大眾夫參禪學道要明向上事如救頭然相似如今時人多不肯向自己屋裏坐看他古人公案話頭一則兩則三則四則五則六則七則八則九則十則百則千則萬則恰似一團火相似觸著便燒著便燎豈肯恁麼隨他腳跟轉耶汝等諸人還會麼若會得自然不被他古人公案話頭之所轉若未會得且看取古人公案話頭看取古人公案話頭時如何舉起便行猶較些子師行脚時至龍光值上堂師出問不展鉢如何得勝光據坐師曰大善知識豈無方便當時暗具白喝師便打又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豎起拂子僧便喝師亦打又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豎拂子僧便喝師亦

臨濟之化大興
魏府興化存獎禪師在王臺會裏為首座臨濟
遷化後人王問得問曰你具
道杖頭不曾離有一箇
號甚麼眼便拄杖道師便喝
曰作麼生得風吹到
喚門主我開你道向前方行
佛法底你是箇甚麼道理
打師來日從法堂過
喝雲又打師再喝雲又
主到總破師兄折住了
來正要納破衲脫下
於面前處與理師後
聖師尸王聖於我不
春眼臨產先師
實師有時喚僧應
到即不點僧問四方八面來時
師曰昨日趙州一陣卒風暴雨
得過問曾處來師曰特
得來僧便喝師便打
廊一箇加
虛空集打一
故我未曾向
雪峰住三峰庵時師
綠十問以為影草時如何
云拜
量當時不消道箇何必後遷化主到師處問和尚住三峰庵

隨分紉此、皆已終日謂衆曰、我有一隻箭要打與人、時有一僧出曰、請和尚發箭、師曰、汝喚甚麼作箭、僧喚其僧又來、問曰、汝適來會麼、曰不會、師又打數下便歸方丈、却喚其僧又來、問曰、汝適來會麼、曰不會、師又打數下、僧却拄杖曰、已後遇明眼人分明與他用、師便乃休、

見言、驚曾揭住師曰、領解、師曰、汝作麼生解、曰、山嫁了也、師曰、住後上山嫁了也、曰、大衆生師會了一僧去參和尚、和尚問、汝氏子幼從何處來、曰、我在臨濟會下、和尚問、臨濟有何言句示徒、曰、臨濟常示衆曰、赤肉團上有一無位眞人、常從汝等諸人面門出入、未曾證據者看看、時有僧出問、如何是無位眞人、濟下禪牀把住云、道道、僧擬開口、濟托開云、無位眞人是甚麼乾屎橛、道了便歸方丈、和尚聞已、乃曰、臨濟大不如他、我不恁麼道、有人問我、我也打他一頓、

山嫁嬭與得半杓、其成一杓、嫁了也、全如今、師不識、僧問、請師不借借師、師曰、大衆、領取、不會、喪梅路上、又、衆生師會了一僧去參和尚、和尚問、甚麼處來、曰、從臨濟來、和尚曰、我南山不如他北山、猶如對僧同參似師師曰、何不道、直饒修得槃童子也、問又囑、無益到來、秖見漏麻迸、師曰、女秖見漏麻迸、且不見簸箕、師曰、如何是簸箕、師曰、饑餐渴飲、

問如何是古人祖師西來意、師曰、安置不得、師曰、余鳥那教下、聖天問全鎖、後如何、師曰、且道、後如何、師曰、且道、後如何、師曰、且道

之身汝作麼生？為人尾曰龍女八歲南方無垢世界成等正覺，
又作麼生師曰龍女八歲汝試一變看尼曰設使變得也，
祇是箇野狐精師使打散開舉乃曰和尚拂折那條明律山林
臨濟嘱末審那箇最親師曰已前徒衆若僧也曾問某來僧
是汝師甲如是汝會僧曰錯師便打上堂衆集有僧出問
何師曰如何師曰汝喚僧便來僧曰某甲不會師曰汝喚師
師拈下一枝杖曰今日失利僧曰卓賤大衆還有人道得麼若有出來對衆道看師
良久曰頂門已眼也瞥不破便下座寶壽和尚問除却中上二
根人來時師兄作麼生師曰汝喚來與某甲道來衆不領會師曰汝喚師兄也未
曾無過師曰汝却與我作師兄寶壽和尚聞舉乃曰適來
爲汝喚師兄汝還領得麼師曰某甲不會寶壽和尚聞師曰誰
知解脫師照茶次僧問如何是祖

師西來意師擊起茶甌僧曰某甲不是師便作驚勢僧禮拜師曰好箇鸚鵡子
洪州米倉和尚州牧請師兄寶壽和尚聞之乃曰某甲不是師便作驚勢僧禮拜師曰好箇鸚鵡子
老曇論佛法禹曰請師兄寶壽和尚聞之乃曰某甲不是師便作驚勢僧禮拜師曰好箇鸚鵡子
作麼師曰德嬪！作禹却問師兄寶壽和尚聞之乃曰某甲不是師便作驚勢僧禮拜師曰好箇鸚鵡子
新羅國智嚴和尚一日來參師問近前日不審庵主師曰阿
常州善權山徽和尚僧問如何是別師曰冬寒甚熟
倉州米倉和尚州牧請師兄寶壽和尚聞之乃曰某甲不是師便作驚勢僧禮拜師曰好箇鸚鵡子
老曇論佛法禹曰請師兄寶壽和尚聞之乃曰某甲不是師便作驚勢僧禮拜師曰好箇鸚鵡子
作麼師曰德嬪！作禹却問師兄寶壽和尚聞之乃曰某甲不是師便作驚勢僧禮拜師曰好箇鸚鵡子
新羅國智嚴和尚一日來參師問近前日不審庵主師曰阿
常州善權山徽和尚僧問如何是別師曰冬寒甚熟



是日和尚笑不是否師便作驚勢僧禮拜師曰好箇鸚鵡子師便打
倉州米倉和尚州牧請師兄寶壽和尚聞之乃曰某甲不是師便作驚勢僧禮拜師曰好箇鸚鵡子
老曇論佛法禹曰請師兄寶壽和尚聞之乃曰某甲不是師便作驚勢僧禮拜師曰好箇鸚鵡子
作麼師曰德嬪！作禹却問師兄寶壽和尚聞之乃曰某甲不是師便作驚勢僧禮拜師曰好箇鸚鵡子
新羅國智嚴和尚一日來參師問近前日不審庵主師曰阿
常州善權山徽和尚僧問如何是別師曰冬寒甚熟

子215 255

證照師曰二點三點後聞凡聖同居時如何師曰兩箇猶是無縫塔師曰八花九裂曰如何是塔中人師曰頭不梳面不洗聞如何是佛師曰待有即向你道曰與麼則和尚想佛也師曰不當好麼曰如何是好麼師曰今日是三十日開花也未曰開花已久師曰還看子也無曰昨日開花也師曰老鴉沒鼻聞萬里無雲時如何師曰餓虎臨江湖時如何師曰猛將軍刀直入軍羅與波證機師出禮拜起便喝羅亦喝師乃喝公亦喝師禮拜起曰大衆看這老漢一場敗缺又喝一喝拍手歸衆羅下座歸方丈時風穴作維那上去問訊羅曰維那汝來也回頭分衆處來把老僧拄杖出穴曰越他遲了也曰是和尚言說他足臨濟下兒孫本分手段羅方息怒起下來舉似師師曰作麼生會羅曰前輩要棒喝得我活行如今不打若卻我這話也定曰作麼生會羅曰維那汝不下地是曰偏大下地

資福禪師法嗣

汝州西院思明禪師僧問如何是伽藍師曰荊棘藏林曰如何是伽藍中人師曰種瓜得瓜種豆得豆曰如何是臨濟一喝師曰手段不小曰如何是臨濟一喝師曰手段不小曰如何是臨濟一喝師曰手段不小

時日蒙印可設問某甲不契往南方參知識去書曰南方甚熱不審尊候此間雪冬不甚寒且作何住持出世接人去時如何指示令人不迷路去書曰南方參知識去書曰南方甚熱不審尊候此間雪冬不甚寒且作何住持出世接人去時如何指示令人不迷路去書曰南方參知識去書曰南方甚熱不審尊候此間雪冬不甚寒且作何住持出世接人去時如何指示令人不迷路

之中生死事大正才師子一擲百獸皆驚一擲無面目師當下大悟亦無活計去書曰末審作麼生師便喝僧禮拜師曰未在更道僧擬開口師便打僧又禮拜師曰老僧今日喪身失命師曰去

三聖然禪師法嗣

鎮州木慈和尚僧問除上座請師別道師曰閉口即錯曰其時如何師曰不干汝事僧擬議師便打

汝州人師也師曰今日向弟子手裏死問如何是和尚家作用的指揮僧轉身受棒師曰不打這漢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不打這漢問如何是佛師曰不打這漢問如何是太悲觀音之一臂師曰為甚麼如此師便打問如何是太悲觀音之一臂師曰為甚麼如此師便打問如何是太悲觀音之一臂師曰為甚麼如此師便打

師曰千眼尚來一隻收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手牀腳亂問不著聖凡師師答話師曰好僧擬議師便喝

溈山水牯和尚僧問如何是學人用心處師曰用心即錯曰不用心時如何師曰切忌問漢問此事如何保任師曰切忌問起一念時如何師曰沒用處漢問此事如何保任師曰切忌問如何保任師曰切忌問

僧禮拜師以拂子點之且放問侯路相逢時如何師便攔胸拓一拓

溈山靈祐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今日不答話曰大好不答話師便打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今日不答話曰大好不答話師便打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今日不答話曰大好不答話師便打

雙林樹師問僧甚處來曰金香爐下辭師曰金香爐下辭師曰金香爐下辭師曰金香爐下辭

盛州澄心院景德禪師在興化馮尔發問學人往南方參知識去書曰南方甚熱不審尊候此間雪冬不甚寒且作何住持出世接人去時如何指示令人不迷路去書曰南方參知識去書曰南方甚熱不審尊候此間雪冬不甚寒且作何住持出世接人去時如何指示令人不迷路去書曰南方參知識去書曰南方甚熱不審尊候此間雪冬不甚寒且作何住持出世接人去時如何指示令人不迷路

舉刀直入更莫如何若師出尸拜起師便化亦喝師又喝化

亦喝師拂袖歸丈化曰適來若是別人一下打殺與狗子喫了也師曰一棒一棒世載不得何故更他異從會喝不作一喝化曰我不作也活計未審作麼生師便喝僧禮拜師曰大好不作這活計

師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老僧今日困不說向汝道明日來問僧曰大好不作這活計師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老僧今日困不說向汝道明日來問僧曰大好不作這活計

人師曰後初長慶元年四月始住大安山一住三十餘年學徒雲集常百餘人師曰後初長慶元年四月始住大安山一住三十餘年學徒雲集常百餘人師曰後初長慶元年四月始住大安山一住三十餘年學徒雲集常百餘人

是處心死其麼出來入去師曰舜子通玄非如何師曰參問師曰如何是通玄非如何師曰參問師曰如何是通玄非如何師曰參問師曰如何是通玄非如何師曰參問

荊南府竹園山和尚僧問火燄和尚參師便打僧又問如何師曰火燄和尚參師便打僧又問如何師曰火燄和尚參師便打僧又問如何師曰火燄和尚參師便打

天龍天師所以手掩僧口僧低聲師曰甚麼道師曰甚麼道師曰甚麼道師曰甚麼道

曰山僧招得僧拂袖出去師笑曰早知如是悔不如是問既是曰山僧招得僧拂袖出去師笑曰早知如是悔不如是問既是曰山僧招得僧拂袖出去師笑曰早知如是悔不如是問既是

本圓禪生算世無師曰手採萬株曰從何採師曰任麼則與又有分也師曰任麼則與又有分也師曰任麼則與又有分也師曰任麼則與又有分也

汾仰坐僧擬議師便打

曰太純生曰不是純生直下迎向無門時如何師曰要機來尊
論遊隊說法無門在胸中問如何是學人畢力處師曰春來草
自青月上巳天明曰如何是不著力處師曰臨山石頭洛平川

## 婦人行

紙衣和尚法嗣

舒州太平和尚僧問如何是佛師曰聯綿紙裏問百千箇時
如何師秉拂便打問格外之談請師舉唱師曰臨路不通風曰
莫祇這便是也無師乃噓噓

隣土庶行脚到洛京南禪時有宋衛軍校齎入僧堂禮覲曰直
下是迷行香口不住道至師前師便問直下是亂甚麼行軍
便喝師曰行軍幸是會佛法底人又惡發作甚麼行軍曰喝作
麼即不得師便喝行軍曰鈎在不疑之地師又喝行軍便去
齎退令客司請還來下喝僧參師至便共行軍一喝並不顧者



人僧錄曰行軍歸來舉似師師曰若是你諸人喝
下官有何憎錄曰於等閑是不會汾是地暉長老始得行軍曰
若是尚書長老未夢見在僧問如何是佛法的的大意師曰
龍騰滄海魚躍雲霓曰畢竟如何師曰三脚蝦蟇難捉大

南嶽下十七世

南院慧顒禪師法嗣

汝州南院慧顒禪師初參汾陽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陽
擬開口顒以手掩陽口陽以手推開顒曰和尚大似持鉢不得
人來師曰若作麼生師曰暗室燃燈非照用顒曰閑來曾到此
問無師曰自從東來屢曰深沙小江也無師曰大海浪滔天
顒曰鏡清門庭誰敢入師曰自從鏡水奏山鳥飛不及
子笑道軍持師曰汾陽門下三句輪到汝頭汝作麼生對顒
自拘於小節設使言前薦得猶是滯殼迷封縱然句下精通未
免顛狂見應是甚麼道師曰果然不識師曰出

鄧州與陽歸靜禪師初參西院便問擬問不問時如何西院便打師良久西曰若換作棒即不打師於言下大悟住後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少室山前鹿異路

南嶽下八世

風穴召禪師法嗣一百卷

汝州首山省念禪師萊州狄氏子受業於本郡南禪寺纔具戒遊歷諸方常講法華經衆曰聖僧也晚於風穴會中豁然大悟念法華如此師曰聽聞不若見聞見不若知覺一日住立次穴乃垂誡告之曰不來眺瞰之道至吾將墜于地矣師曰聽此一衆豈無人邪穴曰歌者多見性者少師曰斯其者如何穴曰吾鎮望子之久猶恐聽著此經不能放下師曰此亦可事願聞其要穴遂上堂舉世尊以青蓮目顧設大衆乃曰正當恁麼時且道說箇甚麼若道不說又是埋沒先聖且道說箇甚麼師乃拂袖下去穴擲下拄杖歸方丈侍者隨後請益曰念法華因甚不被和尚穴曰念法華會也次日師與真園頭同上問訊次穴問真曰作麼生是世尊不說說真曰雞鳴樹頭鳴犬吠穴曰汝作許多聰明作麼生說句又問師曰汝作麼生說口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定請真曰汝何不看念法華下語師後風穴印可之後汾辿語光人莫知其所以因白兆楚和尚至汝州宣化風穴令師往傳兵纔相見擬起坐具便問裏即是裏即是表曰白家看取師便喝真曰我曾親近知識來未嘗輒敢作賓造次若見風穴和尚作一舉妙師曰一任不得忘却師乃先回舉似風穴穴曰今日又被作牧下一頓草賊師曰賊人徒設耳穴乃次日續到相見健衆前詰之曰非但昨日今日乃至學人不會云何師曰一家有事百家忙穴曰非名振四方學者望風而靡開法首山三日後看頌問普請未成偈時如何師曰衆生衆生佛法付與國王大臣有力量人擔荷不起一日大衆且道作麼生廣良又曰須是曲葉師兄始得乎僧問靈山一會何異今朝師曰嚮壞落蘭曰為甚麼如此師曰時問靈山如何師曰聽聞不若見聞見不若知覺一日使請來音和一羅師曰如今也要大家知問如何是學人親切處師曰五九路師曰我在山間或在樹下問如何是學人親切處師曰五九盡日又逢春曰畢竟事如何師曰冬到寒食一百五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一日做斷千江月萬仞峯前始得玄問如何是僧禮拜師曰更與且時別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往來不易問諸聖說不到厮請師舉唱師曰衆生難化問如何是首山境師曰一任那人看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喫棒得也未日衆問從上諸聖向甚麼處行履師曰牽超牽拽問古人拈提垂接自如何師曰不是一物問如何是佛師曰萬里神光都照誰人敢並曰翰硯門聯新唱德山棒未審明甚麼邊事師曰女問道看便喝師曰瞎又曰僧問如何是菩提路師曰此去襄縣五里曰向上事如何師曰往來不易問諸聖說不到厮請師舉唱師曰衆生難化

天童橋上往來多。

南嶽下九世

首山念禪師法嗣

汾州太子院善昭禪師太原介氏子。制長受具杖錫遊方所至。

少留隨機叩發屢參知識。七十一歸後到首山問百丈卷席意。

百如何。山曰龍袖拂開全體現。師於言下大悟。拜起而曰。

孤蹤師於言下大悟。拜起而曰。萬古寶鏡今照日。再三勝難。始

應知有問者曰。見何道理便能如是。曰。只是我放身命處。後

游荊湘及襄沔。問無虛日。郡守以名刹力致。前後入請。堅卧不荅。

洎首山歿。西河道俗遣僧奉狀迎請住持。師閉關高枕。物排擬

而入。謂之曰。佛法大事。請退休。節風死囚。臘未滿。如來大法。豈可容戲。

而有先師先師已棄世。汝有力荷擔。如來大法。豈今何時。而欲

安眠哉。師聞。驚起。握拳曰。非公不聞。此語。翻澈骨髓。吾行矣。從後



上堂。謂衆曰。汾州門下有西河師子。商門踞坐。但有來者。即便

咬殺。有定方便。不得。汾陽門見僧來。纔坐。汾陽人若見。纔坐與

祖佛。無師不見。汾陽人。纔坐。立地死。莫如人還有人入得麼。快

須入取。免得孤負平生。不是龍門客。一齊點下。舉起拄杖。已遭退。遭珍重。二字先聖云。一句語

須具三玄門。一玄門須具三要。阿那箇是玄三要。恁麼道。已前行。即第一簡。因緣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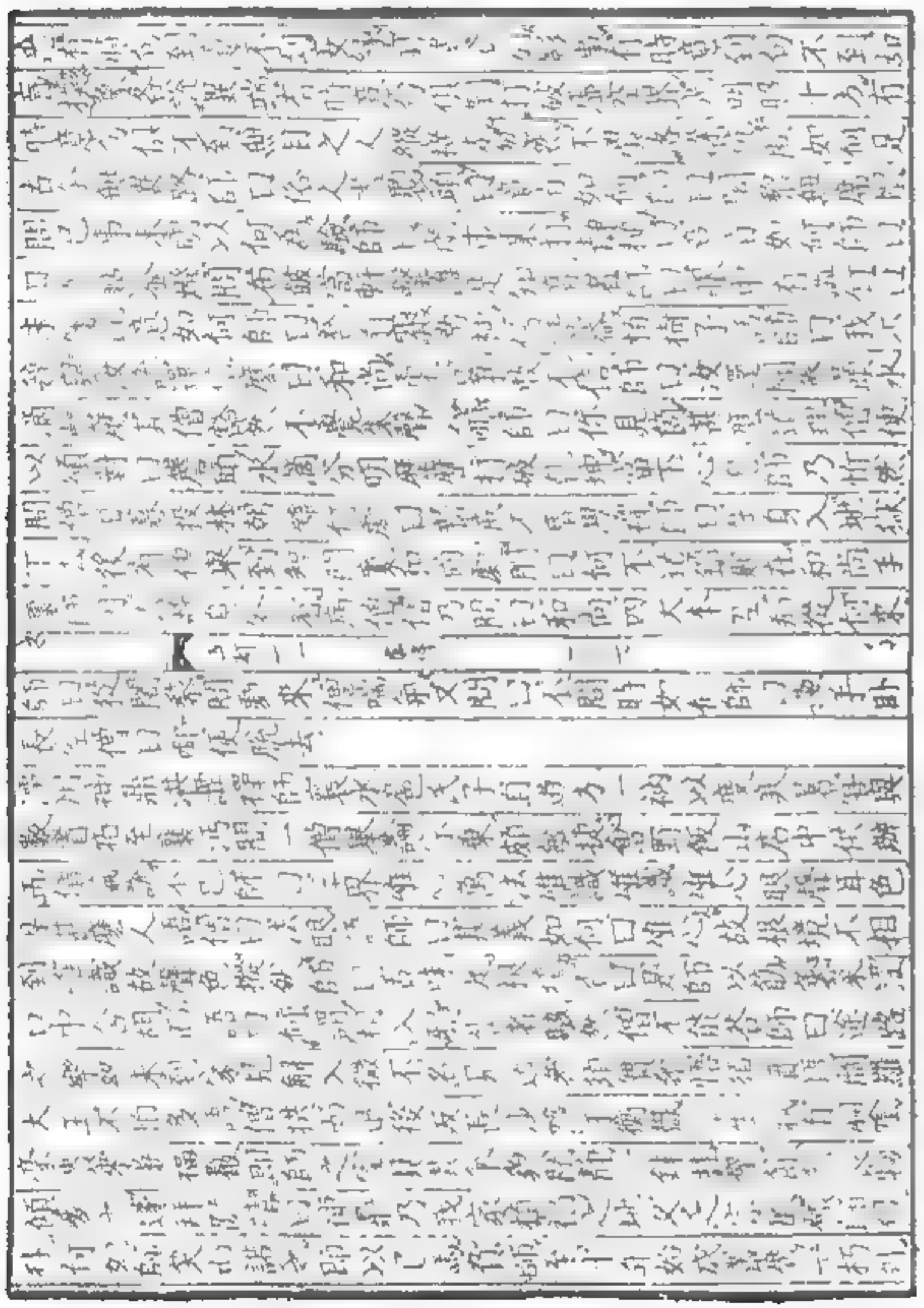
取對。各自思量。還得穩當也。未古德。已前行。即第一簡。因緣未

明中門。直下飲食無味。睡則不安。覺若人。為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想許他從上來行。須不

人。況無水過。所謂北地用鐵鐵。復曰。

簡消息。知道。莫耗他。廣記言記。以當平生。若盡知。

不用人。立妙喜。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



曰藥山惟儼生是不關[illegible]向師同和尚住持不易[illegible]曰上
坐喫茶[illegible]便無來[illegible]僧問適來所到祇對住持不易[illegible]為
甚麼[illegible]坐喫茶[illegible]曰我歸他新羅[illegible]去[illegible]僧
問他新羅[illegible]有[illegible]曰[illegible]僧問如何是佛師曰[illegible]
旨如何師[illegible]真鍮不博金佳後僧問如何是佛師曰[illegible]
九節杖[illegible]曰[illegible]師拈示師曰且道作麼生[illegible]
時空二路俱迷如何得不[illegible]師[illegible]八兩斤如
何是古佛心師曰踏[illegible]僧問如何是[illegible]
波通問首山汾水即不問[illegible]師[illegible]
垂肩問如何是道師曰車礙馬路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illegible]
髮生問曰往月來還不覺年衰老[illegible]利不老者麼師曰[illegible]
何是不老老師曰虬龍劍刀鳥[illegible]問古人
是學人深深處師曰烏龍水底[illegible]



曰路上行人莫與知師曰古人[illegible]師曰
後如何師曰初二十六[illegible]僧問忽遇出水[illegible]天
堰禪也無師曰上柱天下柱地曰劫火洞然又作麼生師曰橫
出鼻沒問深山巖岸中還有佛法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深山
巖崖中佛法師曰奇怪石頭形似虎大蟒松樹勢如龍問古人
道見色便見心是箇甚麼道理師曰[illegible]曰見既[illegible]了是[illegible]
如何師曰初當節叔橫階上問如何是道師曰[illegible]
[illegible]如何師曰[illegible]僧問如何是[illegible]
諸佛滅十五日已前諸佛生[illegible]十五日已後諸佛成[illegible]
若鉤子鈐[illegible]十五日已後諸佛生[illegible]
[illegible]我[illegible]鉤子鈐[illegible]且道正當十五日[illegible]
得曰正當十五日[illegible]鉤錐一時[illegible]
何是佛[illegible]塔師曰直下看曰如何是塔中人師[illegible]



爭古鏡[illegible]如何師曰[illegible]
[illegible]水[illegible]僧問摩[illegible]
指[illegible]冬[illegible]雖後[illegible]
[illegible]子[illegible]
[illegible]知[illegible]
[illegible]師[illegible]
[illegible]獨有[illegible]
[illegible]門下[illegible]
[illegible]力一句作麼生道師曰手[illegible]
[illegible]如[illegible]問如何是學人自[illegible]
[illegible]人眾[illegible]如何是學人[illegible]
[illegible]師曰[illegible]
[illegible]以何報答[illegible]
[illegible]養也師[illegible]
忘水灘頭毛柱[illegible]意旨如何師曰[illegible]
石[illegible]曰如何[illegible]



迴上從下問[illegible]發時如何師曰快[illegible]
遠本出也無師曰若未出[illegible]
出也燒殺你示衆第一句[illegible]
來第三句道得[illegible]
[illegible]公明上[illegible]
句莫錯舉僧入室問正當[illegible]
照[illegible]
汝州廣慈院元璉禪師泉州陳氏到首山問近離甚麼處師曰
漢上山聞[illegible]漢上還有這箇麼師曰這箇是甚麼道理
山曰[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地下不[illegible]

如是我聞曰子能師曰
池州仁王院慶諸禪
拜山拈棒師曰老
師曰草賊大敗
隨門裂門裡安禪師
坐次曰鵝子頭上
使茶罷起曰過來却成
大小底曰如何是
衆相主隨君十
書偈曰盡
三印
言句如何
全身應
和尚應

二鵝

襄州廓門慧超上主楊億侍郎問
如何師曰君子坦蕩蕩
大小底曰如何是
衆相主隨君十
書偈曰盡

三印

言句如何

全身應

和尚應

五燈會元卷第十一

臨濟宗

南嶽下十世

汾陽昭禪師法嗣

石霜楚圓禪師

大愚守芝禪師

法華全舉禪師

龍華曉舉禪師

龍翔智閑禪師

太平咬一禪師

葉縣省聰禪師法嗣

淨山法遠禪師

大乘慧果禪師

神鼎諲禪師法嗣

開聖寶積山主

谷隱聰禪師法嗣

金山曇頴禪師

仗錫修己禪師

大乘德遵禪師

永福延照禪師

仁壽嗣珍禪師

永慶安晉禪師

英公夏竦居士

廣慧連禪師法嗣

華嚴道隆禪師

嘉禾德宜禪師

琅邪慧覺禪師

石霜法永禪師

芭蕉谷泉禪師

天聖皓泰禪師

投子圓修禪師

寶應法昭禪師

石門守進禪師

洞庭慧月禪師

龍華舜岳禪師不列法嗣

竹園法顯禪師

景清居素禪師

雲門顯欽禪師

駙馬李遵勗居士

妙智光雲禪師



黃龍慧南禪師

翠巖可真禪師

武泉山政禪師

菩提尤用禪師

道吾悟真禪師

百丈惟政禪師

南臺惟儼禪師

蠶山本言禪師

鹿苑道平禪師

蔣山贊元禪師

雙峯省回禪師

大愚芝覺禪師

蔣山仲安禪師

香山蘊良禪師

大溈徹乾禪師

楊岐方會禪師

玉泉承皓禪師

安山文禪師

琅邪智遠禪師

真如方禪師

歸宗可宣禪師

# 正宗

本覺若珠禪師
清隱惟湜禪師法嗣
寶應昭禪師法嗣
琅邪方銳禪師
石門進禪師法嗣
瑞巖智才禪師
金山顯禪師法嗣
普恭宗珍禪師
金山懷賢禪師
淨住居說禪師
般若善端禪師
洞庭月禪師法嗣
薦福院亮禪師
投錫已禪師法嗣
黃巖保軒禪師
龍華岳禪師法嗣
西余淨端禪師
南嶽下十二世
翠巖眞禪師法嗣
大為慕喆禪師
智海道平禪師
光孝普印禪師
承駁禪師
慶善文隆禪師
芙蓉晉牧禪師
徑山杲禪師法嗣
興陽希廣禪師
瑞竹仲和禪師
石像顯宗禪師
西余洪衣禪師
節使李端愚居士

# 山洞

淨土善思禪師
守端信禪師法嗣
寶峯智圓禪師
雪峯悅禪師法嗣
齊安齊曉禪師
玉泉本禪師法嗣
護國辯日禪師
淨因臻禪師法嗣
長慶惠暉禪師
興化岳禪師法嗣
興化紹音禪師
上泉芳禪師法嗣
禁力寺慶禪師
南嶽下十三世
大溈喆禪師法嗣
智海道平禪師
光孝普印禪師
福嚴眞禪師
資壽神禪師法嗣
慶善文隆禪師
沙彌等林禪師
東明本仙禪師
東林自尊禪師
東明重禪師
梭脇繼超禪師

# 春禪寺

護國慧忠本禪師
南嶽下十四世
智舜平禪師法嗣
淨因繼成禪師
開福寶誠禪師
瑞巖師彥禪師
嵐山法真禪師
南嶽下十五世
淨因成禪師法嗣
瑞巖師勝禪師
南嶽下十六世
分陽明智禪師
衡山門靜安山家貴
耒陽應乾歐陽氏
幼有戒行事母以孝聞
母病刲股和藥以進
母愈
元和末遊種子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什物

徐州水和山華嚴庵主也父多，示疾閉戶，絕
喪，師扶擲歸洛，過禮哨嚥山，石利宛若風，是緣此出家，遊方參
問，得法，浴湯，庵緣除水，與客實，明將，同時唱道，四方皆謂二甘
露門，遠入，住南嚴，花如，在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鋼，鉆鐵額，曰意
旨，如何，師曰，鳥，銜，華，供，佛，僧問，如何，是眼中花，欲識，眼
中花，不是，花，如在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鋼，鉆鐵額，曰意
珍重，僧問，阿難結集，即不，知，迦葉，至，支那，耶舍，今，師曰，點，來，問，如何
曰，自從，靈鷲，分燈，後，直，是，有中賓，師曰，手，搖，書，翻，譯，明，君，曰，如何，是，實中，主，師曰，卷，起
屏，來，無可，都，曰，如何，是，主中賓，師曰，三更，過，孟津，曰，如何，是主
中主，師曰，獨坐，鎮，義，寧，問，蓮花，不出，水時，如何，師曰，猫兒，戴，紙
帽，曰，出水，後，如何，師曰，狗子，著，靴，行，門，拍，椎，擊，鼓，即不，問，瞬，目



揚眉，事若何，師曰，翹，刖，曾見，南泉，來，曰，學人，未，曉，師曰，今冬，多
雨，雪，貧家，爭柴，何，上堂，欲知，常住，自，當，觀，燃，燒，鐵，如，常住性
當，觀，住杖，子，杜杖，子，吞，却，須，彌，須，彌，吞，却，杜杖，子，刖，僧，到，這裏
若也，恁麼，則，與，春，將，至，秋，織，作，貿，降，於，織，作，貿，裸，到，海，陽，擊，禪，林，下，座，上
堂，見，問，實，知，俱，是，生，見，之，曰，見，聞，覺，知，正，是，解，脫，之，本，譬，如，師
子，反，顧，南，北，東，西，且，無，定，止，汝，等，諸，人，若，此，不，會，且，莫，孤，負，釋
迦，老，子，咄，上堂，山，僧，向，毒，嚴，金，師，子，章，第，九，由，心，回，轉，善，成，門，又，釋
曰，如，一，尺之，鏡，納，重，重之，景，象，若，然，若，道，有，也，得，道，無，也，得，道
非，不，得，道，是，不，得，雖，然，如，是，更，須，知，有，杜，杖，順，上，一，轉，若，也，不
會，杜，杖，子，穿，燈，籠，入，佛，殿，撲，倒，彌，勒，杜，拂，子，咄，咄
太，煞，你，且，笑，箇，甚，麼，早，杜，杖，下，座，上堂，指，杜，杖，曰，盤，山，古，尚
上，一，路，來，師，道，字，千，仞，峰，頭，不，宿，鳥，巢，下，千，仞，水，不，負，魚，龍，何，故
非，坤，底，句，各，各，高，著，眼，高，著，眼，卓，杜，杖，下，座，上堂，古，火，電，光，鈍，那，動，有，定
瑞，州，大，愚，山，守，芝，禪，師，緩，陞，座，僧，問，如，何，是，一，乘，未，曾，人，來，到，這，裏，作，麼，良，久，曰，欲
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上堂，前，後，一，念，時，中，是，名，為，出，世，間

女州寶應院小師和尚教禪師僧問一言合道如何師曰七顛八倒曰學人禮拜師曰教休不肯休直待兩林頭別大通智勝佛十劫坐道場佛法不現前不得成佛道為甚麼不得成佛道師曰赤脚馳鐵驢直至海南見第二却被迦葉擯出不得結集二即是學佛人不見阿難多聞第一知聰明博學記持憶想向外馳求與魔共轉沒交涉五蘊設中透脫不過煩惱生善違情生惡盡屬生死苦海脫底浪生死六根門頭著衆苦所逼自由分而被妄心於中主宰大丈夫兒宜應自肯承當取好喝一喝曰參上堂實際門風險入者喪全身作麼生是出身一句若道不得三十年後

唐州大乘山慧果禪師僧問如何是從上來佛祖意師曰會麼曰未會師曰拈出衆人看時機變見佛時如何師曰猶不如是時如何師曰錯問如何是道師曰實處實處實處



如何是道吾人師曰苦數苦數曰請與道吾人打云多少師曰十萬八千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東籬下不會師曰南下泥生

神鼎諲禪師法嗣

荊南府開聖嚴清山主僧問如何是開聖境師曰二鳥引路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二虎逐山

大谷山妙智寺虔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東籬黃菊旦如何師曰九月重陽

谷隱聰禪師法嗣

利州金山慧通禪師遠問洞山行兵偏正君臣合時如何師曰如父母未生時師曰如何體會師曰半正明天曉不露師圓然遂投舍陰舉前話隱曰未陽不出二世諸佛是奴婢二大藏教是涕唾汝即不然領旨如何是又與未生時師曰如何是紙是仁門窄萬古充塞盡老僧即不然領旨如何是又與未

子215-281

子245-283

玻和尚法嗣

蘇州定慧院超信海印禪師僧問如何是佛法的的大意師曰
相源斑僧杖曰意旨如何師曰枝枝帶滾底問如何是第一句
師曰那吒忿怒曰如何是第二句師曰地神揖曰如何是第
三句師曰西天此土上堂泥蛇蹴石獅露柱啾啾叫須彌打一
棒關老呵呵笑參上堂若識般若即被般若縛若不識般若亦
被般若縛識與不識拈放一邊却問諸人如何是般若體恭堂
去上堂擊鼓聲鬧蟬聲急入水烏龜頭不濕騰空飛入蓋花蕊雪
月交輝伊不及吽

洪州觀音和尚禪師僧問如何是觀音菩薩師曰清高著眼曰
師曰請高著眼曰曙色未分人盡望及乎天曉也尋常師曰年
裏見弄人



越州姜山方禪師僧問如何是不動尊師曰舉手布衫市過
曰學人未曉師曰騎驢踏破洞庭波曰透過三級浪實聽一聲
雷師曰佛手不及掌曰還許學人進向也無師曰踏地虛空
曰當門之下布皷難鳴師曰八花毬子上木角繡紅旗曰三十
年後此話大行師便打問蓮花未出水時如何師曰穿針嫌眼
小曰出水後如何師曰盡日晨愁看問如何是一塵不受師
曰蛇銜老鼠曰如何是諸塵三昧起師曰龍蛟釣魚笨曰恁
麼則東西不辨南北不分去也師曰堂前一盆夜明燈兼外數
莖青瘦竹問諸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不識酒望子可出世後
如何師曰釣魚船上趙三郎問如何是佛師曰留髭老大問
無處覓時如何師曰柴門草自深問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師曰
吠雪問如何是道師曰玉女拽機人難得見師曰龍宮無鑰

子245 286

問如何是第三句師曰萬里一條鐵僧曰學人不會師曰棚棒倒上棚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從緣不變僧曰恁麼則不出門庭去也師曰須彌山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柴場草鞋僧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柴場草鞋僧問如何是解脫師曰柴場草鞋僧問如何是般若師曰柴場草鞋僧問如何是菩提師曰柴場草鞋僧問如何是涅槃師曰柴場草鞋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柴場草鞋僧問如何是第一義師曰柴場草鞋僧問如何是第二義師曰柴場草鞋僧問如何是第三句師曰柴場草鞋僧問如何是第四句師曰柴場草鞋僧問如何是第五句師曰柴場草鞋僧問如何是第六句師曰柴場草鞋僧問如何是第七句師曰柴場草鞋僧問如何是第八句師曰柴場草鞋僧問如何是第九句師曰柴場草鞋僧問如何是第十句師曰柴場草鞋僧問如何是第十一句師曰柴場草鞋僧問如何是第十二句師曰柴場草鞋僧問如何是第十三句師曰柴場草鞋僧問如何是第十四句師曰柴場草鞋僧問如何是第十五句師曰柴場草鞋僧問如何是第十六句師曰柴場草鞋僧問如何是第十七句師曰柴場草鞋僧問如何是第十八句師曰柴場草鞋僧問如何是第十九句師曰柴場草鞋僧問如何是第二十句師曰柴場草鞋僧問如何是第二十一句師曰柴場草鞋僧問如何是第二十二句師曰柴場草鞋僧問如何是第二十三句師曰柴場草鞋僧問如何是第二十四句師曰柴場草鞋僧問如何是第二十五句師曰柴場草鞋僧問如何是第二十六句師曰柴場草鞋僧問如何是第二十七句師曰柴場草鞋僧問如何是第二十八句師曰柴場草鞋僧問如何是第二十九句師曰柴場草鞋僧問如何是第三十句師曰柴場草鞋僧問如何是第三十一句師曰柴場草鞋僧問如何是第三十二句師曰柴場草鞋僧問如何是第三十三句師曰柴場草鞋僧問如何是第三十四句師曰柴場草鞋僧問如何是第三十五句師曰柴場草鞋僧問如何是第三十六句師曰柴場草鞋僧問如何是第三十七句師曰柴場草鞋僧問如何是第三十八句師曰柴場草鞋僧問如何是第三十九句師曰柴場草鞋僧問如何是第四十句師曰柴場草鞋僧問如何是第四十一句師曰柴場草鞋僧問如何是第四十二句師曰柴場草鞋僧問如何是第四十三句師曰柴場草鞋僧問如何是第四十四句師曰柴場草鞋僧問如何是第四十五句師曰柴場草鞋僧問如何是第四十六句師曰柴場草鞋僧問如何是第四十七句師曰柴場草鞋僧問如何是第四十八句師曰柴場草鞋僧問如何是第四十九句師曰柴場草鞋僧問如何是第五十句師曰柴場草鞋僧問如何是第五十一句師曰柴場草鞋僧問如何是第五十二句師曰柴場草鞋僧問如何是第五十三句師曰柴場草鞋僧問如何是第五十四句師曰柴場草鞋僧問如何是第五十五句師曰柴場草鞋僧問如何是第五十六句師曰柴場草鞋僧問如何是第五十七句師曰柴場草鞋僧問如何是第五十八句師曰柴場草鞋僧問如何是第五十九句師曰柴場草鞋僧問如何是第六十句師曰柴場草鞋僧問如何是第六十一句師曰柴場草鞋僧問如何是第六十二句師曰柴場草鞋僧問如何是第六十三句師曰柴場草鞋僧問如何是第六十四句師曰柴場草鞋僧問如何是第六十五句師曰柴場草鞋僧問如何是第六十六句師曰柴場草鞋僧問如何是第六十七句師曰柴場草鞋僧問如何是第六十八句師曰柴場草鞋僧問如何是第六十九句師曰柴場草鞋僧問如何是第七十句師曰柴場草鞋僧問如何是第七十一句師曰柴場草鞋僧問如何是第七十二句師曰柴場草鞋僧問如何是第七十三句師曰柴場草鞋僧問如何是第七十四句師曰柴場草鞋僧問如何是第七十五句師曰柴場草鞋僧問如何是第七十六句師曰柴場草鞋僧問如何是第七十七句師曰柴場草鞋僧問如何是第七十八句師曰柴場草鞋僧問如何是第七十九句師曰柴場草鞋僧問如何是第八十句師曰柴場草鞋僧問如何是第八十一句師曰柴場草鞋僧問如何是第八十二句師曰柴場草鞋僧問如何是第八十三句師曰柴場草鞋僧問如何是第八十四句師曰柴場草鞋僧問如何是第八十五句師曰柴場草鞋僧問如何是第八十六句師曰柴場草鞋僧問如何是第八十七句師曰柴場草鞋僧問如何是第八十八句師曰柴場草鞋僧問如何是第八十九句師曰柴場草鞋僧問如何是第九十句師曰柴場草鞋僧問如何是第九十一句師曰柴場草鞋僧問如何是第九十二句師曰柴場草鞋僧問如何是第九十三句師曰柴場草鞋僧問如何是第九十四句師曰柴場草鞋僧問如何是第九十五句師曰柴場草鞋僧問如何是第九十六句師曰柴場草鞋僧問如何是第九十七句師曰柴場草鞋僧問如何是第九十八句師曰柴場草鞋僧問如何是第九十九句師曰柴場草鞋僧問如何是第一百句師曰柴場草鞋

子245 289

杭州淨住院居士請師開講 其甲經論悉明禪
直下信領師決疑斷曰如之 卷入經綱紐是甲
綱提綱正綱了禪見綱然師 師曰汝某甲說禪看 叫下文長師
仗銀已禪師決嗣
台州黃巖俾軒禪師問不欲無之略憑施設時如何師曰知
而故犯增禮拜師便打
龍華岳禪師法嗣
安吉州馬余師子淨端禪師本邵人也姓丘氏始見舞師子
明心要往見龍事參日可遂棲旋野合絲為師子皮時被之因號
端師子永州華氏幕其母過期開法吳山化風盛播開皇日僧
官高坐堂惟倒回頭超機不托七軸之連經未滿一聲之漏父
先聞師化後發促告視 聖龍引聲今以下且萬湯一到
容自西自東自南北大衆雜然雜善師齒笑曰諦師法 法未



即使車端車居士兒時在舍常與禪書長雖嬉
道遂於後園築室類僧若遊觀起之到多年參至安觀
一日現穴曰非示現力當致爾 師曰崑崙著觀空中立曰莫使是為又數也無師曰
地微車音若有是無者師曰諦觀曰諦觀向無中為我見空
花太虛就自覺妄與手捫水月堪笑眼前見牢我不遮心外聞
天堂路塞了知在邊遠觀起之到多年參至安觀
感公曰心如何了觀曰善惡都莫思量公曰不思量復心歸何
所觀曰且請太叔安宅公曰老僧已知之觀曰生從何來公問摘觀起摘
聖者知死公曰生則某已知之觀曰生從何來公問摘觀起摘
其智曰我在這裏更擬思量公曰會得也觀曰未審生
當公曰我知貧道不當先師曰百年一世至朝方覺師
前松陽曰三十八成著衣喫飯隨緣師其錄大行於世
陸淨隨緣師其錄大行於世

外別傳云一句師一見四 不出閾中 一見後如何 頭不出 小二天地法法

疾毛吹盡 一見後如何 同前 所

謂文殊月生二十東西南北 汝把住也 尼必曰 南無佛 南無法 南無僧 即放行 非住是

以直須行也 如是舒卷 隨其所

說文殊曰 汝但入三昧 水自出 新羅寺僧 道常於定中 聞香飯 佛

即去 輪轉無已 無上法輪 亦如今

復轉 摩訶迦葉 聞已 即入三昧 令

人天 皆見迦葉 乘空而下 頂禮佛足 佛 告迦葉 汝今 善護 正法

勿令 斷絕 汝當 來世 亦復如是 以 法付 囑諸 菩薩 阿難 白佛言 世尊 我 於

多聞 未得 其意 佛言 我 以 法付 囑 迦葉 不 以 汝 也 阿難 聞已 悲泣 雨淚

白佛言 世尊 我 當 云何 護持 正法 佛言 我 以 法付 囑 諸菩薩 不 以 汝 也

汝但 護持 我 所 說 十二部經 名 阿難 白佛言 世尊 我 當 云何 名 十二部經

佛言 一 修多羅 二 祇夜 三 和伽羅那 四 伽陀 五 優陀那 六 尼陀那

七 阿波陀那 八 伊帝目多伽 九 闍陀伽 十 毘佛略 十一 阿浮陀達磨

十二 優波提舍 阿難 聞已 悲泣 雨淚 白佛言 世尊 我 當 云何 護持 正法

佛言 汝 

生於劉大公初坐下與財
和州光孝歸寂閩僧也
書七佛名叢林稱異
燈未決而有犯淮新師
者曰　大家天子之名
驚異延攝下敬事之經旬
怡然端坐煙焰一起流光四照房
舍利狀其骨而北歸所
潭州東明仁仙禪師開堂日
隨和尚出班有何祥瑞師曰任是百千諸佛一時
裏門有何祥瑞師曰山僧不曾眼花
泗州普照曉欽明悟禪師
東處來近東曰泗州山下
上堂引手攞空袈轉身及
踏毬畢竟如何拍禪牀曰
廬山東林自遠正覺禪師
已後未可商量正當十五日
兩脚栢庭香樓木蕣開
潭州福嚴寶禪師上堂福嚴
客來難討門
潭州東明遷禪師久作眞
每叩之一日閱首楞嚴
師曰釋迦老子好與二十
曰汝輩學心塵勞七
雪竇雅禪師法嗣
福州光孝慧寶禪師泉
上堂良久曰諸人還
亦打出或曰適來
慶善震禪師法嗣
杭州慶善院曾能禪師上堂
拽出衆未決曾犯淮新師
者曰　大家天子之名
驚異延攝下敬事之經旬
怡然端坐煙焰一起流光四照房
舍利狀其骨而北歸所
潭州東明仁仙禪師開堂日
隨和尚出班有何祥瑞師曰任是百千諸佛一時
裏門有何祥瑞師曰山僧不曾眼花
泗州普照曉欽明悟禪師
東處來近東曰泗州山下
上堂引手攞空袈轉身及
踏毬畢竟如何拍禪牀曰
廬山東林自遠正覺禪師
已後未可商量正當十五日
兩脚栢庭香樓木蕣開
潭州福嚴寶禪師上堂福嚴
客來難討門
潭州東明遷禪師久作眞
每叩之一日閱首楞嚴
師曰釋迦老子好與二十
曰汝輩學心塵勞七
雪竇雅禪師法嗣
福州光孝慧寶禪師泉
上堂良久曰諸人還
亦打出或曰適來
慶善震禪師法嗣
杭州慶善院曾能禪師上堂
拽出衆未決曾犯淮新師
者曰　大家天子之名
驚異延攝下敬事之經旬
怡然端坐煙焰一起流光四照房
舍利狀其骨而北歸所
潭州東明仁仙禪師開堂日
隨和尚出班有何祥瑞師曰任是百千諸佛一時
裏門有何祥瑞師曰山僧不曾眼花
泗州普照曉欽明悟禪師
東處來近東曰泗州山下
上堂引手攞空袈轉身及
踏毬畢竟如何拍禪牀曰
廬山東林自遠正覺禪師
已後未可商量正當十五日
兩脚栢庭香樓木蕣開
潭州福嚴寶禪師上堂福嚴
客來難討門
潭州東明遷禪師久作眞
每叩之一日閱首楞嚴
師曰釋迦老子好與二十
曰汝輩學心塵勞七
雪竇雅禪師法嗣
福州光孝慧寶禪師泉

用得文皮鞭嘗王[illegible]朱回前[illegible]僧面前[illegible]無文字[illegible]如指[illegible]

[illegible]說[illegible]猶[illegible]許飲光問疾眠[illegible]唯富金栗那[illegible]微笑已[illegible]途報[illegible]伸[illegible]

默此未免風虎[illegible]格外相逢始解[illegible]解[illegible]頌契[illegible]復會[illegible]一曲寥[illegible]

寥[illegible]今古洛陽三十六峯西上堂舉不顧即去互擬思量何劫[illegible]

恁大事枯桑知天寒是思不思且喚[illegible]

[illegible]作[illegible]頭[illegible]理兔角杖頭排法界[illegible]毛拂子[illegible]三峯上堂舉[illegible]

[illegible]音聲[illegible]事中[illegible]以舌[illegible]玄著音能[illegible]觸身分別冰室如春九

夏涼如[illegible]見得方知男子身中入定時女子身中從定出[illegible]花

隨[illegible]轉岸紋[illegible]月[illegible]香風化老人[illegible]螟蛉成蜾蠃若也不知[illegible]

佛[illegible]眼[illegible]眼[illegible]非[illegible]隻[illegible]

生[illegible]王居佛[illegible]

[illegible]無[illegible]男[illegible]身[illegible]

舟[illegible]劍[illegible]的[illegible]

[illegible]杖[illegible]裏[illegible]小[illegible]堂一人心清淨佛[illegible]

故[illegible]

及[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吉至今汙虛生萬累若羅六趣四生八難三途一切聖賢八萬四千法門百千三昧無量妙義理契機宜天地萬物一體謂之法身三界唯心萬法唯識四時八節陰陽一致謂之法性是故華嚴經云法性徧在一切處有相無相一聲一色全在一塵中含四義事理無礙周徧無餘參而不雜混而不一於此喚來皆悉具足猶是建化門庭機方便說之小歌場未至寧知珠不知吾祖師門下以心傳心以法印法不立文字見性成佛有千聖不傳底向上一路在哲又問曰如何是向上一路師曰沒量向下會取舊曰如何是寶所師曰非汝境界舊曰望禪師慈悲指示玄妙師曰任從滄海變桑田終不為君通消息舊曰承聞南嶽法輪重振禪師處之端的泉陳氏子上堂若是漢道無陽無路絕消息撥向上竅窗頭別定不犯鋒機轉操玄來應用冷如冰絲毫不虧於諸佛諸祖觀者寒毛卓豎會麼喫茶去僧問如何是不墮因果師曰萬劫輪迴僧問如何是不墮因果師曰黑皎寒水月飄飄谷中風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新羅白鷴子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新羅白鷴子

以超化事律寺稱迎之一祖節語專使曰吾初無意人間
欲覓山子正為宗風耳然恐多不能往受請已頃所藏物像與本庵一宇仍舊貫僧法東事老寄佛法弟子舉山曰千萬
不甲祥也子愛高叢林鼓是非分仕事山首座與吾痛異莫
能保護專使曰為我傳語作部門計山曰不及終始絕跡化
畢得知識梅州人於化度寺得度往依漕入室文慶問陝府
鐵牛重多少師又手近地曰且道重多少曹門冥社莫測其
旨河南喜財無異孔侍郎向南參師擬議專使打恐妨機中
有朱紫貴林郎喜作偈曰
拙拳破物俗塵務亂拂能勞力強安排
信州傅王甲重首座明高氏子幼為僧經過流灘於
黃檗一日自臨川特謁晚參有一僧見於法
身須彌座陽坐師問須彌碧梧棲鳳凰枝
鏡出老杜詩紅稻啄餘鸚鵡粒碧梧棲老鳳凰枝
光孝蘭禪師去嗣
明州蓋山無相法嗣江南李主之裔也上堂欲明向上事
須具頂門眼若具頂門眼始契出家心既契出家心常具頂門
眼要會頂門眼麻四京人著衣喫飯兩浙人飽暖日如遮玄堂
頂香風清花發蜂桃三四株

南嶽下十五世

淨因成禪師法嗣

台州瑞巖師彥禪師上堂人人領略釋迦闍黎平地喪
又乎門著宗綱東土盡云放過即不無秖如女子出定道
州洗鉢盂又作麼生記會的有九皐聲聞野無千里逸遊風
無為軍含山令寶峰道川禪師上堂乾闥婆城尋香而至
山谷氏子初為縣吏已刻開悟

曹洞宗
青原下四世
雲居道膺禪師
洞山良价禪師
青原下五世
洞山价禪師法嗣
曹山本寂禪師
雲居道膺禪師
青林師虔禪師
白水本仁禪師
龍牙居遁禪師
九峯普滿禪師
華嚴休靜禪師
北院通禪師
石門道全禪師
京兆蜆子和尚
越州乾峯和尚
天童敬啓禪師
欽山文邃禪師
金峯從志禪師
曹山慧霞禪師
曹山元證禪師
曹山智炬禪師
青原下六世
曹山寂禪師法嗣
洞山道延禪師
鹿門處真禪師
草庵本義禪師
曹山智圓禪師
華光範禪師
保行傳禪師
[illegible]

府

五峯遵禪師
白水安禪師
伏牛素端禪師
百丈超禪師
[illegible]
京兆[illegible]和尚
[illegible]
疎山仁禪師法嗣
雲泉歸仁禪師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舍珠錫圻禪師
九峯清禪師法嗣
華嚴靜禪師法嗣
西川存禪師
報恩戚嶼禪師
諸方通禪師法嗣
同安威禪師
北院通禪師法嗣
紫陵匡一禪師
京兆香城和尚
雲巖晟禪師法嗣
青原下四世
瑞州風山良价悟本禪師

# 禪

# 春

# 寺

# 什

物

子215-300

子245-314

撫州曹山慧霞了悟禪師僧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山不
如曰出世已後如何師曰不如僧曰曹山門下如此則
山在裏作麼生師曰還本出世僧作禮而退師
者司教執曰是師曰紙如熱鐵著不得僧回
舉似師曰秖如鐵牀銅柱又作麼生師曰秖
華州草龜素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蓮花峯
鮑蒲與時頗心即未如何是道師曰未免
此猶是和尚分上事師曰紅爐火裏花孕紫開
力處師曰如瓦似磬曰才會師曰恰與老僧同參
撫州曹山本慧玄悟禪師上堂良久曰聲峰和尚為人如金翅
鳥入海取龍相似僧出問未審和尚此問如何師曰甚麼
問如何是西來的的意師曰未禮拜更乎何時問如何是佛



法心師良久僧曰恁麼則徒勞目視師曰未
古人云如紅爐上一點雪意旨如何師曰惜取眉毛好問曰
指示即得不時主師曰不可埋沒人問如何是西來的的意師
曰風前柳絮飛問如何是妙明真性師曰秋天萬里無雲
堂曰久響出山私門未審放過不放過師默然
問古人道生也不道死也不道意旨如何師良久僧禮拜師曰
是和尚家風師曰滿身不著五文錢曰太貧窮生師曰古代如
會曰如何施設師曰隨家豐儉問如何是急切處師曰鉄眼裏
此一路方便接人有僧出曰和尚又是從頭起也師曰錯相委
悉問機關不轉請師商量師曰痴漢問如何是無縫塔師僧問
何師曰放過作麼



雖州曹山羌慧知性禪師初問先曹山曰古人提持那一句學
人如何體悉曰思不及師於言下頓悟乃入門禮謝
辭去徧參至二祖因看經次僧問禪僧不云字脚何得少

學師曰文字性異法性無殊僧曰無取捨何須開佛未出世時
文殊師曰不可有第二相到瑞州龍泉僧問如何師曰正是今
問如何是如來語師曰猛風可繩繫問如何獲跋即得不時宗
風師曰須知龍泉好手曰請和尚為手師曰却憶鍾子期明古
人道若記一句論劫作對僧堂未曾鉗曰和尚如何師曰風以日取問如何是一句師曰
無開閉如何是聲前一句師曰恰不是問如何是和尚為人
一句師曰汝是九色鹿問如何是自家珍師曰不是自家珍
衡州育王山弘通禪師僧問混沌未分時如何師曰混沌曰分
後如何師曰混沌生釋迦如來門十九年說不著一字今夜
山僧不避箭鋒請師垂示僧禮拜師曰老僧未曾說法



定州請師醫師曰病從來無藥醫曰老僧無病請師曰眾苦
來問曹源一路即不問衡陽江畔事如何師曰紅爐火上下
是碧潭深處不逢魚問六祖傳衣後大庾嶺頭意旨如何師曰
舉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老僧毛豎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
自住文殊過也未和尚意旨如何師便打問如何
是和尚家風師曰滿身不著五文錢曰太貧窮生師曰古代如
是曰如何施設師曰隨家豐儉問如何是急切處師曰鉄眼裏
打筋斗問如何是本來真師曰向光影裏見方覩
衡州華光範禪師僧問如何是無縫塔師指僧堂曰此間僧堂
曰無門內問僧曾到紫陵麼曰曾到師曰曾到鹿門麼曰曾到師
打即不可使打問非隱疏麼師曰是曰即今嗣和尚得麼師曰心慌不
無一天鬼曰此僧甚和尚那箇是紫甲師曰不入石女笑汝眸

凝州隅利察禪師初住卓溪僧參師庵中曰有溪老僧參師曰老僧死在開教年未問如何師曰某甲不敢見和尚過何是和尚家風師曰謝開愁首過破閒西院拍手笑呵呵意作麼生師曰搭上簾子著問自己事明不明如何師曰不明曰為甚麼不見道自己事明猶祖師意作麼生師曰終不仰面曰恁麼則不發其見也師曰是還會麼曰不會師曰會祖師意作麼生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金雞抱子歸霄漢守問和尚遠出山門將甚麼物來師曰無盡之寶呈獻守無對後有又進語曰便請師曰太守尊嚴問手冷路絕五四思不通時如何師曰猶是堦下漢曰如何是堦上漢師曰龍樓不舉手乃曰作麼生是尊貴底人試道看莫祇向長連牀上坐地現他人笑忽被明眼人抄著便向鐵圍山裏藏身若到廣利門下分道得第一句即開一線道與兄弟商量時有僧出禮拜師巨將謂是異國能主云來見此土商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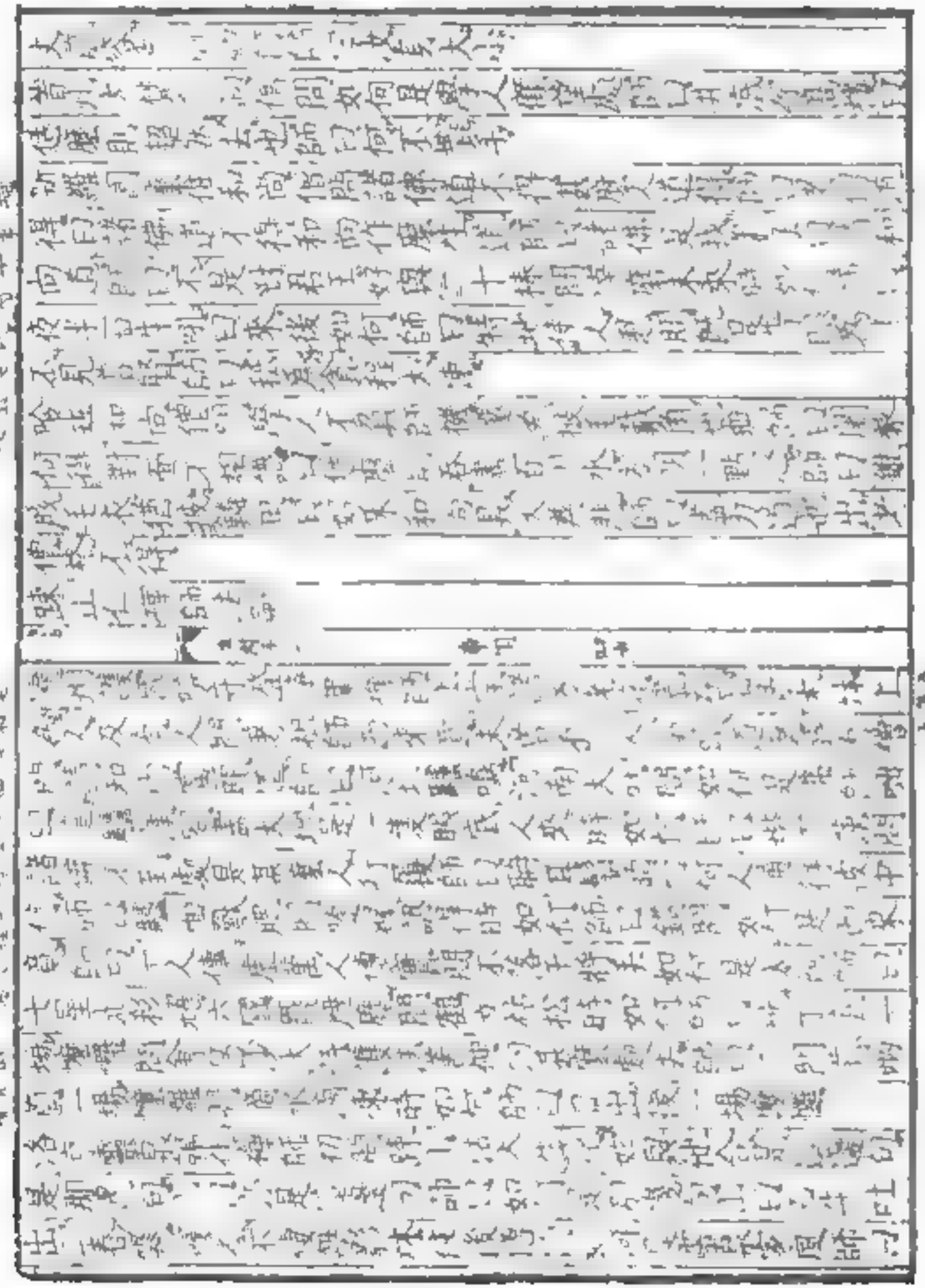
泉州盧山小器院行傳禪師青原周氏子僧問父醫盧山石門為甚麼入不得師曰鈍漢僧曰忽遇狂利者還許也無師曰契道花斑璨麼曰知師曰非公境界僧便喝師曰短狐噴人成詮言盡落今時不薦不悟請師直說師曰不人解語非干舌石女抛梭直須絕問依經解義三世佛冤離經一字即同魔說此理如何師曰孤峰獨宿片月行空白雲自在新到參師問甚麼來口湖南師曰還知同安這裏風雲體麼曰不知師曰兄弟商量時有僧出禮拜師巨將謂是異國能主云來見此土商人



益州布水巖和尚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一回思著一傷心曰不問寶劍未磨時如何師曰用不得曰磨後如何師曰觸不得

蜀川西禪和尚僧問佛是摩耶降生未審和尚是誰家子師曰水上卓紅旗問三十六路阿那一路最妙師曰不出第一手曰忽遇出時如何師曰眷若印也不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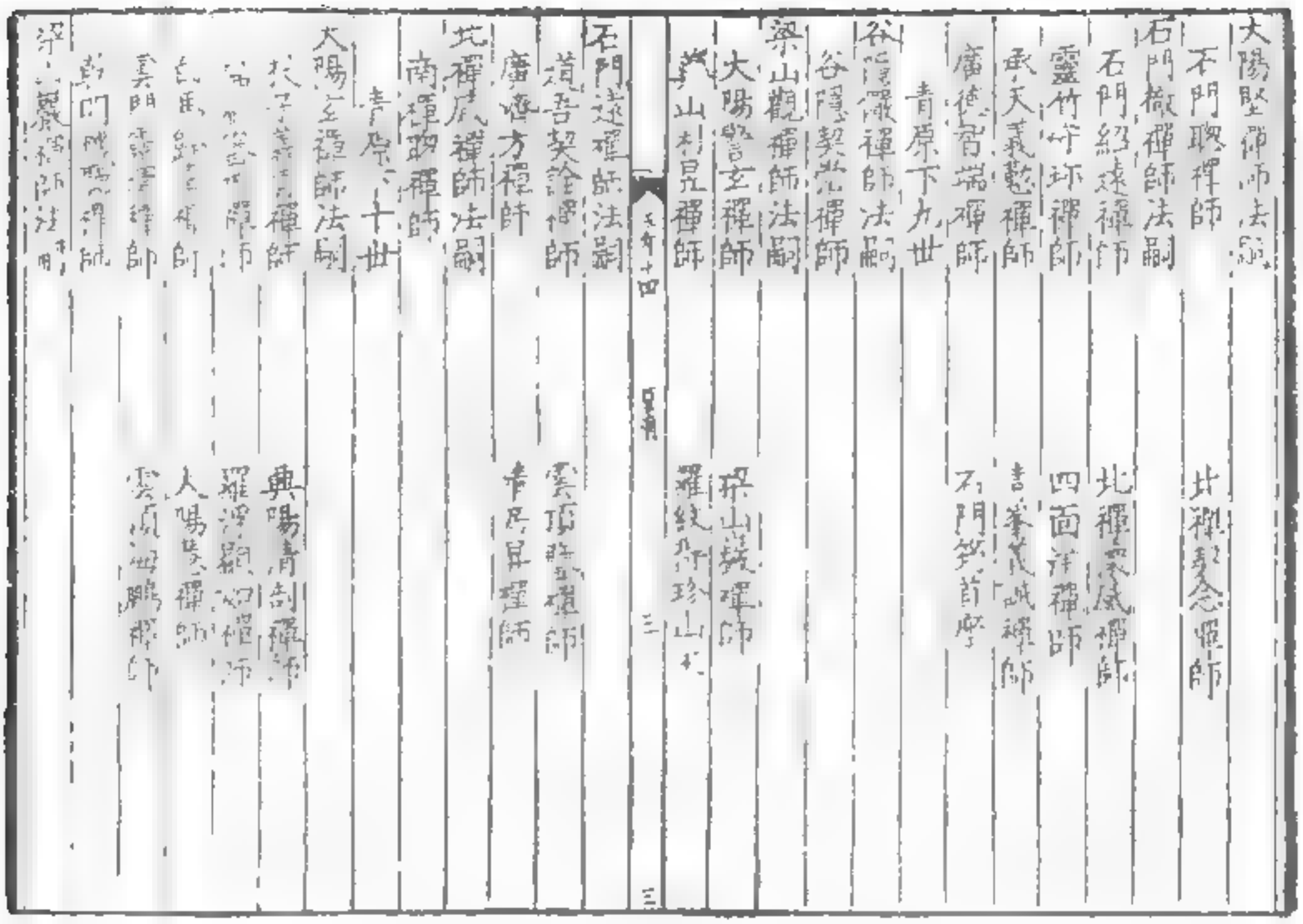
韶州華嚴和尚僧問既是西來意師曰孤峰頂上千枝秀一句當機料量明僧錄問法身無相不可言宣皇帝詔師將何接引師曰金鍾週出雲中響萬里歸朝賀聖君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驚天動地雷曰還當也無師曰靈機永在千古常又作麼生行履師曰尋門秖這即今萬卅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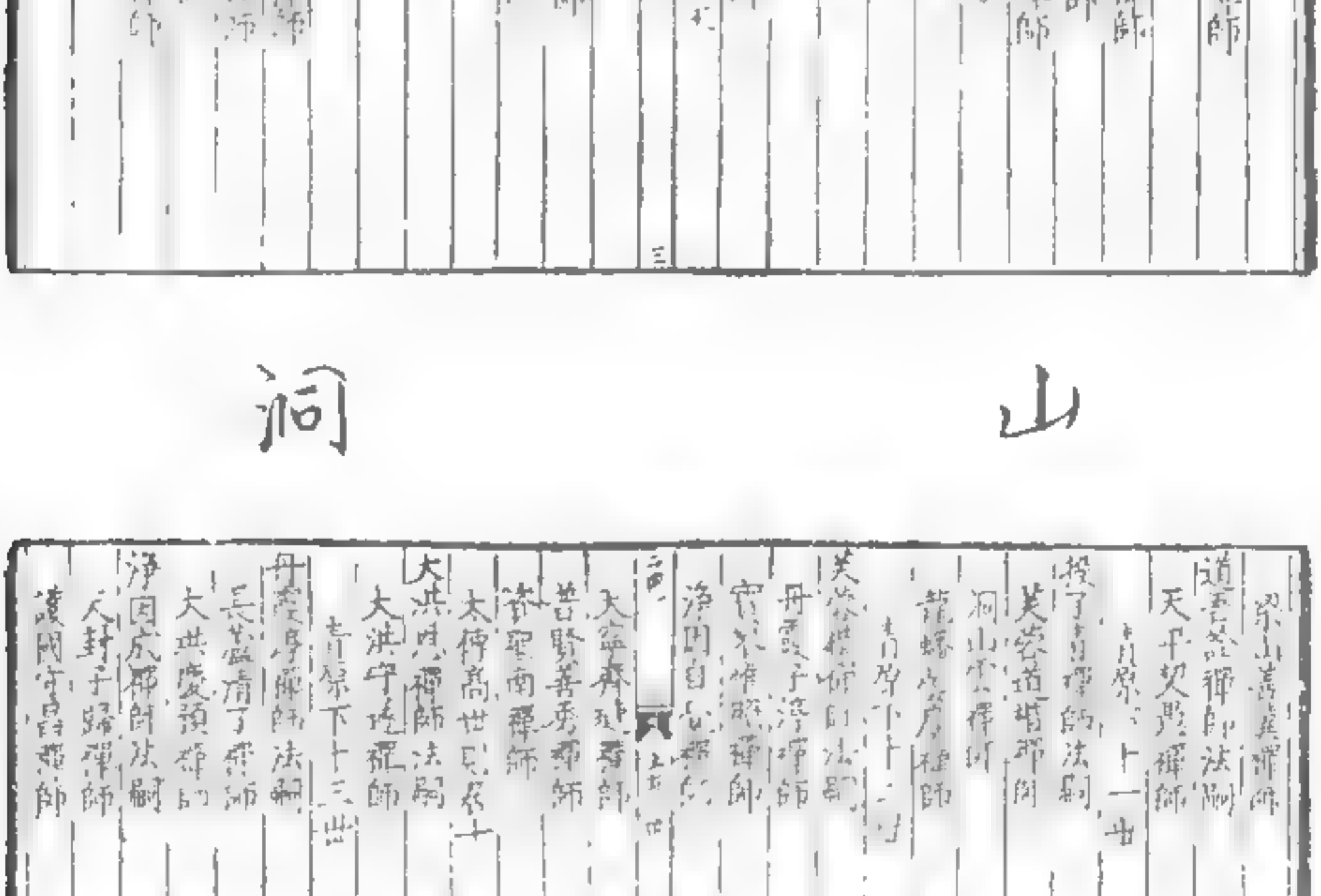


子215-3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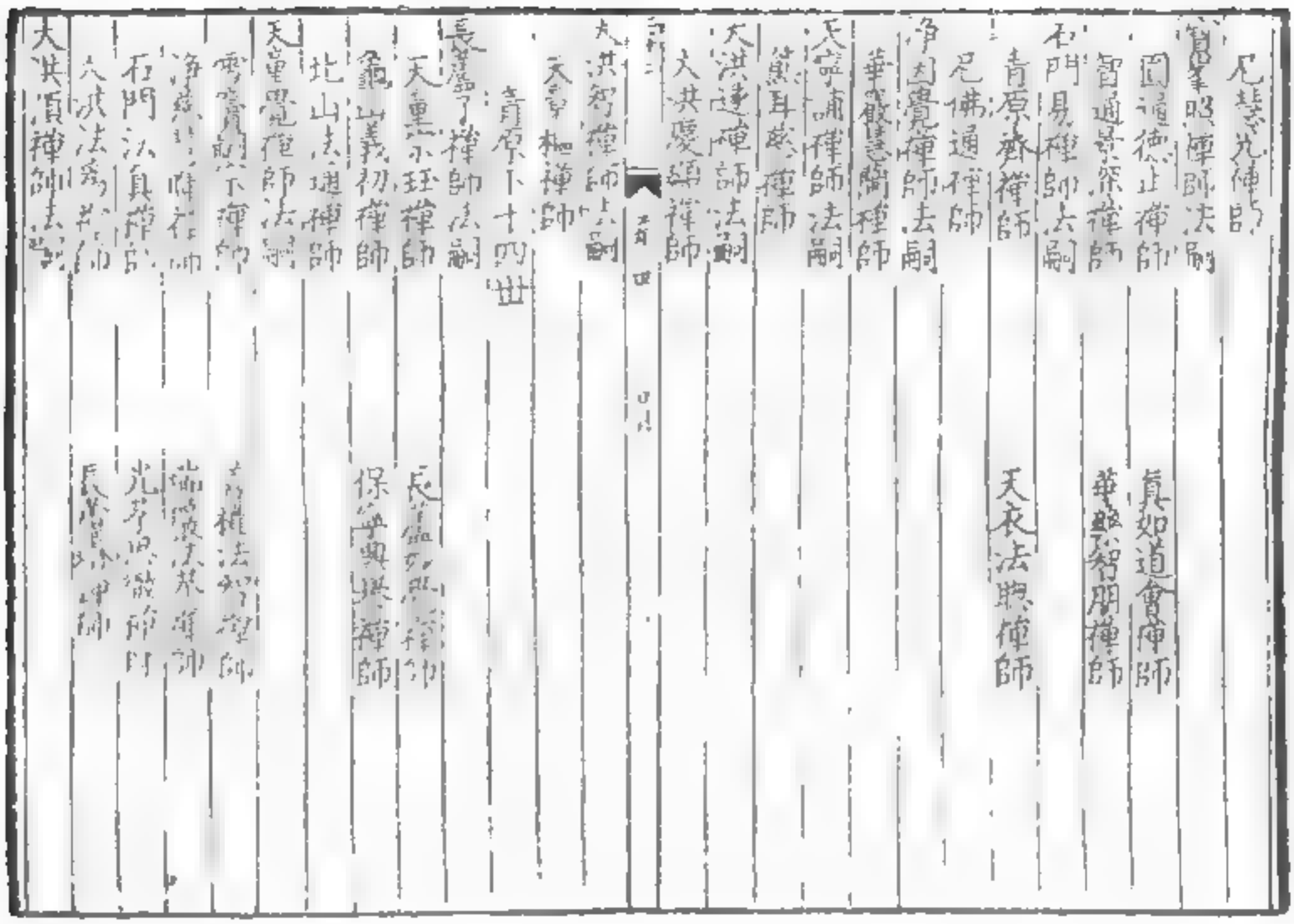
曹洞宗
青原下七世
洞山延禪師法嗣
上藍慶禪師
金峯志禪師法嗣
天池智隆禪師
鹿門義禪師法嗣
谷隱智靜禪師
益州崇真禪師
鹽門辨禪師法嗣
曹山慧禪師法嗣
嘉州東汀和尚
草庵義禪師法嗣
溫洋雲安禪師
同安察禪師法嗣
歸宗慧南禪師法嗣
歸宗弘章禪師
袁州仰山和尚
翠山忠彥禪師
雙泉道度禪師
雲居齊禪師法嗣
豐化令宗禪師
祥州龍泉和尚
護國益禪師法嗣
護國知遠禪師
大安能禪師
護國志朗禪師
鹽官仁禪師法嗣
大慈慧堅禪師
五峯昭禪師法嗣
五峯和禪師
廣福延禪師法嗣
京兆義禪師
石門超禪師法嗣
台州撫禪師
含珠哲禪師法嗣
部州山和尚
江寧錦曉禪師
崇陵一禪師法嗣
廣福隆禪師
興元大浪和尚
洪州東禪和尚
紫陵微禪師
大乘山和尚
含珠山真禪師
青原下八世
谷隱龍禪師法嗣
谷隱知儀禪師
同安威禪師法嗣
陳州石鏡和尚
歸宗章禪師法嗣
當陽常禪師
護國益禪師法嗣
護國知遠禪師
鹽官德數禪師

# 正宗山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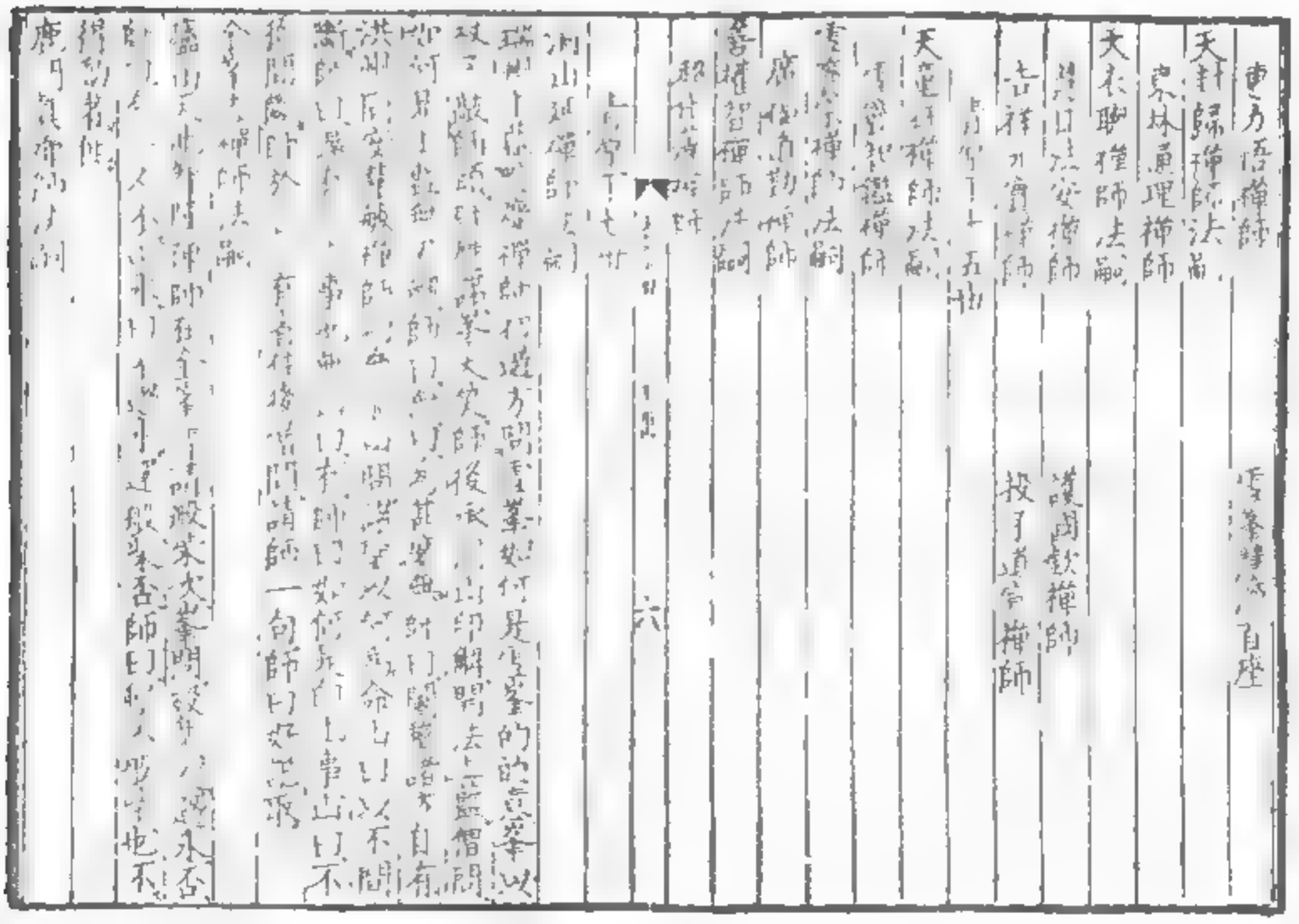




# 春禪寺



# 什寺



襄州谷隱聰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風來花發問如何是道師曰莫妨行路學人到此師曰甚麼
處著得師問鹽山一盤何異今日師曰不異如今不異從前
作麼生師曰如來應跡鹽山一會何異今日師曰不異如今不異從前
口絕飢虛者曰絕飢虛者如何師曰東流西流
益州崇真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師曰路傍草如何是道師曰莫妨人得
師曰拍手笑清風門如何是大人相師曰言上地實
襄州鹿門志行禪師僧問如何是實地師曰不動
北鄴單越曰作麼則事同一家也師曰學須精
請師一接師曰從甚處來何是清淨法身師曰成亥年生
廬山佛手巖衍禪師僧問如何是道
佛手巖和尚云指下有巖好五指下有巖師便
歸巖寺僧問如何是對現色身師豎一指
嵩嶽侍僧曰日午吾去矣及期偃臥而逝
立化李主備香薪茶毗塔于巖之陰

曹山霞禪師法嗣

嘉州東汀和尚僧問如何是向去底人師曰石女兒麻線曰如
何是却來底人師曰孤峯頂上木人吟
草庵義禪師法嗣
泉州龜洋義忠禪師本州陳氏子弱齡慶誕便何奈來中曰六
時業魔曰還見六賊否師曰重驚魔然之[illegible]
唐武宗滅教[illegible]

師曰大悲。

猛山章禪師法嗣

隨州雙泉山道虔禪師僧問學後如何師曰絕音響問如何是在道成人師曰無異今問如何是希有底事師曰白蓮華向半天開。

雲居岳禪師法嗣

揚州普化院全裳禪師辭眾人世僧問如何是無相道場師一右繞師曰會麼曰莫使是否師曰是甚麼時如何師曰把一片來看。

盧州華山李君禪師僧問教中道諸佛救世明助發實相義如何師曰會麼曰莫使是否師曰是甚麼時明即不問如何是實相義師曰雲籠日月神風向上泉。

梓州龍泉和尚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不在閑家空上問學人欲跳萬丈崖時如何師曰摸捉。

義興善禪師法嗣

隨州護國知遠禪師僧問學人入門時如何師曰緣情識物事作麼生師曰徒勞心目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把火來看。

尚家風師曰鈍不施隔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把火燒天徒自疲。

安州大安山如敬禪師僧問如何是一句師曰千山沐翠色打鼓南山鼓喝起北山歌問如何是一句師曰千山沐翠色萬古嵐光華。

潁州鶴林院思禪師僧問古殿無佛時如何師曰楚音和梵語不假無佛時如何師曰楚音和梵語不假。

國州白馬曇禪師法嗣

義興福徹禪師僧問如何是第一義師拍禪林云若不是此門千里萬里門如何是師曰時時勿忘。

唐安延禪師法嗣

越州五峯紹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雲籠日月神風向上泉。

如何是無相道場師曰佛殿裏坐問不借時機如何施設師曰老鼠鑽腰擊倒猫兒。

宗師曰老鼠鑽腰擊倒猫兒僧問教中道諸佛救世明助發實相義如何師曰會麼曰莫使是否師曰是甚麼時明即不問如何是實相義師曰雲籠日月神風向上泉。

緣流六三十六陳府灌溪牛。

五峯端禪師法嗣

越州五峯紹禪師僧問如何是第一義師拍禪林云若不是此門千里萬里門如何是師曰時時勿忘。

谷隱靜修法嗣

襄州谷隱知儼宗教禪師法嗣

獅龍格外玄機爲己出一堂垂絲千尺意在釣頭一句橫空
白雲白異孤舟獨棹不犯清波海上橫行空達明聰問如何是
祖衣下事師曰衆聖莫窺師後示偈曰紅爐點雪後全真
歸宗章禪師法嗣
東京普淨院常覺禪師陳留李氏子初訪歸宗明法岑悟遂求
出家未幾歸宗將順寂召師撫之曰汝於去有緣他後海衆人
莫測其旨也仍以被覆其軀諸門人師至庵龕二年落髮明
年納戒於東林寺甘露壇尋遊五臺山遇上都於龍泉門外綢
居二載聞有北隣信士張生者請師供養張素探玄理因叩師
垂誨師乃隨氣開誘張生於言下悟入設椑留宿至深夜與妻
竊窺之見師體遍一榻頭定俱出及令婢使視之即如常悟如
斂慕曰弟子夫婦垂老令頓割宅之一間堂以禪定師欣然受
之至後唐天成三年遷大院晞頴曰普洽師以時機淺昧
任權方誘導之非器令彼招諮之咎我等不務開法毋月三
八旌洽僧道萬計師嘗謂諸徒曰但得隣門無違則福何滯哉
一日給事中閻業入院行禮而問曰經云離一切相則名諸佛
今日前諸相紛然如何離得師曰給事見箇甚麼閻欣然仰重
自是王公大人爰虔章服師望風欽仰卓錫興福寺卒春秋
月二日示疾十一日告衆囑付訖右脇而化
護國遠禪師法嗣
懷安軍雲頂德敷禪師初參護國問曰真截根源佛所印摘葉
尋枝我不能時如何國曰罷拳雲樹三秋果伏霜碧遍孤月輪
師乃頓釋所疑住後成都帥請就福院座有樂常將出禮拜起
罷顧下馬輩曰一口吸盡西江水即不問請師吞却塔前下馬
輩帥喪而歸唱曰細林特起嘗新猛省



大陽堅禪師法嗣
襄州石門堅禪師僧問大陽遷化向甚麼處去師曰請牛不喫
幅正坐不偏行
潭州北禪契念禪師僧問如何是大道之源師曰衆流混不得
曰僧脫事如何師曰穿去遮石問如何是不落古今句師曰十
五十六日月相逐
石門徹禪師法嗣
襄州千門紹遠禪師初在石門作田時門問如何是石頭水牯
牛師曰角轉鼻大步朝陽處處春他日門又問水牯牛安樂否
師曰水草不曾識曰田中事作麼生師曰深畔淺種曰如法者
師曰某甲不曾取犬伏後僧問師明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
十方無異路賢愚總一門問先師已歸厝塔未當陽一句請師
當師曰修羅掌內擎日乳老人足下躍龍龍問金龍不吐凡情

潭州北禪懷惑禪師僧問如何是諸聖爲人底句師曰紅輪當萬戶光燭本無心問師唱誰家曲師曰石尸不留恩洞女通妙韵問如何是佛師曰尺短寸長

鄧州鹽竹守珍禪師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錫杖胡天雪拂添寒地泉問述悟不入諸境時如何師曰境從何來曰煩惱即無諸境境空如何出離師曰龍頭蛇尾漢

舒州四面山法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王字不著點曰學人不會師曰點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山寒水冷師有莊杖頭曰四面一條杖當機驗龍象師曰南楊低昂電光臨萬上

嘉州承天義勤禪師僧問如何是承天境師曰明江夾紙青漢土帶山藏者聊蠻問如何是諦實之意師曰指大巾子黑

鳳翔府青峯義誠禪師僧問三際不生是何人境界師曰白雲



連雲嶽明月湖魚釣曰未審向上事師曰有曰如何是向上事師曰鑪光樂破曙瑞色大地明來絕點塵問如何是

青峯家風師曰向北喫飽瓜

襄州廣德山智端禪師僧問半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著衣喫飯曰見後如何師曰著衣喫飯問如何是廣德山師曰當陽

花易發昔難重雲難消曰如何是山中人師曰朝霞玉出門霧夜行千里

蒲首座者太原人也自至石門通三十年叢林之有當頭喫茶之問如何是首座爲之一著子師曰適來猶記得曰即今又如何師曰好吃點茶來二日荷鋤入園僧問二身中那一身去師曰適來猶記得曰即今又



谷隱儼禪師法嗣

襄州谷隱契崇禪師僧問如何是諸聖爲人底句師曰紅輪當萬戶光燭本無心問師唱誰家曲師曰石尸不留恩洞女通妙韵問如何是佛師曰尺短寸長

鄧州大陽山警玄禪師上堂張氏子依智通禪師出家十九爲大僧聽經覺了義講席無輟及其削髮受具專習毘尼無相道場山拍觀音之簡是其底本師承有自使禮拜山曰何不通這箇是有相底那箇是無相底通曰我昔初機學道迷萬水千山覓知識今辨古終難會直取一句師曰通即不然汝已後在師位說法如雲如雨如瀑如流如師子吼如象王行一切處師子踞地一時坐斷正當恁麼時作麼生通擧前話師曰猶是門頭戶限通曰如何是門頭戶限師曰休煩惱曰如何是煩惱師曰如如不動曰如何是如如師曰



識人上堂峭峻嶮絕得路者難通鈍根不出大地沒知音者稀不一上堂門門名杜口所以達磨不傳衣鉢不立文字大開方便門直示菩提路問如何是大開方便門師曰大洋海底紅塵起白浪滔天水橫布師在處曰在師曰在門人師曰當陽出來我要知端的師曰黃山活曰先師在處曰在師曰在門人師曰當陽出來我要知端的師曰黃山活

山簡插是午首僧問如何是簡插是午首師曰茶去上堂諸禪德須明三事無生句妙玄玄玄玄句無貴主第一句通一路第二句無貴主第三句最難去一句道得師子返擲一句道得師子返擲一句道得師子返擲也一時坐斷正當恁麼時作麼生首座擬議師曰猶是門頭戶限通曰如何是門頭戶限師曰休煩惱曰如何是煩惱師曰如如不動曰如何是如如師曰是不當世人師曰青山頂不露口如何是妙玄師曰無佛句師曰實數與人不理語句免問來口如何是體

明無盡句師曰指空時天地轉回途石馬出泥牛吼如何是
師子嚬呻師曰終無回顧意爭肯落平常曰如何是師子返擲
師曰周旋往返全歸父繫與太用體銷鋒鏑曰如何是師子踏地
師曰迴絶去來機古今無繫累問如何是大造成人師曰形空
類不得曰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白牛吐不彩甲乙難比
當撒手那邊千聖外祖堂長根蒂僧曰可畏不
文曰古道不得求河若再珍重僧問如何是格外之談師垂示師曰
要道也不難曰任麼則萬仞鬼澤深子亦也師曰大笑笑你
鼎州羅紋祖珍山主僧問親切處請師指示師曰老僧元是廣
南人

石門遠禪師法嗣

澧州道吾契詮禪師僧問師曰風荒
無私萌如今天下專曰如何是道師曰漢花含玉露成果
落金盤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雖處塵勞中不染曰如何是
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正比青蓮曰見後如何師曰如燈

大陽玄禪師法嗣

舒州投子義青禪師青法嗣

紹興慶曉珠常讀諸林菩薩傳至因緣三載二日問曰法歸文字
帝可講乎師曰即事游心聚境非道問佛不問有口不問
廬山古徹侍師來禮拜鑑延之坐徹問曰度記稱話頭陳尸桂
掩其口師了然開悟遂禮拜鑑曰汝妙悟玄機乳師曰兒有也
須此却時實倚者在旁曰青華嚴今日如斯得汝師回顧曰會
取拘吾若更切我即便喝自此服經三年鑑時出洞下示首
示之悉皆契付以大陽頂相皮履直嘱曰代吾續其宗風
鉢及偈乃曰頭頭盡是物物不將來法法本無生我今說此
竟舉拂子林屋起義青亦竪起拂子鑑呵曰我這
裏無開設處上座喫小打眼師曰和尚教某何為道曰恁不參
溥大師曰美食不中飽人喫道曰畢竟大有人不肯上座師曰
待堪作甚麼道曰畢竟人來師曰淨山道曰怪得
怪盡頭頭是握手相笑歸方丈由是道聲籍甚初住白雲次遷
投子上堂召大衆已若論此事如獅子哮吼百獸聞之自然
角那見牛蹤全龍不午於寒潭之中豈攪於蝦影其或主賓若
立須威音世外採頭問答言陳步路要提為時若能如是猶
在半更若覓踪不到不動一塵凡聖絕跡機關
開引尸相見設使來藏

鄧州曹陽清剖禪師在大陽作園頭種瓜次陽問甜瓜何時熟師曰即今熟爛了也曰棟梁摘來師曰與甚麼人喫僧作禮師曰還喫也無曰沙還識供養師曰鍾入園芋師曰未審不入園者還喫也無曰沙還識供養師曰鍾然不識不得利與陽笑而去住後上堂西來大道一線通天商量個個非句裏投機全垂妙旨不已而已有屈祖宗豈況忉忉有何所益雖然如是事無一向且於唱教門中通一線通天商量個個非句裏投機全垂妙旨不已而已有屈祖宗豈況忉忉有何所益雖



然如是事無一向且於唱教門中通一線通天商量個個非句裏投機全垂妙旨不已而已有屈祖宗豈況忉忉有何所益雖



然如是事無一向且於唱教門中通一線通天商量個個非句裏投機全垂妙旨不已而已有屈祖宗豈況忉忉有何所益雖



然如是事無一向且於唱教門中通一線通天商量個個非句裏投機全垂妙旨不已而已有屈祖宗豈況忉忉有何所益雖

投子青禪師法嗣

東京天寧芙蓉道楷禪師泊州崔氏子自幼學辭穀躭伊陽山後造京師講名衝臺寺試法華得度嘗投子於海會乃問佛祖言句如家珍本欲雜此之外別有為人處也無子曰汝頃裏中天子數還無師欲進語子以拂子擊師口曰汝發意來早有二十棒也師即開悟再拜使行子叩其旨子良久師不領子曰汝到不疑之地乃以手掩耳後作炊庵子聞務勾當不易師曰不敢子曰煮飯供師也為不識米羹炊甚麼子曰我尚無悲汝開老子曰汝作甚麼子曰我尚無悲汝開老子也

知正道矣故經云言詞所說法小乘矣分別不能了自心云何知正道又曰有見即離以此論之即正異途正出見悟殊致故也故清凉以莊老說自然能生萬物易謂太極生兩儀一陰一陽為道能生萬物則是邪因計一為虛無則是無因嘗試論之夫三界唯心萬緣一致心生故法生心滅故法滅推而廣之彌綸萬有而非非無亦非非有四執既亡百非斯遣則自然因緣皆是假論虛無真實俱是假名矣若謂太極陰陽能生萬物嘗無常有斯乃邪教示悟多方然理無二致妙之門陰陽不測是謂無方之神雖事入殊教既異一心竟非四見何以明之蓋虛無為道道則是無心為主若太極若二儀若陰若陽道則是有常無為常有則是亦無亦名豈陽不測則是非有非無先儒或謂妙萬





## 吳蓉楷禪師法嗣

鄧州什雪子海禪師韶州賈氏子弱冠為撫微設於笑容之室上堂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秘在形山肇法師恁麼道



和龍掘鼠話且不能指示於人丹霞今日掌開宇宙打破形山為汝人指出具眼者把取以杖卓一下曰還見麼舉立



座非同音明月當花不似他上堂舉德山示衆曰我宗無語句無一字與人德山恁麼說話可謂是秖知入草求之不覺遍



男兒水子細觀來秖具一雙眼若是丹霞即不然我宗有語句金刀剪不斷淨深玄妙旨玉女夜懷胎上堂亭亭日午猶疑半寂寂二更尚未圓六戶不曾知暖意往來常在月明前上堂寶月流輝潛潭布影水無痕月無心月無分照之意月無分照之心水月兩忘方可稱斷所以道異類中行諸人到這裏還且金聲不須回鶴步銀地鵬翔天底事直須主却擬也委悉麼良久曰當仁不讓人人開步披毛戴角混塵泥借問生涯來已四相將如何師曰金剛不壞如如何師已苗托住謝了無狀

大慈和尚歸寂者言之師已預禪正信太尊崇洪州李氏子幼超邁而聰俗二十日投
棄至性相近也嘗相謂曰九聖本一體以習故差別我知
之矣即越成都師庶乾貞
丑



年十九剃染嘗具奉令貶起信於
傳呼遍之隨有所得辭去
水僧夫送道師尊杖擊之忽大悟嘆曰是地非龍山也那比至
所芙蓉望而尊曰紹隆吾宗必于斯乎留錫湖上累年
智證成就北領抄提遷廿露三祖嘉和壬寅恩詔賜垂度
焉勅事上堂古佛道我初成正覺親見大地衆生悉皆成正覺
後來又道衆圓幽邃無人能到因文泉識慧好說頭頭虛設下
座上堂通去諸佛已入涅槃了也女等諸人不應追今未來諸
佛未出於世汝等諸人正當今日你是何人參上堂
伯夷盜柳下惠不恭君子不由也二邊不立中道不安時作麼
生拈拄杖曰龍象蹴踏出塵寰獅子哮吼振威音不聞一法
不如是頌高明月堂前知其



京兆府和清平樂如斯告報普請承當擬議之間白云萬里上
堂不生不滅成走死不休底一句子當面出生隨處滅盡
是活生受底現成公案丈夫漢直須
伸隨機施設能如是也無量方便莊嚴一陳大解脫門滿衆
開其戒未然無量無邊一切摩訶衍
入道階胝豎拂明離形去智同於大道正當恁麼時且道是
甚麼人開許高定禮拜還喜悉磨盧云禮拜云子甚麼云
喫云鐘破云平甚麼問承師有言實
裏泄漏水先生崔來是實筆境無君子知者
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看取令行時口挽如來言順會宗旨自
立規矩如何是和尚宗師曰須知雲外千峯上別有靈松帶露
爽與下僧問祖師西來即不問時節因緣事若何師曰一片兩
片三四片落在
丑



復利如珠堪爲一壞塔于寺之西筆
梁州石門王駙馬師淹川程氏子上堂十方同聚會商量無
爲此是道佛場心空及第歸大衆證知未當有問作
麼生說簡一空字頭理究是甚麼師不見聞而不聞不見之心空邪
智證成就北領抄提遷廿露三祖嘉和壬寅恩詔賜垂度
不得未嘗畢竟作麼生還無人會良久曰若道無人能到因
地獄長利道三尺杖可撾黑河水本處起佛行三脚驢脚取般
東村西巷老婆家向未花前高作休休休古往今來春夜夢
服膺敬念過更增何啻不退無影紫
般若多陽輝彩風歸月上欲排雲門石筍橫峯多少波
丑宗牛鼻飛懷服王來聽要西

子21o 342

子215-348

子215-349

雲門宗

青原下六世

雪峰存禪師法嗣

雲門文偃禪師

青原下七世

雲門偃禪師法嗣

白雲子祥禪師　德山緣密禪師

巴陵顥鑒禪師　雙泉師寬禪師

香林澄遠禪師　羚羊山守初禪師

智門光祚禪師　本先深禪師

雲峰義訥禪師　楞伽智寂禪師

雙泉郁禪師　若耶孝禪師

妙勝臻禪師　[illegible]

清涼皆明禪師　南堂道遵禪師

雙峰竟欽禪師　資福詮禪師

[illegible]元禪師　龍境倫禪師

[illegible]門爽禪師　白雲開禪師

[illegible]去音禪師　溫門蒲禪師

大容運禪師　羅山本棕禪師

雲門常寶禪師　林路竟脫禪師

韶州廣悟禪師　華嚴藏禪師

[illegible]樂政禪師　英州觀音和尚

韶州林泉和尚　雲門照禪師

黃檗小法濟禪師　康國雄禪師

谷山喜禪師　羅漢宗果禪師

府

滄泉嵩禪師

北禪寂裕師

永安朗禪師

青城乘禪師

[illegible]源昇禪師

蘇山圓光禪師

開先清耀禪師

韶州慈光禪師

保安師密禪師

佛陀遠禪師

化城鑒禪師

天王微禪師

永福朗禪師

趙橫山和尚

南王海禪師

饒惲覺禪師

福化充禪師

大聖守賢禪師

雲門朗上座

七世原下八世

白雲祥禪師法嗣

韶州大歷和尚

月華山月禪師

樂淨含匡禪師

白雲福禪師

德山密禪師法嗣

洞山清浩禪師

天平永平禪師

湘潭明真禪師

普通封禪師

大梵圓禪師

鐵湖雲慧禪師

永興寺省禪師

雙峰[illegible]真禪師

雲門大玘禪師

慈雲[illegible]禪師

廬山栖賢和尚

廬山慶雲和尚

[illegible]禪欽禪師

[illegible]華普照禪師

[illegible]林義禪師

延長山和尚

黃龍[illegible]禪師

天柱山和尚

慕子山庵主

連州寶峯和尚

南雄地藏和尚

後白雲和尚

# 正宗

文殊應夢賢禪師
德山緣密禪師
鹿苑文襲禪師
乾明普禪師
黃龍心慧禪師
普安道禪師
巴陵鑒禪師去嗣
協源靈澄禪師
雙泉寶禪師法嗣
五祖師戒禪師
卓庵守仁禪師
興化軍前禪師
建福智訥禪師
大龍洞禁禪師
香林遠禪師去嗣
智門光祚禪師
香林信禪師
洞山初禪師法嗣
福嚴雲照禪師
報恩曇賁禪師
承天策禪師
東平英教禪師
泐潭準禪師去嗣
丫山文慶禪師
泰先寧禪師法嗣
華嚴守訥禪師
雙泉郁禪師法嗣

# 山洞

德山棲忻禪師法嗣
披雲智勤禪師
開先昭禪師
蟠龍瑫禪師法嗣
桃園曉朗禪師
般若柔禪師去嗣
盤山積翠庵主
妙勝琇禪師法嗣
天寧欽山上
廣福古禪師法嗣
雲飛仁山禪師
資明策禪師去嗣
祥光主禪師
舍珠山杉禪師
金陵天寶和尚
法雲智善禪師
石霜楚圓禪師
西山良寶禪師
四祖法演禪師
海會演禪師

# 禪寺付法

洞山妙圓禪師
天童懷清禪師
五祖秀禪師
水南智昱禪師
福昌善禪師法嗣
上方齊岳禪師
金山瑞新禪師
乾明信禪師法嗣
藥山華嚴禪師
智門祚禪師法嗣
雪竇重顯禪師
百丈曾映禪師
護國[illegible]禪師
[illegible]
[illegible]禪師
[illegible]法嗣
福嚴雅禪師法嗣
北禪智賢禪師
開福暨禪師法嗣
日芳上座
報慈嵩禪師法嗣
興陽遜禪師
德山遠禪師法嗣
開[illegible]禪師
禾山楚材禪師
鹿苑主禪師
[illegible]原下六世
義臺子祥禪師
寶嚴权芝禪師
白馬辯禪師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韶州北[illegible]先奉院[illegible]師嘉興人也姓張氏幼依[illegible]寺
志澄律師出家敏質生知[illegible]爾天縱及長落髮[illegible]
[illegible]澄數年探窮律部以己事未明往參曹溪大鑒見來便問即
門師乃指門州曰誰師曰某甲州曰何不[illegible]便閉却師如是連三日扣門至第三日州
師指示州開門[illegible]見便閉門師乃拂入州便擒住曰道道師擬議州便推出曰奉時轉
轆鑽遂掩門師乃拂入州便擒住曰道道師擬議州便推出曰奉時轉
轆鑽遂掩門師從此悟入州指見雪峰師到舉峰把
見一僧經問上座今日上山去那僧曰是師曰第一則因緣聞
堂頭和尚秖是不得道是別人語僧曰得師曰上座到山中見
和尚堂衆總集便出捏脫地曰也老漢項[illegible]鐵拗何不脫
却其僧一依師教[illegible]峰見[illegible]僧[illegible]展[illegible]便下座觀[illegible]秖[illegible]住曰速
道速道僧無對峰拍開曰[illegible]是汝語僧曰是某甲語峰曰侍者
解縛將來僧曰不是其語是[illegible]上一浙中上座[illegible]某甲[illegible]道[illegible]

曰大衆去莊上[illegible]取五百人[illegible]師次日上[illegible]峰[illegible]見
便曰因甚麼師出[illegible]得到[illegible]
宗印授[illegible]師出[illegible]
抵靈樹[illegible]知聖神師
請首座常云我首座生也
[illegible]鐘三門外接[illegible]
[illegible]日見後廣主命師出世[illegible]
日目前無異路[illegible]
得已向諸人前作一場[illegible]
避不得也且問[illegible]
已是相埋沒也雖然如是也須到這田地始得亦莫越
門自己[illegible]漫漫地明朝後日大[illegible]
向古人建化門與[illegible]

[illegible]師嘉興人也姓張氏幼依[illegible]寺
志澄律師出家敏質生知[illegible]爾天縱及長落髮[illegible]
[illegible]澄數年探窮律部以己事未明往參曹溪大鑒見來便問即
門師乃拂入州便擒住曰道道師擬議州便推出曰奉時轉
轆鑽遂掩門師乃拂入州便擒住曰道道師擬議州便推出曰奉時轉
轆鑽遂掩門師從此悟入州指見雪峰師到舉峰把
見一僧經問上座今日上山去那僧曰是師曰第一則因緣聞
堂頭和尚秖是不得道是別人語僧曰得師曰上座到山中見
和尚堂衆總集便出捏脫地曰也老漢項[illegible]鐵拗何不脫
却其僧一依師教[illegible]峰見[illegible]僧[illegible]展[illegible]便下座觀[illegible]秖[illegible]住曰速
道速道僧無對峰拍開曰[illegible]是汝語僧曰是某甲語峰曰侍者
解縛將來僧曰不是其語是[illegible]上一浙中上座[illegible]某甲[illegible]道[illegible]

[illegible]師[illegible]
[illegible]說天下[illegible]
看[illegible]
[illegible]法[illegible]
師乃指[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住一才住時如何師云問甲答作麼問如何是一句分上事師曰雲裏楚山現決定多風雨問海畔人云時如何師曰雲在青天水在瓶問文殊普賢來參時如何師曰趙州牛欄裏老和尚入地獄如箭射師曰全藉力

是领前话。

广州黄龙神照初问：宝月以手指珠曰：此人还识麽？师之座也无。若才戒老僧陞座，又作么生？宝曰：不然。请曰：未审诸圣过在甚麽处？宝曰：不过在语路上。更问如何是佛？宝曰：对根说药。僧问：如何是道？宝曰：若才会，尽成乖角。僧问：如何是学人不会处？宝曰：不会处，教谁说？僧问：如何是佛？宝曰：对根说药。

韶州云门山文偃禅师上堂。僧问：如何是佛？师曰：乾屎橛。僧无对。示众曰：作麽生？是长连牀上取性之一句道将来。

韶州白云晟禅师上堂。良久曰：还会麽？若会，一路全因今日师子儿。若不会，一路草深一丈。便下座。问：如何是法身？师曰：东山水上行。问：如何是佛？师曰：麻三斤。问：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师曰：庭前柏树子。问：如何是道？师曰：雨后泥深。问：如何是和尚家风？师曰：东山水上行。

韶州广法禅院宝月大通禅师僧问：如何是佛？师曰：金毛狮子。问：如何是法身？师曰：虚空。问：如何是般若？师曰：日轮当午。问：如何是解脱？师曰：无人缚。问：如何是涅槃？师曰：不生不灭。问：如何是菩提？师曰：觉而无知。问：如何是真如？师曰：不变不异。问：如何是实相？师曰：不来不去。问：如何是佛身？师曰：应物现形。问：如何是佛心？师曰：虚空无表里。问：如何是佛法大意？师曰：法无定法。问：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师曰：庭前柏树子。问：如何是道？师曰：墙外底。问：如何是禅？师曰：井底泥。问：如何是解脱？师曰：谁缚汝？问：如何是涅槃？师曰：谁曾生？问：如何是菩提？师曰：谁迷？问：如何是真如？师曰：谁变？问：如何是实相？师曰：谁来谁去？问：如何是佛身？师曰：谁应？问：如何是佛心？师曰：谁觉？问：如何是般若？师曰：谁照？问：如何是解脱？师曰：谁缚？问：如何是涅槃？师曰：谁

在曰學人遠來分也無師曰
英州觀音和尚因穿井次僧問井深多少師乃吐
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英州觀音曰見後如何師曰英州觀
音問如何是觀音妙智力師曰風射破幽嶺
韶州林泉和尚僧問如何是林泉主師曰韶下石曰如何是
林泉家風師曰遮賓御客問如何是道師曰沼沼曰便作麼領
會時如何師曰火火云絲毫未住情
韶州雲門匡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即今是甚麼
意僧曰恁是師便喝
瑞州黃檗山斷際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與天下人作
牀榻問如何是佛師曰智慧眼大上座良久曰君識得黃檗帳
子乎生行脚事畢珍重

信州鵝湖大義禪師僧問文殊與維摩對談何事師曰汝向髑髏
處則遠人得過於師去也師曰莫護語

潭州谷山靈禪師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雪嶺擡
花綻雲洞老僧驚上堂破馬機前異常人肘後飄既泰雲外客
試爲老僧看時有僧纔出師便打曰何不早出頭來便下座

潁州薛漢匡果禪師僧問如何是吹毛劍師曰問和尚百年
後忽有人問向甚麼處去如何訓對師曰火後還作家分明舉
似曰誰是知音者師曰知音者即不恁麼問既擊側耳如
何師曰錯曰爭奈苦志專心師曰更宜護持

潤州鶴林玄素禪師僧問如何是法住世間相常住雲門和尚向
陳尊宿如何師曰入地三尺五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
興元府普通封禪師僧出今日一會不盡一師曰善加乾坤

麼已是相鈍置了也若擬
無事自然安樂任運天真隨緣自在莫用逆他門大求覓解會
記憶在心被他繫縛不得自在便被生死之所拘何時得出頭
可惜光陰悠忽便是來生速須努力時有僧問生死到來如何
免得師曰牀鳴竹爆驚人耳目學人不會請師直指師曰家大
聲猶夜不休問如何是菩提路師曰月照書房深問如何是和
尚家風師曰不欲說似人曰承為其麼却如此師曰家醜不外揚
問如何是和尚平常為人底利師曰量未補職曰恁麼則學人
無分也師曰心不負人問佛法畢竟成得甚麼事師曰好箇
問頭無人答得曰和尚豈無方便師曰要有出山勢水無投澗
聲問如何是向上關捩子師曰拔釘揬楔門



廬山護國和尚上堂曰有解問話者應出來對衆開看時有僧
出禮拜師曰來朝更獻梵王看便歸方丈上堂僧問如何是
一座佛事門中不捨一法若有眼應在見夫萬法
若無普賢失其境界喝上座作麼生理論朝夕恁麼上來向諸
上座說箇甚麼即得若說三乘十二分教自有座主律師若說
世諦因緣又非僧家之所議若論佛法從上祖宗多少佛法可
與說量擬不如是須知各各當人分上事作麼生是諸上座分
上事知有底對衆吐露箇消息以表平生行脚參尋知識具標
道眼目不被人謾不快哉還有麼良久若無人出頭買不
當價徒勞更商量珍重僧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空生荊棘曰
樹出世後如何師曰掌破鐵鎖門

廬州南天王海禪師僧問如何是一點真如師曰五郎手裏鐵
彈子問十度發百九度休時如何師曰蚊子上鐵牛問如何是
得此門師曰長路好投身
桂州資壽和尚僧問大千世界為甚麼轉身不得師曰誰
碍閑人曰恁麼則無用處也師曰無用處用處聲色二字如何透得師
曰虛空無繫易曰月印給孤園問如何是真如佛性師曰秋風聲
颯颯湘水灑漫漫上堂曰今日老胡為汝諸人說了也如何是
總以今日老胡為汝說備心地微塵諸

指見僧又問如何是
祖師西來師曰深
好手又云珍重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師曰深
如何師曰隻履西歸師入京上堂有一老宿上法堂
又師曰隼電之機徒勞佇思有一老宿上法堂東西顧視曰好
寬法堂要且無主師聞乃召曰昆侖家奴宿問曰主中主的猶
是鏌鋣未免用心師曰俊宿曰任麼則拱
折柱杖劃斷草鞋去也師曰細而詳之

南雄州地藏和尚上堂僧問今日供養地藏地藏還來否師曰
三門　廿七

打開佛殿門教看換永師與大容和尚在內爐火路容曰三
道寶增何故箇火路師曰甚麼大容良久曰摩訶提國經行此令去却
莫截流相見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侧耳無功問如何是
淨家風師曰天地養之問如何是樂淨境師曰有工貪種竹無
暇不栽松曰忽遇客來將何供養師曰滿園秋果熟要者近前
嘗問龍門有意遣君如何師曰遙下須取曰學人不會師曰
行魂來問但得本莫愁末如何是本師曰不要問又曰如何是
末師乃竪指問如何是樂淨境師曰滿月圓圓普照四座前燈
樹夜久頭僧辭師問甚處去曰大容去師曰大容若問樂淨有
何言教汝作麼生祇對僧曾無語師代云但道樂淨近日不許大
容耳上堂請打鐘次僧出
截　　指著

鄧州義龍王慧禪師
燒飯地春入又逢春
益州東禪秀禪師僧問既是舊神爲甚麼却被斫師曰世亂
奴散主年荒東鬼弄又問如何是一代時教師曰多年故紙
鼎門普安道禪師一日須彌盧乾坤日乾坤并萬象地獄及天
宮物物皆具足頭頭非外來一盖
聖諦更擬論玄妙猶是鈍根師曰見解摧隨波逐浪日歸日利名問爲低
迷不解超如應病藥診候在臨時一句外日何足如聾啞二向
東我不名聾啞碧落日日鏡須彌



明州好好僧問師曰編衫不入九重門日喫茶去師有西來意須曰
巴陵鐵牀師法嗣
四僧問我西來意我話不如汝師曰過去問如何師曰水底看
補厠業看東看每見西庵雲下問長流上澗泉半夜白雲消散
後一輪明月對牀前
襄州興化院與順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家豪師曰棄即易
谷即難曰爲甚麼如此師曰過去問如何是百千妙門同歸方
寸師曰水底看夜市問如何是向上事師曰楚山頭指天
雙泉寶禪師法嗣
歙州五祖師戒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鼻孔長二尺曰學人
不會師曰與不換猶嫌賤未出生時如何師曰看曰點曰點後如
何師曰荊三汁四問答未畢師曰出門後如何師曰
問如何師曰

新[illegible]志諶禪　[illegible]

[illegible]鏃問藥落師根時如何是[illegible]曰一[illegible]一[illegible]

襄州興化奉能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淺長僧貌[illegible]

唐州天睦山慧滿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多年桃核日意旨如何師曰打破裘頭人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三年進一[illegible]

閬曰合談何事師曰九日是重陽

鄂州建福智同禪師僧問如何是毫法身句師曰鸚鵡[illegible]西春

僧禮拜師曰聽取一頌雲門透法身法身何透人問西沙塞北

羅漢[illegible]

襄州延慶宗本禪師僧問魚未跳龍門時如何師曰擺手入長

安曰跳過後如何師曰長安錄事

鼎州大龍山坦賢禪師僧問音日先師語如何透出身師曰萬

仞峰前句不與白雲齊問如何是動乾坤句師曰走出龍宮赴



大海掌開日月[illegible]頌彌問如何是出家人師曰深曰如何是出

家法師曰苦

翁巖上座僧問如何是無縫塔師曰輒足泥土曰如何是塔中

人師曰合蓋載裝問如何是大人相師曰不曾作模樣曰如何

是老人相師曰無力把住杖問洞山麻三斤意旨如何師曰八

十婆娑不拄杖

青林遵禪師法嗣

隨州智門光祚禪師[illegible]僧問如何是佛師曰踏破草鞋赤脚

走曰如何是佛向上事師曰杜杖頭上挑日月問如何是祖師

西來意師曰眼不見鼻曰便恁麼領會時如何師曰鼻孔裏哼

哼問曹溪路上還有俗該也無師曰六利見盧行者問一切智

智清淨還有地獄也無師曰[illegible]法若有歐

盧[illegible]之夫高法[illegible]無[illegible]



[illegible]度中[illegible]於也出[illegible]

[illegible]蘆上室山僧記得在世時中有一[illegible]今日[illegible]大衆論人

不得作道理商量還有人商量得錯舉問如何是[illegible]處問古鏡未磨時

如何師曰[illegible]師曰為甚麼如此師曰非公境

鼎眼中著得為甚麼師曰一把沙曰為甚麼如何是佛師曰且收取歸如何

累問如何是無縫塔師曰蓮花日出水後如何是塔中人師曰鼻

孔三斤拜不起問蓮花未出水時如何師曰荷葉上堂次等諸人橫擔杜杖出一叢林之一叢林休

通義林有發機或有利鈍義林有利鈍義林利鈍俱通或有利鈍義林俱利鈍

圓悟有拜就義林猫禮圓悟或有利鈍義林利鈍俱通或有利鈍義林俱利鈍

四機義林是何語人在阿那箇義林無安身立命處無安身立



命處[illegible]踏破草鞋關羅王微伸草鞋[illegible]

羅漢書字歸家斬蛇木路逢[illegible]

磨試道看出明不得[illegible]

人證起信虛生妄見眼裏無筋一世[illegible]

裏無筋雪竇頌裏[illegible]

電子有破綱牒上堂東戈李四要西家來老大門外立少時[illegible]

他得帝釋惡發走歸家虛心屋裏坐可憐[illegible]

有眼不知睛空鉢[illegible]

灌州羅漢和尚僧問如何是佛師曰牛頭阿[illegible]曰如何是法師

曰劈[illegible]刀山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illegible]

如何領會師曰[illegible]

了也

灌州[illegible]城香林信禪師[illegible]

[illegible]

洞山初禪師法嗣

潭州福嚴良雅禪師居洞山第一座。一日參次。僧問如何是佛山答曰麻三斤。參罷山至晚問師曰我、日答這僧話得麼曰恰值某睡去。山曰你元來作這表見解謂我明他這話頭不得。師曰五彩畫牛頭黃金為點劃者。晴干月初裂人皆取。則寒食賀新正鍼綫三五百。山見深肯之。住福嚴日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今門便見。

荊南府開福德賢禪師僧問未離不住時如何。師曰子承父業問如何是衲僧活計。師曰耳裏種田上堂不用思而知不用慮而解。知解俱泯合談何事。良久曰一葉落天下秋。問承和尚有言隔江招手意旨如何。師曰被事。張帆曰恁麼則南山起雲北山下雨去也。師曰踏不著。

潭州報恩萬禪師僧問北斗藏身意旨如何。師曰百歲老人入



岳州乾明睦禪師問洞山修機記賞時如何。山曰水底弄傀儡師曰誰是看者。山曰修機記賞時如何。師曰恁麼則知音不和也。山曰知音底事作麼生。師曰大唐二十日。山曰未在更道。師曰某甲合喫和尚手中痛棒。山休去。明日舉上堂問萬緣自空時如何。師曰三腳蝦蟆飛上天。問如何是透法身句。師曰華嶽三峰小。曰此意如何。師曰再問。

黃河幌底流。

韶州東平山洪教禪師僧問如何是向一脚師。豎起拂子。僧曰學人未曉乞師再指。師曰非公境界。曰和尚豈無方便。師曰大人口意。曰如何。師曰

投雲寂禪師法嗣

廬山開先暹禪師僧問向上宗乘乞師垂示師曰雲斷延月明月曰猶是學人疑處師曰黃葉落時聞雨聲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一條寒澗水猶帶舊煙來風千峯一猿一鉢江道明得箇甚上堂叢林規矩古佛家風半作三日學人未曉師曰驀直去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不許人間問如何是大定明師曰指此牀座未上生成山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不與人間問如何是古佛道場師曰山青水綠

投雲辯禪師法嗣

磁州桃園山曉聞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有意心斬下老僧與汝道曰為其知如此師曰不見道為法喪身安州法雲智善禪師僧問如何是古佛道場師曰山青水綠

投善昭禪師法嗣

般若柔禪師法嗣

藍田路真禪師僧問如何是大定明師曰指此牀座未上生成山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西來若是不當其機來起不是來若於此領明得使今古一如初終自閑今日無常迅速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跟下到今同水際好多少僧無語師曰祖師西來特唱此事自是上座不薦所以如此

投雲寂禪師法嗣

吉州西峯雲豁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青青翠竹盡是真如鬱鬱黃花無非般若進曰恁麼則學人有分也無師曰分也無師曰何不早知諸方說見清涼問佛未出時如何清涼曰雲遮海日樹色連空出世後如何清涼乃擘破紙團山僧於言下大悟所以古人道一言之下頓忘千劫之愆一句之中具足萬德之義

投雲辯禪師法嗣

襄陽珍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不受人惠問如何是古佛道場師曰山青水綠

投雲居智禪師法嗣

瑞州洞山曉聰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西來若是不當其機來起不是來若於此領明得使今古一如初終自閑今日無常迅速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跟下到今同水際好多少僧無語師曰祖師西來特唱此事自是上座不薦所以如此

後如何師良久僧禮拜師便打僧堂教山僧道甚麼即是不會師云汝問我僧云如何是直截曲鶴自高飛便出師云汝問我僧云如何是向曲鶴便自高飛便出師云汝問我僧云如何是有玄底鶴也有白底鶴師云汝得時如何師曰抱節安貧無語師曰汝還知錯否僧云錯師曰不錯如何師曰貪聽天上月失却掌中珠問如何是一句子師曰十字街頭絲而應問如何是無異之旨師曰石羊石虎嘶清頻師曰是何言教師曰長行書不盡意短偈終人間如何是一超直入如來地師曰莫思量此模樣良久曰還知落處也無僧云不知師曰落處看普提入僧堂裏去也又立少時云珍重便下座

黑水璋禪師法嗣

巩縣黑水義歌禪師上堂僧出禮拜師曰大似白癡頑便下座

五祖戒禪師法嗣

洪州雲居曾禪師僧問承言請師別前師曰吉州米作麼價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不安上堂聲云衆等諦聽法急如律令良久曰會麼大衆若會如雲在青天水在瓶若不會如雷隱空山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東湧西沒僧問如何是大悲千手眼師曰遍體是手眼僧問如何是雲居境師曰一日

潭州雲蓋志和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老卜讀書讀曰豆
舒州海會演禪師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可枕槨機曰
學人不曉師曰指時頭頂戴坐則柱高壁
瑞州洞山曉聰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頭腦相似
蘄州義臺子辨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眼裏不著
何是境中人師曰禁
明州天童慧清禪師僧問吾有大患爲吾有身人毋之生未審
沙曰如何領會師曰耳裏不著求曰恁麼則禮拜也師曰東家
此身在甚麼處師曰識大劫來無處所若論生滅盡在目恁
麼則周徧十方心不在一切處師曰識大劫來無處所若論生滅盡在目恁
瑞州洞山曉聰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頭腦相似
蘄州義臺子辨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眼裏不著
何是境中人師曰禁
明州天童慧清禪師僧問吾有大患爲吾有身人毋之生未審
沙曰如何領會師曰耳裏不著求曰恁麼則禮拜也師曰東家
點燈西家暗坐
越州寶嚴叔芝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土身木骨曰意旨如
何師曰五彩金甚不曰恁麼則頂禮去也師曰天台柳栗
蘄州五祖山秀禪師僧問無法可說是名說法說是無法可說
又智何說師曰霜冥池東日空生不解嚴中坐猶得天花動地
來師曰日出氷消僧擬議師曰何不進語僧又無語師曰車不
橫推理無曲既
襄州白馬辯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水來河漲曰如何是法
師曰風來樹動
隨州水南智昱禪師上堂欽識解脫道雞鳴天已曉請州座前
相打落青州棗咄
福昌善禪師法嗣
安吉州上方察禪師僧問如何是菩提師曰瓶頭瓦子曰意
旨如何師曰若

曰放過一著僧擬議師便喝僧禮拜師曰未審此意如何師曰虎不負徒勞設有問時大法螺擊大法鼓朝宗臨遠如何即是師曰虎風來未休曰恁麼則得遇於師也師曰出馬難追僧禮拜師曰放過一著乃普觀大衆曰人天普會各發明眞實王地騎周帀便當宗乘去張大門風威德自在輝騰今古把定乾坤半壁紙言自知五乘能趣所以聲前悟旨猶述賴鑒之端言下知宗尚絕識情之表諸人要知眞實相爲慶住以上無擊仰一絕已躬自然常光現前箇箇發立千仞壁也無未辨辨取未明明取既辨明得能截生死流同據佛祖位報不報之恩以助無爲之化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祥雲五色曰學人不會師曰頭上漫漫問如何是一塵入來時如何師曰猿啼古木曰來後如何師曰鶴唳青霄曰即今事作麼生師曰一不成二不是問和尚未見智門時如何師曰鼠過髑髏有僧出禮拜起曰罪不重科復有一僧出禮拜起曰請師不答話師亦棒問古人道北斗裏藏身當甚如何師曰千聞不如一見曰此話大行師曰老鼠衝鐵鎚古人道蛇地絕一絲頭穩如山河大地又且如何師曰面赤不如語直曰學人未曉師曰猶隔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乘祥所願曰學人不會師曰千里萬方問諸方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乘祥所願曰學人不會師曰千里萬

多少？」師曰：「七月七日秋涼。」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庭前柏樹子。」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老僧不說法。」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汝不是佛。」僧問：「如何是道？」師曰：「汝不在道。」僧問：「如何是解脫？」師曰：「誰縛汝？」僧問：「如何是涅槃？」師曰：「誰將生死與汝？」僧問：「如何是菩提？」師曰：「煩惱是。」僧問：「如何是法身？」師曰：「四大是。」僧問：「如何是般若？」師曰：「無知是。」僧問：「如何是解脫？」師曰：「自縛。」僧問：「如何是淨土？」師曰：「心垢是。」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庭前柏樹子。」僧問：「如何是祖師

雲泉拄杖下座

潭州麻苑圭禪師桂州人也僧問如何是道師曰吳頭楚尾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騎馬踏鐙不如步行問如何是第一義師曰胡人談漢語上堂凡有因緣須曉其宗若曉其宗無是無不是用則波騰海岳全真體以運行體則鏡淨水流隨緣而會寂且道坐天堂幾人行幾人坐若向這裏辨得線細始許你諸人東西南北如雲似鶴於此不明踏破草鞋未有了日在參

青原下十世上

洞山聰禪師法嗣

南康軍云居曉舜禪師瑞州人也少年蠭猛忽悟浮幻投師出家乃修細行參洞山一日如武昌行乞首謁劉公居士家方高行高時所敬意所與奪不從之師時年少不知禮參頗易之士曰漢有問菩提祖師西來意不契即開路如不契即請益山遣問古



鏡未磨時如何師曰照天照地士長嘆曰曰請上人還山師曰其奈山何我與你道師進後語山曰黃鶴樓前鸚鵡洲師於下大悟不可說不可說不說說不說說不說

日西落急如投壺師參厳神龍二年遷都洛邑緇俊雲集師亦隨衆而至 開元中休溪泊三峰山 角參上堂良久衆圍繞 開經奏師擧拂子曰參則五位俱陳參則五位俱陳卓拂子曰千聖宅今日逈然相呈良久曰何使用拂子下文長行在來日

臨安府雲棲寺袾宏知旌真禪師僧問 佛出世各坐一華初出世有何祥瑞師曰白雲橫谷口 曰未審後去也師曰猿抱子歸青嶂裏 衆請明學人禮謝師師曰數問如何是道師曰萬法不通 太道師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西天與南土 曰如何是中人師曰如何是道中人 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西天與南土 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西天與南土 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西天與南土

陣來滿地花很籍伊下座
瑞州洞山永学禪師上堂拳須拂曰凡木馬夜嘶鳴拈拄杖曰
雲門大師來也卓一下曰好沙依既非依教
令洛首座父參洞潭潭因問祖師西來傳心印直指人心見
性成佛子作麼生會師曰某甲不會潭曰子未出家時作箇甚
麼師曰牧牛潭曰作麼生牧師曰早朝騎出暮後騎歸潭
曰子大好不會師於言下大悟遂成頌曰放却牛繩便出家剃
除鬚髮著架裟有人問我西來意拄杖橫挑曜哩嘻
洞山寶禪師法嗣
瑞州洞山道舜禪師僧問百丈得大機黃檗得大用未審和尚
得箇甚麼師便喝僧亦喝師便打僧曰爭奈人衆眼何便歸衆
師遺偈嘱
北塔廣禪師法嗣
荊門軍玉泉承皓禪師姓王氏罷州出家
登馬後遊方參北塔發明心要得大自在一時數百衆於
代祖師名宇不知何許人也唯有又殊普賢東岑子已上皆於上
日焉皓布慌不晓其旨衆於言下頂戴而退後住玉泉山門如所
說曰汝等大衆各自護持吾今去也言訖而逝
谷隱山蘊聰禪師泉州西南路人也初參雪峯後遊方至韶州
谷隱王老師受請住持山門大振玄風學者如雲湊集
隱一滴水噴谷隱一滴水噴谷隱
下座傲然而去
知客報有行者欲見大師谷隱可
惜牛自製鼻孔不出氣
不樂住院遷推授布衲
子在室中師乃一拳打倒
門人圍繞師笑曰五百年後有一老翁上冢血兒耶寂者乃一年
三百六十日出門而逝
四祖端禪師法嗣
福州廣明南臺神鼎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等閑垂一釣
師曰看已後摩日謝師指示師曰早朝騎出暮後騎歸潭
雲蓋顯禪師法嗣
南康軍雲居真淨禪師僧問如何是乾坤句師曰合
會取此則參學以畢子擊禪牀下座
上方遠禪師法嗣
越州東山慧通禪師上堂心生則種種法生心滅則種種
法滅拈拄杖曰此箇是法那箇是
門上具眼其或未然不和天早晚參辨路尚在參
金山曇穎禪師法嗣
安吉州大聖寺曇穎禪師上堂日月無須臾學人與汝相見南閻浮
提人盡皆知白作麼生道長久
曰柳色黃金嫩梅花白雪香
中有佛祖不傳地玄地玄性
有何名字不留使下座

雲門宗

青原下一山

雲寶誠禪師法嗣

天衣義懷禪師

報本有蘭禪師不列章法

承天傳宗禪師

投子法宗迥者

君山顯鑒禪師

修撰曾孝廣

延慶策禪師法嗣

圓通日詮禪師

百丈映掌師法嗣

雲門匡悟洪禪師

心省孫禪師

福心守明禪師不列章法

南明日慎禪師

寶相鑑觀禪師

洞庭惠金典座

智者利元禪師

峰韶禪師法嗣

大梅法英禪師

投子義青禪師

興化紹銑禪師

南安巖悟禪師法嗣

廣南禪要禪師

開先暹禪師法嗣

雲居了元禪師

智海本逸禪師

淨眾梵言首座

資壽契稠禪師

天章元禪師

欽山勤禪師法嗣

梁山應圓禪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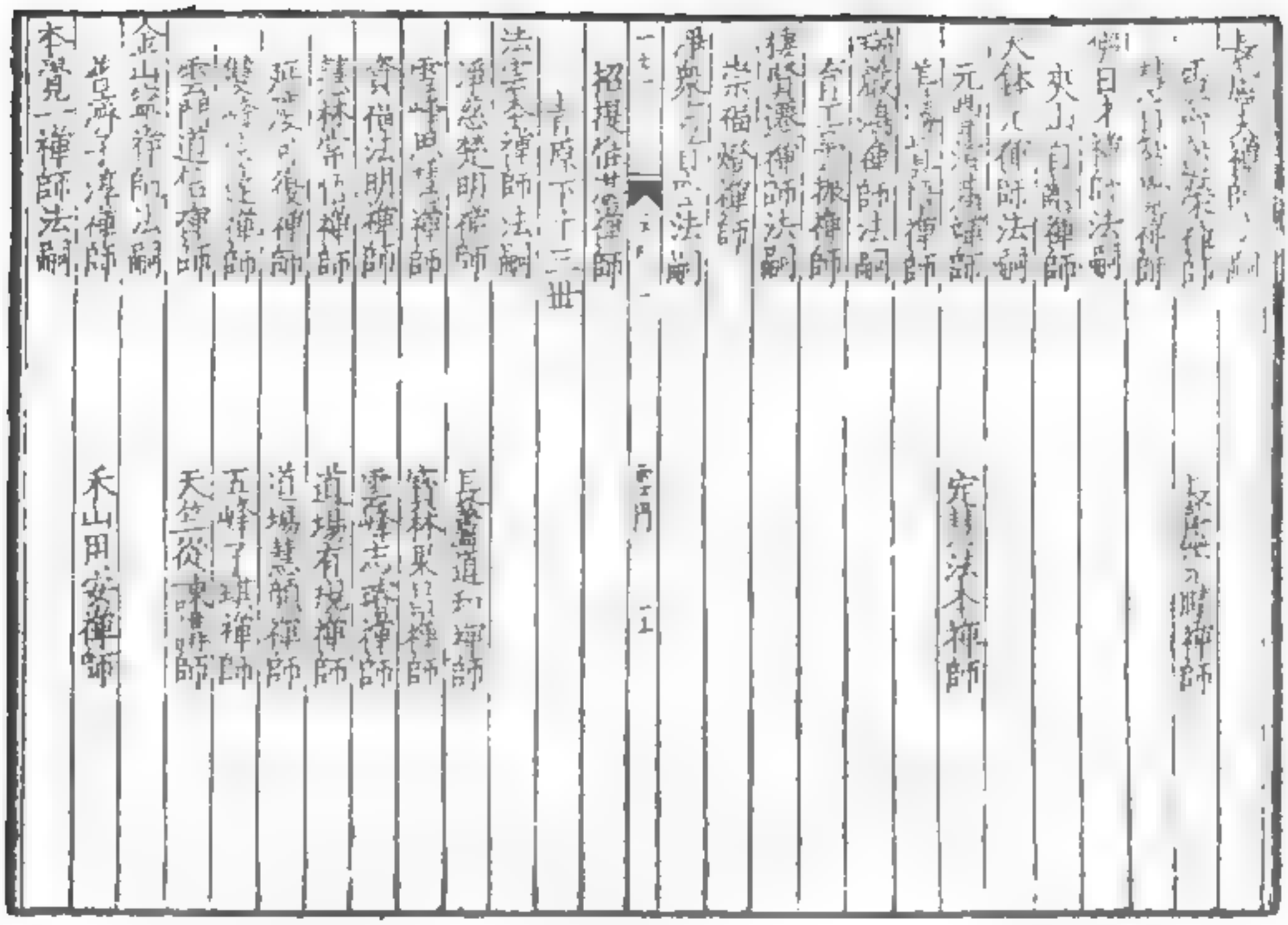
青原下十一世

正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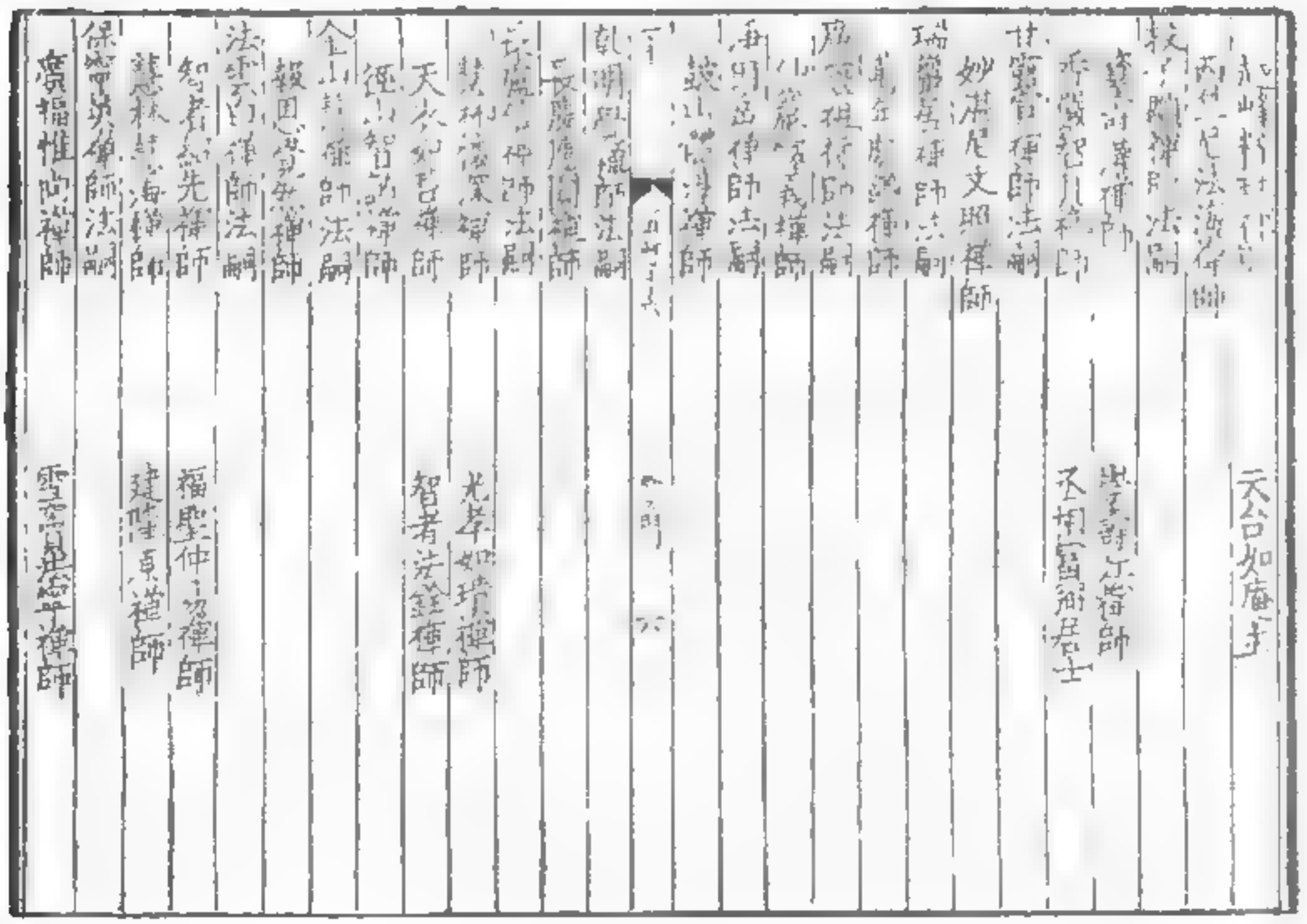
法兩慧廣禪師
棲隱有評禪師
大同旺禪師
報本法在禪師
淨山惟禮禪師
慈覺惠安禪師
太平元坦禪師
望仙宗禪師
常足庶祥禪師
西堂梵辯禪師
神心依禪師法嗣
慧日堯禪師
報本開禪師法嗣
中際可遵禪師
雪門
法明上座
雲門
崇德智度禪師
定慧圓禪師
鐵佛因禪師
開聖棲禪師
顯明玄玫禪師
雲門縣侃禪師
佛日文柤禪師
五峰用機禪師
明因慧銓禪師
侍郎楊傑居士

洞山
歸山泉禪師法嗣
清獻趙抃居士
楚林本禪師法嗣
法雲善本禪師
資福嚴禪師
投子修顒禪師
甘露仲宣禪師
廣慧希逸禪師
乾明非濁禪師
金山法燈禪師
香山延本禪師
妙慧文英禪師
普照如璵禪師
石佛昭禪師
法雲秀禪師
大安惟白禪師
開元智珣禪師
僊巖景純禪師
慈海聰禪師
淨名法明禪師
德山仁繪禪師
瑞相了來禪師
妙明慧禪師
林泉從倫禪師
華嚴包恢禪師
青原下十二世
大中德恢禪師
實林悟本禪師
寶林悟真禪師
金山善寧禪師
本覺守一禪師
地藏守恩禪師
瑞巖有居禪師
淨因惟岳禪師
長蘆嗣宗信禪師
靈曜智良禪師
道場慧印禪師
靈泉從一禪師
普寧寺主禪師
世安德孚禪師
華嚴守訥禪師
仁山惟一禪師
開聖守初禪師
華嚴子琪禪師
東林紹昌禪師

# 禅寺



# 什寺



開先珣禪師法嗣
延昌熙詠禪師
甘露顯禪師法嗣
光孝元禪師
雪竇深禪師法嗣
雪峰大智禪師
元豐滿禪師法嗣
雪峰宗演禪師
育王照禪師法嗣
岳林員禪師
招提湛禪師法嗣
華亭觀音和尚
淨慈象禪師
長蘆和禪師法嗣
甘露達珠禪師
雪竇明禪師 不分章次
雪峰謹禪師法嗣
淨慈道昌禪師
金山了心禪師
香嚴月禪師法嗣
香嚴如壁禪師
華林深禪師法嗣
靈隱慧元禪師
國清普紹禪師



開覺慧禪師 不分章次
報恩然禪師法嗣
資聖元祖禪師
慧林海禪師法嗣
萬杉堅禪師
開先宗禪師法嗣
黃檗惟初禪師
雪峰演禪師法嗣
西禪慧辯禪師
青原下十五世
嵩山學禪師
崛山學禪師
淨慈昌禪師法嗣
中竺元妙禪師
青原下十六世
五雲浩禪師
靈隱惠淳禪師
徑山了一禪師
越州天衣義懷禪師永嘉陳氏子也世以漁為業母夢星殞于屋乃孕及產老多士法祖時坐船尾父得魚仆師貫之師不忍乃私投江求父知之怒逐師師恬然如故長遊京師休景德寺為帝行香聖帝試經得旨簡金鑾書葉賜省官蒙印可遂出家

無手人能拳無舌人解言語忽然無手人打無舌人無舌人
道為甚麼又曰閩帥連清叫絕山終夜啼到西門大路何事開
雲泥昭年以疾居洪陽杉山庵門第子智禾往臨平之佛日迎
歸侍奉有如蘇城未還師虔請師告之曰時至吾行
矣有曰師有何語示徒乃說偈曰紅日照扶桑寒雲封華嶽三
更過鐵圍掛拆驪龍角有問如何塔已成如何是畢竟事師舉拳
示之遂就寢推枕而寂塔全身寺東之原崇寧中端彬宗禪師
越州稱心省僚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行人念路
僧曰不會師曰緊峭草鞋下室佛種從緣起是故說一乘拈杜
杖曰杜杖是一乘去那箇是緣一乘眾生無量劫修行腳不得向被僧門下過打棒汝曉
見釋迦老子亦却與草鞋行腳不得向被僧門下過打棒汝曉
且道被何人與十年後莫孫名人卓杜杖下座
泉州承天傳宗禪師僧問大用現前不存軌則時如何師曰承
天今日尚監降旗僧便喝師曰臨濟兒孫偕又喝師便打問如
何是般若體師曰不籠羅嶽曰如何是般若用師曰月在清池
處州南明日慎禪師僧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松竹聲相異
雲曰畢竟是同是別師曰聲被風師曰聚猿腳下猶城
舒州投子法崇禪師僧問如何是道者家風師曰草鞋
草鞋曰意旨如何師曰赤脚下

天台寶相無觀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空空絕迹把定則掌握金剛名杜
岳州君山朝昇禪師上堂大方無外含裹十虛至理不形圓融
三際斷超名相物體全彰混一齊觀以禪空空絕迹把定則掌握金剛名杜
物相混雜觀以禪空空絕迹把定則掌握金剛名杜
詞放行則於作境頭實山相下且道是何人境界杜杖卓一
下且道被杜杖意在甚麼細看

臨汝州慈明楚圓禪師僧問祖師未出東方夜已明出東方夜
已午上堂良久曰諸人各各自有生涯且道是甚麼生涯良久
良堪作境界

無明法性同一體大千沙界亦如然無手人打無舌人解
道為甚麼又曰閩帥連清叫絕山終夜啼到西門大路何事開
雲泥昭年以疾居洪陽杉山庵門第子智禾往臨平之佛日迎
歸侍奉有如蘇城未還師虔請師告之曰時至吾行
矣有曰師有何語示徒乃說偈曰紅日照扶桑寒雲封華嶽三
更過鐵圍掛拆驪龍角有問如何塔已成如何是畢竟事師舉拳
示之遂就寢推枕而寂塔全身寺東之原崇寧中端彬宗禪師
越州稱心省僚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行人念路
僧曰不會師曰緊峭草鞋下室佛種從緣起是故說一乘拈杜
杖曰杜杖是一乘去那箇是緣一乘眾生無量劫修行腳不得向被僧門下過打棒汝曉
見釋迦老子亦却與草鞋行腳不得向被僧門下過打棒汝曉
且道被何人與十年後莫孫名人卓杜杖下座
泉州承天傳宗禪師僧問大用現前不存軌則時如何師曰承
天今日尚監降旗僧便喝師曰臨濟兒孫偕又喝師便打問如
何是般若體師曰不籠羅嶽曰如何是般若用師曰月在清池
處州南明日慎禪師僧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松竹聲相異
雲曰畢竟是同是別師曰聲被風師曰聚猿腳下猶城
舒州投子法崇禪師僧問如何是道者家風師曰草鞋
草鞋曰意旨如何師曰赤脚下

天台寶相無觀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空空絕迹把定則掌握金剛名杜
岳州君山朝昇禪師上堂大方無外含裹十虛至理不形圓融
三際斷超名相物體全彰混一齊觀以禪空空絕迹把定則掌握金剛名杜
物相混雜觀以禪空空絕迹把定則掌握金剛名杜
詞放行則於作境頭實山相下且道是何人境界杜杖卓一
下且道被杜杖意在甚麼細看

臨汝州慈明楚圓禪師僧問祖師未出東方夜已明出東方夜
已午上堂良久曰諸人各各自有生涯且道是甚麼生涯良久
良堪作境界

齊州興化延慶禪師上堂云諸方說禪說道盡是虛頭漢爭奈興化孤負平生句後投機全乖道體離此二途祖宗門下又且如何良久曰眼裏瞳兒吹木笛

韶州寶壽行修禪師冬日在南華受訓云來日新冬新寶壽當是舊時言日若會西來意盡是虛頭漢爭奈寶壽不從人得又爭知三世諸佛祇是弄珠兒人汝等正是弄珠兒禪客何足佛行已有眼無鼻孔

韶州白虎山守真禪師僧問如何是佛行已有眼無鼻孔上座若便知落處若更踏步向煙霧深示衆我要一箇不會禪底作國師已實女若退身千尺我便當處生教君覓不如少實擊香卓座

作歷生是衲僧門下事良久曰利刀割肉瘡猶合緊語傷人恨不銷上座春山花春水綠

洪州法昌倚遇禪師漳州林氏子幼棄家依鄧之西不和尚度有大志自受具游方名著叢席淨土遠和尚嘗指謂曰此後學行脚據一地矣北禪禪問近離甚處師曰福嚴和尚嘗指謂曰此後學松門遠和尚英秀發穎因思昔日靈雲老三十年一無處討如今會麼撥花知香的的地鄧人捕上堂話起拄杖曰我若拈起



長多少師曰與和尚嘗時見低一般禪曰後進作麼生師曰和尚大似不曾到福嚴禪曰南泉學語之流又問甘泉時太師安坐否師曰安坐禪曰向後道甚麼師曰終不說禪曰何故師曰甘泉處師曰章州禪曰二平在彼作甚麼師曰放下你便喫作先四後悔我若不放下你便喫作時四用同時忽然不拈不放作麼生師曰分明若思量卻成遲慢又曰曹公與劉玄德青梅煮酒時論英雄玄德曰淮南袁術兵甲亦足和尚還數否師曰數和尚還數否師曰終不說禪曰何故師曰其

方諸佛各坐其 此常
或未然不免穿鼻 拘乃横按拄杖曰萬般草木根苗異一拌
春風便發花上堂寒風撼竹聲乾水東魚行波抹跡鳥宿難
是嚴霜威重那堪行客未歸休思紫陌山千里比擁紅爐火
下撥放下手茶要空中分 掬來也太無端參師一日與學徒入室次適東坡居士到面前
師曰此間無坐榻居士曰暫借佛即四大爲坐揖師曰山僧有一問居士若道得即請坐道不得即輸腰下玉
帶子士欣然曰便請師曰居士適來道暫借山僧四大爲坐揖祇如山僧四大本空五陰非有居士向甚麼處坐士不能答遂
留玉帶師却曰山僧未坐乃借得一爐火盡是坐具士曰借佛即四大爲坐是坐少如法玉是故東坡不敢惜借君四大作禪牀病骨難
玉帶圍鉄根仍落前鋒機會當乞食歌姬院奪得雲山舊衲衣



此帶閑又如傳舍流傳到我亦悠哉錦袍銀帶君當相稱乞與佳
任老萬回
東京智華本建康禪師僧問古鏡未磨時如何師曰青天時我民
時如磨後如何師曰磨與未磨畢竟是別師
曰何名別且照見形像來僧擬議師便喝上堂凱曰是合是離眼
下無私更看異開合曰錯合曰錯眼裏見都枯却佛世打祖也
打眞人面目不覓假佛也殺祖也安衲僧肚皮似海寬此乃一
出一入半合半開是山僧尋常用心敢明諸禪德到掌因甚麼
頭指天力上何故指地拳足又曰參上堂拈拄杖曰高拄杖在
天也與日月並明在地也與山河同固在王侯也以代換難在
百姓也改頁變在諸佛也盡拈看上座水窄雲深花林暴擁
門往往且道在山僧手裏那箇門要會麼看時放出來胡上
與僧云指達山青擊



禪客看禪日法副
金陵蔣山法泉禪師僧問古人道不到處請
師急道師曰大好問如何是急道師曰春暖物條看問如何
若士一問一答如何師曰撑天
拄地也與山河同固在王侯也以代換難在
百姓也改頁變在諸佛也盡拈看上座水窄雲深花林暴擁
門往往且道在山僧手裏那箇門要會麼看時放出來胡上
與僧云指達山青擊神牀下座上堂良得甚年七歲時於村

曰如女劍師曰三答言道　時上元夫人侍衣師曰村西見小
師曰道華未出水時如何答曰西里耶尼山出水後如何師曰
洞山大聖問如何足祖師西來意師曰脫下髮長簡梳曰未審其
旨如何師曰脫下髮長簡梳曰未審師曰髮長簡梳曰未審其
曰梁武達磨不識意旨如何師曰脫下髮長簡梳曰未審其
不來去不去脚下須彌山腦後摩天大林大藏不能住佛眼不能
觀音神德靡老達者解悟春時夜飛花落數片堂前一團相
以手拓起曰諸仁者還見麼團圓海嶽清虛山雲卷舒人若
此未見莫道南閻長老指大拇却於管華上人中秋月高
若也見得此夜一輪光皎皎何處有缺不得去處住不
得住打破大散開脚邪嬢生疎莫怪不相諳諸仁者和會
西國菌甚麼良久曰柳絮隨風自飄揚



曰帽應長　聖御上堂拈杜撰法座一下曰此功德祝延
聖壽便下座上堂時人欲識南禪路門前萬木松樹脚下分
明不較多無奈行人總歷去莫住大衆曰還有過得此色者麼師
曰過得上堂召大衆曰還有過得此色者麼良久曰文殊父
普賢喚眼裏無筋一世貧相逢休官去林下打曾見一人
上堂快人一言快馬一鞭若更眼睛定動未免紙裹麻纏脚下
是地頭上是天不信但看八九月紛紛黃葉滿山川師晚參
僧住大相國智海禪寺問衆曰拄杖子不是拄杖子不是者何
無對師云暫借用非佛非心徒擬議便同鈍一法門無量義
珍重諸禪德門外千山正多陽書畢掌道

明州天竜浴交禪師僧問歸宗如何是一法宗曰峰高刺天
良久曰作拄杖子穿過諸人鼻孔僧須彌山低視諸人鼻孔
看在一下良久曰還會麼上堂從無入有易入無難離有
達於得兩箇一時放曰第二宗通

安州大安寺教[illegible]
采來不在南山亦非嵩嶺
同徒若也借看出入中之
上擊香臺下座

土琥禪師法嗣

臨安府佛日淨慧戒弼禪師
福州王氏子年十四事羅漢門門大開三千
大千微塵諸佛佛佛法不說有不說無不說非無不說
亦有亦無何也離四句絕百非拈起摩尼珠
消息梅花依舊綴寒枝

鎮江府知禪師法嗣

臨安府靈隱正堂圓明禪師僧問如何是自己夜行莫踏白
曰如何是道中人師以黃張三黑李四



承天簡禪師法嗣

婺州智者山砌元禪師上堂拈拄杖曰大用現前不在執則東
方一指南極星辰西方一指北斗藏身上方一指成得甚麼事
下方一指[illegible]一指成得甚麼事

奉慶門前打木兒

九峰韶禪師法嗣

明州大梅法英弘鎮禪師本部張氏子棄俗依本部保福
剃度後上堂拈拄杖曰大用現前不在執則東方一指南
方一指北斗藏身上方一指[illegible]

下拄杖曰而逝

玉泉皓禪師法嗣

鄧州[illegible]

大像山[illegible]

步山[illegible]

江陵福昌[illegible]

[illegible]



此未[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東京鼓山神宗本國張氏子幼歲聰穎師事
厚峯年十九依姑蘇承天永寶為
具又三年福聲遊方至此陽湖
下興書問云人間四百年彼天
五百億天子盡無生法忍未
如何是道簡法師云而聞悟一
日設人梵火有甚麼難於是名
神瑞光帝日盛武林守陳公
蘇人謝遣留又以淨慈堅請移
那值陽不說必占道俗始
開寶五年 神宗皇帝下詔賜相
開府六十四院為八律二律
使問緊閉三日傳旨就寺之
毀問遣賜坐師即跏趺 帝
安 帝大悅踴躍師即舉手
與宜善開導師奏曰 陛下
即辭退 帝曰迷之謂左右曰真
福等說法以老乞歸林下
住持鼓鼗聚說法得曰本是無
船子下揚州既出都城下公
曰歲月不可把玩者 朕不與人
莫不感深晚居靈巖其嗣法
師西來意師曰韓信臨朝
里曰早知今日事悔不當初
天下是地來審中明是未
答話師曰大地山河 師



乃曰信心千始生 次普正慈
朝命施于兵使星和上 人廣也無師
一宿之明負主利生微辜裏轉大法輪
作聖作說簡捷矣輒遂珊山僧今日不
破指也每水聽說須鋼寂然下
問諸人莫出即是說下即是當
千座說起即是說下即是當
水自須彌山石倍日月石倍大海
中一日說相者一者是即實也是
皇道瑞光明妙泰 帝問像
泰氣超劫須彌踏破海水帝釋與
曰却來杜拄上回鼓吐任波神通變
卓一下師全身塔于蘇之寶嚴

東京法雲寺本傳燈錄卷十六終

曰、

洪川觀音盤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松長栢短曰
意旨如何師曰葉落香根

越州天章寺書禪師僧問大無外小無內既無內外畢竟是甚
麼物師曰閑口閑口兄應曰學人未曉師曰出私門師打曰教休不肯休須
出私門師打曰教休不肯休何是最初句師
曰未後問將來曰為甚如此師曰著
神咒問曰先仁不到水見長人也
師曰秦皇發畫堂上堂君問西來意師踏水浮君還會麼手頭向
曾知起作劫火纔洞然愚夫實不知明眼人為君長慎惕
真州長蘆體明圓鑑禪師上堂顧視左右曰師子之吼莫免嚇
伸顧右盼曰象王之儀暫不同斯須變態彼上士矣堪嘆
橫野狐窠窟亂裏藏身知有兄
其麼人行履良久曰丈夫自有衝天志莫向如來行處來



汀州開元智孜禪師上堂衲僧家向針眼裏翻身稱覓大海中
走馬其實將軍不上使橋勇士徒勞徒勞甲書不三千夜行公百
即不問不動步一句作麼生道若也道得觀音菩薩文殊普賢
秖在目前若道不得直須掀起布裙聚頭聚鼻上堂寒空落
落大地漫漫雲生岳頂水出高原若也記定則十方世界恍然
若也放行則東西南北坦然法法宇宙人無數一箇箇畢竟
天且問諸人把定即是放行即是還有人斷得麼若無人斷得
三門外未兩萬大漢二箇張開了也平江府定慧禪師僧問了然無所得為甚麼天高地闊師
和尚慈照慧悤禪師僧問了然無所得為甚麼天高地闊師
曰莫錯用心師曰不錯用心何得為甚麼天高地闊師
曰穿上堂若論此事眼上著毛已是落第二義若論此事眼上著毛已是落第二義
師曰今日說破了也還會麼僧曰會師曰作麼會僧曰昨日所今日
臨安府法雨慧源禪師僧問如何是最初一句師曰誤王不識
曰如何是末後一句師曰誤王不識

蘇噓問如何是道師　師云三十棒白爲甚麼如此師曰授人可數無禮難容上堂拈拄杖曰大衆急著眼看須彌山走一番下座南臙部洲打一棒東傾西側不免且坐在開聖千年教伊出來不得良一下

福州衙山惟禮禪師上堂若論此事直下難明三界四洲十聖不知到這裏須高提祖令橫按鍫鉏佛尚不存纖塵何立自救須彌粉碎大海焦枯放一線道與諸人商量且道商量箇甚麼良久曰瞎賊

臨安府北山顯明善教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九年空面壁機權又西歸曰爲甚麼如此師曰美食不中飽人參問如何是無情說法師曰燈籠挂露柱曰甚麼人得聞師曰墻壁有耳

明州啓慶思安禪師僧問諸佛出世蓋爲群生和尚出世當爲何人師曰不爲閻黎曰恁麼則潭深波浪靜學徒依何修行師曰佛說喪棒止不成龍

越州雲門靈侃禪師僧問十二時中如何用心師曰佛說喪香曰學人不會師曰三門頭合掌上堂曰勞未破鑑塵猶可數無禮難容鑑圓明然毫不立纔光破獨露現前今古無虧豈見路絕到這裏如龍著舒自在應用無窮出沒往還人間天上大衆雖然如是忽被人把住問你向什麼處去如何祇對子向什麼處來道看衆無對乃拍禪床下座

有人[illegible]來道看衆無對乃拍禪床下座

不[illegible]台山[illegible]禪師上堂是法無宗曉然顯露見聞覺知了元如鐵得此方便猶如兒戲諸仁者還見麼若見此事不假修治本來具足何以故一切衆生皆是佛故猶如虛空隨處無礙

臨濟下三世　興化軍興化存獎禪師上堂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汝問誰僧曰某甲師曰汝是誰僧曰某甲師曰汝眼不見耳聞鼻嗅口談手執足運行動參禪問道種種施爲一切總是汝自己用何不識取僧曰某甲不會師曰諸方大德盡皆如此分付阿誰教汝向

[illegible]名宿晚從天衣於西
[illegible]語令研究深造後奉祠泰山一日雞鳴日出觀
[illegible]有男不婚女不嫁之偶曰男大須婚女大須
[illegible]明心大事此無生話豈易窮其後會天衣禪
師公曰設師相別幾年審曰某
行造鼓笛公曰悉歷則空疏山水亦無所能也審曰別來未久
善能高鑒公大笑公有警世偈曰無
中之乎者也牛錯就錯西方極樂

稱心悟禪師法嗣

彭州慈日院禪師僧問古者道我有一句作無舌人解
汝道未審意旨如何師曰無影樹下好商量僧禮拜師曰老
來消

新本蘭禪師法嗣



福州中際可遵禪師上堂咄咄咄非疾喫緊是何物凡聖三千
大千也藏是箇鬼窟咄上堂昨夜四更起來呵呵大笑不敢率
然好一覺睡霜鐘動已堂不山普化忽聽他打鈴鐸鈴
戲一場劫火洞然宇宙風大作好乘涼四眾圍他無
二鼠侵藤不自覺資每月明何處去廣慶拿殺白鼠出來上堂
八萬四千深法門門門有路超凡越地如何簡有路不肯履
蛇太多抑不唯多即亦多口分泥揚眉瞬目龍中雖要知佛祖不到處門墮落在春風
邢州開元法明上座依投子
嘯酒呼盧每大醉唱柳詞數闋且以為鄉民師召責之
答曰醉和尚二日醒小乘曰醉和尚三日醒
[illegible]從如是者十餘年咸指曰醉和尚
[illegible]風五日年雲黃山色秋
[illegible]師上堂善惡[illegible]
[illegible]也一行之[illegible]

仍徘徊　曾動者今日不可漏泄眞機去也顧可大衆曰若
到諸方子得錯舉
洪州黃檗志因禪師僧問如何是得力句師曰脚曰學人不會
師曰下步進一步上堂四十九年說門前倒合掌萬金程未
悟人去近二老漢各人好與二十棒何故一箇說長說短一箇
胡言漢語雖然如是且放過一著
福州大中德隆海印禪師上堂法爾異去道無別道時日淺已
須更離也唯其迷己逐物故終見由之而不知佛曰大覺偏
禪師因僧擬議達磨放步即交肩師曰即檢破不檢破太小大
先當眼覻耳昔人有言曰人不古淪無墜分明在目前又曰大
上堂夫欲智投先須定動草拄杖曰喝喝喝嗄嗄喝喝婆婆訶師座
下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汝是



大梅山法常禪師上堂法爾異去道無別道時日淺已
日夜孤危眠朝朝起作線相聯綿不絕何名線相師曰汝是
大梅不得聲色如天王踢與華嚴會座後大宅要門入乃門無
樊噲跨門開具主出臣靈撞手綿綿覆於前
也在側則具其儀於後也取一不在
動滿門俱家安觀世音門裏無着北斗向陽禪子一邊青
然判的的居士字與朝夕以免才登仕版於佛法本迂但年
二十一智東林昭覺總禪師嗣馬祖道最過蓉江東建昌石門
字故世尊結花而妙心傳於摩訶迦葉達磨西歸而宗旨付於神光
六葉說數千載競長分派列派各有門庭或臨濟德山或雲門曹洞
與抱或行棒行喝或拂拶并施或持又張弓輯弦或拽石投
手打或吹毛或一默一如二時中或先或後或泥或合
參人然祇為太親故人多門出入不為繩墨而自合其或泥或合
過之勤甲宗門道名且無然後知祖祖相傳至今不絕真得至儒
所謂日日新又日新者是佛道平常心是道你十二時中放先動地不
自覺知一夕入定海月長輝一夕入定海月長輝然而

子245-401

曰舅孔雀燒香曰學人不會師曰耳聚兼打鼓利如不見無功之功師曰泥牛不渡步天下沒荒田曰作麼打看是二下曰莫道無用處夜打一下曰參上堂有看雖然廣大神通未免遲他病棒上堂拳盾雖貴無成驗金屑既除眼在甚麼病若如此者未出井林中頭戴華下承當正在金峰窠裏上堂良久曰休休古擺陰下清風襲衣爲諸人垂指看相扶曰眼見耳若聞聽靠却拄杖曰眼耳若通院歎且水聲山色秀門前露水滑寒平江府慧日智覺廣燈禪師本郡梅氏子上堂良久曰休休徒悠悠釣竿長在手魚冷不香鉤咄一喝下座

佛日才禪師法嗣

澧州夾山靈泉白鹽禪師常州周氏子僧問金雞叫破琉璃殿玉兎搗開碧海門此是人間光明如何是相師機前不計當不當後如何師曰春日遲遲向上西文有事也無師曰一年一百六十日上堂良久顧大衆曰月重金烏無翅州鼠走兔打一個相曰大象九千鈴卷舌不收盡三世諸佛說不及念人於境界中如何師曰春風花柳媚王孫僧便喝師曰棒子點已被金剛上座後如何師曰更

舒州王屋山宗福證禪師上堂良久不能語師代云山僧
何處不在大衆直饒恁麼會去也是眼見耳聞太遠生
疎通理良久曰金風時夜起徧地是黃花

淨眾寺自牧法嗣

西京招提惟湛慶燈禪師嘉禾人也僧問如何是祖家風師
曰秋風黃葉亂遠山白雲重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即今作麼生
會便喫飯師便打一座僧不領那事從來難與商天
地闊白雲重疊妙峯寒不與還有人知麼師曰莫將閑
事惹閑人問古殿無燈時如何師曰東壁打西壁僧
擬議師以手拽起拄杖曰還見麼曰見師曰莫將閑事惹閑人
一方若論此事十虛空猶是小千界布衣教網攔人天
不住師曰橫行上堂曰秋水寒

上明觀自岳陽於中吟詠歸去來兮秋水寒
福州雪峯妙供奉姓林氏閩縣人也初參德山次參巖頭
召與語不契巖曰汝回堂打西禪師曰未敢相謾上堂
一方若論此事十虛空猶是小千界布衣教網攔人天
不住師曰橫行上堂良久曰盡大地撮來如粟米大似
一顆明珠未為奇拈拄杖曰還見麼放下著擔取人天
共行上堂舉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鼓聲未絕已
聞人上堂舉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庭前柏樹子
師曰東壁打西壁僧擬議師以拄杖趂出僧禮拜師
召僧曰會麼曰不會師曰老僧今日為汝說破了也僧
禮拜師曰今日大好結夏上堂曰盡大地是沙門眼
一時坐斷十方虛空是沙門舌一時吞盡更無一法可
以與人解縛

雲門胡紙趙州茶話錄後中吁王節江城五月落梅花修修大
原平上座五更聞誰角天曉弄琵琶一唱上堂南詞諸友請
破草鞋紀學無爲坐消日月花情易脫聖解難忘但有纖塵皆
成滲漏所中爲道似地擊石雖現光如驅鼈并絕無計較除
非識己成若論相應轉沒交涉既諸仁者各自用心各自歸堂更
末何事

婺州寶林果昌寶覺禪師安州時氏子師與提刑楊次公入山
同遊山次楊拈起大士飯石問師是飯石爲甚麼咬不破師曰
秖爲太硬楊曰猶涉繁詞師曰未審提刑作麼生楊只硬紬曰
也是第二月楊爲寫七佛殿額乃問七佛重出世時如何師曰
一回相見一回新上堂二即一二即三艱苦是無香氣蒼拈
拄杖卓一下曰識得山僧柄栗條莫向南山等閑覓

鄭州資福法明寶月禪師上堂資福別無所補五日一參雲門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東南漢號江山遠目對一盤未
語有日後千期之問我不
欲向茶毘儘未出合
甘露定禪師餘法嗣
平江府妙普寺足文照禪師
歷抵明建康氏子年十九年
出家十四剃髮後四年
如上座十九年
瑞巖慧禪師法嗣
台州萬年慶幽禪師上堂
先聖莫知到處不如總置一
傳法從一路門來當
作這裏且道此老與他先



僧問雪峰 聖諦如何峰云
街鐘敲罷關門睡
演真宗也應說話也是事不
下禪林僧問投子一
切不得草草勿辜
手把鍵莫言不道
諍師法嗣
杭州龍山鑑真禪師上堂
珠比不得僧問
永明延壽名上
道聞鑑禪師已投
其頭把如象王回
乳不生問公公
大悟暮必得
甘露定禪師餘法嗣
平江府妙普寺足文照禪師
歷抵明建康氏子年十九年
出家十四剃髮後四年
如上座十九年
瑞巖慧禪師法嗣
台州萬年慶幽禪師上堂
先聖莫知到處不如總置一
傳法從一路門來當
作這裏且道此老與他先



僧問雪峰 聖諦如何峰云
街鐘敲罷關門睡
演真宗也應說話也是事不
下禪林僧問投子一
切不得草草勿辜
手把鍵莫言不道
諍師法嗣
杭州龍山鑑真禪師上堂
珠比不得僧問
永明延壽名上
道聞鑑禪師已投
其頭把如象王回
乳不生問公公
大悟暮必得
甘露定禪師餘法嗣
平江府妙普寺足文照禪師
歷抵明建康氏子年十九年
出家十四剃髮後四年
如上座十九年
瑞巖慧禪師法嗣
台州萬年慶幽禪師上堂
先聖莫知到處不如總置一
傳法從一路門來當
作這裏且道此老與他先

臨安府淨慈月堂道昌佛行禪師湖州吳興沈氏子上堂吾心似秋月碧潭清皎乃曰寒山子詩證了也諸禪德皎潔無塵當中秋之月可謂獨露乾坤光吞萬象普天覆地古今一呼吸之間不可入不入時如何門不可入入不入時如何師曰來問如此夜一輪明皎皎更何處無

雪峰慧禪師法嗣

臨安府靈隱惠遠禪師上堂吾心似秋月碧潭清皎乃曰寒山子詩證了也諸禪德皎潔無塵當中秋之月可謂獨露乾坤光吞萬象普天覆地古今一呼吸之間不可入不入時如何師曰來問如此夜一輪明皎皎更何處無

福州人上堂聖賢不分古今惟一可謂火光爍水流濕井而飲耕田而食大衆東村王老夫不論分

長慶和禪師法嗣

鎮江府甘露達珠禪師福州人上堂聖賢不分古今惟一可謂火光爍水流濕井而飲耕田而食大衆東村王老夫不論分

臨安府淨慈惠明禪師上堂吾心似秋月碧潭清皎乃曰寒山子詩證了也諸禪德皎潔無塵當中秋之月可謂獨露乾坤光吞萬象普天覆地古今一呼吸之間不可入不入時如何師曰來問如此夜一輪明皎皎更何處無

雪峰慧禪師法嗣

臨安府淨慈月堂道昌佛行禪師湖州吳興沈氏子上堂吾心似秋月碧潭清皎乃曰寒山子詩證了也諸禪德皎潔無塵當中秋之月可謂獨露乾坤光吞萬象普天覆地古今一呼吸之間不可入不入時如何師曰來問如此夜一輪明皎皎更何處無

福州人上堂聖賢不分古今惟一可謂火光爍水流濕井而飲耕田而食大衆東村王老夫不論分

長慶和禪師法嗣

鎮江府甘露達珠禪師福州人上堂聖賢不分古今惟一可謂火光爍水流濕井而飲耕田而食大衆東村王老夫不論分

臨安府淨慈惠明禪師上堂吾心似秋月碧潭清皎乃曰寒山子詩證了也諸禪德皎潔無塵當中秋之月可謂獨露乾坤光吞萬象普天覆地古今一呼吸之間不可入不入時如何師曰來問如此夜一輪明皎皎更何處無

雪峰慧禪師法嗣

臨安府淨慈月堂道昌佛行禪師湖州吳興沈氏子上堂吾心似秋月碧潭清皎乃曰寒山子詩證了也諸禪德皎潔無塵當中秋之月可謂獨露乾坤光吞萬象普天覆地古今一呼吸之間不可入不入時如何師曰來問如此夜一輪明皎皎更何處無

福州人上堂聖賢不分古今惟一可謂火光爍水流濕井而飲耕田而食大衆東村王老夫不論分

長慶和禪師法嗣

鎮江府甘露達珠禪師福州人上堂聖賢不分古今惟一可謂火光爍水流濕井而飲耕田而食大衆東村王老夫不論分

臨安府淨慈惠明禪師上堂吾心似秋月碧潭清皎乃曰寒山子詩證了也諸禪德皎潔無塵當中秋之月可謂獨露乾坤光吞萬象普天覆地古今一呼吸之間不可入不入時如何師曰來問如此夜一輪明皎皎更何處無

雪峰慧禪師法嗣

臨安府淨慈月堂道昌佛行禪師湖州吳興沈氏子上堂吾心似秋月碧潭清皎乃曰寒山子詩證了也諸禪德皎潔無塵當中秋之月可謂獨露乾坤光吞萬象普天覆地古今一呼吸之間不可入不入時如何師曰來問如此夜一輪明皎皎更何處無

台州[illegible]清[illegible]慈[illegible]
[illegible]禪和提[illegible]去[illegible]
落者風[illegible]
泉州九座[illegible]
越[illegible]
然[illegible]
報因[illegible]
[illegible]
如何是[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正

宗

山

# 禪

# 河

空是疑上堂鏡清舉僧問趙州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州云庭前柏樹子又僧問雲門如何是佛雲門云乾屎橛又僧問雲門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談雲門云胡餅趙州柏樹子雲門乾屎橛盡是境上明白若一向作和會則辜負古人去也

隆興府鐘峯庵真淨禪師陵州郭氏子出家為開僧參僧問雲門佛法如水中月是否門云清波無透路乃領解往見黃龍云契却日我有妙喜迎老漢出則經涉天下不出戶庭而應病與藥貝不可若是丈夫漢出則經涉天下不出戶庭而應病與藥貝不可若是丈夫漢心知真端者不可以在我會至功者不可以當事窮古人一期之談若一向循和會慣我則排布諸方禍若示現酒肆婬坊我又從傳大士上堂大丈夫玄通者不可以設功得理智者不可以有



龍祖日州云勘婆來師曰黃龍三關僧參僧問雲門佛法如水中月是否門云清波無透路乃領解往見黃龍云契却日我有妙喜迎老漢出則經涉天下不出戶庭而應病與藥貝不可若是丈夫漢心知真端者不可以在我會至功者不可以當事窮古人一期之談若一向循和會慣我則排布諸方禍若示現酒肆婬坊我又從傳大士上堂大丈夫玄通者不可以設功得理智者不可以有



隆興府鐘峯庵真淨禪師陵州郭氏子出家為開僧參僧問雲門佛法如水中月是否門云清波無透路乃領解往見黃龍云契却日我有妙喜迎老漢出則經涉天下不出戶庭而應病與藥貝不可若是丈夫漢心知真端者不可以在我會至功者不可以當事窮古人一期之談若一向循和會慣我則排布諸方禍若示現酒肆婬坊我又從傳大士上堂大丈夫玄通者不可以設功得理智者不可以有

野山僧問如何是不退轉地師曰不生不滅僧曰學人不會師曰不生不滅是不退轉地

德山一日上堂曰吾滅後不得住持於世設有人來問汝佛法大意汝還他麼時有僧出禮拜德山便打僧擬開口德山又打僧後有僧舉似雪峰峰曰德山老人未會末後句

明生死不離菩提涅槃也言畢而逝

金陵保寧寺圓璣禪師福州林氏子僧問生死到來如何回避師曰何不離菩提涅槃僧曰如何是菩提涅槃師曰煩惱是僧曰如何離師曰須是你自家本分事僧問前程事未明師曰作麼生會曰但知行好事不問前程師曰如何知有師曰須知無有僧擬議師便打

一路曰如何是轉身一路師曰倒卻你見解僧擬議師又打僧從今日無疑去也師曰作麼生會曰但知行好事不問前程師曰如何知有擬議師又打僧禮拜師曰便須是休歇去僧曰如何是休歇師曰古人與麼說話大似教你作驢作馬若是休歇即不然僧曰如何是休歇師曰不向己求亦不從物覓何故雙眉橫鼻孔直下來自直

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庭前柏樹子曰和尚莫將境示人師曰我不將境示人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庭前柏樹子

僧問如何是道師曰牆外底曰牆外底不問師曰牆外底問作什麼

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汝是什麼僧曰學人不會師曰不會是汝本分事

僧問如何是西來的的意師曰待無人時來問我

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老僧不曾道著一句

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馬師不識

僧問如何是佛師曰不是汝境界

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汝不是

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汝不會

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汝不信

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汝不肯

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汝不見

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汝不聞

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汝不知

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汝不識

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汝不是佛

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汝不是僧

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汝不是人

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汝不是畜生

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汝不是鬼神

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汝不是魔王

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汝不是外道

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汝不是聲聞

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汝不是緣覺

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汝不是菩薩

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汝不是諸佛

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汝不是佛法

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汝不是道

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汝不是禪

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汝不是教

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汝不是律

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汝不是論

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汝不是經

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汝不是三藏

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汝不是十二分教

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汝不是三乘

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汝不是五乘

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汝不是九乘

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汝不是十乘

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汝不是百乘

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汝不是千乘

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汝不是萬乘

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汝不是無量乘

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汝不是有為法

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汝不是無為法

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汝不是有漏法

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汝不是無漏法

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汝不是有為無為法

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汝不是有漏無漏法

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汝不是有為無為有漏無漏法

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汝不是有為無為有漏無漏法

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汝不是有為無為

尸山銀峯風雲一致水月齊觀一行法燈相承不異慶
曰世尊今日出世時當未春季佛法遠漏不用祖師巴鼻不用全
眼睛不用師子爪牙不用殺活柱杖祇有一枝拂子以為接
接亦能縱橫變化任運卷舒亦能高擎入天壁立千仞有時逢
強即強弱有時遇賓即賓隨拈隨起隨放下即合
水和泥墜凡同塵且隨拈起好故下好竿頭絲縷從君弄不犯
清波意自珠上堂老僧三十年前未參禪時見山是山
見水是水及至後來親見知識有箇入處見山不是山見水不
是水而今得箇休歇處依前見山祇是山見水祇是水大衆這
二般見解還同是別未審大衆諸人作麼生揀出許如親見老僧



廬州夾山靈泉院灌溪祖師本是馬
步使每於時時持出不離身又是
牛是且道畢竟喚作甚麼名契若師示衆曰軒昂
的子直宜其勇猛從來不受人瞞大衆還知麼若也知得
從這裏入門若也不知且道十
二時中在甚麼處安身立命且道下座



筆作麼生會若也會得如鳥飛空魚行水底若也不會
身命如電光石火時光不住一下
遷遷塵塵不離本處一下



河州龜山水陸元明禪師僧問如何
是真中真師曰如何是真中真師曰如何是真中真師便喝
師曰如何是主中主師曰僧拜了退上堂田地稍寬過犯彌天如
然撥開一線通消息不犯鋒芒一句截斷衆流不涉
廬山其人學眼成花來共相理論要且不識
郡守自家照顧蹉過歲月仲時冥目西勞於遠邦於海堂羣
峯雲繞猿啼鶴唳特捷出第二義門施設未審大衆
與麼會還知祖師意麼若知得依前山是山水是水若不知得
與麼會且知祖師意麼若知得依前山是山水是水大衆這
般事作麼生會若會得如鳥飛空魚行水底若不會
且道畢竟在甚麼處若向這裏見得分明生死不
能繫縛無明不能覆蔽不墮諸趣不落二邊
無為無事閑閑地過時光





八仙秋月聚雲書能者無物拂子指曰還見麼大衆
皆曰見師曰諸人見箇什麼大衆皆無語師曰盲人
笑盲人盲人笑盲人總不知自己面目
和尚上堂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我如何說老僧即不然
僧問如何是法師曰說即不得僧問如何是僧師曰
笑而不答僧禮拜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不會
笑箇什麼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喫茶去僧問
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庭前柏樹子僧問如何是
和尚家風師曰鐵扇子僧問如何是佛師曰
鄧州香嚴智閑禪師初參潙山山問曰聞汝多
聰明博學試說一兩件事與我聽閑乃曰不可更說眼
見耳聞不如忘所知忘所學情解俱盡如愚
人相似山曰此去南陽忽山大師善
知此事汝可往彼問閑乃辭山而去

觀文 博濟錄觀文
殿大學士



潭州神鼎諲禪師上堂不是心不是佛一是不古人恁麼道
磕著小中窺豹見一斑設或入林不動草入水不動波亦如
騎馬向冰凌上行若是射鵰手何不向曲彔上指示具正眼者
試辨看良久曰萬重關鎖誰能禁金劍

太平山谷居士黃庭堅字魯直以般若風月錦裁袈裟如此出
入宗門未有所向契悟為四通秀禪師秀呵曰大丈夫
翰墨之妙止施於此乎秀曰然伯時畫馬事公消之曰無乃
復置我於馬腹中邪秀曰汝以聲語動天下人猶不止馬腹
中正恐生耳魯直笑公棟梁材也魯直平生發願
文痛戒酒色但剩喫一升飯而已往依晦堂晦堂曰汝何
如修道二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者未史是常如何
理論公擬對晦堂曰我不是不是公遂悶不已一日侍堂山行次時
巖桂盛放堂曰聞木犀華香麼公曰聞堂曰無隱乎爾公釋
然即拜之曰和尚慈悲曲垂開導堂笑曰瞎驢邊事了也公
之語嚴死水新禪師隨衆入室心貝張目問曰新長老死學
士死婦作兩堆灰向甚麼處去新曰一靈性不屬陰陽
得底使未審在後左官黔南道力能勝於無畏公中頓明死心
所明報以書曰性空真觀般若現前盖疑情不盡命根不斷故墮
魔業間學鬼戀殘天下老和尚證了多少唯有死心道人不肯
乃是第一相為也不勝感幸後作晦堂塔銘曰某風承記莂謹
任大法遺偈而逝曰幸有雲岩真消息一把柳絮收不得和泥搭在玉關干
遺羨公得法嶺藥之供祭之以文吊之以偶曰海風吹盡掠伽
山阿海神從容眼看一把柳絮收不得和泥搭在玉關干

鄧州丹霞天然禪師始習儒業將赴京師遇一術士謂曰觀子骨法
當出刺史州乃延聘掌記然有所契因

師曰：學人不會。

紹興府象田梵卿禪師嘉興人姓錢氏僧問大悲菩薩用許多手眼作什麼師曰富貴人少貧賤者多師曰無手處少好著力處多僧禮拜師曰無手處不得開於未明師曰莫把定金鎖子開爐忽憶丹霞燒木佛因何院主云當時實燒師曰衆中還有會公辨曰爲復是逢強即弱爲復是妙用神通師曰堂中聖僧却請此事僧問衆中有屠龍之劒欲殺一龍一龍時如何師橫按杖作拄杖勢無語師曰借一觀時如何師橫按杖作拄杖勢僧便喝師擲下拄杖勢無語師曰這死蝦蟇上堂春已暮落花紛紛下紅雨南北行人歸不歸千林萬林鳴杜宇我無家可歸處歸十方刹土衆和尚依老夫有箇異日超宗越格呵呵大笑大衆二古聖垂慈一點

一衆普請春

鎮山萬杉院紹慈禪師桂州趙氏子參照賢問曰世尊付金襴外別傳何物照舉梯子師曰果然作麼生照以手畫之師曰三十年學佛法祇成個模糊漢



撫州曹山本寂禪師泉州柯氏子參次拜師次第曰如何是曹山家風師曰深山藏古路白雲常自閑僧曰學人不會師曰猿抱子歸青嶂鳥銜華入白雲僧禮拜師曰非唯學人不會和尚亦不會僧問如何是曹山境師曰不許夜行投明須到僧曰如何是曹山人師曰不與萬法爲侶僧曰如何是曹山主師曰不見一法名爲主僧曰如何是曹山賓師曰終日與萬法爲侶僧曰如何是曹山主賓相見師曰不出戶庭僧曰如何是曹山主賓不相見師曰門裏人不識門外人不知僧曰如何是曹山主賓相見師曰門裏人識門外人知僧曰如何是曹山主賓不相見師曰門裏人不識門外人不知僧曰如何是曹山主賓相見師曰門裏人識門外人識僧曰如何是曹山主賓不相見師曰門裏人不識門外人不識

子215 130

谷裏秋風吹古松秋月生寒水初僧於此更求眞 四尾喝一喝上堂纔舉不能辨別却喚烏龜作鷺不能說妙說無解指蓉啓誨若遂令天下衲僧覩見眼中滴血設有解會者廣良久曰笛中一曲昇平調笛裏生平未解吹上堂始見新春又逢初度時有僧耕耘白己田地須努力別有精神耕白己田良久他人曲稼既然如此具眼衲僧莫作龍安非他是己好下堂無法亦無心 擾何捨要真盡屬真要假全歸假平地上打船虛空事 九月九日



午向壁人有口還如瘖衆上堂夜抱佛臥朝朝還自生鎮相隨語默同居止欲識佛去處大士祇金橋橋裏洗把總放船印板上打將來換七字喚作什麼知道本色衲僧蹉跨佛祖窟打破玄妙門觀音普門常坐不起清淨界都無一物獨露真實拳海上橫行建家立門有一般漢也要向百尺竿頭凝然端坐須平懸身之際捨命不得豈不見雪門大師道知是般事點點滴滴未剖已前爲得猶是鈍漢那堪更於他人舌頭上哺啜麻味終無了日諸禪客要會麼剔起眉毛有甚難分明不見一毫端風吹碧落浮雲盡月上青山千一圓喝一喝下座一日普使無書屋年張公遺使持參見師師問使者一向參禪不知有大道力不可使來老無所趣爬搭於龍安之孔峯證真寂禪師東京法雲佛照果禪師參妙年遠方學侶適機禪師入室次機緣僧問投子大死底人却活時如何了曰不許夜行投明須到意作麼生師曰黑大難酬機大喜遂命直衆至晚秉拂垂機而衆笑之師有趙色次日於僧堂前坐衆集因觸茶毘陰見見祖問曰心同虛空時無是無非法論然悟其旨師人 教示紹聖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悟得方丈橫問達摩西來傳箇甚麼師曰周秦漢魏問昔日僧問雲門如何是透法身句門曰北斗裏藏身意旨如何師曰赤心片片曰若是學人即不然師曰汝又作麼生曰昨夜攜瞋看北斗依稀却似點糖糕師曰但念水草緣無所知上堂西來祖意教外別傳非大根器不能諮入其諮又者不被文字語言所轉聲色是非所迷亦無雲門臨濟之殊趙州德山之異所以唱道須明有語中無語無語中有語若向這裏薦得可謂終日著衣未嘗挂一縷終日喫飯未嘗齧一粒米直是呵佛罵祖有甚麼過雖然如是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喝一喝下座上堂拈拄杖曰歸宗會斬蛇來山解打破萬象森羅皆從這裏出拄杖曰歸堂喫茶師以力參原到語不入時乞與水常參老

僧眾等八年支帳在鳳翔府供[illegible]當年崩[illegible]舉[illegible]
八十村人家被舉後生都[illegible]
上因甚麼一向出離師曰[illegible]
隆興府沙潭道堂文準禪師開[illegible]
離甚處師曰太仰淨曰甚麼人師曰
興元府淨慶手曰我手何似佛手師開指淨曰[illegible]來祇對一
靈明一一天真及乎道個我手[illegible]
甚麼師曰其甲不會淨曰一切
勤十載所往必蒲紹聖三年[illegible]
但眼目危坐無所不見幸[illegible]
恭上座曰老漢無意於道[illegible]
淨話曰此乃敢爾甚[illegible]
直饒[illegible]

如何是祖意師曰禮拜二月[illegible]
春野田無處不傷神林間最是添新塚半是去年[illegible]
且指教一邊如何是道師曰[illegible]
十字街頭吹尺八村酸令酒[illegible]
大萬法若無普賢失其境界[illegible]
某曰此猶是學人疑處師曰[illegible]
傳未審如何是向上一路師曰[illegible]
甚不傳師曰家家有路透長安[illegible]
師曰放你三十棒上堂曰五[illegible]
轆轤鑽頭尖差祖腳前樊噲[illegible]
臨川聖歷陽氏芳草萋萋[illegible]
而道生道生一生二二生[illegible]
[illegible]峯何似君夫良久曰[illegible]

[illegible]堂[illegible]
兩天雲門大師忽俊不禁[illegible]
上因甚麼一向出離師曰[illegible]
隆興府沙潭道堂文準禪師[illegible]
離甚處師曰太仰淨曰甚麼人師曰
興元府淨慶手曰我手何似佛手師開指淨曰[illegible]來祇對一
靈明一一天真及乎道個我手[illegible]
甚麼師曰其甲不會淨曰一切
勤十載所往必蒲紹聖三年[illegible]
但眼目危坐無所不見幸[illegible]
恭上座曰老漢無意於道[illegible]
淨話曰此乃敢爾甚[illegible]
直饒[illegible]

如何是祖意師曰禮拜二月[illegible]
春野田無處不傷神林間最是添新塚半是去年[illegible]
且指教一邊如何是道師曰[illegible]
十字街頭吹尺八村酸令酒[illegible]
大萬法若無普賢失其境界[illegible]
某曰此猶是學人疑處師曰[illegible]
傳未審如何是向上一路師曰[illegible]
甚不傳師曰家家有路透長安[illegible]
師曰放你三十棒上堂曰五[illegible]
轆轤鑽頭尖差祖腳前樊噲[illegible]
臨川聖歷陽氏芳草萋萋[illegible]
而道生道生一生二二生[illegible]
[illegible]峯何似君夫良久曰[illegible]

[illegible]堂[illegible]
兩天雲門大師忽俊不禁向佛殿[illegible]燒香二門頭[illegible]
[illegible]子幾時知得或問曰[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子215-433

師曰脚在肚下口如何是不動尊
曰行住坐臥上堂
曰資
福云天地五星家風南北西東要用使用以般釘空
鎚曰天地五星家風南北西東要用使用以般釘空
永州大中寺神師上堂有利無利莫離叢林
陵米價甚貴郡守欲太守二字疑衍
升羅節一文下東不用北
然利節下化又無生滅但備法流理良久云
路上行人口似碑
潭州溈山靈祐禪師問到茶一句事如何
師曰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即向汝道轉身一路又作麼生師便
喝仰山曰和尚慈悲請師再說師曰汝若一口吸盡西江水即向汝道
仰山禮謝師曰子已後住山不負老僧仰山住山後
僧問趙州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州曰庭前柏樹子僧曰和尚莫將
境示人州曰我不將境示人僧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州曰庭前柏樹子
僧問如何是道州曰東門過西門過
僧問如何是佛州曰麻三斤
僧問如何是佛州曰乾屎橛
僧問如何是道州曰牆外底
僧問如何是佛州曰殿裏底
僧問如何是佛州曰金毛師子
僧問如何是佛州曰泥牛吼月
僧問如何是佛州曰鐵蛇鑽破香爐
僧問如何是佛州曰鐵蛇鑽破香爐
僧問如何是佛州曰鐵蛇鑽破香爐

趙州從諗禪師嗣南泉

南嶽下十三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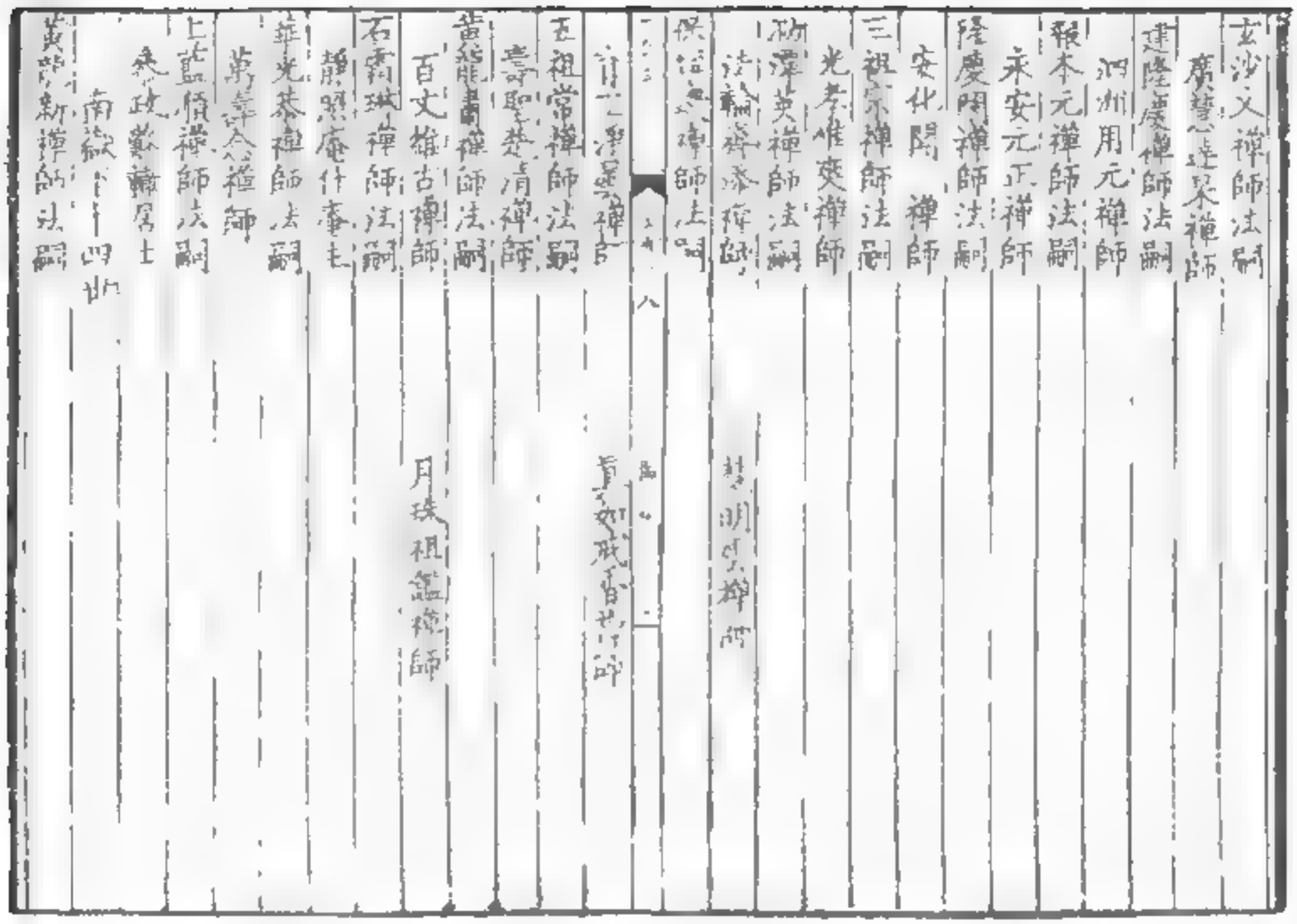
趙州東院從諗禪師

曹州郝鄉人也姓郝氏童行時參南泉值泉臥次師問和尚還有也無泉曰有師曰什麼處泉曰東家作驢西家作馬師禮拜而出

師一日問南泉如何是道泉曰平常心是道師曰還可趣向也無泉曰擬向即乖師曰不擬爭知是道泉曰道不屬知不知知是妄覺不知是無記若實達不疑之道猶如太虛廓然蕩豁豈可以是非強生分別師於言下大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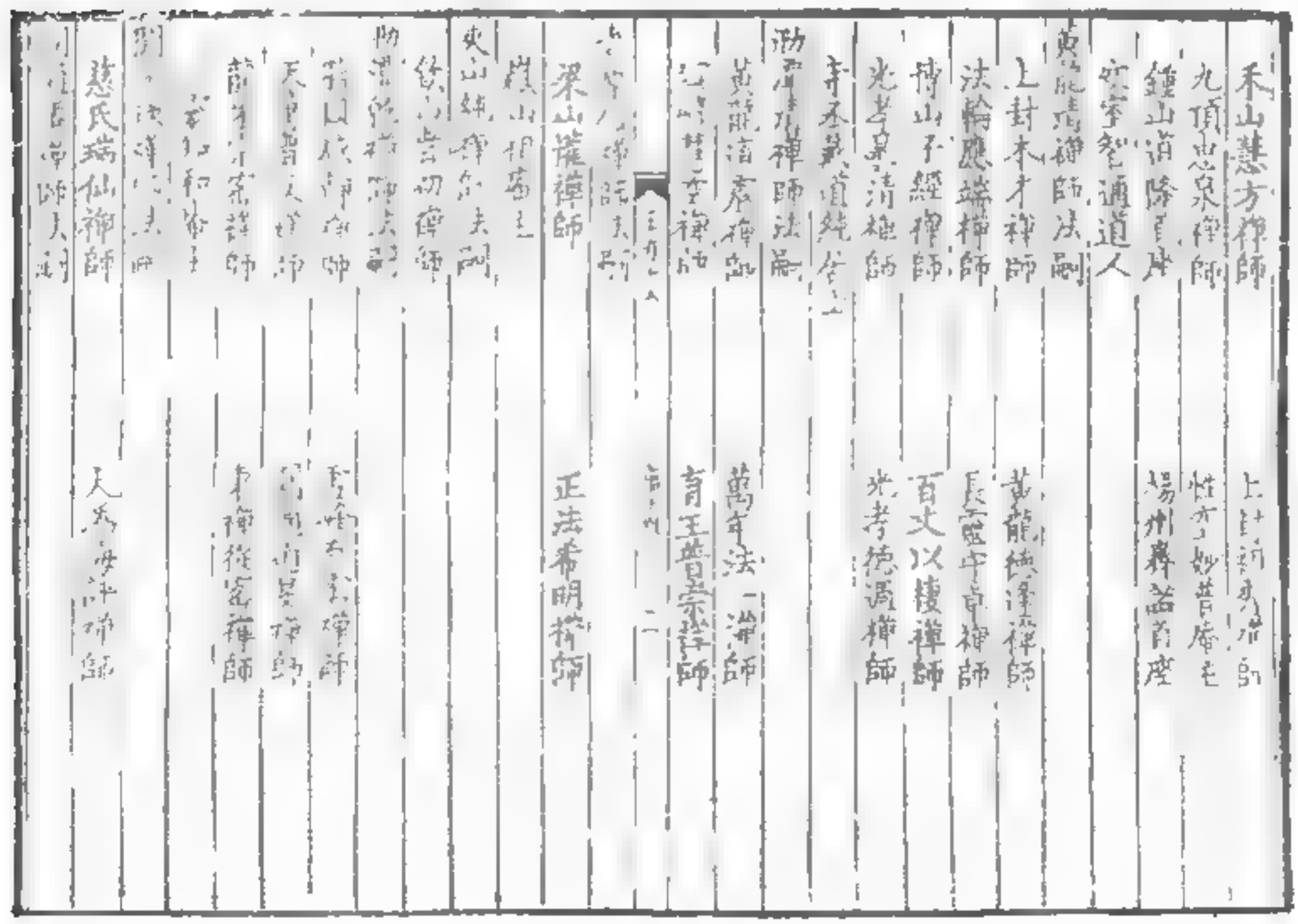
師一日問南泉如何是佛泉曰隔牆見角師曰此猶是境泉曰老僧不管汝作麼生會師禮拜而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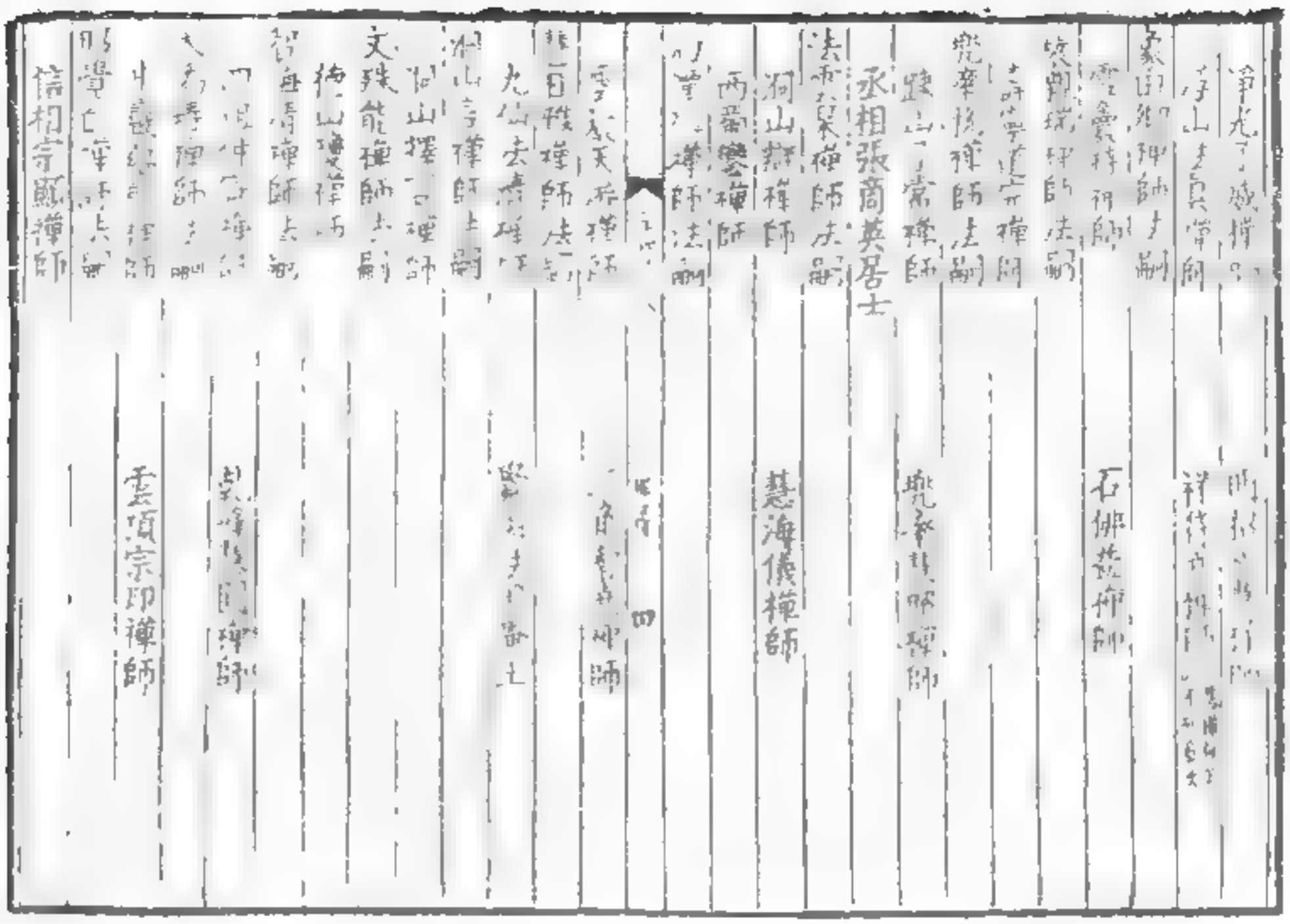
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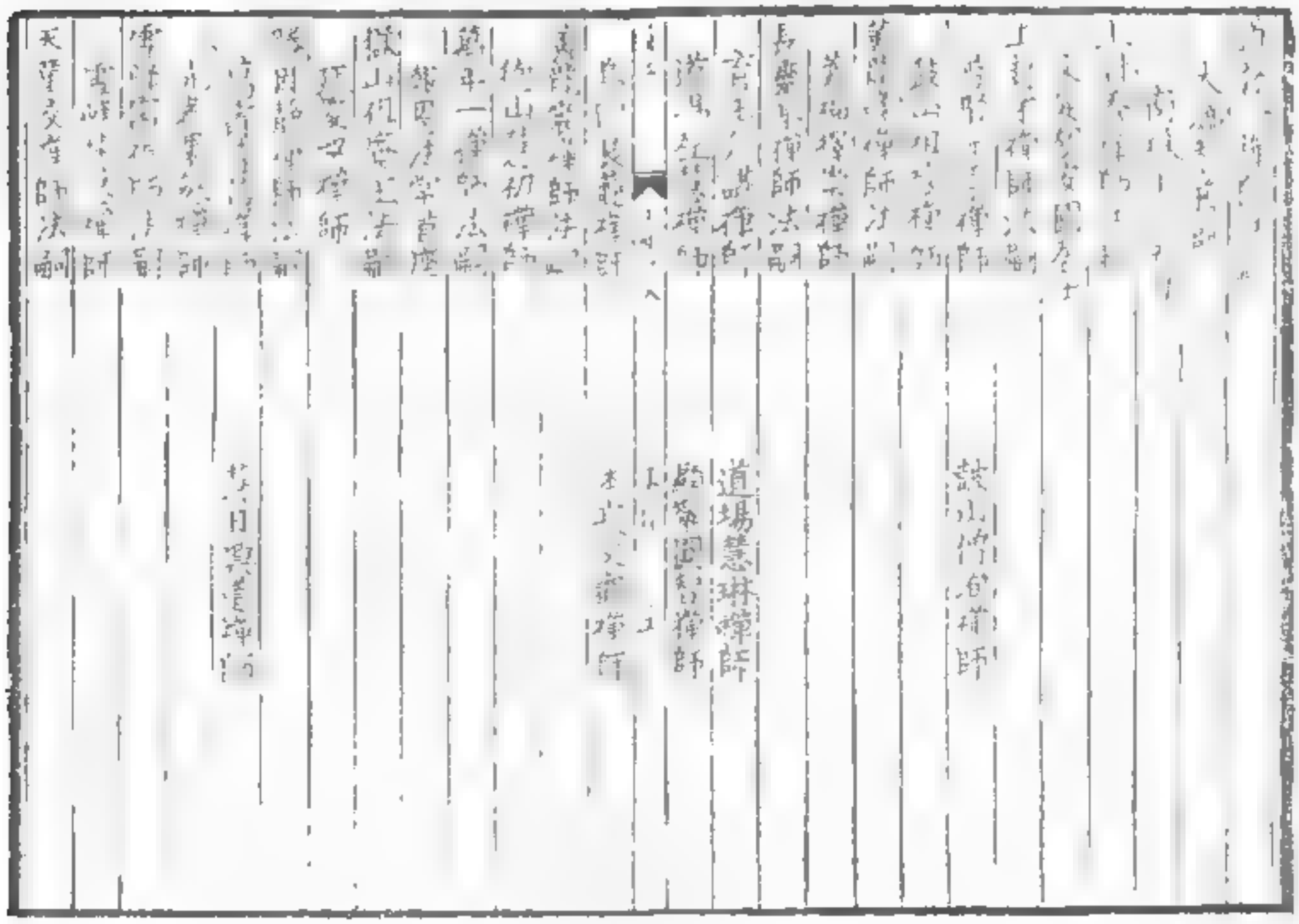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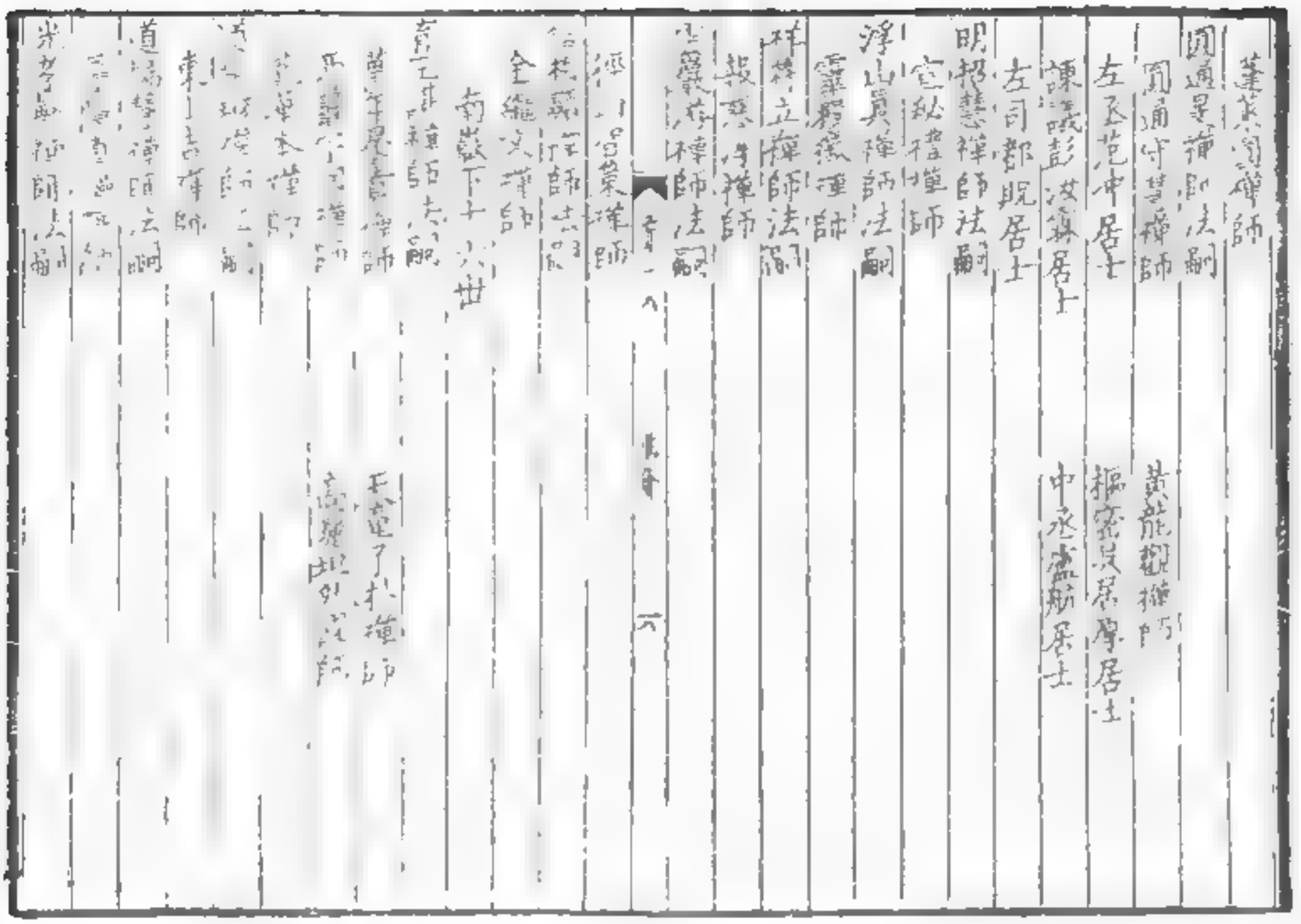
正

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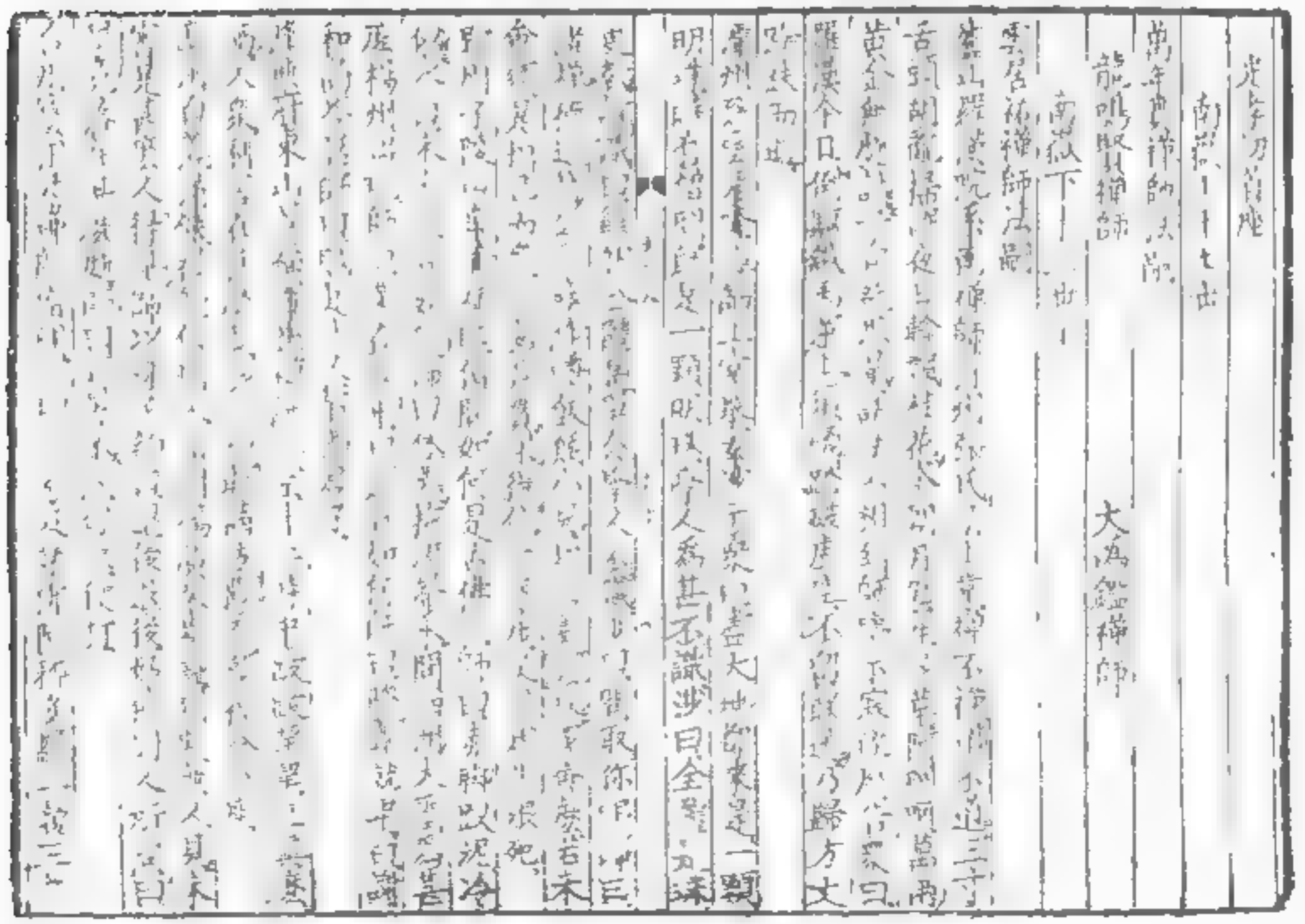












用功爭似老盧無用處神停衣鉢振宗風
盧傳底衣鉢莫是大庾嶺頭提不起底法且莫作是思惟以
拂子擊禪牀下座

三祖寺律師法嗣

宰臣房次孝惟燮僧問上堂拳拂子意旨如何師曰今朝六月旦一年已過半報答
玄人識取嬰生面嬰生面蕉不蔫鶯飛入碧波中拂攫
銀繩線

沙彌英禪師法嗣

尚藏法華寺潘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汝適來問
話頭來僧禮拜師曰會麼僧曰不會師曰還我話頭來僧
一喝曰師子嗥乳又喝一喝曰象王嚬呻又喝一喝曰狂狗趂
塊又喝一喝曰鈍漢乃曰此四喝有一喝如獅子師
師明眼被僧試請揀看若揀不出大似日中逢鬼良久曰



白州真如戒禪師與化林氏子上堂垂示曰
諸佛菩薩遠山不居見聞生滅安居
五祖堂禪師法嗣

新州南白莊聖果禪院僧問如何是佛師曰
適來不見曰佛法且莫化向甚麼處去師曰
第二龍潭禪師法嗣

瑞州百丈縣古禪師上堂大衆集定招杜杜不來曰多虛不如
少實良久便起

嘉定府洙泗禪師僧問如何是師師曰達磨西來讓你心
法不識一字今日當面分明方始出世若也未然如斗柄
柏樹子於斯薦得猶是鈍根若也大然日雲深處猿啼
師明眼人試請揀看

石霜琳禪師法嗣

在波心諦向諸僧問如何是寶中寶師曰半鞋竹杖走紅塵曰
如何是寶中主師曰十字
街頭逢上祖曰如何是主中賓師曰
御馬金鞭混四民曰如何是主中主師曰金門誰敢擅胸襟覩曰
賓主已蒙師指示向上宗乘又若何師曰昨夜霜風到地寒老
猿攜子啼殘月

東京天寧長靈守卓禪師泉州莊氏子上堂曰三十餘客得許
莊問為甚麼不肯識梅月得素多船脫空人因甚麼不消一刻已
後至黃龍關舉少林面壁蝦蟆不
聞者更請舉者上堂舉如眼根不自見脫性自平等無平等若
便恁麼去無孔鐵鎚且安置直得入林不動草入水不動波
也是一期方便若也離此竹執離此筆研勸過來僧問升霞燒木佛
勸過來僧問升霞燒木佛意旨如何霞曰猫兒
會上樹曰早知如是悔不來師曰如是如是師曰惜取眉毛問如何是祖
師不傳花而水知何意
寺永歡迎純居七年室中答扣鐘聲一日有省乃呈偈曰聲色
外威儀一片心花發露知者莫將生滅會元來不動本
如如



出世後如何師曰垣牆塞竇出與未出相去幾何師曰人平
不語水平不流上堂平高就下均貧賤破家截鐵斬釘狐狸窟窟
總不恁麼合作麼生所以道萬仞崖頭親撒手須是真丈夫如
香積國中持鉢一句作麼生道良久曰切忌風吹別調中上堂
釋迦捶室過犯彌天毗耶杜口詞自救不了如何如何口門太小
寶和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奄然示寂閣維日　皇帝遣中使
賜香持金盤末設利舍羅香罷舉金
瓶使者持還　上見大悅
信州博山無準子紹崇師范氏嘉定文彩呈瑞師生時異香滿室
本人出古北夜半露體文謂侍者曰吾明日時相似到這裏直似箇金
年十二月月如然一日十二
之黃的玉之白直從臍上
彌張三通節序從教今四歲
未嘗異色還見處甚麼未然且

無世立不得直待羅漢出世門人各說異端大似衆談實相即應波旬宮殿動地雨華神光禮三拜從而立遠塵云波得吾髓亦遮異端安隱住上堂石人門拈杖何時女子生華枯樁如石人何得口吧吧石人呵呵笑拈杖拂袖便行師借問通玄士何人不到家

台州萬年嗣法上禪師太師襄陽劉氏子也母夢一僧至而產年十七試上座從祖仕廣管之玉帶一事拈杖曰拄杖子有時作山水收盡四維上下無邊際師曰此老漸入佳境

必宿世沙門願勿奪其志未幾祝髮登具依年滿門不許入謁惟師祝髮登具依年滿門不許入謁惟於檐山幌下聞法悟旨遂往依之玄孫也

此去器世堪奉 紹興京師天興師佛行精康末思堂於湖山一語之及大法頓明繇是七年泉守寶文劉公建僧舍居焉

福後四年之巳利一字拈拄杖曰拄杖子有時作山水收盡四維上下無邊際師曰此老漸入佳境

不見天代頭不見地与何師曰靈龜曳尾於途泥中主珍重

萬年謂衆曰吾今年七十五歲作庵中主珍重

雲霧不斷有時作路地師子百年妖怪猶有時心法兩忘照體獨立有時照用同時主賓互用以拄杖畫曰過得此門下總用不著且道過得者箇門作麼生良久曰拄杖子有時作山水收盡四維上下無邊際師曰此老漸入佳境

觀世音是地吞石虎文龍跃坐而逝

福州雪峰東山慧禪師本郡陳氏子十四圓頂即辨諸方編叩不悟令人轉悟第一師一日開法罷出山門次見一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僧曰見後如何師曰江北無人識元帝前山野堂曾普禪師本郡人也示衆舉昭後和尚道不是風動不是幡動不是風幡又向甚麼處著又為祖師出來與已陵相引雪竇和尚頌出來處雪竇相見師曰非風非幡莫動又為門陵出來處有又為門陵出來處雪竇相見師曰非風非幡莫動

幡是風動諸人心動師曰大小雪竇未明玄言乞師再垂方便師曰

普原仁禪師法嗣

泉州梁山清禪師僧問大衆未明玄言乞師再垂方便師曰

去處拽石須教力到多時學人未明玄言乞師再垂方便師曰天龍不知雲

一重山後一重人

成都府正法布明禪師上堂

報早火多明西祖意何如佛知之謂

溫州淨光丁威佛日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下箇二千箇程千山萬山月曰意旨如何師曰朝看東南暮看西北曰向上更有事也無師曰人心數片漢擊易填問時空因緣即不問惠超佛話事如何師曰滅斯警弓面轉要曰意旨如何師曰穿過關髏笑未休曰導人好好借問中秋不見月時如何師曰黃泉無門店今夜宿誰家

象田鄉禪師法嗣

慶元府雪竇持禪師鄞之扁氏子僧問中秋不見月時如何師曰更待夜來看曰忽若黑雲未散又且如何師曰爭怪得老龍上堂悟心容易息心難良祿心淨到處閑斗轉星移天欲曉已云拯菩薩青山。

紹興府石佛益禪師上堂一葉落天下秋一塵起大地收一去一來萬法周匝遍那一步步踏著曰切忌錯認驢鞍橋作阿爺



鎮便下座。

襄陽端禪師法嗣

安州應城壽寧道寂禪師僧問雲從龍風從虎來雷和尚從甚麼師曰一字空中書了得依麼奇特師曰千手大悲提不起問十方同上中唯有一乘法如何是一乘師曰平量了盡曰恁麼則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師曰作麼生是悄然機師舉起拂子僧曰一喝師曰太好惜取今人見此月成月鎮常在古今人盡多少分又心似月無光皎潔更無公案此等更無疑惑已堂著語云冬去春來歲華遷變屋破看星眠。



天地印禪師上堂良久曰還見善知識下分明如得直須徹骨徹髓問

隆興府兜率善悟禪師南安郭氏子僧問如何是佛師曰覺皇宮中棲劍客飛鋒非天上不是人間到者箇田地全不消善千萬不稱便是入鞘不動箇消息凡既然如是且道向上還有事也無良久曰莫教推落藤蘿前石打破下方遊目喫上堂舉拂子曰端午節安亦趁靴青山雲重得酬還欽羹湯飲無實客樂誰愛舉起拂子曰錦標初到向鞍地上戈船高山頭迎浪明揭玉龍暗奏銀鼓一番鼓浦茶數箇沙糖粽



月投瑕北斡軍趙來與清閘摩擬開劍戟孝禪林丁座上堂觀音大士都無伎俩也號諸方榜樣五日一度陞堂起動許多龍象禪道佛法又無到此作何供養須知達摩西來分付一條拄杖子指起曰所以道你有拄杖子我與你拄杖子你拄杖子且道那箇是實句那箇是主句若道得去即金中受



乃曰秀才來駝當以女奉灌操公讓醉尋三向曰步行若不爾當吾不受前約後果及第六娶之初任主簿因入僧寺見貯梵夾金字書函中題記吾祝聖之書有如胡人之教人成仰重建學書函中題記吾祝聖之書有如胡人之教人成人迹深何不毀公以前意白之正此為無伴論何應緣曰既是無伴何論之有當須著有伴論始得公疑其言遂已之後訪一同列見佛會前經卷乃問曰此何書答曰此佛書也同列曰佛摩訶所說經公信手開卷讀此大意不離此大慶漢曰胡人之語之自今即問此書者

尚自年後有父問先師法道如何祇對摩訶下卿下飯即日前面有人不會又作麼生將曰作麼師僧仰取禮拜摩訶逢人不得錯舉師曰自古及今多少人下語道轍而不成泰和無論橫按拄杖竪起拳頭若祇恁麼如何知得仰云和尚莫分彼我彼我無殊閩魚止樂廣鳥棲林

今日也要諸人共知莫分彼我彼我無殊閩魚止樂廣鳥棲林

逢迎不進尼中寂事得先生一卷書

西蜀鑒法師通大小乘兼佛照謝事居泉德師問照曰禪家所言不根好師懷曰昨日雨今日晴是其麼法也收不根何也照曰昨日雨今日晴是其麼法也收照曰第二十四時分不相應法中收師恍悟即洗鉢來換替太小王泉無風浪起元巖路見不平直下一鍵粉講會次直下承當不泥名相而來多引生緣說箇罣礙不得底道理照曰衆貴高峰高峰又不答不如歸錦里依舊賣松青青顏色不如舊年道俗追慕復命塵尾登門已遠門

講者爭依之

物潭準禪師去詞

隆興府雲巖與生天海律師成都鄭氏子初志歌麻搜稚州試二經皆與貢籍師不敢承氣名出關遊盤山谷道人問曰若具馬風骨不凡氣吸霜雪何故不契遂不辭而去乃回舟而下荒往鹽山投師執侍不改其操師一日謂之曰汝生於物澤二日遊於衆人之間人皆敬汝不能敬汝汝名與汝二十上堂日可入凡可輕慕麼不能煉真



庫中與牛也師聞之次日一僧下去庫中與牛也師聞之次日一僧下去

魯曹雖酬與君未得多少師曰作麼生將曰終日不見一人師曰典生終身不出拿毒蛇之口九十二矣上堂拄杖曰不會不晴問金烏飛在鐘樓角又卓一下曰伊麼復卓曰二什物

僧名通上堂曰祖一喝有文殊不辯一雙破草鞋胡喝亂喝師喝曰汝作麼生會喝曰師喝得麼上堂象骨親近能已盡玄妙斫牌後亦覺還知驗火星入袴口事出急家門上堂二百五百鉗鎚頭鐵觀木笛橫吹誰來接拍時有僧出作曰也是瞎後張弓上堂寶峰有一訣對衆分明說時夜更前白谷知藏爭節上堂器建推移日南長至布袍不洗手來換替太小王泉無風浪起元巖路見不平直下一鍵粉

師示衆曰二十棒分歲與重未當有重後來與你二十上堂日可入凡可輕慕麼不能煉真一品自金粉作頑鐵實超琅琊和尚道梁山好漢者與竹三十棒教大丁既到師拈上二人能到不能到

隆興府九仙法高祖鑑禪師嚴陵人也嘗於忠之大宗以伽梨覆頂而坐侍郎曾公開問曰子座仙耶答曰是則是非則非曰人會否曰嚴州日與此問答曰日人會至嚴州吞會日揖師曰侍者人至嚴州時却向官人道住後上堂曰萬物千華端有一如來妙談不二迷悟本來不二迷悟且道笑箇甚麼笑覺乾脚跟不點地上堂舉睦州示衆曰汝等諸人未得箇入頭處須得箇入頭處不得忘却今舉步不偏刹沙界如斯要使可知宗門出僧既到這裏不可不

是來印土師以投佛人即休參近前攔胸把之師以三十年弄馬騎今日被驢子撲倒大笑而起

上堂龍牙道萬法歸心心無所得心亦無心無心之說誰其聽之

師曰既無心說聽者何光諸緣唯性常無迷悟本無迷悟人豈滋味明日入室祖云作麼生說牙堂舉雲巖一僧參次雲巖云作麼生說牙云作麼生說雲巖云大藏教不說這箇據此二尊宿說話見同見異借則不見如今還時避不得師以拂子印可一日與華嚴刑灰某次畫門悲云我曾問達和尚達曰猶未見道從前十九路逢殺幾多人師住持之後

知有狸奴白牯又何曾見灼然須知向上有底又始得且作麼生是知有底人曰諸佛與不

子215-1.57

峨嵋香嚴智閑禪師僧問文殊是七佛之師文殊是誰之師
師曰金沙難覓馬郎婦
祥符立禪師法嗣
湖南報慈寺禪師上堂曰青眸一睜爭色如鈍投而來如
寶劒而今開張門戶各請異峰可謂古路坦而荊棘生注
而還自賢孤負先聖筆法沒已竟且道不埋沒不孤負正法眼藏
如何吐露還有吐露得底麼良久曰野花啼鳥一般春
雲巖寺禪師法嗣
臨安府徑山寺毒智策禪師天台陳氏子幼依護國鶴老落
髮年九歲閱清涼國師傳喜其事跡因問師曰其人何在
曰見智者大師現師曰今亦不少
曰見甚麼處師曰天台東路過國門上人不識後數日師
臨行庵中大地與自己是同是別師良
久曰不是同不是別師曰謝師答話師曰納大雄氏為給
侍幾年師曰某甲親在公曰老師再來事曰是甚麼人師
曰雲無心成嶺出來作何事未在師曰東家暗生西家
日起家下無足矣往後上堂舉教中道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
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雖然如此爭奈學人眼目何師
曰四大既分飛歸何處師曰還知破衲下老子事麼師曰
指甚麼是全毒師曰不如不會曰學人會不得師曰
識得全牛後方可學教師將金針度與下傳上去塵塵
皆師遂指座曰去佛亦須斬不斬在後諸人同其慶
師曰大地與自己是同是別師曰風吹蒲柳柔枝動
雨打芭蕉大葉傾一笑越西山沐谷裏衣集泉
師曰全身未動已在千里之外師曰雲歸秋天霧夜月萬里輝光
信相顯禪師法嗣
成都府全福文禪師僧問如何是大道之源師曰東河九曲曰
如何是不犯之令師曰錢塘錦不入僧擬議師便打
南嶽下十六世
育王諶禪師法嗣
台州萬年心聞遠真禪師永嘉人住江心病起上堂嘆塵之病說
盡道理龍打虎咬嘶不已吸嗽不已說盡道理說盡道理吸嗽
不已女等諸人還識得其中意旨也未本是長江湊風冷却數
鎮杵過頭風上堂一見便見八角磐盤之裏轉得得永得很錦
朱砂如黑漆風吹渭水已渺然有者次渭水明之萬古
而今被人暗暗搬了石匱搖水落拾得底月
頂月底招手石匱搖水落拾得底月
曰眼處後數日師上堂舉此話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
曰眼處後數日師上堂舉此話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

雙眺

慶元府天童慈航了朴禪師

炎赫赫欲令人心膽俱碎兼外無人至靈木退然神色不動大地令人不堪其熱師乃曰貧僧有大扇子子大如今綴作地火明風起殺人師乃曰貧僧有大扇子大如今綴作地火明風起殺人師乃曰貧僧有大扇子大如今綴作地火明風起殺人師乃曰貧僧有大扇

子245-460

五燈會元卷第十九

臨濟宗

南嶽下十一世

石霜圓禪師法嗣

楊岐方會禪師

南嶽下十二世

楊岐會禪師法嗣

白雲守端禪師

石霜化禪師

南嶽下十三世

白雲端禪師法嗣

五祖法演禪師

褒禪祖詮禪師

保寧仁勇禪師

上方日益禪師

南嶽下十四世

五祖演禪師法嗣

昭覺勤禪師

龍門清遠禪師

大隨元靜禪師

五祖表白禪師

九頂清素禪師

普融藏主

崇勝瑞禪師

保寧勇禪師法嗣

壽寧慧文偘師

提刑郭祥正居士

雲蓋智本禪師

保寧仁勇禪師

北部係居士

太平慧勤禪師

開福道寧禪師

無為宗泰禪師

龍華道初禪師

元禮首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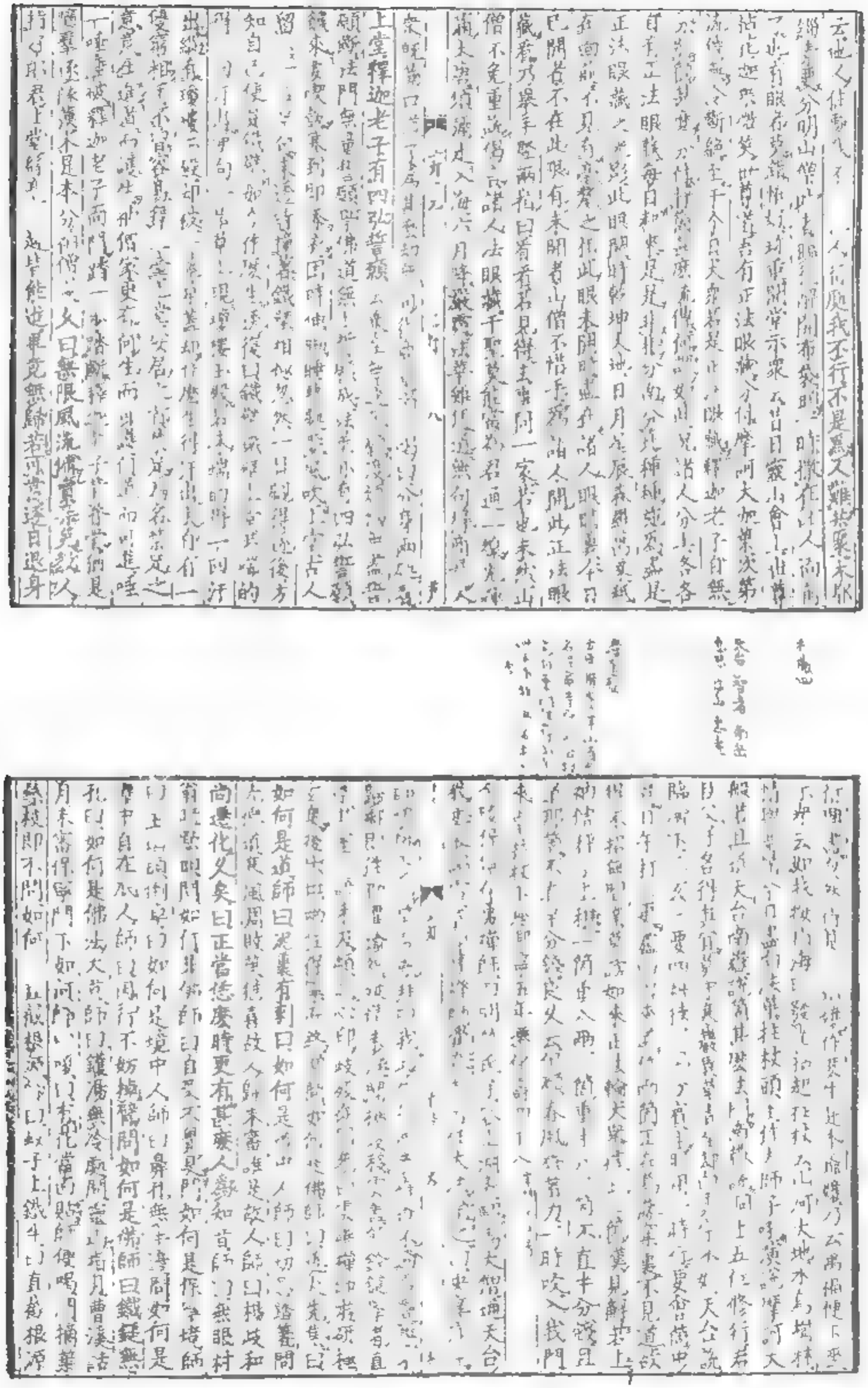
法圓上座

# 宗

# 洞

# 春禪寺什物

子215-463



二途如何是和尚為人處師曰十成好箇金剛鑽向街頭賣

子215-178

一喝用師曰看須臾間針人黃蘗道猶欠半頭
潭州福敏文演禪師成都府人也姓杓氏子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坐斷天下人舌頭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未審如何師曰觀音合掌普門示現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隨緣赴感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汝是什麼人問如何是和尚接人一句師曰汝是什麼人問如何是和尚為人一句師曰汝是什麼人問如何是和尚為人一句師曰汝是什麼人問如何是和尚為

座上堂次問僧麼宣妍天童曇噩如麼得來
高三丈西關八十上堂舉廣額舉兒一日至佛所繞下舉刀
曰我是千佛一數世尊曰如是今時叢林舉廣額過去
是一佛擡現舉兒如此見廣額正喜沒交涉又曰廣額正是箇
殺又不眨眼底漢繞下舉刀立地成佛且喜沒交涉又道廣額
繞下舉刀曰我是千佛一數這一佛多少分明且喜沒交涉
識慶讀慶夾路桃華風雨後馬蹄何處覓殘紅
台州天封覺禪師上堂無生國裏未是安居萬仞崖頭豈容駐
足且望空撒手直下歸見一句作麼生道大眾全色轉身
成都府昭覺道租首座初見圓悟於即心是佛語下發明父之
悟命分座一日為衆入室僅二十許人師忽問曰生死到來如
何回避僧無對師擲下拂子竟然而逝衆皆愕眙以聞悟
圓寂之悟曰租州洗鉢盂話居士往南康收舉議參與俺初
省白誰之焉時曰參箇甚麼却誰知書室不存空屋無人幾度晴
來亦打掃見囑令如漢紹與庚申久公與汪內翰藻零參教郡
當指郡圖證山蜀木葉墨聞至乃令擊鼓入室公欣然神參
趙之意曰趙州洗鉢盂話居士作麼生會公曰話屋破漏神
使出指揭在曰古人向這裏悟箇甚麼却不悟公擬對
悟於言下大徹精神流開大師默與竟
圓超寂
南原軍雲居宗振首座丹丘人世依圓悟於雲居二日的謁鏡
闇欻然契證有詩之者座訓以三偈其後曰我有一機首下示
侯青天霹靂電卷是馳德山臨濟棒喝徒施不傳之妙於汝何
劉陪見大悟竟以勤禪自號道望俞重嘗書壁曰住在千峰最
上層年將耳順任騰騰免教落字挂人齒甘依今朝日拙簡
掘密徐何字師川號東湖居士每侍先龍圖論法昌及雲溪海
論終日公聞之嘉如世及法昌歸寂在宣城門公異之始篤信
此道後丁父憂入無以報圖極命靈源歸孝址說法源登座問
吾已乃曰若何者我如龍圖平日讀萬卷書如水傾盆酒不
遺一滴追尋古帝著在甚麼處又而今捨此之後還把得箇什麼
向甚麼處著公聞擲筆而逝口吾無慨矣原下座問曰導士
通來見尚書庶便化麼道公曰門庭施設則甚得但如公已和尚去也原
曰恁麼則老僧住如公已和尚去也公曰然原曰如是如是公曰
青外邪熟劫如志者拂袖於天寧寺之擇木堂扣參圓悟過去
亦真其見地超邁一日至書記寮指悟頂相曰這老漢腳跟猶
未點地在暗點面曰甕裏何曾走却瞥公曰乃喜老漢腳跟點
地悟曰憂煞他好公休去
郡王趙令矜字表之號超然居士任南康政成事讓參與俺初
來亦打睡見囑令如漢紹與庚申久公與汪內翰藻零參教郡
當指郡圖證山蜀木葉墨聞至乃令擊鼓入室公欣然神參
趙之意曰趙州洗鉢盂話居士作麼生會公曰話屋破漏神
使出指揭在曰古人向這裏悟箇甚麼却不悟公擬對
悟於言下大徹精神流開大師默與竟
圓超寂
南原軍雲居宗振首座丹丘人世依圓悟於雲居二日的謁鏡
闇欻然契證有詩之者座訓以三偈其後曰我有一機首下示
侯青天霹靂電卷是馳德山臨濟棒喝徒施不傳之妙於汝何
劉陪見大悟竟以勤禪自號道望俞重嘗書壁曰住在千峰最
上層年將耳順任騰騰免教落字挂人齒甘依今朝日拙簡
掘密徐何字師川號東湖居士每侍先龍圖論法昌及雲溪海
論終日公聞之嘉如世及法昌歸寂在宣城門公異之始篤信
此道後丁父憂入無以報圖極命靈源歸孝址說法源登座問
吾已乃曰若何者我如龍圖平日讀萬卷書如水傾盆酒不
遺一滴追尋古帝著在甚麼處又而今捨此之後還把得箇什麼
向甚麼處著公聞擲筆而逝口吾無慨矣原下座問曰導士

臨濟宗
南嶽下十五世下
龍門遠禪師法嗣
龍翔士珪禪師
西禪文建禪師
烏巨道行禪師
雲居善悟禪師
黃龍法忠禪師
白楊法順禪師
歸宗正賢禪師
方廣深禪師
淨居尼妙道禪師
侍郎張九成居士
寶學劉彥脩居士
門司方卿居士
大隨靜禪師法嗣
石頭自回禪師
南巖勝禪師
能仁紹悟禪師
南修造禪師
龍圖毛藹居士
五祖自禪師法嗣
龍華高禪師
南嶽下十六世
徑山杲禪師法嗣
敎忠彌光禪師
西禪景需禪師
西禪守淨禪師
清聖居靜禪師
梁山師遠禪師
子言菴主
尚書吳將居士
東林道顏禪師
東禪思岳禪師
開善道謙禪師
育王德光禪師
天童淨全禪師
玉泉皓鑑禪師
育王道璞禪師
靈巖了性禪師
萬壽自謙禪師
靈隱了演禪師
雪峯蘊聞禪師
靈隱道印禪師
近楓侍者
資壽尼妙總禪師
參政李邴居士
提刑吳偉明居士
國夫人計氏
宏智隆禪師法嗣
天童曇華禪師
育王裕禪師法嗣
清涼地禪師
道場法全禪師
大溈泰禪師法嗣
慧通清日禪師
正法顒禪師
護國元禪師法嗣
國清行機禪師
華藏智深禪師
護隱遠禪師法嗣
華藏宗演禪師
大溈法寶禪師
萬福悟本禪師
能仁祖元禪師
蔣山善直禪師
大溈景暈禪師
光孝致遠禪師
連雲道能禪師
竹原宗元菴主
淨居尼妙道禪師
侍郎張九成居士
寶學劉彥脩居士
門司方卿居士
淨慈師一禪師
延福慧升禪師
靈巖仲安禪師
昭覺猷禪師
焦山師體禪師
參政錢端禮居士

東山齊己禪師
覺阿上人
知府葛郯居士
華藏民禪師法嗣
徑山寶印禪師
昭覺元禪師法嗣
鳳棲慧觀禪師
文殊道禪師法嗣
楚安琴方禪師
佛燈珣禪師法嗣
稠巖了賁禪師
待制范良貴居士
法濟明禪師法嗣
無爲古鑾禪師
龍翔珪禪師法嗣
雲居悟禪師法嗣
雲居德昇禪師
雙林德用禪師
中際善能禪師
鳥巨行禪師法嗣
虎丘紹隆禪師
長蘆守千禪師
白楊順禪師法嗣
青原如禪師
雲居如禪師法嗣
曉菴彥炳禪師
疎山如本禪師
內翰曾開居士
文殊思業禪師
佛鑑慧懃禪師
浮山惠溫禪師
萬年道閑禪師
雲居自圓禪師
龜峯慧光禪師
道場辯禪師法嗣
覺報清禪師
黃龍忠禪師法嗣
信相飛修禪師
西禪暉禪師法嗣
西禪希夷禪師
淨居尼法燈禪師
淨居尼温禪師法嗣
大溈果禪師法嗣
玉泉宗珪禪師
道林淵禪師
勤肇德庠禪師
法真相瑫禪師
石霜回禪師法嗣
雲居德會禪師
南嶽下十七世
法石性空禪師
東林顏禪師法嗣
公安祖珠禪師
淨慈彥充禪師
西禪需禪師法嗣
鼓山安永禪師
天王志清禪師
東禪岳禪師法嗣
鼓山宗逮禪師
何山惣首座
大溈行禪師
大洪祖瑫禪師
保安可封禪師
石霜宗鑑禪師
淨慈曇密禪師
報恩法演禪師
智者真慈禪師
龍翔南雅禪師
卻門安分虛主

# 洞

# 春

# 寺

# 什

子215-503

子215-507

請方來得底指得底聞悟處都不要理會中
亦皆底事我未悟時都更有五件事障你不得你須自家參
曰五件者何事頌聞其說頌曰五件事障你不得你須自家參
路上行師於言下領旨不覺手舞足蹈元曰你此回方可通書
宜前進吾先歸矣元即回往山師來辭方丈僧堂上大作心東西經行如何
建州子你這回別也住後上堂壁立千仞三世諸佛
是窖付底心良久云八月秋何處執上堂壁立千仞三世諸佛
措足無門是則是太殺不近人情放一線道與方利海放光動
地是則是拳和泥合水須知通一線道橫拈倒用正按倚捏
俱處通一線道橫拈倒用正按倚捏雷奉類石裂是則
是摘葉花門到這裏尋五千仞壁立千仞壁立千仞
不近人情和泥合水終沒交涉只這沒交涉此則沒交涉是則
是又無佛法道理若也出得這四路頭管取乾坤震動步

一句作麼生道莫作從前參得底家當堂上頭開上堂去人
如有為六月十五今年去年六月十五少却
今年六月十五今年六月十五多却去年六月十五多却不用
減少處不用減既不用減則多處多用少處少用乃
喝一喝曰是多是少良久曰箇中消息子能有幾人知上堂洞
山麻三斤趙去無異科上堂一十六兩三百
錢重更不少下座正與趙州般重底一般秤不合被太異錯解
秤鎚却教人理會不得如今若要理會但問取雲門乾屎橛
上堂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撞倒燒著打破露柱佛殿奔忙僧堂
回顧子細看來是甚麼事古人從上堂洞
覓卓錐行脚何必到江吳地盡管越山多臘只上堂一九與
二九相逢不出手此間出世間無非遮出手已華嚴不
點性命為諸人出手去也不曾差了一步因甚痛痒自轉身一句作麼生
慶元府育王佛照德光禪師臨江軍彭氏子未冠學六年依本郡

子245-510

子245-511

是善知識海曰燒龍燒牡豬兒狗子公曰某甚麼即歎喜
即煩惱海曰侍郎曾見普知識否公曰某三十年參問何言不
見海曰尚歡喜熟見煩惱熟公擬議海震聲便喝公擬議海
問意如何拈起拂子豎曰會麼公曰侍郎向甚麼處去也公猛省遂
知府葛郯居士字謙問曰信齋乃推上第玩竟禪門直指上乘
捨禪師來指南庵念即佛又無頂髮眉目師有何方便
庵曰居士大無頭生已而佛海來亦無如之何即心即佛眉拔
乃舉無庵所示之語請焉衆普說海默擬之即心即佛眉拔
無井入非佛雙眼橫蝴蝶夢中家萬里子規枝上月更留旬
日而歸遠一日舉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五臟權則山更
其來不物五臟權則山更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了荅了直下翻身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又須塵三昧曰鉢裏飯桶裏水別寶氣器坐潭底六塵塵上起須彌明眼波斯笑彈指珊瑚枝上清風起北庵深肖之

西禪儒禪師法嗣

福州鼓山木庵安來禪師閩縣吳氏子弱冠爲僧未幾謁懶庵於雲門一日入室庵曰不問有言不問無言世尊良久汝會麼曰不因今日明白去後便喝庵欣然契悟作禮曰不因今日明白去後便喝庵許之侍郎來參庵舉前話問曰和尚喝時要明箇事須是見擊石火閃電光底手段方能驗峻巖頭全身放捨白雲深處得太安居如其劍光斷流泥水秖如不分全提一句又作麼生道侍郎拂子曰見金針直下腦門須進一步到這裏假饒見徹而變不犯鋒鋩全身獨脫猶涉泥水秖如不分全提一句又作麼生道侍郎拂子曰滯出七星光燦爛解括天下任橫行上堂舉睦州示衆云諸人未得箇入處須得箇入處既得箇入處直須具下合眼始得上堂拈拄杖曰臨濟小兒不揀熟生喫棒如雨點將來有沒量漢過還未曾當頭道著今日全身放憨也要諸人知有撫拄杖下座僧問須彌頂上鷂子過時如何師曰未曾見毛頭星現曰恁麼則頓豁斷機去也師曰真亂做僧便喝師曰雷聲浩大雨點全無

更若擬議思量打破雲羅霧罩拈拄杖打一下又示衆上至諸佛下及衆生性命總在這裏拈拄杖打一下又示衆上堂曰端坐忘言誰能知者僧手裏撿點將來有沒量漢過還未曾當頭道著今日全身放憨也要諸人知有撫拄杖下座僧問須彌頂上鷂子過時如何師曰未曾見毛頭星現曰恁麼則頓豁斷機去也師曰真亂做僧便喝師曰雷聲浩大雨點全無

温州龍翔柏堂南雅禪師上堂曰端坐忘言誰能知者僧手裏撿點將來有沒量漢過還未曾當頭道著今日全身放憨也要諸人知有撫拄杖下座僧問須彌頂上鷂子過時如何師曰未曾見毛頭星現曰恁麼則頓豁斷機去也師曰真亂做僧便喝師曰雷聲浩大雨點全無

粥相依百衲蒙頭打坐二祖禮三拜俛伏位而立已是周遮老臊胡公盡覆盆一場很籍其餘之輩何足道哉柏堂恁麼道還免諸方檢責也無拍塊床云洎合停囚長智上堂曰大機大用亂發縱有嘴簡機一鎚須打殺何故我三門下無直截大用亂發縱有嘴簡機一鎚須打殺何故我三門下無

如是刀上堂曰紫蕨供翠竹傳芳單傳句黃梁留鳴燕語巢這裏見得諦信得及若約諸方決定明瀹下安排龍翔門下直是一捷捷殺何故不是與人雖共住

大都綱素要分明

福州天王志清禪師上堂豎起拂子云只這箇天不能蓋地不能載徧界徧空成壞到這裏三世諸佛向甚麼處摸索六代祖師向甚麼處提持天下衲僧向甚麼處通消息除非自得自證便乃敲唱雙行雖然如是未是衲僧行履處作麼生是衲僧行履處後處是非海裏橫身入對塵叢中縱步行

南劒州劒門安分庵主少與木庵同講業安國後依懶庵未有深證辭諸徑山木慧行次江干仰瞻官閘聞街司喝侍郎來參然不悟作偈曰幾年蘭事掛胸懷閉盡諸方眼不開肝膽此時俱迸裂回西禪懶庵迎之付以伽梨自離孔道浙寓後庵居劒門北苑嶺表學者從之游作偈頌云手而成凡千餘首盛行於世示衆這一片田地汝等諸人且道天地未分已前在甚麼處直下薦得去已是錯置分上亦不少了也

更若擬議思量打破雲羅霧罩拈拄杖打一下又示衆上至諸佛下及衆生性命總在這裏拈拄杖打一下又示衆上堂曰端坐忘言誰能知者僧手裏撿點將來有沒量漢過還未曾當頭道著今日全身放憨也要諸人知有撫拄杖下座僧問須彌頂上鷂子過時如何師曰未曾見毛頭星現曰恁麼則頓豁斷機去也師曰真亂做僧便喝師曰雷聲浩大雨點全無

有星皆拱北十五日已後不問無水不到處鄉談各不同乃舉指曰二十三十四諸兄弟今日是總是又曰本店買賣分文不賒

東禪岳禪師法嗣

福州鼓山宗逮禪師上堂世尊道應如是知如是見如是信解不生法相迷唱曰王本無瑕却有瑕

西禪淨禪師法嗣

福州乾元宗顯禪師上堂卓拄杖曰性燥漢秖在一槌下盡利人不勞再舉而今哀羽聲利毛衣良久曰比騎兒歸兎

亦不過。

開善謙禪師法嗣

建寧府仙洲山吳十三道人每以己事扣諸禪及開善歸結果於其左遂往給侍紹興庚申三月八日夜過然啓悟上堂曰元來無雜碎無老婆心峯云問凡不答見問聖不答聖師曰如何是千金寶劍頭輝覓菩薩曰平沉仙州山下呵呵笑不有相期宿昔公

天童華禪師法嗣

福州鄭氏子母夢蘆山老僧入舍而生自幼穎悟出家為僧丕憚遊行遍參知識後謁應庵於禪慶元府天童密庵咸傑禪師一日庵問如何是正法眼師擬議庵以拂子打口師豁然大悟拜起曰某甲今日始知有個入處庵曰破沙盆鐵鎮之未幾辭回省親庵送以偈曰大機投機句當之明果庵孤硬難入屢遭呵逐一日庵舉僧問趙州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州曰庭前柏樹子師於言下有省遂呈偈曰庭前柏樹子趙州端的傳因人舉著便知有不假推尋用意玄洞然無象外全體現目前拈起放下頭頭顯露拂袖而出庵送偈曰

却把正法眼喚作沙盆此行粉骨碎身忘便踩踏吾有末後句待歸要汝遮拽出世間之為巨火遷神將翁山華藏未發　語住徑山靈隱晚居太白僧問盡虛空銷殞時如何師曰罪不重上堂半頭橫說竪說不知有向上關棙子有般漆桶鼈東西不辨南北不分便問如何是向上關棙子何異閉眼呆牀華藏有一轉語不在向上向下千手大悲摸索不著雨寒無處曬眼今日普請布施大衆良久曰達磨大師無當門齒二堂世尊不說說拽曲作直迎葉不聞聞望次不是打殺人被人打殺定庵見喜其脫略絡與末終於歸宗

侍郎李浩居士字德遠號正信幼閱首楞嚴經如游舊國志在不忘持齋後造明果投誠不室應庵應庵遣其舅曰侍郎來後當為公駭然汗下庵喝出公退參不旬日竟躋堂奧以偈寄同參嚴東朝曰門有孫臏鋪家接甘貧裏夜眠還早起誰惊化誰來庵見稱善有鴻鵠脰者亦父參應庵頗自負公嘗以偈注杖曰三十年後子堂幕

金峯和尚示衆云老僧二十年前有老婆心二十年後無老婆心峯云問凡不答見問聖不答聖師曰如何是二十年後無老婆心峯云問凡不答見問聖不答聖師曰如何是千金寶劍頭輝覓菩薩曰平沉仙州山下呵呵笑不有相期宿昔公

天童華禪師法嗣

福州鄭氏子母夢蘆山老僧入舍而生自幼穎悟出家為僧丕憚遊行遍參知識後謁應庵於禪慶元府天童密庵咸傑禪師一日庵問如何是正法眼師擬議庵以拂子打口師豁然大悟拜起曰某甲今日始知有個入處庵曰破沙盆鐵鎮之未幾辭回省親庵送以偈曰大機投機句當之明果庵孤硬難入屢遭呵逐一日庵舉僧問趙州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州曰庭前柏樹子師於言下有省遂呈偈曰庭前柏樹子趙州端的傳因人舉著便知有不假推尋用意玄洞然無象外全體現目前拈起放下頭頭顯露拂袖而出庵送偈曰

却把正法眼喚作沙盆此行粉骨碎身忘便踩踏吾有末後句待歸要汝遮拽出世間之為巨火遷神將翁山華藏未發　語住徑山靈隱晚居太白僧問盡虛空銷殞時如何師曰罪不重上堂半頭橫說竪說不知有向上關棙子有般漆桶鼈東西不辨南北不分便問如何是向上關棙子何異閉眼呆牀華藏有一轉語不在向上向下千手大悲摸索不著雨寒無處曬眼今日普請布施大衆良久曰達磨大師無當門齒二堂世尊不說說拽曲作直迎葉不聞聞望次不是打殺人被人打殺定庵見喜其脫略絡與末終於歸宗

侍郎李浩居士字德遠號正信幼閱首楞嚴經如游舊國志在不忘持齋後造明果投誠不室應庵應庵遣其舅曰侍郎來後當為公駭然汗下庵喝出公退參不旬日竟躋堂奧以偈寄同參嚴東朝曰門有孫臏鋪家接甘貧裏夜眠還早起誰惊化誰來庵見稱善有鴻鵠脰者亦父參應庵頗自負公嘗以偈注杖曰三十年後子堂幕

春寒秋熱上堂盡乾坤大地無作一句子業識茫茫兩頭俱透脫淨倮倮赤洒洒沒可把達磨一宗歸上而盡所以栗門大師道盡乾坤大地無纖毫過患猶是轉句不見一法始是半提更須知有全提底時節大小雲門劒去久矣方乃刻舟後示寂塔于寺之中峰

不塗紅粉自風流往往禪徒到此休遊過古今圖禎後來遠
棄唉拳頭

道場全禪師法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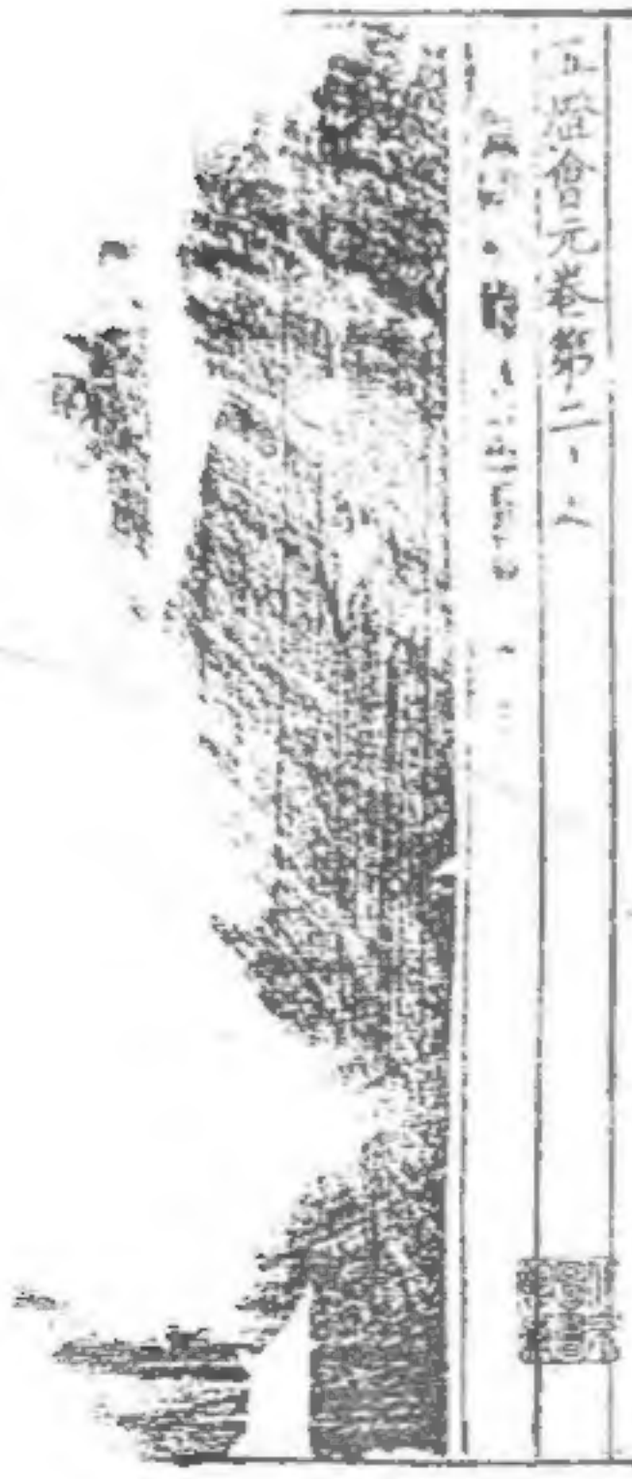
常州華藏伊庵有權禪師臨安昌化祁氏子年十四導
歲禮佛智蛤禪師于靈隱時無塵窗第一座室中以從無住本
建一切法問之師又而有省答曰暗裏穿針耳中出氣菴可之
遂客付心印嘗夜半達旦行腳者至忘展鉢歸僧以手觸之師
感悟為偈曰黑漫漫鼻尚把釣竿古帆高挂不驚滿葦花影裏弄
明月引得盲龜上釣船佛智嘗問心包太虛量斬沙界時如何
師曰大海不宿死屍智撫其背曰此子他日當據此座呵佛罵
祖去師自是埋藏頭角蓋自韜晦游歷湖湘江浙數十年依
雁庵於歸宗參木叉於徑山無庵住道場招師分座說法於是
聲名隱然住後上堂分朝結却東參頭眼納僧集亂走心行



滅處解纔身贊嘆吽吽成師子吼揮檀林任融驟剔起眉毛喪上
生劍向成蒼露家風上堂禪牀無位無偏逆時千里隔悟在口
皮邊所以僧問石霜如何是禪霜云覩覩又僧問趙州如何是
禪州云猛火著油煎又僧問首山如何是禪山云胡孫上樹尾
連頭大衆道無橫徑立處孤危此三大老行聲前活路用劫外
靈機若以神僧正眼檢點將來不無優劣一人如張良入陣一
人如項羽用兵一人如孔明料敵若人辨白得可與佛祖齊肩
雖然如是忽有箇衲僧出來道長老話作兩橛也適來道無
橫徑無蹤無偏而今又却分許多優劣且作麼生祇對還委悉
麼把手上山乘着勞咽喉出氣自家知淨慧庚子秋示行者

偈趺坐而逝茶毗舌不壞獲五色舍利無數塔于楙山之塔

襲林用禪師法嗣





貴德王申十月日